

魔　杖（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五湖帮與木魔盟，本是誓不兩立的江湖組織。

然而，它們的關係，却又是那末微妙、神秘！

這裏有撲朔迷離的恩怨情仇，更有令人無法想像的驚險情節！雪刀浪子，一向狂野不羈，嫉惡如仇，這一次，他又將遭遇到怎樣的怪事？

$4.00

1154

編者話

百看不厭的雪刀浪子傳奇故事，今期又刋出一部﹂魔杖﹂。故事描述兩個誓不兩立的江湖組織，它們由於種種恩怨仇情，積惡難消，展開了一次爆炸性的大火併，雪刀浪子一向狂野不羈，插手其間，橫加干預，遇到了一連串神秘微妙怪事……過程十分刺激熱鬧，先睹爲快。

** ** **

秦紅的中篇故事﹂武林一條街﹂在前些時雖然暫告終結，但餘情未了，今期繼續刋出第二部，情節是啣接上集，把林歌、金糊塗、朱五絕等人失踪後回到﹂及人善堂﹂的另番遭遇詳盡交代，內容充滿神秘氣氛，匪夷莫測，請參閱今期本刋第55頁。

** ** **

千門點將錄故事﹂野馬﹂今期大結局，下期起連載另篇﹂鴛鴦手﹂，故事敘述一羣千門高手，雲集羊城，賭技與武技，震撼賭場，令你大開眼界！

** ** **

下期除巨型小說刋出神捕雙鷹故事﹂陵墓驚魂﹂外，還有一部以現代政壇人物爲背景的連載小說：﹂第二夫人﹂刋出，題材資料俱佳，萬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5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傳奇故事

魔杖

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一劍嘯九洲

（一）

雪地裏飄來一張信箋。

信箋是白色的，但比起地上的積雪，却還是顯得有點淡黃。

柯一醉帶着七分酒意，從地上檢起這張不知從何處飄來的信箋。

他一看之下，忽然酒意全消。

他立刻傳令下去——

「回去！回去！」

他是大同府十大金剛堂的第四堂堂主——醉金剛柯四爺。

柯四爺一向胆色過人，尤其是在有了幾分酒意之後，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

但這一次，他却似已驚得有點六神無主。

他的手下沒有人知道是甚麼緣故。

× × ×

十大金剛堂是山西大同府最龐大的一個幫會組織。

十大金剛堂共設十堂。

第一堂堂主，也就是十大金剛之首，人稱鐵面金剛的諸葛無畏。

諸葛無畏現在剛好六十歲。

他人如其名，自小就有着一種天生大無畏的精神，無論是甚麼事情降臨到身上，他都有泰山崩於前而面色不變的鎮定功夫。

但當他接到柯一醉帶來的那張信箋，却還是不禁爲之面色一變。

他立刻把柯一醉帶到密室裏。

「四弟，你看見他沒有？」諸葛無畏問道。

「沒有。」柯一醉吸了口氣，「但這確是他的筆跡。」

「此人狡智百出，昔年若不是關冠飛大俠暗中相助，恐怕咱們十大金剛堂早已被他所毀。」諸葛無畏嘆了口氣，「想不到，他雖然重傷遁去，最後還是保存下一條性命。」

柯一醉道：「他這一次再臨大同府，顯然是衝着我們而來！」

諸葛無畏道：「他的目的，是志在要殺蒲投鷹！」

柯一醉勃然說道：「蒲投鷹是蒲六先生唯一的血脈，萬萬不能落在這惡魔的手裏。」

諸葛無畏道：「這個自不待言，但這一次，恐怕已非咱們十大金剛堂能力所及了。」

柯一醉眼色一變。

「大哥……」

諸葛無畏搖搖頭，揮手道：「你別誤會，我並非推卸責任，也不是貪生怕死，只是以咱們目前的力量，實在無法保得住蒲六先生的血脈傳人。」

柯一醉瞳孔漸縮：「大哥言下之意，是否要把蒲投鷹交給別人？」

諸葛無畏點點頭。

「我打算把他交到神州奇俠關冠飛手上。」

「行嗎？」

「這總比留在大同府安全得多。」

「關大俠行踪飄忽，咱們能否找得到他？」

「能。」

「大哥知道他的下落？」

「不錯，」諸葛無畏緩緩道：「他已到了大同府。」

（二）

霍亮站在金珍樓上的櫃枱旁，不斷的在打量着一個黃袍中年人。

金珍樓是個富麗堂皇，氣派高尚的地方，雖然這裏的一切消費都貴得有點離譜，但絕大多數的客人，却不會認爲在這裏花銀子，是一件寃枉的事情。

霍亮經營這間酒家已十六年，但好像眼前這個黃袍中年人的顧客，還是第一次遇上。

這個中年人的外表，沒有甚麼特別之處。

特別的，是他的舉動。

他冒着風雪，走進金珍樓，在一個角落裏找了個位子坐下。

這並不特別。

但接着發生的事，却令霍亮爲之看得一陣發呆。

這個中年人的身上，有個淡黃色的包袱。

他把包袱放在桌子上，緩緩的解開結子。

那包袱裏原來全是一個一個的小木牌子。

每個小木牌子上，都寫着幾個字。

中年人把這些木牌子，一個一個的嵌進木桌上。

霍亮實在有點心疼。

這裏的每一張桌子，都是用上好桃木，由山西名匠精心製成的。

這人却把桌子損毀了。

他忍不住走過去。

只見木桌上已嵌着十個木牌子。

仔細地定眼一瞧，霍亮不禁又是一陣發楞。

只見每個木牌子上，都刻着一個人的外號和名字。

這十個人的名字，霍亮全都很熟悉，他們是——

鐵面金剛諸葛無畏。

伏虎金剛冷傲天。

火金剛唐蜀行。

醉金剛柯一醉。

潛雲金剛耿世豪。

毒金剛杜北。

金手金剛褚百奇。

神弓金剛洪霸力。

玉面金剛方粉郎。

神斧金剛飽基。

× × ×

這是十大金剛堂十代堂主的名字！

這中年人在攪甚麼把戲？

霍亮眞的不懂，但他却看出，這人似乎渾身都在滲透着一種邪氣。

霍亮心中一寒，不敢多生事端，悄悄退下。

但就在這時候，一隻鋼鐵般的手却按在他的肩膊上。

「霍大掌櫃，慢走！」

霍亮暗叫苦也！

想不到這邪裏邪氣的傢伙，居然連自己姓霍都清清楚楚。

他心中暗呼不妙，但臉上却立刻堆滿着笑容，轉身問道：「這位客倌有甚麼囑咐？」

這中年人面上木無表情，一雙眼睛却盯在那些木牌子上。

「嗯！聽說霍大掌櫃與杜北很有點交情。」

霍亮一凜，微笑道：「杜堂主是在下的同鄉。」

中年人道：「他是否在珠玉廳中？」

「這個……」

「是也不是？」中年人的聲音突轉嚴厲。

霍亮吃了一驚，忙道：「是！是！」

中年人冷冷道：「把這塊木令交給他，叫他馬上準備後事！」

說着，把那塊刻着毒金剛杜北的木牌子，遞給霍亮。

霍亮心頭大是震駭。

「這……」

「你敢不交給他，你將會比他更早一點躺下去！」

霍亮不敢再說，拿着這塊木牌子，匆匆趕進珠玉廳。

（三）

珠玉廳中，杜北正在挾起一塊剛從炭爐上烤熟的小羊腰肉。

肉很嫩，嫩而香。

凡是認識杜北的人都知道，他喜歡享受，也很懂得怎樣享受世間上每一件美好的事物。

但這絕不是他成名的因素。

只是懂得享受的人，絕不會因此而成名。

尤其是像杜北這種人，他若只懂得享受，那麼他早已是個死人。

他現在還沒有死，而且還可以享受世間上不少美好的事物，那是因爲他曾經在刀法上下過十年苦功。

想他死的人不少。

但是，這些人却反而一一死在杜北的刀下。

然而，令杜北名聲鵲起的，也不是他的刀法。

他的刀法雖然自成一家，招式凌厲，霸道絕倫，但他的仇家之中，最少有三幾個的刀法，只會在他之上，而絕不會在他之下。

但他們也死了。

他們並不是給杜北的刀殺掉，而是死在杜北的毒藥之下。

杜北是用毒高手！

這一種本事，雖然並不光明磊落，但無疑却是江湖中人最爲忌憚的一種殺人手法。

無論對方的武功有多厲害，一旦中了杜北的暗算，那就只有等死的份兒。

但從五年前開始，杜北已發誓不再用毒。

他曾經在十大金剛總堂前發誓，以後再也不用毒藥殺人。

十大金剛堂是一個光明磊落的帮會組織，無論是誰，都不能使用卑劣的殺人手段。

杜北也不能例外。

所以，現在這位毒金剛，可說是徒負虛名。

因爲他已不再用毒。

（四）

雖然杜北曾屢以毒辣手段殺人，但他的心腸却其實不算壞。

他對付的人，都有可殺之道，他們全是作奸犯科，窮兇極惡之輩。

站在以暴易暴的角度看來，這本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這種手段，仍然不容於十大金剛堂。

杜北從善如流，不再用毒。

但他喜歡享受的習慣，却仍然沒有改變。

金珍樓的佳餚美酒，他一向都很是欣賞。

雖然這裏酒菜的訂價，比其他地方貴得多，但他不在乎。

他有錢。

他本來就是個富家子弟。

在十大金剛堂之中，他是最富有的一位堂主。

但他沒有架子。

他喜歡的只是享受人生，而不是擺架子。

所以，無論是誰想會見這位杜堂主，都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霍亮是金珍樓的大老闆，他要在自己的酒家裏找杜北，本來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

但當他拿着這塊木牌子走到珠玉廳門外的時候，却給人拒絕了。

「杜堂主不想見任何人，更不希望有人打擾。」

擋駕的是個白衣人。

他大概五十歲左右年紀，丹鳳眼，五綹長髯，長相威武。

他腰旁斜掛着一把刀。

那是一把銀光燦爛的寶刀。

刀柄是銀色的，刀鞘亦然。

而這人的目光，却銳利如刀鋒。

霍亮又暗暗的吁了口氣。

這是一個怎樣的日子？怎麼碰來碰去，都是這種滿身殺氣的武林人？

一時間，他不知如何是好。

但是就在這時候，白衣人突然以閃電般快速的手法，把他手中的木牌子攫取過去。

白衣人瞳孔瞇成一綫，冷冷的對霍亮說：「這裏的事，你最好少沾手！」

霍亮連忙說道：「我不沾手，我不沾手……」

白衣人的手忽然輕搓。

那木質堅硬的牌子，竟然變成一堆粉末，從他指罅間緩緩流下。

霍亮臉色一變，再也不敢站在這裏，匆匆離去。

白衣人面色漠然。

這時候，珠玉廳中冒出一人。

那是杜北。

杜北凝視着白衣人：「你要出手對付他？」

白衣人回頭笑了笑，笑得奇怪而神秘：「你認爲自己能對付他嗎？」

杜北搖頭。

「不能，就算傾盡十大金剛堂精英高手，恐怕也同樣不能。」

白衣人慢慢的說：「你們不能，我却最少有些機會。」

「這機會是多少？」

「三分。」

「只有三分機會？」

「不錯，」這白衣人的聲音更冷漠，「在整個大同府，也許只有我才會有這三分機會，至於你們，根本就連一分機會也沒有！」

他的說話就像是錘子，一下一下在敲擊杜北的心臟。

杜北沒有反駁。

因爲他知道，這位白衣人說的都是事實。

中原裏曾有位武林名宿說過：「你可以懷疑鷄蛋裏是否有蛋白和蛋黃，但却絕不能懷疑神州奇俠關冠飛的說話。」

這位白衣人，就是江湖上人人敬畏七分的神州奇俠關冠飛。

魔木殺令

（一）

關冠飛臉上帶着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表情，來到了中年人的面前。

中年人冷冷一笑。

「關大俠，久違了。」

關冠飛沉下臉：「十大金剛堂的人沒有該死之道，但你却要把魔木殺令送給他們，這豈不是太過份嗎？」

中年人的聲音忽然變得尖銳而冷酷：「我要向誰下魔木殺令，與你無關！」

關冠飛道：「但我却不能看着他們無辜死在你的手上！」

中年人冷笑：「十大金剛堂包庇蒲投鷹，這已是死罪，豈能說是無辜？」

關冠飛道：「蒲六遇害，十大金剛堂收留蒲投鷹，這並不能算是罪過。」

「誰說不算罪過？」中年人目光冷厲銳利，殺氣逼人，「我說他們該死！他們就該死！」

關冠飛的目光也變得利如刀鋒：「昔年你逼害蒲六，併吞蒲家產業，但你仍然咄咄逼人，這豈不是太過份一點嗎？」

中年人冷冷道：「我與蒲六的糾葛，你根本甚麼都不知道，又有何資格說這種話？」

關冠飛沉聲道：「你一直都認爲，蒲六橫刀奪愛！」

中年人道：「這是事實！」

關冠飛搖搖頭。

「不…姚三娘喜歡的人，絕不是你，而是蒲六！」

「胡說！若不是蒲六，姚三娘已是我妻子！」

「你太自傲了！」關冠飛冷冷一笑，「姚三娘就是看出你心術不正，所以最後的抉擇並不是你，而是蒲六先生。」

中年人冷冷道：「關冠飛，十年前，你曾給我一刀，可惜却殺不了我。」

關冠飛道：「當時你若不是曾經練功走火入魔，那一刀未必能傷得了你。」

「倒算你還有點自知之明。」

「閣下昔年的隱傷，似已無碍？」

「不勞關大俠費心，這一次，恐怕關大俠已再難佔到便宜。」

關冠飛道：「你一定要逼我出手？」

中年人道：「你既已來，這一戰已無法避免。」

關冠飛神情肅穆：「既然閣下主意已決，多談無益，關某只好捨命陪君子！」

中年人道：「我不是君子。」

關冠飛道：「這一戰，死的也不一定是關某。」

中年人冷笑。

他一言不發，單掌當胸。

關冠飛抽了口涼氣，忽然一掌斜斜劈出。

（二）

關冠飛一身功力，非同小可。

他這一掌來勢極快，掌上勁力也是有如排山倒海，氣勢駭人已極。

中年人面色陰沉。

關冠飛的掌力，本來已有如狂風般襲至。

但在接近中年人的時候，却遭遇到一種無形的阻力。

掌力雖然剛猛強勁，但却竟然穿不過去。

那就像是撞着了一堵堅固的石牆。

中年人冷笑。

他突然身子騰空飛起，雙足連環飛踢關冠飛。

他踢向關冠飛的咽喉。

這是致命的要害，關冠飛自然不敢怠慢。

他以掌擊向對方的腿！

但情勢却又忽然生變。

中年人雖然身在半空，但却仍然靈活多變。

啪！

他突然撐腰，身形一旋，撞向身後一道雪白的牆上。

這是借力反攻。

颯！

他迅速反彈回來，這一次用的却不是兩條腿，而是兩隻手指。

好兇狠的一着「二龍爭珠」。

關冠飛已來不及招架，腰向後折，卸除這一可怕的殺着。

中年人借勢而來，下手絕不容情。

當關冠飛腰向後折之際，他的左手已如鷹爪般向對方小腹要害插去！

關冠飛猝然竄身飛起。

能在剎那間閃開中年人這兩招兇險的殺着，足見這位神州奇俠絕非徒負虛名之輩。

驀地，關冠飛回身反攻。

他改用禪宗五佛拳。

五佛拳共二十五式，每一式都是佛門上乘的武功。

尤其是在關冠飛手中施展出來，那種威力就更不可輕視。

五佛拳一出，形勢立轉。

中年人已退居守勢。

霎眼間，只見虎虎拳風，撼人心絃。

二十五式五佛拳使過，中年人的臉色已在發白。

關冠飛一聲巨喝，重施五佛拳。

中年人却在這時候說：「我可以在十招內，破此拳法！」

關冠飛不相信。

就算他相信，也要加以證實。

他本來就是個生性倔強的人。

× × ×

二十五式五佛拳，已令形勢改觀。

再打下去，該更佔優勢！

這本來是正確的。

但是這中年人竟似已看出五佛拳的破綻！

關冠飛重施五佛拳，最初五式內還佔着上風，但到了第六式施展的時候，突然被中年人的一陣掌風蓋過。

等到關冠飛使到第十式五佛拳的時候，中年人的左掌已印在他的臉龐上。

掌心是火熱的，就像是一塊燒紅了的鐵板。

關冠飛的臉龐差點給烤熟了。

× × ×

關冠飛死了。

中年人一掌就打死了他。

杜北也難逃大限。

他還沒有逃出長街，就遭遇到同一悲慘的命運。

一種可怕的殺氣，已經籠罩着這個城市。

（三）

黃昏，古道上景象蕭條。

一個懶洋洋的漢子，躺在一輛還算不錯的馬車上，手裏捧着一瓶酒。

趕車的是個女孩。

一個只有十五歲，但却老氣橫秋的小女孩。

她梳着兩條小辮子。

她皮膚雪白，一雙靈活的眼睛黑白分明，雖然年紀輕輕，但身材已漸漸開始成熟。

趕車的本該是那漢子。

他畢竟是個男人，而她却只是個小女孩。

但她却在趕車，而且一點也不覺得這是吃力的工作。

那漢子倒是優悠自在的在喝酒，沿途觀賞雪景。

× × ×

今天不太冷。

但在趕車的女孩，已被迎面而來的北風，吹得臉龐一片嫣紅。

那漢子忽然說道：「快停下來！停下來！」

女孩把車子停下：「你又想喝酒？」

漢子微笑。

「既然已經到了酒寮，自然不可錯過機會。」

原來這輛馬車剛好停在一間小酒舖的門外。

女孩冷冷一笑。

「這次你自己去買酒，我不管。」

「這樣最好，否則妳又會去跟別人打架！」

（四）

酒舖裏，有個老蒼頭，還有兩個已醉得不省人事的醉漢。

這老蒼頭看來是這裏的東主。

「買酒？還是用飯？」

漢子微笑：「酒！要最好的酒！」

「多少？」

「十斤。」

「抱歉，不夠十斤。」

「有多少？」

「三幾……」

「三幾斤也好！」

「不是三幾斤，而是三幾兩而已。」

老蒼頭嘆了口氣，「這裏的酒，都已給他們喝掉。」

說着，伸手向那兩個醉漢一指。

漢子苦笑。

「眞是倒霉，算了，不喝也罷。」

老蒼頭微微一笑：「客倌若眞的很想喝酒，老漢有辦法。」

漢子精神一振：「快說！」

老蒼頭道：「距離這裏半里，有一座莊院，莊主是個酒徒，他府上的美酒，比起老漢這裏的酒，強勝何止百倍。」

漢子大悅：「好極，我現在便去！」

× × ×

「不去！不去！」那女孩反對：「不是酒館的酒，咱們不能去乞求。」

漢子搖搖頭：「這不是乞求，而是買，咱們可以付錢呀！」

「你不喝可以嗎？」

「沒酒喝，沒氣力！」漢子嘆了口氣，「沒有氣力，又怎能去對付——」

「別再胡說八道！」那女孩截止了他的說話，「怕了你了，去便去！」

馬車又再向前邁進。

× × ×

半里，並不是一段太遙遠的路程。

他們很快就來到了一片莊院。

莊院大門外，有兩個人。

這兩個人的年紀，都已在五旬開外。

他們的年紀雖然不相上下，但模樣却是大有分別。

站在東方一人，身裁修長，儀容整潔，衣着華麗。

他頭戴高冠，鑲白玉，綑金綫。

他足踏小牛皮輕快短靴，一雙襪子潔白如雪。

他五綹長髯，神態容光煥發。

這種人，似乎永遠都是那麼充滿自信，不但自信，而且驕傲。

他手裏有劍。

那是一柄好劍。

劍氣森寒，光影流動，劍雖未動，却已有着一種逼人眉睫的殺氣隱隱地散發出來。

華衣中年人一劍在手，但臉上的神態，仍然是安閒從容，一點也不緊張。

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一種氣勢，已顯示出他的劍法，絕不會差到甚麼地方去的。

女孩忍不住問漢子：「他是誰？你可認得？」

漢子點點頭，淡淡道：「我認得他，他是冷無敗。」

女孩的臉色變了。

「甚麼？他就是一劍殺人，絕無兩劍的『一劍嘯九州』冷無敗？」

漢子道：「是的。」

女孩又問：「那麼站在他對面的人又是誰？」

漢子搖搖頭：「不知道。」

但他接着又說：「他可能就是這片莊院的主人。」

女孩一怔：「何以見得？」

漢子淡淡道：「因爲我已看出，他也是個酒徒。」

五湖帮女帮主

（一）

冷無敗是一個怎樣的人？

江湖上很少人瞭解他，因爲他根本就很少在中原武林上走動。

他是個隱士？

不！

他有如閒雲野鶴，東來西去，有時候在北極寒苦之地，有時候身在西域，甚至東渡扶桑島國。

他只在中原武林出現過三次。

他每次出現，都殺一人。

他殺的都是高手，江湖中人一致公認的一流高手。

但冷無敗只用一劍，就殺了他們。

他每次都只用一劍，絕無第二劍。

——一劍已致命，那又何必再發第二劍？

他現在又再出現了。

他現在同樣是準備殺人。

他要殺的是一個酒徒。

× × ×

在車上的漢子，是個酒徒。

他是酒徒，對酒徒的認識，也許比對自己更瞭解。

他已看出，站在冷無敗對面的一人，也和自己一樣，是個無酒不歡的人。

他甚至已嗅出從那人身上飄過來的酒氣。

這人頭髮略帶花白，身上穿着一襲青衫，腰間還繫着一個鐵葫蘆。

他醉眼惺忪，好像天塌下來都與他無關。

但他現在手裏拿着的却不是載酒的鐵葫蘆，而是一支判官筆。

女孩忽然說：「他一定是這莊院的莊主。」

漢子道：「我也是這麼想。」

女孩道：「但其他的人呢？難道莊院裏只有他一個人？」

那個青衫人忽然擰過臉，嘻嘻一笑：「小妞兒，妳說對了，這莊院裏現在只有我一個人。」

女孩道：「他們去了甚麼地方？」

青衫人又笑了。

但是這一次，他的笑容簡直就像是在哭。

他說：「他們都死了，死得一個不剩，就只剩下我這個酒徒！」

女孩吃了一驚：「他們怎會死的？」

青衫人伸手一指，指着冷無敗說道：「是他幹的，他趁我不在莊院裏的時候，突然殺進去，把裏面八十五人，一個一個殺死！」

女孩的臉色發白：「是……是……是眞的？」

冷無敗冷冷答道：「不錯，因爲我要逼他出手，一定要逼他出手，和我決一死戰！」

女孩的眼睛裏發出了光：「爲了要他跟你決戰，所以你一口氣就毀滅了八十五條人命？」

冷無敗道：「就算殺八萬五千人，我也絕對不會心軟。」

青衫人苦笑。

「你的確不會心軟，但却會手軟。」

冷無敗道：「我現在的手並不軟，因爲我只殺了八十五人。」

青衫人道：「所以，即使我現在動手，別人也不會說我乘虛而入，趁你在殺人殺得手軟的時候才把你幹掉。」

冷無敗冷冷道：「是的。」

青衫人嘆了口氣：「但你知道，我根本不想殺你，也不想殺任何人。」

冷無敗道：「本來是的。」

青衫人道：「現在又怎樣？」

冷無敗道：「現在的情況，當然完全不同。」

青衫人默然。

冷無敗道：「你現在所有親人，都已死在我的劍下，所以，你一定要出手殺了我！」

青衫人淒然一笑：「殺了你又怎樣？是不是可以讓他們全都復活過來？」

冷無敗冷笑道：「難道你竟然不想爲他們報仇？」

「報仇！報仇！哈哈……」青衫人忽然大笑，「江湖人就是這麼狗屁不通，動輒就要報仇，死了一條狗也要報仇，給人摘掉了一塊樹葉也要報仇！如此下去，冤冤相報何時了？」

冷無敗道：「但我現在殺的並不是一條狗，而是你的親人！」

青衫人茫然一笑：「人若死了，又和死狗、樹葉有甚麼分別？」

他忽然把判官筆扔掉，遠遠的扔掉。

「冷無敗，我承認自己是個懦夫，不敢接受你的挑戰，也不想爲他們報仇，你走！你走！」

青衫人好像很疲倦，頹然坐在地上。

冷無敗冷冷一笑：「姓薛的，今天就算你不動手，我也要殺了你！」

女孩忽然對漢子說：「他姓薛！」

漢子臉色一沉：「莫不是……醉判官薛雷？」

「不錯，他一定是薛雷！」女孩擊掌說。

漢子道：「妳要怎樣？」

「救他！」女孩道：「薛雷是個好人，咱們不能見死不救！」

漢子嘆一口氣：「想不到當年雄霸一方的薛判官，今天竟然已全無鬥志。」

他一面說，一面走到冷無敗與薛雷的中央。

冷無敗立刻沉聲道：「秦改，這裏的事與你無關！」

漢子哈哈一笑。

「想不到冷大俠還記得我這個藉藉無名的小子。」

冷無敗道：「五湖帮雖然一度稱雄江南，但如今已不復當年盛勢！」

秦改又笑了笑。

「你好像對五湖帮很瞭解。」

「秦改，勸喻閣下一句，莫再螳臂擋車！」

「唉，可惜我偏偏就是有這種牛脾氣，只要自己想幹的事，就算是有座泰山從頭頂上壓下來，也絕不能改變我自己的主意。」

「你倒有趣，」冷無敗冷冷的盯着他，「只可惜有趣的人，往往會遇上很沒趣的事。」

秦改道：「遇上了你，的確很沒趣，因爲你本來就是個很沒趣的人。」

那青衫人忽然走到秦改的面前：「你叫秦改？」

秦改點點頭：「是的。」

青衫人道：「我姓薛，薛雷。」

秦改道：「我知道。」

薛雷道：「令尊大人，可是五湖天王秦見方老英雄？」

秦改道：「先父正是秦天王。」

「甚麼？令尊已然……」

「不錯，在五年前，他老人家已病逝江南。」

薛雷嘆息一聲，緩緩道：「秦天王是個英雄，一個了不起的大豪傑。」

秦改道：「你呢？」

「我？」薛雷聳肩一笑，「我算是個甚麼東西？我只不過是一個醉鬼！一個沒有用的廢物。」

冷無敗道：「你的確是個廢物，你的人都已給我殺光了，但你還是提不起勇氣來跟我決一死戰！」

秦改冷冷的看着他：「你爲甚麼一定要逼他跟你交手？」

冷無敗的臉色忽然變得很難看。

「你以爲我是個瘋子？你可知道，他曾經幹過甚麼事？」

秦改道：「我又不是個神仙，怎知道他幹過甚麼事？」

薛雷忽然嘆息一聲：「我偷了一個人的老婆。」

秦改一怔：「那是誰的妻子？」

冷無敗冷冷道：「我的！」

秦改又再怔住。

薛雷長長嘆息：「你一定想問，我怎會幹出這種事。」

秦改苦笑道：「我不想問，而且對於這種事情，我一向都沒有興趣，也沒有經驗。」

薛雷道：「那麼你現在不妨聽一聽，我偷了他的老婆，是因爲我在吃醋。」

「吃醋？吃誰的醋？」

「當然是吃冷大俠的醋，」薛雷吸了口氣：「我嫉妒他娶了一個美麗的妻子，所以，我決定要這個女人紅杏出牆。」

「她願意？」

「不，她不願意，但到後來，我用了一點小小的手段，她就願意跟我一塊兒走了。」

秦改道：「這種手段能否說出來聽一聽？」

薛雷淡淡一笑：「很簡單，那是一瓶酒。」

「哦？一瓶燒刀子？還是大麯？竹葉青？」

「是女兒紅，」薛雷的聲音彷彿從遠處飄來，又似是有着無窮無盡的回味，「我在這瓶酒裏加了一點點霸道已極的蒙汗藥。」

秦改呆住。

「這種手段，可很卑鄙。」

「的確卑鄙，」薛雷的嗓子忽然尖銳起來：「所以，冷大俠要對付我，那是很自然的事！」

秦改的心忽然冷了。

他怔怔的瞧着薛雷，對這個人的印象已完全改觀。

「你是一個無恥的惡賊！」

薛雷點點頭：「不錯，你罵得很對，而且，後來我又再幹出另一件更不可以原諒的事……」

秦改的聲音冰冷如雪：「快！你說下去！」

薛雷道：「我和她在一個美麗的山谷裏居住了半年，有一天，雷電交加，我忽然親手捏死了她！」

秦改眼色一變：「哦？你爲甚麼要殺她？」

「我不知道，」薛雷仰面大笑，良久才緩緩說道：「那時候，我只覺得她很可憎，很討厭，我覺得自己已膩了，再也不想面對着這個女人！」

「就是這樣，你毀滅了她？」

「是的。」

「難道你一直都沒有後悔？」

「後悔？後悔又有甚麼用？」冷無敗的聲音簡直像是暴雷，「他是個衣冠禽獸，他對不起我的妻子，現在他必將得到應得的報應！」

秦改眉頭一皺，冷冷的瞧着冷無敗。

「冷先生，在下雖然很同情尊夫人的遭遇，但你要報仇，儘管找薛雷，而絕不該濫殺無辜。」

冷無敗道：「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不殺掉他們，難保日後不會惹來殺身大禍。」

秦改忽然吸了口氣，怒道：「你們都不是人，都是狗！」

薛雷道：「你就當我們都是狗好了，狗打架也好，狗拚命也好，你都犯不着走過去多管閒事，否則給狗咬上一口，那才吃虧之至！」

秦改轉過臉，對那女孩說：「妳都聽見了？」

女孩道：「我又不是個聾子，又怎會聽不見？」

秦改道：「我現在不管啦，妳說對不對？」

女孩搖搖頭：「不對。」

秦改一楞：「妳要我帮誰？」

女孩道：「仍然是帮薛大俠。」

秦改哼的一聲：「胡鬧，他不配稱爲

『大俠』，他只是一個見色忘義的無恥之徒。」

女孩道：「你錯了。」

秦改道：「錯在那裏？」

女孩眨眨眼：「我現在不想向你解釋，總而言之，薛大俠是個好人。」

秦改道：「妳怎知道他是個好人？」、

女孩怒道：「我說他是個好人就是好人，我現在要你帮他，殺了冷無敗！」

秦改怔住。

女孩冷冷一笑：「你敢違抗我的命令嗎？」

秦改登時面露難爲之色。

薛雷大是驚奇，忍不住問：「她是誰，憑甚麼身份，居然敢命令秦先生？」

女孩冷笑：「不憑甚麼，就只憑一帮之主的身份，已足够命令他有餘！」

「帮主？」

「不錯。」

「姑娘是何帮帮主？」

「五湖帮主！」

薛雷怔住，問秦改：「她說的是不是眞話？」

秦改臉上木無表情，冷冷道：「你看呢？」

薛雷搖搖頭：「很難令人相信。」

秦改道：「但世間上有很多事情，本來就是令人難以相信，甚至是無法入信，那都是鐵一般的事實。」

冷無敗面色一沉，插口道：「這位姑娘，眞的就是五湖帮的新任帮主？」

女孩冷笑道：「自從秦天王死後，我就是五湖帮的帮主，算起來，也不是甚麼『新任帮主』了。」

冷無敗道：「姑娘貴姓芳名？」

女孩道：「我姓蒲，叫蒲可雁。」

「蒲可雁？妳姓蒲？」

「難道你沒有聽說過有人姓『蒲』的嗎？」

「不是，而是聽得太多了，」冷無敗的目光忽然變得很深沉，「例如：八十年前威震河溯的蒲家堡主一爪定江山蒲錦勝，五十年前一掌打死鐵狠寨第一高手邵坤的蒲定志，還有近年來叱咤風雲的蒲六先生……」

女孩冷冷道：「你們所說的最後一人，就是我爹！」

「蒲六先生是妳父親？」

「一點不假。」

「那麼蒲投鷹……」

「他是我同父異母的大哥！」

冷無敗似乎大感意外。

「蒲六先生原來不但有個兒子，還有個女兒！」他用一種深沉的目光緊盯着蒲可雁，「但老實說，妳這種謊話，實在很難令人相信。」

蒲可雁道：「你可知道，蒲家有一種家傳玉令牌，只有蒲家的人才會擁有？」

冷無敗點點頭道：「不錯，以前，蒲六先生也曾向武林中人展示過，而且那一次，冷某也恰好在場，瞧得很仔細，很清楚。」

蒲可雁冷冷一笑，忽然亮出一面碧綠玉牌。

「是不是這一種？」

冷無敗仔細一看，不由臉色一變。

他抽了口涼氣：「妳眞的是蒲六先生的後人？」

蒲可雁點點頭：「半點不假。」

冷無敗道：「秦天王與蒲六先生乃肝胆至交，江湖傳言，五湖帮眞正的帮主，其實不是秦天王，而是蒲六。」

蒲可雁道：「你說的不錯，所以嘗秦天王死後，這帮主的責任，就落在我的身上，而不是他唯一的兒子秦改。」

冷無敗冷冷道：「妳配嗎？」

蒲可雁傲然道：「我是蒲六先生的女兒，爲甚麼不配成爲一帮之主？」

冷無敗冷冷一笑：「雖然說虎父無犬子，但妳年紀輕輕，而且又是女兒家，怎能當大任？」

蒲可雁瞧着他，忽然嘆了口氣：「想不到一代劍術宗師，說出來的話比小孩子還更幼稚。」

秦改點點頭：「不錯，他簡直比一條豬還笨。」

蒲可雁道：「自古以來，不知幾許巾幗英雄，絕不比鬚眉男子遜色，甚麼年紀輕輕，不足以担當大任，更是一派胡言，難道你沒聽說過，昔年威震江湖的風雪老祖，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就已經成爲當時聲勢極龐大的北極盟盟主？」

冷無敗瞧着她，半晌才道：「姑娘居然與風雪老祖相比，難道不怕笑掉別人的牙齒？」

蒲可雁冷冷一笑，回答道：「就算天下間所有的人都笑掉牙齒，本帮主也絕不會介意。」

秦改點點頭，一本正經的說：「本帮帮主是女中豪傑，她就算目前及不上昔年的風雪老祖，但將來……」

「將來？她還會有甚麼將來？」冷無敗冷冷一笑，「我現在就要殺了你們三個混蛋！」

蒲可雁淡淡道：「我知道你是個名劍客，但我也同樣相信，秦改已可以把你尅制！」

冷無敗目光一落，看着秦改：「你認爲自己有把握殺我？」

秦改沉吟半晌，忽然苦笑道：「我不知道。」

冷無敗大笑。

「哈哈！好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五湖帮主！」

蒲可雁冷冷喝道：「秦改，本帮主現在命令你馬上殺了他！」

秦改吸了口氣，大聲道：「遵命！」

他拔出一把刀。

颯！

刀光一閃，冷無敗立刻倒了下去。

秦改呆住。

他的刀雖在手裏，但卻完全沒有發動一招半式。

剛才那一刀，並不是他發出的。

（二）

一劍殺人，絕無兩劍的冷無敗，忽然就倒下去了。

秦改看見了一把刀。

一把銀亮如雪的刀。

他又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俊逸不凡，而又似已久歷風塵的藍衣人。

秦改認得他。

這藍衣人，就是在那酒舖裏，兩個醉漢之一。

剛才他看來還是醉得很厲害。

但現在，他一雙眼睛清澈明亮，似乎比雪地裏的狐狸還更清醒。

看見了這把刀，再看看這個人，秦改不由失聲大叫了起來：「是浪子，雪刀浪子！」

× × ×

浪子來了。

他就在秦改的眼前，而冷無敗却躺在他的刀尖之下。

龍城璧！

現在，這巳是一個足以震撼武林人心弦的名字。

龍城璧的目光，停留在蒲可雁的臉龐上。

「蒲帮主，妳太冒險了。」他忽然嘆了口氣，緩緩地說。

蒲可雁嫣然一笑：「龍大哥，你的刀好快！」

秦改面上居然微微一紅。

「最少，我的確及不上他。」

龍城璧道：「冷無敗是高手，武功只會比你們兩人更高。」

秦改道：「若不是你及時出手，我現在豈非巳變成了一個死人？」

龍城璧點點頭：「不錯。」

秦改道：「那麼，你為甚麼要救咱們呢？」

龍城璧道：「不為甚麼，只因為你們都是五湖帮的人。」

秦改說道：「你和五湖帮有甚麼關係呢？」

龍城璧搖搖頭道：「沒有，完全沒有半點關係。」

秦改說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出手？這是不是叫做：『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龍城璧說道：「在下只知道一件事吧了。」

他吸了口氣，緩緩地接着說道：「再讓他們攪下去，整個中原武林都會不堪設想。」

「他們？」

「不錯，那是一個極為可怕的邪惡組織。」

「你都知道了？」

「也許不比你知道得更多。」

「你是在說『木魔盟』？」

「不錯，是木魔盟！」

秦改忽然嘆了口氣：「你也和咱們一樣，想對付『魔袍』？」

龍城璧目光閃動：「木魔盟的盟主是魔袍，也是江湖上最可怕，最危險的一個魔頭。」

秦改道：「五湖帮一直都沒有驚動任何人，要別人帮咱們一臂之力。」

龍城璧道：「這正是最不智的事。」

秦改道：「咱們不想連累別人！」

龍城璧道：「你們以為，這只是五湖帮的事？又還是以為魔袍只想對付蒲、秦兩家扮？」

秦改怔住，一時間答不上話。

蒲可雁笑了。

但她的笑容，却彷彿帶着無限的感傷：「娘親早就說過，龍大哥一定會來帮我的，現在你果然來了，只可惜她巳死了，再也不能和我們一起對付魔袍。」

龍城璧道：「妳母親是個很堅强的女人，就和妳父親一樣。」

蒲可雁眨眨眼睛：「我呢？」

龍城璧說道：「妳有一半很像蒲老前輩。」

「還有一半呢？」

「像妳媽。」

「眞的？」

「嗯，」龍城璧微微一笑，「所以，妳不但聰明，勇敢，而且也很堅强。」

「但妳不必高興，」突聽一人冷冷笑道：「聰明、勇敢、堅强雖然都是好事，但單憑這三點就想對付木魔盟，無異是在做白日夢！」

秦改面色一變，喝道：「誰在胡說八道？」

這人沉聲回答：「是老子，老子是唐竹權！」

黑道武林狀元

（一）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來了。

× × ×

大醉鬼今天似乎沒有醉意。

他身上雖然帶着酒氣，但却沒有捧着那個大得嚇死人的酒罈。

他的眸子明亮清澈，他的聲音響亮穩定。

唯一不變的，是他的身材，仍然和以往般胖大得驚人，簡直就像一隻站立着的河馬。

不是小河馬，而是大河馬。

河馬並不能夠算是一種窮兇極惡的巨獸。

唐竹權看來也不兇惡。

但他現在說的每一個字，都像是一把刀。

「五湖帮巳今非昔比，倘若沒有人相助，這一戰必敗！」他又再補充：「那是慘敗，連一分勝算也沒有的慘敗！」

秦改的臉在發白。

他看着唐竹權。

薛雷也在看着唐竹權。

他忽然問：「唐大少爺，你是不是戒了酒？」

唐竹權冷笑：「不錯，從現在開始，老子戒酒三十天。」

薛雷一怔：「是何緣故？」

唐竹權道：「老子要對付木魔盟，這鳥組織一天不散，老子一天不喝酒！」

薛雷道：「你有把握在三十天內粉碎木魔盟？」

唐竹權搖搖頭。

「三十天不喝酒，只是暫定的時間，倘若三天破了木魔盟，不等到第四天，老子就會喝得地昏天暗，不亦樂乎。」

薛雷道：「薛某也是個酒徒。」

唐竹權道：「老子知道。」

薛雷道：「但從現在開始，我也要戒酒了。」

唐竹權瞪眼一笑：「你是要陪伴老子

，一起去對付木魔盟？」

薛雷道：「正是如此，你們不會嫌棄薛某是個老廢物罷？」

「老廢物？這話從何說起？」唐竹權大笑。「只要你願意跟咱們一起，老子馬上就叫你一聲大哥！」

「豈敢！」

「甚麼豈敢？就算叫你乾爹，老子也絕不介意！」

龍城璧悠然一笑：「這倒不錯，他是乾爹，你是老子，乾爹對老子，誰也沒佔便宜，但誰也沒有吃虧！」

唐竹權又是一陣大笑。

「不，老子還是叫他一聲薛大哥好了，他又不老，別把他叫得那麼難聽。」

蒲可雁忽然問龍城璧：「我們現在該怎辦？」

龍城璧眼角肌肉忽然一陣跳動：「你們現在是不是想去找十大金剛？」

蒲可雁怔了怔：「你怎麼知道的？」

龍城璧道：「是猜出來的。」

蒲可雁道：「你猜得一點也不錯。」

龍城璧道：「你要我找妳的大哥？」

蒲可雁點點頭。

「他就在十大金剛堂那裏。」

龍城璧忽然長長的抽了口冷氣。

「不必了。」

「龍大哥，這是是甚麼意思？」

「十大金剛堂裏，現在巳再無一個活人。」

「甚麼？」秦改跳了起來，「你再說一遍？」

龍城璧把那句話再重複一遍，繼而接道：「這是木魔盟幹的。」

蒲可雁的臉色一陣蒼白，道：「他們為甚麼要那樣幹？這太沒有道理，也太野蠻了！」

龍城璧道：「他們要殺你的大哥蒲投鷹。」

蒲可雁又是臉色一變：「我大哥呢？他怎樣了？」

龍城璧嘆了口氣：「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甚至連關冠飛大俠都不知道。」

蒲可雁道：「我要見關大俠，他一定會保護我大哥的。」

龍城璧苦笑。

「關大俠在哪裏？」蒲可雁又問。

「死了。」

「甚麼？你說……你說……關大俠巳經死了？」

「是的。」

「這也是木魔盟幹的？」

龍城璧道：「是的。」

秦改彷彿聽得呆了。

「不！關大俠武功卓絕，他怎會死？他怎會死？」他喃喃地說。

龍城璧嘆道：「每個人都會有失敗的時候，每個人都會死。」

秦改瞪着眼：「他敗了？他死了？他敗在誰的手上？他死在何人之手？」

龍城璧緩緩道：「他是死在冷無敗師兄的掌下。」

「冷無敗有師兄？」

「不錯。」

「怎麼江湖上從來都沒有人提起？」

龍城璧道：「冷無敗的家世，武功來歷，在江湖上本來就是沒有幾人知道。」

秦改道：「他的師兄是誰？」

龍城璧沉聲道：「這人姓羽，名叫大功。」

秦改、蒲可雁齊齊失聲道：「黑道武林狀元羽大功？」

龍城璧道：「正是黑狀元。」

「羽大功！」唐竹權忽然嘿嘿地冷笑，「老子倒要看看你是不是三頭六臂的人物！」

蒲可雁咬了咬牙，說道：「哼！十大金剛堂、關大俠的仇，咱們是一定要記住的。」

秦改道：「但現在最重要的，還是找尋妳的大哥。」

龍城璧道：「還有一點重要的事，就是可雁的身份，暫時不能暴露。」

秦改一怔：「她向來自詡是女中男兒，女中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倘若要她改名換姓，恐怕那是大大不妥？」

龍城璧搖搖頭：「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在不得巳的情況下，改名換姓並不是一件羞恥的事，而且為了整個大局着想，就算暫時認賊作父，也不能算是荒謬。」

唐竹權點點頭，大表贊同：「處大事，莫拘小節，蒲帮主若被木魔盟知道了眞正的身份，恐怕會成為羣邪衆矢之的，那是極不划算的。」

蒲可雁目光流動，半晌緩緩說道：「小妹明白，那麼我以後暫時不再叫蒲可雁好了。」

秦改皺了皺眉：「不叫蒲可雁，叫甚麼？」

唐竹權微微一笑：「由老子代妳想個名字，如何？」

蒲可雁笑道：「那是求之不得。」

唐竹權想了想，道：「就把『蒲可雁』三個字掉轉一下如何？」

秦改道：「雁可蒲？」

唐竹權瞪着他：「你這個人怎麼笨得這麼厲害？」

「不是雁可蒲？」

「當然不是，是顏荷寶，顏眞卿的顏，荷花的荷，寶貝的寶！」

秦改唸了一遍：「顏荷寶……哈哈，倒也不錯！」

蒲可雁道：「我叫顏荷寶，絕對不成問題，但你呢？」

秦改一怔：「我也要改個名字？」

「當然，你也不能讓別人知道，你就是秦天王的兒子。」

「這也是個道理，這名字又該怎樣改法？」

「你不必有姓氏。」蒲可雁說。

「很好，反正除了姓秦，我不想姓別的。」

「那麼，從現在開始，你就叫阿跟，不是樹根的根，而是跟着走的跟。」

「跟着走？」秦改臉上的表情就像隻吞掉了一條魚骨的鴨子的似：「我跟着誰走？」

「當然是跟着顏大小姐！」蒲可雁指着自己的鼻尖，神氣地說。

她眞的很神氣。

她神氣又可愛。

但她的神氣只是曇花一現。

因爲她的心裏，已在担心着一個人。

那是她的大哥蒲投鷹。

× × ×

他是否尚在人間？

蒲投鷹在哪裏？

（二）

雪飄舞，飄進了一口荒井裏。

這裏是一條荒村。

這條小村本來就已人烟稀少，自從兩個月前被一股流匪洗刧後，這裏就更加罕見人跡。

可以說，在這本來可以住上五六十戶人家的村子裏，此刻已然十室九空。

唯一還沒有走的，只有兩戶人家。

這兩戶人家，人家姓劉，一家姓郭。

姓劉的一家，只有三個人，那是一對年老夫婦，還有一個白痴漢。

這白痴漢是他們的侄兒。

還有另一戶人家，主人是這條小村的村長郭四爹。

他無兒無女，但却有三個老婆。

現在，留在這條小村的人，好像就只有劉、郭兩戶總共七男女。

× × ×

劉天老已很老，老得連牙齒都只剩下五六枚。

他本是個修理鍋釜的鍋匠，但現在年紀巳老了，在兩年前巳不再幹活。

他的老伴叫五婆，年紀雖然一大把，但她的刺綉工夫，却是遠近馳名。

他們的侄兒，自兩年前從別處移居此地後，就一直沒有講過一句說話。

他不但啞，而且還像個白痴。

久而久之，村裏的人都認爲他的確是個白痴無疑。

他沒有朋友，也從來不和任何人打交道。

也許他根本不知道怎樣跟別人打交道，怎樣結交朋友。

這種人自然被別人所屏棄。

他是孤獨的，也是可憐的。

現在，他還沒有三十歲。

再往下去的歲月，他怎樣渡過？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甚麼人會去關心他。

當然，劉天老夫婦例外。

因爲他倆沒有兒女，就只有這個雖然是白痴，但却絕不令他倆討厭的侄兒。

那一次流匪洗刦小村，他們剛好到山神廟裏求神作福，所以才逃過刦難！

現在，他們仍然逗留在村裏。

× × ×

劉天老的侄兒，叫劉大白。

但別人却不是叫他大白，而是叫他白痴。

但是，無論別人叫他甚麼，他都不在乎。

他似乎不但又痴又啞，而且還是個聾子。

這時候，外面大雪紛飛，他却坐在那口枯井旁，呆呆的瞧着自己的脚。

他居然赤着一雙脚，好像一點也不覺得寒冷。

劉天老夫婦沒有理會他。

他們都在那殘舊的石屋子裏，啃嚼着又硬又苦的泥頭餅。

泥頭餅雖然不是用泥頭做成，但味道却也和泥頭不相伯仲。

這是窮人的食物。

劉天老很窮。

他能够擁有這些食物，已經是很不錯了。

但就在他們啃着泥頭餅的時候，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香氣。

（三）

好香。

酒也香，肉也香。

外面居然有人捧來了一盤熱騰騰的菜，還有兩瓶酒香撲鼻的高粱酒。

劉天老、五婆却好像視而不見。

接着，一個人响亮的笑聲傳進了屋子裏。

「劉爺、五婆，咱們今天痛痛快快的喝一杯。」

× × ×

從外面走進來的，是個蓄着山羊鬍子，頭髮灰白的棉袍老人。

他面孔瘦削，但一雙手掌却顯得比常人更闊大一半。

他是郭四爹。

他捧着一隻木盤子，盤上有兩瓶酒。

在他身後，還有三個中年婦人。

她們都是他的妻妾。

這三個婦人都端着一隻木盤子，盤上滿是鷄、鵝、鴨、狗肉之類的食物。

劉天老却仍然吃着那些泥頭餅，好像對這些食物毫無興趣。

五婆也是一樣。

郭四爹環視他倆一眼，然後才慢慢的說道：「你們兩位難道就不肯賞老夫一個面子？」

劉天老道：「我老了，牙齒稀疏，不中用，吃不得鷄鴨。」

五婆道：「老婆子也是一樣。」

郭四爹淡淡道：「你們現在吃的餅，豈非更硬？那更容易弄壞牙齒。」

劉天老道：「其實牙齒壞了並不重要，吃了不乾淨的食物，那才糟透。」

郭四爹道：「你懷疑這些食物不乾淨嗎？」

劉天老搖搖頭，說：「不是懷疑，而是肯定。」

郭四爹乾笑着。

「你喜歡吃鶴頂紅？還是斷腸草？再不然，鷄裏有砒霜，鵝裏有勾魂散。」

五婆冷笑：「全都留下，包括你們四條狗男女的性命在內！」

郭四爹嘆了口氣：「昔年的五手娘子火氣奇猛，想不到現在還是一樣。」

劉天老咳嗽兩聲，道：「老夫早就知道你們一定會找上門，却未料到，直到今天你們才肯動手。」

郭四爹瞪視着他，緩緩道：「我一直不動手，是想看看，你們究竟在這裏攪甚麼把戲。」

劉天老道：「愚夫婦甚麼把戲也沒有攪過，一直只是安安份份，做一對甘於淡薄的窮夫婦。」

郭四爹冷笑：「從表面上看來，你們的確是心如止水。」

劉天老道：「難道不是嗎？」

郭四爹冷冷一笑：「大家都是明白人

，你想怎樣？」

「我想怎樣？」劉天老盯着他，「這正是我想問你的一句話。」

郭四爹道：「兩位都已風燭殘年，老夫也不想眞的把你們殺死，只要你們願意自動交出一個人。」

「交人？」

「不錯。」

「交出甚麼人？」

「蒲投鷹！」郭四爹一字一頓的說。

「蒲……投鷹？」劉天老乾咳兩聲：「這是甚麼人？怎麼名字忑地古怪？」

郭四爹目光如刀：「別裝蒜了，把他交出來，對你們大有好處。」

五婆啐了一口，冷然道：「這裏沒有甚麼蒲投鷹，你找錯了地方！」

郭四爹眼色一變：「五手娘子，莫敬酒不喝喝罰酒。」

五婆勃然道：「郭獅，二十年前的一筆血債，老婆子早已想和你算一算！」

郭四爹瞇起了眼睛，道：「虧妳還敢提起二十年前淮南那一筆血債，那一次，郭某不見了六個弟子。」

五婆冷笑道：「以六對一，居然沒有一個能够活命，實在丢人！」

郭四爹道：「妳的寶貝師妹，也同樣活不下去。」

五婆說道：「郭獅，你縱容門下弟子胡作非爲，四妹抱打不平，雖然也賠上一條性命，但却爲淮南地方上，幹了一件好事。」

郭四爹冷冷一笑：「本來郭某還想給你們一條活路，但現在提起這筆舊帳，就只好算你們兩副老骨頭倒霉好了。」

在他身後的一個綠衣婦人忽然說：「這隻烤鵝已涼透了。」

郭四爹說道：「給五手娘子一條鵝腿吧。」

綠衣婦人微微一笑，突然撕下一條鵝腿，以閃電般的手法送到五婆的嘴唇上。

鵝腿有毒，吃不得。

五婆當然不會張開嘴巴一口咬下去。

她一閃身，雙手齊揚。

刹那間，只見滿屋掌影。

她年輕的時候，是個女飛賊，號稱五手娘子。

她雖然沒有五隻手，但是却可以在霎眼間施展出五種完全不同的手法傷人、殺人。

掌影初起，有如一朵雲。

這朵雲變化莫測，一下子就湧向綠衣婦人的身邊。

雲變了。

它彷彿又變成了一道飛瀑，不再是輕柔虛幻，而是勢猛力雄，疾衝狂瀉不息。

綠衣婦人也非庸手，先以短肘守險地，再以快腿掃敵下方。

五婆怪嘯。

她掌下的飛瀑在霎眼間又不見了。

她人如鳥飛。

她一飛冲天，居然把屋頂撞破了一個洞。

綠衣婦人緊追不捨。

兩人同時在屋外消失。

啪！

一陣掌聲响起，接着一人悶哼。

白雪從屋頂破洞飄落。

不久，一個面如雪白，頭向下，足向上的人直跌了下來。

× × ×

跌下來的人，身穿綠衣。

但那居然是五婆。

五婆也不是穿着綠衣，而是給一件碧綠的衣裳，包裹着身子。

那是不是綠衣婦人的衣裳？

不！

綠衣婦人終於回來了。

她仍然穿着一身綠衣。

她臉上木無表情。

郭四爹忽然大笑：「好厲害的『天衣無縫罩命大法』，娘子，這一手功夫，連我都嘆爲觀止，自愧不如！」

五婆死了。

沒有人知道她是否已把五種武功完全施展，但無論怎樣，當她掉下來的時候，她已經是個死人。

劉天老的身子在顫抖。

他目不轉睛的看着那個綠衣婦人。

過了很久，他才用一種乾澀的聲音，嘶聲說道：「妳就是近年來，武林中人聞名變色的厲嫦嫦？」

綠衣婦人道：「奴家就是厲嫦嫦。」

劉天老嘆了口氣，緩緩地說：「老夫眼拙，實在想不到，也看不出妳就是『天衣殺手』。」

厲嫦嫦道：「你現在知道了。」

劉天老道：「可惜五婆不知道。」

語音一頓，接着說：「但以她的脾氣，就算知道妳是厲嫦嫦，她還是不會屈服，仍然會拚死一戰的。」

厲嫦嫦道：「脾氣壞的人，雖然未必愚蠢，但是却往往會在發怒的時候幹出傻事。」

「她不傻。」

「難道你也認爲她送死是對的？」

「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劉天老的聲音和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明知一死，但爲了正義仍然勇往直前，那是英雄胆色，大丈夫行徑。」

「那麼，她的確是個女中英雄，女中丈夫。」

「是的。」

「但你呢？」

「我？」劉天老在笑，笑得比黃蓮還苦，「我只是個儒夫。」

「所以，你不準備跟我們一戰。」

「不錯。」

「既然如此，把蒲投鷹交出來！」

「蒲投鷹不在這裏，老夫也不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

「說謊！」

「你就當老夫說謊好了。」劉天老吸了口氣，「我能不能喝點酒？」

郭四爹冷冷道：「酒裏有毒。」

劉天老道：「只要是酒，無論酒裏有毒還是有尿，都不妨拿來！」

郭四爹沉吟半晌，終於遞過一瓶酒。

劉天老一仰而盡，他絕對沒有半點猶豫。

他喝得很快。

他倒下去的速度也很快。

郭四爹瞳孔收縮，瞧着他的屍體喃喃

道：「你不是儒夫，但我們還是有把握可以找到蒲投鷹！」

外面的雪更大。

郭四爹忽然帶着三個婦人，向屋後掠去。

× × ×

屋後是一片荒地。

荒地上有一口井，而井旁呆坐着一個人。這人神情呆滯，有如白痴。

在這條小村子裏，的確人人都叫他白痴。

白痴劉大白。

雖然天寒地冷，他還是坐在那口荒井旁，對別的事情全然不聞不問。

郭四爹凝神看着劉大白，他看了很久很久。

劉大白還是不動。

他甚至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郭四爹終於開口。他說：「滾開，你不走，立刻就死。」

蒲投鷹出現了

（一）

郭四爹冷冷的看着劉大白。

劉大白沒有反應。

郭四爹身後的一個紅衣婦人忽然衝了上去。她手掣快刀，閃電般劈向劉大白的肩。

這是一柄鋒利的刀，這紅衣婦人也是個絕頂好手。

一刀揮出，寒芒閃動，一股肅殺之氣，即使站在遠處，都可以感覺得到。

劉大白却似乎完全感覺不到。

他這個人似已完全麻木。

但等到紅衣婦人這一刀劈下的時候，劉大白蒼白的手忽然揚起。

紅衣婦人還沒有看清楚，這隻手已揑住了她的咽喉。

刀勢立停。

她竟已完全使不出半點力道。

郭四爹怒喝：「快放手！」

劉大白茫然一笑，果然放開了手。

紅衣婦人雙目怒凸，手中一柄尖刀已鬆手跌落在地上。

郭四爹急扶着她：「鳳香，鳳香！」

劉大白木然道：「原來是『殺千刀』朱鳳香，果然刀快如電。」

郭四爹臉色驟變，而這時候朱鳳香也已死了。

「你不是聾子，也不是啞巴！」他怒叫。

劉大白緩緩站直了身子，呆滯的眼神忽然射出一種閃電般的光芒：「我更不是個白痴。」

郭四爹咬了咬牙，道：「劉天老夫婦已死了。」

劉大白道：「是誰幹的？」

厲嫦嫦冷笑一聲：「是我。」

劉大白看了她一眼，忽然說：「妳是厲嫦嫦？」

「你已知道我是誰？」

「對這條村子的事，我知道的雖然不太多，但是却早知道有妳這一號人物的存在。」

厲嫦嫦冷冷一笑：「別人都把你看成是白痴，其實是他們痴了。」

劉大白道：「這兩年來，我的責任很重。」

厲嫦嫦道：「那是一個怎麼樣的責任呢？」

劉大白道：「保護一個人。」

「蒲投鷹？」

「是的。」

郭四爹目光一亮：「他果然藏在井底裏？」

劉大白道：「何不跳下去找一找？」

郭四爹冷笑道：「我會，但必須先踢開絆脚石。」

劉大白道：「不必，我這塊絆脚石可以讓開點。」

郭四爹目露狐疑之色。

他走近井旁，向下一瞧。

井裏無人。

郭四爹忽然跳下去。

過了很久，他又從井裏爬了上來。

劉大白冷冷道：「你找到了甚麼？」

郭四爹冷冷一笑道：「我找到了蒲投鷹。」

「人呢？」

「你就是蒲投鷹！」

劉大白大笑。

「郭獅不愧是老江湖，終於找到了木魔盟最想找的一個人，」劉大白看看他，「不錯，我並不是劉天老的侄兒，而是蒲六先生的兒子！」

× × ×

劉大白就是蒲投鷹，是十大金剛堂一直暗中保護着的一個人。

劉天老夫婦，也是十大金剛堂的人。

他們已死了。

但他們死的時候，蒲投鷹却是毫不理會。

然而，像蒲投鷹這麼樣的一個高手，又何必別人來保護？

但郭四爹却沒有想到這一點。

他只是想殺了他，把他帶回木魔盟總壇。

郭四爹是木魔盟的人。

他一直都想立個大功，好讓自己在組織裏的地位得以提升。

這是人之常情。

尤其是郭四爹，他一直把名利二字看得很重。

所以，他已決定一定要殺了，這個冒充白痴凡兩年之久的蒲投鷹。

但他還沒出手，厲嫦嫦已比他更早一步發動攻勢。

（二）

厲嫦嫦神態從容，出手的姿勢更像是拈花戲蝶般，似乎毫不着力。

但她這一出手，連郭四爹的臉色都變了。

他娶了這個老婆，雖然知道她很厲害，但對於她的武功，還是不十分深切的瞭解。

他萬未料到，自己這個老婆，居然能够使出這麼可怕的武功。

那是已經失傳三十年的「袖裏飛花千蝶手」。

這一套武功，本是慕容世家不傳之秘，但在百年之前，已經失傳，連慕容世家

的絕頂高手都不懂得這套絕藝。

倒是在三十五年前，江湖上出現了神秘女殺手，她居然精於此道。

這一來，連慕容世家中人都大爲震動，四出找尋這位神秘女殺手。

然而，他們却吃了個大虧。

雖然他們找到了這位女殺手，但却衝突起來，結果慕容世家十大高手，損折六人，兩人殘廢。

那女殺手也受了傷。

自此之後，這個可怕的女殺手，已銷聲匿跡，再也沒有在江湖上露面。

想不到，這套武功，居然會在厲嫦嫦的手下出現。

這實在是令郭四爹大感詫異。

難道厲嫦嫦就是那個女殺手？

但一算之下，却又不像。

三十五年前，那女殺手已年逾三旬，倘若仍在人世，現在已逾花甲之年。

厲嫦嫦還沒有那麼老。

郭四爹大費猜疑。

莫不是那女殺手把這套武功傳授給了厲嫦嫦？

郭四爺忽然有個感覺。

厲嫦嫦的確是一條母老虎。

幸好自成親以來，他從來都沒有和她打過架，否則後果實在不堪想像。

× × ×

「袖裏飛花千蝶手」一使出，郭四爹已認爲蒲投鷹死定了。

他娶妻三人，本來就以厲嫦嫦的武功最可怕。

（三）

厲嫦嫦的外號，是「天衣殺手」。

江湖中人一直都以爲，她最厲害的武功，就是那套匪夷所思，以衣裳纏敵，殺人於千變萬化招式中的「天衣無縫罩命大法」。

但只有她自己才知道，這套「天衣無縫罩命大法」雖然厲害，但若遇上眞正的絕頂高手，自己必敗無疑。

因爲在那些千變萬化的招式裏，其中最少有三個破綻。

所以，她對自己最有信心的一套武技，是「袖裏飛花千蝶手」。

看似平凡，看似輕柔的招式，其中已隱藏着無數凶險，凌厲的殺着。

只要對方看錯一點點，這些殺着立刻就可以讓他死得不明不白。

厲嫦嫦絕少使用這種武功。

因爲在這些年來，她還沒有遇上幾個値得自己施展出「袖裏飛花千蝶手」的對手。

但是現在，她沒有猶豫，一出手就是這套連自己丈夫都爲之吃了一驚的武林絕學。

蒲投鷹武功再高，也一定很難抵擋得住。

蒲投鷹非死不可。

他也必死無疑。

× × ×

就在這時，在雪花飛舞中，突然劃過一道銀光。

噢！

沒有人能看見那是甚麼東西。

它從蒲投鷹的衣袖裏射出去，一閃而沒，在電光石火間，又已回到他的衣袖裏來。

厲嫦嫦的臉色變了，變得就像是天上的雪，地上的冰。

天梅二十五劍法

（一）

蒲投鷹的目光，就像是一隻隼鷹。

這種目光充滿殺氣，它彷彿可以扼殺世間上任何人的生命。

厲嫦嫦本也滿身殺氣、鋭氣。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之後，她整個人都崩潰了。

她抓着自己的胸膛，拚命的抓。

她喘息着問：「這……這……是甚麼武器？」

蒲投鷹冷冷道：「妳不必問，也不配問。」

厲嫦嫦的喉嚨裏發出一聲尖叫：「好武功！好厲害的武器，厲嫦嫦敗得心服口服……」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大量的鮮血已從她的指罅間滲出，接着倒了下去。

郭四爹的臉色也蒼白如雪。

「你……你練成了甚麼武功？」

蒲投鷹淡淡地說道：「這是殺人的武功。」

「好，好武功，咱們後會有期。」郭四爹已打響了退堂鼓。

「好，咱們後會有期，」蒲投鷹冷冷一笑，「你先走一步，在陰曹地府裏慢慢的等我！」

郭四爹倏地厲喝：「姓蒲的，你休迫人太甚！」

厲喝聲中，他已打出十二枚暗器。

他這一手暗器並非志在傷敵，而是在製造一個機會讓自己全身而退。

這手暗器功夫，打的儘是人身死穴，而且俱淬餵上奇毒。

但蒲投鷹身手之快速，却遠在這些暗器之上。

郭四爹的暗器打了個空。

蒲投鷹的袖裏，又再劃出一道銀光。

這道銀光好快！

郭四爹根本沒有看它從何處來，當然也不知道該怎樣招架。

他無從招架。

他只是忽然覺得全身冰冷。

他終於也倒下，死狀就和厲嫦嫦一模一樣。

這時候，枯井附近已無人。

郭四爹帶來的妻妾，死的已死，剩下一個也已逃得不知所踪。

蒲投鷹面如寒霜。

此刻，沒有人能知道他心裏在想着些甚麼。

但你若在這時候看見這個人，你一定不會把他當作白痴。

（二）

冰天雪地裏，獨有梅花怒放。

這裏是天梅谷。

天梅谷主梅神姥姥鄒霜白，一直是北武林中人人敬仰的女中豪傑。

鄒霜白在二十歲那年，就已繼父任，成爲天梅谷第三代谷主。

她是天梅神君鄭宏武的獨生女，一身武功早已盡得乃父眞傳。

現在，她已年逾花甲。

這四十餘年來，她在武林中的聲譽，可説是與日俱隆。

鄭霜白固然武功深不可測，她門下的五位弟子，與護谷三老，也是非同小可的紮手人物。

四十餘年以來，只有火旗帮與連環寨兩撥人馬，曾經硬闖天梅谷。

但這兩個帮會的人闖進天梅谷之後，就再也沒有出來。

× ×

鄭霜白喜歡梅花。

她用的一口劍，是梅花劍。

這時候，她正在谷中練劍。

練劍是她的嗜好，數十年來，從來都沒有間斷過一天。

她練劍是公開的。

只要是天梅谷的人，都可以看她怎樣練劍。

她並不是那種喜歡擺架子，裝威嚴的人。

她的弟子，經常在她練劍的時候，向她「討敎」幾招。

當然，她一向都是勝利者。

但她却很希望，有一天門下的弟子，能够擊敗自己。

五個弟子之中，她最寵愛的是個女弟子，才十六歲，但已長得婷婷玉立，人也冰雪聰明。

她是四弟子方瓊心。

方瓊心人雖年輕，但却領悟力强，而且勤奮好學，所以在武功方面，並不比其他師兄師姐遜色。

這時候，大弟子俞玉山，二弟子趙登，三弟子禤佩佩和五弟子田雲雨俱在谷中，看着師父練劍。

唯一不在這裏的，就是方瓊心。

（三）

一劍舞罷，鄭霜白忽然問俞玉山：「瓊心去了那裏？」

俞玉山是大弟子，現在已經快四十歲了。

他本是個讀書人，但却在十九歲那年害了一場大病，若不是梅神姥姥救他一命，他現在已不知身在何處。

病癒之後，俞玉山就成爲鄭霜白的弟子。

雖然他已年逾四十，但還是沒有成家立室之念。

他對師父説，他不想娶妻，養兒育女，只想成爲一個傑出的劍客。

現在，他已是江湖中的名劍客。

江湖上的人，都叫他「梅谷劍客」。

× ×

「瓊心去了那裏？」

沒有人能答得上，因爲根本就沒有人知道她去了甚麼地方。

鄭霜白有點担心。

「這個丫頭不知天高地厚，若是出了谷外，恐怕會惹禍了。」

俞玉山安慰師父，道：「四師妹不會出亂子的，弟子現在就去找她回來。」

「要不要阿登陪你一起去？」

在旁的趙登聞言，立刻説：「當然要，我也要去找四師妹。」

趙登是個老實人，比俞玉山年紀細五歲，雖然長得不難看，但却身材矮小，和他那張看來不錯的臉孔，大不相襯。

鄭霜白微微一笑：「也好，兩個人一起去，總會比較容易找到四師妹。」

俞玉山道：「那麼弟子現在就去找四師妹！」

（四）

方瓊心是個很活潑的女孩。

她不但活潑，心腸也很好。

她發起狠勁的時候，可能有勇氣去對付一隻吃人的老虎。

但在平時，她却會連一隻小螞蟻也不願意踩死。

所以，她在兩個月前，認識了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的年紀最少比她大三倍。

他是個老乞丐。

× ×

當方瓊心遇見這個老乞丐的時候，他已經餓得快要死了。

方瓊心立刻去弄了一隻熟鵝回來。

老乞丐吃了這隻鵝之後，精神是好了一點。

但仍然處於半死不活的狀態中。

原來他有病。

他這種病很特別，每天要吃大量的薑才能鎮壓得住。

方瓊心爲他找薑。

她每一天都給他大量的薑。

而這兩個月來，這老乞丐都住在天梅谷外的一個小山洞裏。

有一天，老乞丐忍不住問她：「小姑娘，妳爲甚麼對我這個老叫化這麼好？」

方瓊心一怔。

「你覺得我對你很好？」

「最少絕對不壞。」

「嗯！我對你好，那是因爲你這個人不壞。」

「妳怎知道我這個人不壞？」

「一年之前，我曾經在大同府見過你呢。」

「有這種事？」

「你當然不會記得我，因爲那一天，我只是站在街角處，悄悄的看着你大顯威風。」

老乞丐一怔：「甚麼威風？」

方瓊心道：「你眞的忘了？」

老乞丐哈哈一笑：「是不是妳看見了我揍人？」

「不錯，妳揍的是三個惡霸，他們吃東西不付帳，還要動手打人。」

「那三個雜種叫『無敵三太歲』。」

「甚麼無敵！簡直笑話，」方瓊心抿嘴一笑，「在您老前輩的手下，他們一個個都變成了小狗小貓。」

老乞丐大笑。

「這些事，連我都已記不起了，但妳却比我還更清楚。」

方瓊心微笑：「我一直都很相信，『好人必會有好報應』這句説話。」

老乞丐點點頭：「妳説得對，妳叫甚麼名字？」

「方瓊心。」

「這名字很好。」

「你呢？」

「游四海。」

「游老前輩！」

「別叫什麼老前輩，這不好聽，」游四海哈哈一笑，「我這個叫化，是人老心不老呀。」

「不叫游前輩，叫甚麼才對？」

「游大哥！」游四海道：「妳不會嫌棄我這個叫化大哥罷？」

「這是甚麼説話？游大哥。」

游四海很高興。

這一老一少，就此成爲莫逆之交。

但游四海却對她説：「除了妳之外，我的名字絕不能給任何人知道，妳一定要守秘密。」

方瓊心點點頭：「我一定答應。」

游四海道：「就算是妳的師父，也同樣不能讓她知道。」

方瓊心奇道：「你知道我的師父是誰嗎？」

游四海嘆了口氣：「這裏除了梅神姥姥，又有誰能有一個這麼出類拔萃的女弟子？」

方瓊心微笑道：「游大哥你太誇獎了，我答應你便是。」

× × ×

就是這樣，這一老一少經常會面，而每一次，方瓊心都給他大量的薑。

直到這一天，方瓊心來到那小山洞的時候，忽然發覺游四海臉色死灰，氣若游絲。

「游大哥，你怎樣了？」她大吃一驚，「啊？要不要薑？我今天爲你帶來了十斤……」

「不管用了……」游四海黯然神傷，「我已支撑不住啦……」

方瓊心用力的搖頭。

「不！游大哥，你振作一點，無論怎樣，你絕不能死。」

「人誰無死？游大哥的年紀也不細小了，現在即使死掉，也不能算是短壽，只是……唉……」

「游大哥，你有甚麼事，説出來，別放在心裏……」

「不瞞妳説，我曾經做了一件錯事，一件大大的錯事。」

「你説！無論你做錯了任何事，我一定原諒你。」

「妳曾否聽過『木魔盟』這個江湖組織？」

「聽過。」

「木魔盟主是誰，妳又可知道？」

「聽説他姓羽，叫羽大功。」

「不！羽大功還不是盟主，他只是副盟主而已。」

「那麼盟主是誰？」

「他姓——」游四海説到這裏，忽然再也説不下去。

在這小山洞裏，忽然閃起了一道燦爛的光芒。

這道光芒是銀色的，就像是天際無涯無盡處的銀河。

銀光一閃，游四海只能瞪大眼睛，瞳孔裏露出了絕望、憤怒、驚駭的表情。

方瓊心臉上的表情，也是一樣。

因爲剛才還在對自己説話的游大哥，忽然就死了。

她猛然轉身，用一種悲憤而充滿殺氣的目光，盯着一個人。

那是一個男人。

一個身穿着黑衫，臉上木無表情的男人。

「你是誰？爲甚麼要殺他？」她的聲音尖鋭而急促，右手已按在纏着柔絲的劍柄上。

這男人看着她，聲音冷靜、無情：「我是他的催命煞星，他一出生就已註定要死在我手下，所以，妳不必悲傷，也毋須憤怒，因爲這是上天的安排，一種沒有人能改變的命運。」

他説了一大堆説話，好像很有道理，又好像全部都是廢話。

他根本沒有回答方瓊心的問話。

他是誰？

他爲甚麼要殺游四海？

「你是在滅口！你一定是木魔盟的人！」方瓊心並不愚蠢。

最少，她已想出了一個很好的理由。

黑衫人冷冷道：「妳還是年輕，而且太不懂事，所以，我今天不殺妳，但妳也別得意，只要妳有半點輕舉妄動，我一舉手就可以把妳解決。」

方瓊心沒有退縮。

她不怕死。

「嗆啷」一聲，三尺青鋒已然出鞘。

劍鋒寒氣逼人，她對自己的劍一向很有信心。

黑衫人眼角肌肉一陣顫動。

嘿！

她雙肩微動，左足踏前，劍尖在剎那間已指向黑衫人的咽喉。

這一劍非同泛泛，其名堂是「梅枝點水」。

這是「天梅二十五劍」裏的第十二劍」裏的第十二式。

這是殺着，極厲害的殺着。

蛇舌齒輪

（一）

劍快如風，劍鋒却像一點點的小雨。

這不能算是劍網，但却比劍網更令人難以捉摸。

劍鋒閃處，處處都是殺着。

鄭霜白曾再三告誡門下弟子，不到必要時，絕不能隨便使用這一招劍法。

但這時候，方瓊心已無法忍耐，也無法對眼前這個黑衫人加以容忍。

他殺了游大哥，這已是非死不可的大罪。

一命塡一命。

她出劍的時候，已經狠下心腸，決不能讓對方再活下去，繼續在江湖上傷害無辜。

所以，這一劍對她來説，可以説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一擊。

× × ×

面對如此迅急可怕的一劍，黑衫人的反應只是輕輕的嘆了口氣。

嘆氣之聲方罷，方瓊心就已知道，自己再也休想傷得了對方的分毫。

黑衫人的腿沒有動，手也沒有動。

他動的是口。

君子動口不動手？他憑一張嘴巴就可以應付這一劍？

不錯。

當劍鋒已刺向他咽喉的時候，他居然輕輕頷首，一口就向劍鋒咬下去。

方瓊心一怔，繼而心中冷笑：「你這蠢貨，這豈不是白白送命？」

但她這種想法，在一刹那間就已被擊破。

因爲這個黑衫人居然一口咬斷了她的劍！

× × ×

方瓊心的劍，是衆弟子裏所有佩劍中最好的一把。

雖然它並非削鐵如泥，吹毛斷髮的神兵利器，但却也是選用百鍊精鋼，經過名匠精心鑄造出來的好劍。

但在這黑衫人的口裏，它簡直變成了一條花生糖。

當然，方瓊心還可以用半截斷劍攻擊對方。

但那又有甚麼用？

剛才她以精銳的一劍，也傷不了黑衫人分毫，再纏下去，又有甚麼用？

她不怕死。

倘若拚命能爲游大哥報仇，她會拚。

她看來柔弱，其實比絕大多數的男子漢還更勇敢。

但她現在却很清楚，就算自己有同歸於盡之心，也勢難傷得了眼前這個黑衫人毫髮。

黑衫人冷冷的瞧着她，忽然迸出了一句：「妳好大的胆子！」

方瓊心昂起了頭，直視着他：「我不是你的對手，你可以殺了我。」

「殺妳？我爲甚麼要殺妳？」

「剛才你已經說過，我若敢輕舉妄動，你就會殺了我。」

黑衫人瞳孔收縮：「但每個人都會有突然改變主意的時候。」

方瓊心冷冷道：「你是不是已經知道我是誰，所以不敢傷害我？」

黑衫人道：「我早已知道妳叫方瓊心，是梅神姥姥鄒霜白的弟子。」

方瓊心冷冷一笑：「憑你的武功，要殺我不難，但我的師父，可不好惹。」

黑衫人緩緩道：「我也知道鄒霜白這個老怪物的確很不好惹，所以……」

說到這裏，他的眼睛裏忽然發射出一種異樣的光芒：「所以，我絕不會讓妳回到鄒霜白的身邊。」

方瓊心的臉色變了。

「你要怎樣？」

黑衫人迫近了兩步，一雙眸子直勾勾的瞧着她：「妳已不能算是個小女孩了，許多事情，妳都應該知道。」

方瓊心的臉色青白得更可怕：「你別走過來，我……我……」

「妳很美。」黑衫人的眼睛裏，彷彿已漸漸燃着了火燄。

那是肉慾燒起的狂燄。

「別再走近！」方瓊心忽然把斷劍對準了自己的心臟：「你再過來，我寧願自戕！」

黑衫人道：「妳幾歲？」

方瓊心閉上了嘴巴。

黑衫人淡淡一笑：「我看，妳大概只有十五六歲，這麼年輕就死掉，不嫌太可惜了？」

方瓊心大聲道：「你若要沾辱我，我寧願死！」

黑衫人笑了一笑道：「妳有這種勇氣嗎？」

方瓊心怒道：「你再敢迫近一步，我立刻就死，絕不反悔！」

黑衫人輕輕的嘆了口氣：「妳太愚蠢了，就算嫁給一頭豬，總比自行了結性命高明得多，這叫好死不如惡活。」

方瓊心冷笑道：「你錯了，陶淵明不爲五斗米而折腰，人可以死，但却絕對不能出賣自己，出賣良心！」

黑衫人呵呵一笑。

「好激壯的道理。」

「你出去！」

「是的，我會出去，但却不是現在，而是——」

方瓊心慘然說道：「好！我死在這裏吧！」

說到「好」字的時候，她已用力把斷劍向自己的胸膛上刺去。

她果然俱有以死保貞節的勇氣。

(二)

方瓊心的確不怕死。

爲了要替游四海報仇，她不惜以死一拚。

現在，爲了不讓黑衫人得逞獸慾，她也不惜一死。

但如此勇敢的女孩，死了實在可惜。

然而，她沒有死。

因爲黑衫人不讓她死。

當她用力刺下的時候，黑衫人已閃電般出手，一出手就制住了她九個穴道。

方瓊心立刻變得像個木頭人。

她全身上下已不能再動。

她唯一可以滾動的，只有臉頰上的淚珠。

× × ×

小山洞裏，黑衫人強佔了她的軀體。

當他要離去的時候，他曾舉起掌，欲擊在她的天靈上。

但他最後還是沒有下手。

他忽然有了一念之仁，放過了她。

他走了，臨走前還解開了她的穴道。

他留下了兩筆債。

第一筆是游四海的血債。

而第二筆債，却更令人指髮，他強姦了方瓊心。

(三)

可怕的風暴已降臨，她連想以一死避開也不能。

現在，風暴已過去。

她不再自萌短見。

她發誓，無論用任何手段，任何代價，都一定要這個男人血債血償。

她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悄悄的埋葬游四海。

× × ×

游四海已在坑穴裏。

她用手挖坑。

她用手埋葬游大哥。

但在這時候，她却不捨得把泥土撒在

游大哥的身上。

她看着他的屍體，呆了很久。

忽然間，她聽見一個人在嘆氣。

× × ×

方瓊心震驚了。

她現在已是驚弓之鳥。

她忽然大叫：「別走過來！你別走過來！」

她實在忘不了那個黑衫人。

他簡直成爲她心裏永遠不可能磨滅的魅影。

這時候有人嘆氣，她又以爲是那可怕的魔鬼回來了。

但她大叫之後，才發覺嘆氣的並不是那個黑衫人。

黑衫人已走了，他帶走了游大哥的性命，也奪去了她的貞節。

幸好現在來的人，並不是他。

那是一個胖子。

一個很胖很胖的大胖子。

× × ×

「妳是誰？」大胖子沒有走過來，他只是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怔怔的看着方瓊心。

方瓊心沒有回答，却反問：「你又是誰？」

「老子姓唐。」

「你是武林中人？」

「妳看老子像不像？」

「不知道。」方瓊心板起臉孔。

她並不是那種故作高傲的女人，但現在她的心情却比溝渠的髒水還更惡劣。

大胖子嘆了口氣：「無論老子是誰都跟你沒有關係，至於妳是誰，跟老子也沒有關係。」

方瓊心默然。

「只可惜游四海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居然要讓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埋葬。」大胖子喃喃地接着說。

方瓊心眼色一變。

「你……你認識游大哥？」

「游大哥？妳叫他游大哥？」

「嗯。」

「妳弄錯了，以妳現在的年紀，現在的輩份，該叫他游老前輩！」

「你才弄錯了。」

「老子錯在哪裏？」

「游大哥生前，就是不許我叫他游老前輩，而是要我叫他游大哥。」

大胖子怔了怔，繼而苦笑：「這也難怪．游四海本來就是個怪物，就算他要妳叫他一聲游老弟，也不是甚麼稀奇古怪的事。」

方瓊心道：「他不是怪物，他是個好人。」

大胖子道：「老子也是個好人。」

方瓊心黯然神傷：「但游大哥這個好人却已死了。」

大胖子道：「老子能不能走過來，看看游大哥？」

方瓊心點點頭：「可以。」

大胖子顫動着滿身肥肉，一搖三擺的走近坑穴。

他看了好一會，不由臉色一變：「他身上有兩種傷勢。」

方瓊心道：「他給人暗殺了一刀。」

大胖子搖搖頭：「那不是刀，是『蛇舌齒輪』。」

方瓊心抬起了頭，目光大亮：「蛇舌齒輪？」

大胖子點點頭：「不錯，那是一種很厲害的武器，能使用這種武器的人，也必是世間罕見的絕頂高手無疑。」

方瓊心抽了口涼氣。

「難怪游大哥接不下那一擊。」

大胖子眉頭一皺：「但那其中又有值得商榷之處。」

方瓊心道：「却是何故？」

大胖子道：「游四海在未曾被蛇舌齒輪擊殺之前，已然身受重傷。」

方瓊心點點頭，道：「他本來就已在垂危之中……」

大胖子目注着她：「妳能否把詳細的情況，從頭開始說出來？」

方瓊心想了想，忍不住說：「你姓唐，是不是蜀中唐門的人？」

大胖子搖搖頭，但却又點點頭：「不是蜀中，却是唐門。」

「哦……你莫非就是杭州唐門的唐竹權？」

大胖子裂嘴一笑：「妳看我像不像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方瓊心看了他好一會，才說：「有一半像，却又有一半不像。」

「像在哪裏？不像之處又何在？」

「你的肚皮够大，够胖，這一點與傳說中的唐大少爺很相符。」方瓊心說：「但有一點不像的，却是你沒有捧着一個大酒罎，而且身上也沒有酒氣，所以又似乎不像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大胖子嘆了口氣：「老子的確是唐竹權。」

方瓊心一怔：「難道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已經戒酒？」

唐竹權又嘆了口氣，苦笑道：「妳說的不錯。」

「爲甚麼？」

「爲了木魔盟！」唐竹權一字一字的說：「木魔盟一天不瓦解，老子就絕不喝酒。」

「你辦得到嗎？」

「天下無難事，老子連死都不怕，怕甚麼沒酒喝。」唐竹權一拍胸膛，豪氣干雲的說。

但他忽然又皺了皺眉，苦笑道：「但說實在的一句話，不喝酒其實比死去還難受。」

方瓊心道：「所以，你一定會竭盡所有的力量，去對付木魔盟？」

「是的。」唐竹權摸了摸肚子：「妳叫甚麼名字？」

「方瓊心。」

「方瓊心……那麼妳豈非是梅神姥姥的弟子？」

「是的。」

「這個倒不錯，老子早就想去拜會梅神姥姥，想不到却先遇上了她老人家的弟子。」

語音一頓，唐竹權又問：「妳怎樣認識游四海？他是給誰所殺的？」

方瓊心沉吟半晌，終於把事情一一細說，就只是略去被人污辱的事不提。

×　×　×

方瓊心說得很詳細。

唐竹權也很用心的在聽。

——游四海為甚麼要吃大量的薑？

——那神秘的黑衫人是誰？

這都是很重要的事。

當方瓊心把一切說出之後，唐竹權只能明白一件事。

游四海吃大量的薑，是要用來尅制一種極邪惡可怕的掌力。

那肯定是黑狀元羽大功的「黑煞邪神掌」！

但那黑衫人又是誰？

×　×　×

可怕的奸細

（一）

游四海已死。

方瓊心很悲傷。

倘若能讓她選擇，她寧願喪失童貞，也不願意讓游大哥死。

但現在，游大哥死了。

而她的童貞也已經被人強佔，遠颺而去。

她沒有埋怨任何人，也不想回到天梅谷。

她決意要跟隨着唐竹權，到大同府。

因為唐竹權告訴她，他本來是和雪刀浪子一起到大同府的。

但當他們到了大同府的時候，他們得到了一個消息。

——游四海曾在大同府西南十二里外的一間小客棧裏，和一個神秘高手發生衝突。

——這一戰結束之後，這兩人都不知所踪。

——唐竹權認識游四海，這游四海原來就是現任丐幫幫主風流神丐郭笑山的師兄。

——於是，龍城璧等人留在大同府，而唐竹權則到處找尋游四海。

×　×　×

唐竹權終於找到游四海。

但游四海再也不會和他談話，也不會和他一起喝酒。

唐竹權本來不想帶着方瓊心到大同府，但却經不起她再三哀求，終於還是答允下來。

（二）

山西大同府最好的客棧並不叫客棧，而是叫豪頤院。

豪頤院佔地千畝，有二十三座樓，三百多間客房，而且居停在這裏，吃喝玩樂，無一欠缺。

其實這已不能算是客棧，而是一個可以讓男人醉生夢死的人間樂土。

龍城璧、薛雷、蒲可雁和秦改，就是住在豪頤院裏。

唐竹權去找游四海，已兩天還沒有回來。

薛雷是個酒徒。

豪頤院裏事事不缺，當然不會缺乏好酒。

但薛雷在這裏躭了兩三天，居然連一滴酒也沒有喝過。

秦改可不同。

他幾乎不分晝夜，都捧着一瓶酒，喝個不亦樂乎。

這一天黃昏，他忽然問薛雷：「你為甚麼不喝酒？是不是嫌這裏的酒不好？」

薛雷搖搖頭。

秦改道：「你還沒有喝過，又怎知道這裏的酒好不好？」

薛雷橫了他一眼：「我有鼻子，而且還是個喝酒比吃飯更勤力的酒徒。」

秦改笑了笑。

「不錯，這種酒真醇，真香，不必喝，只消用鼻子一嗅，就可以領略得到。」

薛雷淡淡道：「但我現在不能喝。」

秦改瞪了他一眼，說道：「為甚麼不能喝？」

薛雷道：「為了遵守諾言。」

秦改怔了怔，繼而笑道：「就是為了答應唐竹權那件事。」

薛雷點點頭：「是的。」

秦改皺了皺眉：「你倆真是怪物，對付木魔盟，和喝不喝酒，完全是兩件事，為甚麼要混作一團？」

薛雷道：「你有沒有聽過臥薪嘗胆的故事？」

「當然聽過，」秦改說：「在我還是穿着開襠褲的時候，就已聽過不下八百次了。」

薛雷道：「臥薪嘗胆遠比戒酒辛苦，不喝酒，又算得上甚麼？」

秦改瞧着他：「你真的不喝酒？」

薛雷道：「要我現在喝酒，倒不如喝醋。」

秦改嘆了口氣：「我總算佩服你了，既然你不喝，我也陪你不喝。」

薛雷道：「有時候我覺得，不喝酒的確是一件好事，最少，可以讓腦筋清醒一點。」

秦改笑了笑，道：「我現在的腦筋很清醒，最少還可以分辨出，你和我都是男人。」

薛雷皺了皺眉：「那又怎樣？」

秦改壓低了嗓子問道：「你是不是個和尚？」

薛雷搖搖頭：「我從不吃素。」

秦改眨了眨眼，笑道：「這就是了，你可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豪頤院。」

「你可知道，豪頤院除了有好酒之外，還有甚麼？」

「不大清楚。」

「你不清楚，我却是清楚極了，」秦改吃吃一笑：「在西院的解頤軒裏，最少有好幾十個如花似玉的大美人……」

「你倒神通！」薛雷冷冷一笑。

秦改嘆了口氣：「這種事，只要是男人都一定優而為之，除非……」

薛雷臉色一變：「除非甚麼？」

秦改淡淡的說：「除非這男人已不管用，那又自當別論。」

薛雷「哼」一聲。

「你好狡獪。」

「我是『阿跟』，只能一味跟着『顏荷寶』小姐，跟着這小妮子，很不滋味，有機會可以輕鬆的時候，自然要讓自己輕鬆一下。」

「你是在激將。」

「哎，這種風流快活的事，我不一定要人陪着才敢去，只是薛先生……你好像要補一補身子了。」

「廢話！」薛雷冷冷道：「你以為我不敢去解頤軒？」

秦改看了他一眼。

「這就難說了，你連酒都不敢喝，這椿事兒……」

「別廢話，去便去！」薛雷終於忍無可忍，「在風月場中，薛雷可也不是個呆頭鴨！」

秦改咪咪一笑：「這才像話，咱們今天好好的玩個痛快！」

（三）

解頤軒裏，充滿了春暖之意。

在海棠廳中，秦改左擁右抱，臉上的神態樂不可支。

薛雷也有美相陪。

她叫鶯香。

鶯香雖然人在青樓，但却好像還是很「嫩」。

她很容易就會臉紅，害臊。

這種女孩子，也正是男人最欣賞，最喜歡的一種。

薛雷並不是個和尚，也不是柳下惠。

他在這裏坐了半個時辰後，似乎已對鶯香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　×　×

鶯香在勸酒。

「薛官人，喝點酒，總會比喝茶有意思。」

她為薛雷斟了一杯。

秦改大笑：「難得鶯香斟酒，不喝何待？薛兄，咱們乾了這一杯！」

薛雷搖搖手：「酒，我是堅決不喝的了，你們別客氣。」

鶯香的腮幫子好像球兒般漲了，又紅又漲，很好看。

秦改嘆道：「薛兄，這就是你的不對了，看，鶯香生氣啦！」

薛雷挨近過去：「鶯香姑娘，別為這點小事生氣，我是有點不大舒服，而且一向不慣喝酒，那怕是喝一點點，也會醉得不省人事。」

鶯香跺了跺脚。

「你騙人，再不喝，我可要走啦！」

薛雷嘆了口氣：「這……這豈不是在故意難為我嗎？」

鶯香沉下臉：「我知道你在想着些甚麼，你一定以為我在酒裏下了蒙汗藥！」

「不！」薛雷忙道：「我絕對沒有這樣想過。」

鶯香冷冷道：「天下間除了有蒙汗藥的酒，又豈會有喝一點點便醉得不省人事之理？」

薛雷嘆了一口氣：「妳一定要我喝酒嗎？」

鶯香噘起了小嘴：「你不喝，就是不給我這個面子，傳了開去，我這張臉往哪裏擱？」

薛雷拗不過，只好說：「我喝！但只喝一杯！」

他拿起酒杯，一仰而盡。

秦改立刻鼓掌。

「爽快！痛快！倒也！倒也！」

聽到最後兩句說話，薛雷臉色忽然大變。

「這……這酒裏有……藥……」

鶯香嫣然一笑：「我沒有騙你，這杯酒裏的確沒有蒙汗藥，而是砒霜。」

薛雷臉如死灰。

他的臉龐露出了極痛苦的神色：「秦改……你好毒辣，原來你是個奸細……」

說到這裏，他再也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秦改冷冷的瞧着薛雷：「你若真的不喝酒，也許還有一綫生機，但這杯酒灌了下去，就註定要腸穿肚破了。」

×　×　×

秦改是奸細。

但現在，却沒有人知道。

他仍然是「阿跟」。

他跟隨着「顏荷寶」，看來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脚色。

×　×　×

翌日清晨，唐竹權回來了。

他去找游四海，但帶回來的人却不是游四海，而是一個和蒲可雁年紀差不多的女孩。

他告訴龍城璧：「游四海已死。」

而龍城璧告訴他的事情却是：「薛雷失踪了。」

江南沙家

（一）

沒有人能找到薛雷。

他好像忽然在世間上消失，又似是不想再逗留在大同府，不辭而別。

唐竹權氣得牙癢癢的。

「這老小子去了哪裏？」

沒有人能加以回答。

秦改也表現得焦躁不安，頻頻搓拳揑掌：「他一定給木魔盟的人抓去！」

龍城璧沉吟着，道：「這可能性的確最大，但目前的情況，是敵暗我明，咱們絕不能輕舉妄動。」

唐竹權氣呼呼的說：「這兩天以來，有沒有發現可疑的人？」

秦改想了想，忽然擊掌說：「當我們來到大同府的時候，江南沙家的人也剛好來到這裏。」

「江南沙家？」

「不錯，他們一行十餘衆，不知何故，居然千里迢迢的來到大同府。」

唐竹權道：「沙家中人，近年來極少在江湖上走動，尤其是沙老太爺，更是十餘年來從未踏出沙家一步。」

秦改道：「但這一次，連沙老太爺也來了。」

龍城璧點點頭：「這的確是一件非同小可之舉，但也不能證實，薛雷的失踪，和沙家有關。」

秦改道：「我也僅是猜想而已。」

唐竹權道：「江南沙家，雖然在江湖上的聲名不太壞，但也不能算是甚麼名門正派，老子總是覺得，這一個家族的人，行事邪裏邪氣，大有問題。」

龍城璧目光閃動：「在沒有真憑實據之前，咱們不能胡亂行動，否則只會把事

情越弄越糟。」

蒲可雁這時候正和方瓊心談得很投契，但聽到這裏，也不由插上了一句：「還是龍大哥說得對！」

這一來，誰都不再開口。

倏地，他們聽見一個人大笑而來。

（二）

大笑而來的人，是個叫化。

他不是小叫化，而是大叫化。

他也不是尋常的叫化，而是叫化的大王——丐帮帮主風流神丐郭笑山。

× × ×

郭笑山不笑的時候，自有一股不尋常的威嚴。

但他這人，總是笑的時候較多。

他在丐帮，越來越受弟子的擁戴。

他現在來到了大同府。

他笑着而來。

唐竹權却吼叫起來：「笑！笑！笑！他娘的有甚麼好笑？」

郭笑山仍在笑，但笑聲已減弱了一大半。

他怔怔的瞧着唐竹權：「唐大少爺，有甚麼不妥？」

「老子沒有不妥！」唐竹權大聲說：「老子吃也吃得，睡也睡得，就算有十頭老虎衝過來，老子也可以一拳一脚把牠們統統打發！」

「好！果然不愧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天下第一號大醉鬼。」郭笑山笑着說。

「你還在笑甚麼屁？老子已戒酒！」

「甚麼？我的耳朵是不是出了毛病？」郭笑山又是笑着說。

「老子已戒酒了，但却是暫時性的戒酒！」

郭笑山淡淡笑道：「戒酒雖然很不過癮，但也不必向本帮主大發雷霆嘛。」

「少風騷，老子戒酒是自願的，絕不會爲了這種事心煩。」

郭笑山臉上的笑意終於完全收歛：「發生了甚麼事？」

唐竹權冷冷一笑：「游四海現在還算不算是丐帮中人。」

郭笑山面色一變：「當然算。」

「那麼，從現在開始，丐帮中人已少了一個。」唐竹權緊握雙拳。

「游師兄……」

「死了！」

「是怎樣死的？」

「先中黑煞邪神掌，繼而再給蛇舌齒輪所傷，死於天梅谷半里外的一個小山洞裏！」

郭笑山目光閃動：「是你親眼看見他被殺的？」

唐竹權道：「他死的時候，老子不在場，但老子却看見了他的遺體。」

郭笑山又笑了。

那是慘笑。

「黑煞邪神掌再加上蛇舌齒輪，木魔盟的人倒是費了很大的勁。」

「這是一個大陰謀！」

「甚麼陰謀？」

「滅口！殺人滅口！」方瓊心忽然走過來，啞着聲音說：「游大哥知道木魔盟的秘密，他正想向我說出，那可惡的惡魔就殺了他。」

郭笑山盯着她：「這位姑娘是……」

「方瓊心，」唐竹權道：「她是梅神姥姥的弟子，游四海死的時候，她曾目擊一切。」

郭笑山正想再問下去，外面忽然有顆腦袋從地上滾了進來。

（三）

這顆腦袋光禿禿的，上面沒有頭髮。

龍城璧臉色一變：「禿羊！」

蒲可雁花容失色：「他是爲我們餵馬兒的禿羊！」

龍城璧道：「他對咱們很好。」

蒲可雁怒道：「是誰在弄這種卑劣的把戲？」

房門外一把冷酷的聲音響起：「凡是對沙家無禮的人，一律殺無赦！」

× × ×

沙家！

江南沙家的人居然找上門來了。

唐竹權第一個最先按捺不住，像一股旋風般衝了出去。

房門外，長廊側的天階下，不知何時已來了十個人。

一個臉上木無表情的白衣人。

他們的年紀都不算很大，由二十來歲至四十來歲不等。

唐竹權大怒，吼道：「剛才是誰在說話？」

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白衣中年人走了出來，冷冷道：「是我，我是沙開碑。」

× × ×

沙開碑可以說是一個綽號。

他本叫沙正東。

對江南沙家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沙家第二代高手之中，沙開碑可說是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他是沙老太爺的長子，也是江南沙家執掌一切事務的主宰。

除了沙老太爺，沒有任何人能違抗他的命令。

雖然他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十年前憑一隻左掌連敗祁連、崆峒九大高手之後，江湖中人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忘記。

一般武林人物，只要聽見「沙開碑」這三個字，恐怕早就逃之夭夭。

但唐竹權却是連鬼神都怕了他三分的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雖然他現在沒有喝酒，但他的胆子仍然和大酒罎一樣驚人。

他當然不會被「沙開碑」這三個字嚇倒。

而且，「唐竹權」的名號，本來也就很嚇人。

正是半斤八兩，誰也不必怕誰。

唐竹權「哼」的一聲，從地上檢起那顆腦袋。

「這人叫禿羊，是個好人！」他大聲吼叫：「是那一個兔崽子殺了他？站出來！站出來！」

沙開碑沒有站出來。

站出來是一個很年青的白衣人。

他的肩上揹着一把劍，身上的白衣還染着一灘血漬。

「我是沙望石，直到現在爲止，這一輩子只殺過一個人。」

唐竹權冷冷道：「是你殺了禿羊？」



外面忽然滾進來一顆人頭。

沙望石搖搖頭。

「不是。」

「那麼你殺的人是誰？」

「娘親！生我下來，把我撫育成人的親生母親。」

唐竹權的眼色變了，變得就像是一條憤怒而詫異的獅子。

「你爲甚麼要殺了自己的娘親？」

「因爲她曾對大師兄無禮。」沙望石的聲音，彷彿是一盤石珠子在滾動着，沉實而沒有半點人類的感情：「無論是誰敢對老太爺和大師兄無禮，我都會一劍殺了他！」

唐竹權的呼吸彷彿一陣停頓。

世間上竟會有這種兒子？

沙開碑冷冷道：「唐大少爺，沙家與唐門，雖無淵源，也無糾葛，但從今天開始，一切都變了。」

唐竹權道：「老子不懂！」

沙開碑冷冷一笑：「因爲你們曾對老太爺無禮，下了一封可惡的戰書！」

「戰書？」唐竹權一怔：「咱們幾時向你們下過戰書？」

「不必否認了，」沙開碑沉聲道：「老太爺看見那封戰書後，很生氣！」

龍城璧忍不住走上來：「咱們的確沒有向你們下過甚麼戰書。」

沙開碑冷冷道：「是禿羊親自把戰書送上，而且還附送上一雙眼睛。」

龍城璧蹙眉道：「甚麼眼睛？是誰的眼睛？」

他的話剛說完，立刻就有一個人用悲憤欲絕的聲音回答。

這回答只有一個字，那是：

「我！」

戰書

（一）

這聲音本該很嬌甜，很動聽。

但這時候，這聲音却簡直比鬼夜哭還更令人感到凄愴、可怖。

一個長髮垂肩，身材窈窕的白袍少女，像幽靈般出現。

她的臉很蒼白，蒼白得好像完全沒有半點血色。

沒有人能看見她的眼。

她的眼已被一塊黑布遮蓋着。

她用一種凄怨、絕望的聲音，說：「我的眼睛不見了，不見了！」

沙開碑沉聲道：「說出妳的名字。」

「沙桃兒。」

「妳的眼睛怎會不見了？」

「給人用刀剜了出來。」

「甚麼刀？」

「寶刀？」

「甚麼寶刀？」沙開碑的聲音充滿了肅殺之意：「那人又是誰？」

沙桃兒長長的吸了口氣：「那是風雪之刀，那人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沙桃兒的語氣非常肯定。

她肯定自己的一雙眼睛，絕對是龍城璧用風雪之刀剜出來的。

龍城璧沒有反駁。

他只是長長的嘆了口氣；爲沙桃兒的不幸惋惜。

唐竹權不相信沙桃兒的說話。

「小妮子，妳一定是給人蒙蔽了，龍城璧怎會無緣無故剜掉妳的眼睛？」

沙桃兒竭力嘶聲叫道：「我看見他殺人！」

「殺人？」

「不錯，因爲我看見他殺了一個人，所以他要剜掉我的眼睛！」

龍城璧不由苦笑。

「妳看見我殺了誰？」

「薛雷！你殺了薛雷！」沙桃兒叫道：「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已很崇拜兩個人了，一個是薛雷，而另一個，就是雪刀浪子！」

龍城璧一怔：「妳從很小的時候，就很崇拜我？這樣說來，我好像已經很老的了。」

「你老不老，我不知道，現在也已經無法看得見！」沙桃兒咬着唇，說：「但我親眼看見你殺了薛雷！也親眼看見你舞動風雪之刀，向我衝了過來……」

她越說越是激動，最後還哭了起來。

但她臉上，淌下來的却不是淚，而是血！

× × ×

血，很可怕。

它在她的臉頰上直淌。

但更可怕的，還是她的說話。

她這番說話，已不啻是無數尖刀、利刃，同時向龍城璧狠狠的撲擊。

然而，世間上更寶貴的，却是友情。

友情包括了　任。

沒有信任，沒有友情。

唐竹權、郭笑山、蒲可雁都對龍城璧很信任。

他們絕不相信沙桃兒的說話。

但沙開碑呢？

還有沙老太爺和沙家的人，他們又怎樣？

答案一望而知：他們都已相信沙桃兒的說話。

而另外一個可能則是：這本來就是沙家早有預謀的計劃：

(二)

唐竹權用自己胖大的身子，攔住了龍城璧。

沙望石凝視着他：「既已下了戰書，又何必閃閃縮縮？」

「縮你娘個大頭佛！」唐竹權大聲喝道：「老子從來都沒有想到，江南沙家，全是他娘的狗屁不通的混蛋！」

他這幾句話，已把江南沙家的人，全都開罪了。

沙望石亮出了劍。

「唐竹權，你的武器在哪裏？」他叱問。

「老子的武器，就是這一雙手。」唐竹權回答。

沙望石目露殺機：「那麼我就把你的武器砍了下來！」

天上有雲層。

沙望石的劍，彷彿從天上而來，從雲層裏閃電般擊出。

沙家的「閃電陰陽劍」，早已名滿江湖。

這一擊，無疑已做到了人劍合一的地步。

沙望石的劍，簡直已變成了他身體的一部份。

劍影閃動。

看來似有無數柄劍，同時向唐竹權飛襲過來。

但劍畢竟只有一柄。

所以，在千百道劍影之中，其實只有一招是眞實的。

唐竹權已非初出道江湖的後生小子。

對於這種虛虛實實的殺人招式，他已領教過無數次。

他一眼就已看出，那一招才是實招。

他避開對方眞正的一劍，却從沙望石的右脇下攻出一掌。

沙望石臉色不變，劍招一收，反手削向唐竹權的右腕。

唐竹權冷笑，身子一沉，以虎撲之勢，橫撲沙望石。

沙望石倏地旋舞長劍，人如蜻蜓，劍鋒如飛花片片洒落。

他的姿勢很美妙，但却不像是在施展一種厲害的殺人武功，倒像是在表演着中看不中用的劍舞。

但唐竹權的臉色却反而變了。

他的身子急速向後退。

沙望石的劍繼續刺出。

五劍！十劍！

二十劍！

每一劍都很好看，變化也很複雜。

唐竹權突然雙手一合，把劍鋒夾在又肥又厚的手掌裏。

他盯着沙望石：「這是甚麼劍法？」

沙望石的臉色也突然變得蒼白如雪：「無論這是甚麼劍法，你已把它破了。」

唐竹權咬着牙：「老子的確已破了這種劍法，但却一點也不輕鬆。」

說到這裏，他的一雙手掌，忽然沁出了血。

沙開碑忽然發出一聲冷喝：「望石，還不放劍？」

沙望石的身子在顫抖。

他不肯放棄自己的劍。

唐竹權凝視着他，竟忽然垂下了一雙手。

沙望石目露詫異之色，忍不住道：「你爲甚麼放手？」

唐竹權嘆了口氣：「老子若不放手，那是僵局。」

沙望石怔怔的看着他：「但你可知道，剛才你放手的時候，我若乘虛而入，那麼你現在已經是個死人。」

「老子知道。」

「既然知道，那你爲甚麼還要冒這個險？」

唐竹權淡然道：「因爲老子已看出，你已自承失敗，一個已經承認失敗的人，心中必已再無殺氣，除非這是個陰險卑鄙的小人。」

「你怎知道我是不是這種人？」

「老子看得出。」唐竹權緩緩道：「雖然你連娘親都得下了手，但你並不是那種卑鄙無恥的人。」

沙望石沉默了半晌，緩緩道：「謝謝你這樣看得起我，先母的事，在下不願重提。」

沙開碑却突然插口冷冷道：「她是個壞女人，非獨水性楊花，而且還想暗算老太爺……」

「算了！」唐竹權怒喝道：「人都已經死掉，還提甚麼？老子也不想聽，不想知道你們沙家的事。」

沙開碑道：「但桃兒的不幸遭遇，和禿羊遞上的一封戰書，却是不能不提。」

龍城璧眉心一聚：「戰書呢？」

沙開碑冷笑道：「老太爺看過之後，已把它丟進火盆裏。」

龍城璧輕輕一聲嘆息：「其中只怕大有陰謀。」

沙開碑勃然變色，厲聲道：「江南沙家，行事向來光明磊落，絕對不會玩弄任何陰謀！」

龍城璧道：「在下說的，並非你們沙家，而是另有所指。」

「另有所指？這是甚麼意思？」

「在下的意思，是指木魔盟。」

「木魔盟又怎樣？」沙開碑冷冷一笑：「你傷害了桃兒，這已是不可饒恕的死罪，無論木魔盟與沙家將來會演變成怎樣的局面，都和這一樁事無關！」

龍城璧道：「但在下可以立毒誓，絕對未曾傷害過沙小姐分毫。」

沙開碑怒道：「如此說來，倒是桃兒在撒謊了？她與閣下無仇無怨，何故要揑造謊言，故意加害？」

龍城璧吸了口氣：「在下並非說沙小姐存心誣害，但殺薛雷，傷害沙小姐之事，在下絕未曾幹過，那又怎能讓人心服口服？」

沙開碑沉聲道：「浪子，沙某的綽號是『開碑』，只要你能接得下沙某一掌，這件事沙某決不再管！」

龍城璧還未回答，蒲可雁已然冷笑着說：「你雖然不管，但沙家還有許多弟子，你不管他們却要瞎纏，來來去去還是沒完沒了！」

唐竹權却說：「沙開碑若不管，恐怕就只有沙老太爺才能管得着了。」

沙開碑目光如刀，直盯着龍城璧：「既然下了戰書，你又何必吝於這一戰？」

龍城璧還是沉默着。

突聽一人搖頭嘆息，慢慢的說道：「沙開碑，你太不瞭解浪子了。」

(三)

風流神丐郭笑山已很久沒有發笑。

游四海的死訊傳到他耳中，他再也笑不出來。

這時候，他臉上的神態，異常的沉重。他盯着沙開碑的臉，一面說話，一面走了出來：「你以爲龍城璧會怕了你的一雙手掌？」

沙開碑眼色一變。「丐帮帮主！」

「唉，我這個帮主是窩囊廢，以江南沙家的人看來，也許連禿羊都比不上。」

沙開碑的瞳孔驟然收縮。

丐帮畢竟是天下第一大帮。

丐帮帮主的身份，絕不會比少林、武當兩大派的掌教遜色，他的說話，又有誰敢說沒有份量？

沙家雖然稱雄於江南，但還是無法與丐帮的勢力抗衡。

沙開碑到這時候，不能不識大體，連忙抱拳道：「郭帮主言重了。」

「沙兄，」郭笑山一本正經的說：「言重也好，言輕也好，總而言之，郭某可以保證，龍城璧絕不是那種人。」

沙開碑道：「但……」

「不必說了，」郭笑山搖手道：「目下邪魔當道，以木魔盟的手段，甚麼事情幹不出來，他們要讓江南沙家對雪刀浪子發生誤會，那是輕而易擧的事，咱們本是武林一脈，又怎可中奸人之計，而作互相殘殺？」

沙開碑沉吟着：「唔……郭帮主之意，是……」

「沙小姐這件事，遲早總會有水落石出的時候，你們也不必操諸過急，」郭笑山緩緩道：「至於戰書，雖然已被焚毀，但郭某敢加以斷言，這絕不會是雪刀浪子所爲。」

沙開碑道：「其理安在？」

郭笑山還沒有回答，唐竹權已跳了起來：「你怎麼笨得這麼厲害，倘若龍城璧眞的要和你們沙家大打一場，現在早就動手了，還用在磨菇一番嗎？」

郭笑山點頭不迭。

「唐大少爺之言，實在合情合理。」沙開碑考慮了很久，終於說道：「看在郭帮主的面上，今天沙某暫且告辭，再見。」

他說了一聲「再見」，立刻就帶着沙家的人走得乾乾淨淨。

唐竹權「呸」的一聲：「這分明是有人在暗中煽風點火，挑撥離間，好讓咱們跟沙家的蠢材大打一場！」

郭笑山道：「事實本來就是這樣。」

唐竹權又捧着禿羊的腦袋，喟然長嘆道：「是誰叫你送戰書？是誰讓你死得不明不白？」

龍城璧黯然無語。

唐竹權看了他一眼：「別這副樣子，老子相信你絕不會去傷害沙桃兒。」

蒲可雁也說道：「龍大哥，我也相信你。」

秦改接道：「我是『阿跟』，小姐相信你，我也當然跟着相信你。」

蒲可雁白了他一眼：「別胡說八道好不好？」

秦改立刻閉上了嘴巴。

× × ×

江南沙家的人雖然走了，但事情却絕對沒有完結。

因爲眞正難以對付的，並不是江南沙家，而是木魔盟。

黑狀元獨闖天梅谷

(一)

晨曦。

雪已停，風却未靜。

天梅谷中，掀起了一陣陣的可怕的風雲。

× × ×

梅神姥姥已很久沒有大發脾氣。

但這一天，她實在忍耐不住了。

她在練武場中，大發雷霆。

「你們究竟怎樣攪的？找了三天，居然還找不着她！瓊心去了哪裏？她去了哪裏？」

俞玉山、趙登、禤佩佩都在練武場中，給師父罵得狗血淋頭。

他們挨這一頓臭罵，其實是有點寃枉的。

但他們都很瞭解師父此刻的心境。

梅神姥姥罵了好一會，忽然又問：「田雲雨呢？」

田雲雨是她的關門弟子，年紀却比方瓊心還大五歲。

他一直都很喜歡方瓊心這個小師姊。

俞玉山回答說：「五師弟是去了大同府。」

「你們懷疑他自己偷偷的去了大同府？」梅神姥姥皺起了眉。

俞玉山道：「五師弟的確這麼想，而且也不無道理。」

梅神姥姥皺着眉：「她去大同府，所爲何事？」

俞玉山道：「弟子也想到大同府，去看個究竟。」

梅神姥姥搖搖頭，道：「不，你留在這裏，讓爲師去。」

二弟子趙登、三弟子褟佩佩同時齊聲道：「弟子願隨師父左右。」

梅神姥姥沉聲道：「你們都不必去，守住本谷，不許任何人出外，也不許任何人闖進來！」

那知話猶未了，谷中的「守谷將軍」丁霸王已走了進來，氣急敗壞的說：「谷主，有人闖谷。」

俞玉山臉色一變，對褟佩佩道：「老丁受了傷，快扶他進去。」

只見丁霸王的身子已搖搖欲墜。

褟佩佩扶着他，一張俏臉也爲之蒼白起來。

丁霸王慘笑。

「褟小姐，別費神了，老丁知道這一次……」

還沒有說完，人已死在褟佩佩的懷裏了。

「老丁！」褟佩佩大叫。

梅神姥姥神色凝重：「他是挨了一記內家重掌，憑他的武功修爲，這一掌他是絕對無法承受得住的。」

俞玉山忽然上前，扯開丁霸王胸前的瘀服。

只見他的胸膛，呈現着一片藍汪汪的瘀痕。

「這是甚麼掌力？」

「黑煞邪神掌！」梅神姥姥一字一字的說。

「那麼，來的是……」

「黑狀元羽大功！」

（二）

谷外，北風怒號。

一個中年人，背負雙手，神態悠閒地站在一株梅花樹下。

他就是把十大金剛堂殺得片甲不留的黑狀元羽大功。

梅枝上，掛着一塊木牌。

木牌上雕刻着一個人的名字。

那是，梅神姥姥鄒霜白！

木魔令一出，例必殺人！

而且，這一次木魔令要殺的人，赫然是天梅谷谷主梅神姥姥！

× × ×

羽大功靜靜的站在那裏，沒有立刻硬闖天梅谷之意。

他在等待。

他已殺傷了丁霸王。

天梅谷中人，一定立刻會趕出來。

所以，他此刻一點也不忙，一點也不着急。

他沒有等得太久。

「放肆！」一人怒喝，從東而來。

「阿彌陀佛！」一人高喧佛號，從西飄至。

「擾人清夢，太混帳！太不識時務！殺！殺！殺！」又有一人，半瘋半癲，一搖三擺的從谷內走了出來。

× × ×

東方一人，黃袍白襪，足踏布鞋，手裏倒提着一桿金槍。

西方一人，雖然一上來就高喧佛號，却不是個和尚，而是個手裏捧着算盤，看來十足的一個生意人。

最後一人，上半截身子錦衣華服，氣派十足，但下半截身子却穿着一條又殘又破的舊褲子，還赤着一雙大脚！

這三人是天梅谷的護谷三老。

使金槍的，是：「一槍掃三山」祁中武。

捧算盤的是「一算不剩」梁鐸。

半瘋半癲的是「兩截奇人」何來方。

× × ×

祁、梁、何三老，早已在武林中享有盛名。

但羽大功的第一句說話，却是向他們說：「三位又何苦爲了鄒老婆子而來白白送死？」

祁中武金槍頓地，喝道：「你從何處來？」

羽大功道：「木中之木，魔中之魔，魔是木，木也是魔？」

「木魔盟！」梁鐸一撥算盤：「算來算去，你只像一個人。」

「甚麼人？」

半瘋半癲的何來方接道：「死人。」

羽大功不怒。

他悠悠然站在梅花下，淡淡的說：「這花好香。」

祁中武一撚頷下鬍子，厲聲喝道：「只可惜你這個人俗不可耐，殺！」

「殺」字甫出口，人已標前，槍已刺出。

× × ×

祁中武是個很容易衝動的人。

他自小就有一股火爆般的脾氣。

他的武功也像是他的個性。

除非不出手，一出手就盡出全力，決不讓對方有半點喘息的時間。

這一槍，宛如雷霆。

這一槍，已是他畢生所練槍法中之精華。

不但招式老辣，而且還充沛着一種無堅不摧的內家罡氣。

沒有人能漠視這一槍。

羽大功也不能。

他也似乎不敢赤手空拳接下這一槍。

所以，他拔起了身邊的一株梅樹。

梁鐸、何來方的臉色却變了。

他只是輕描淡寫的，就把整株碗口粗大的梅樹連根拔起，就像是在拔起一根小草一般。

祁中武却不理。

他一出手就已豁了出去。

——他的確沒有小覷這個人，可惜他還是太低估了對方一點。

金槍本來刺向羽大功的咽喉，但祁中武突覺眼前一花，手中這一桿金槍居然只是刺在樹幹上。

他的心頭一涼。

多年的臨陣搏擊經驗告訴他：這桿槍一定要放棄。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現在，他要爭取的是時間。

時間的先後，也就是先機、上下風的分野。

他絕對不能讓對方更快出手。

他完全沒有遲疑，一槍刺入樹幹之後，人已向上拔起，然後凌空撲下，左掌如雷般劈了下去。

（三）

毫無疑問，祁中武應變之快，已堪稱世間罕見。

他已搶佔先機，爭取到最有利的出手位置。

這一點很重要。但更要的却是掌力。

他劈下了一掌，羽大功也同時以掌還擊。

「蓬！」一陣沉悶而可怕的拚掌聲響起後，羽大功丟掉了梅樹。

祁中武平平穩穩的落下。

他四平八穩的站在地上。

但他接着又「四平八穩」的仆倒在地上。

他的臉龐竟然已一片發黑。

× × ×

「阿彌陀佛！」

「老祁，你太豈有此理了，竟然不顧而去！殺！殺！殺！」

梁鐸、何來方各自衝前。

羽大功冷冷笑道：「你們是在白白送死？」

何來方喝道：「送你一錠大元寶。」

說着，大袖一揚，一塊黃澄澄的大元寶向羽大功迎面飛了過去。

羽大功一側臉，閃開。

何來方、梁鐸已雙雙動手。

但也就在這時候，梅神姥姥來了。

「住手！」她以威嚴的聲音喝止這一戰。

× × ×

何來方、梁鐸兩人，在老大不願意的情況下，緩緩退後。

兩人都用仇恨的目光，盯着羽大功。

羽大功却不看他們。他只是用一種冷淡的目光，凝視着梅神姥姥。

他輕輕用手指，勾起了木魔令。

「鄒谷主，這是妳的催命符。」

梅神姥姥冷冷道：「羽大功，你好狠毒的手段！」

羽大功道：「在下是奉命殺人！」

「你殺人太多了。」

「所以，妳可以殺了我，以殺止殺，」羽大功臉上的表情像是一塊冰，「但我知道，憑妳還不配！」

梅神姥姥氣得連臉都白了。

「羽大功，你以爲天梅谷自從天梅老人仙去後，再無能人，恐怕這種想法是錯了！」

羽大功冷笑着：「鄒谷主莫非以『能人』自居？」

梅神姥姥殺氣大盛：「最少，老身可以把你這個狂徒收拾！」

羽大功冷冷道：「如此最好，我早已想嚐試一下失敗的滋味。」

梅神姥姥喝道：「拿劍來！」

眞刻有人捧着一個長匣子走近。

這人是褟佩佩。

「師父，您老人家要小心——」她滿臉關切之色。

梅神姥姥沉下臉，一字字道：「打開劍匣！」

褟佩佩道：「師父，不如這一陣，先由弟子出手。」

「廢話，把劍匣打開。」

「是。」褟佩佩終於把劍匣打開。

突聽「崩！崩！崩！」一連三聲異响响起！

劍匣打開，裏面竟然射出三支勁弩。

人神共憤

（一）

刹那間，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

只有兩個人例外。

那是羽大功和褟佩佩。

× × ×

——「師父，您老人家要小心——」

這是褟佩佩剛才說的。

小心甚麼？

小心羽大功？

不！

羽大功還沒有動手，她要師父「小心」的，原來就是這個劍匣！

三支動弩射出，褟佩佩已在電光石火間，閃到了羽大功的身後。

這可以說是「功成身退」

她是「退」到羽大功的身邊。

（二）

八十歲的婆娘，給小孩絆倒了。

梅神姥姥臉色慘變，一雙充滿血絲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盯在褟佩佩的面孔上。

褟佩佩也看着她，目不轉睛的看着她的胸膛。

三支弩箭都已深深插入梅神姥姥的胸膛上。

沒有血。

因爲這是劇毒弩箭，一接觸到肌膚，連血也會立刻凝結，變成爲濃厚的血塊。

所以，血沒有流出來。

但梅神姥姥却在流淚。

她的眼睛紅了，紅得像血。

她在流淚，激動地在流淚。

「佩佩，妳錯了，這一次妳錯得……實在……太厲害……」

她的身子已搖搖欲墜。

趙登扶着她，不讓她倒下去。

「師父，妳不能就這樣離開弟子！」

他沒有流淚，但已咬破了嘴唇，下顎滿是鮮血。

梅神姥姥目光一轉，盯在羽大功的臉上。

「我死了，你也該走啦！」她的聲音已很微弱 幾乎連趙登也聽不清楚。

但羽大功却已聽見。

他點點頭，緩緩道：「我一定會走，帶着妳的女兒一起走。」

佩佩忽然感到一陣寒冷。

「你說……她的女兒？她有女兒？」

羽大功目光一轉，落在她的臉上。

他的目光很冷銳，就像是兩支弩箭：「妳就是她的女兒，唯一的女兒！」

褟佩佩搖頭，拚命的搖頭。

「不！師父的丈夫姓游，叫游平遠，我却姓褟，是褟大宏的女兒。」

俞玉山忽然一聲長嘆。

「佩佩，妳錯了，褟大宏沒有女兒，他是個天閹。」

「胡說！你們這種惡毒的謊話，我不信，死也不肯相信！」

羽大功搖搖頭：「我們沒有說謊 妳的親生父親的確是游平遠，母親就是梅神姥姥！」

俞玉山道：「師父在三十五年前，曾經和一個姓游的江湖浪子在一起，但不到半年，這浪子就離開了她，遠走天涯。」

羽大功道：「但那時候，姥姥已懷孕，終於生下了一個女兒，但那時候她很傷心，而且也不想自己的女兒一出生就沒有了父親，所以把她寄養在一戶姓褟的人家裏。」

俞玉山目注着佩佩：「她就是妳，妳就是她！」

佩佩拚命的搖頭。

「不，我不相信，死也不相信，我若是師父的女兒，她爲甚麼一直都對我存着偏見，一直都不肯把最上乘的內功心法傳授給我？」

俞玉山嘆了口氣：「師父已把『五天羅傘玄功』傳授給妳。」

佩佩道：「比起四師妹『天梅心法』，又算得得上甚麼？」

「妳又錯了！」俞玉山沉聲道：「妳以爲『天梅心法』會比『五天羅傘玄功』更厲害。」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俞玉山嘆道：「當妳們彼此都把這兩宗武功練到第三層境界的時候，的確是後者不如前者，但再練下去，『天梅心法』其實還遠不如『五天羅傘玄功』！」

佩佩臉色大變。

「你在騙我！我不相信！」

就在這時候，她忽然看見了一個衣衫襤褸，手裏捧着一個旱烟袋的老人。

「爹！」

原來這人正是她的父親——褟大宏。

× × ×

褟大宏也算得上是個武林人。

在他年輕時，曾經是一家大鏢局的鏢師。

但自從有一次，給幾個土匪打傷了半邊身子之後，他就封了刀，退出了江湖。

他曾娶妻，他現在已是個鰥夫。

他慢慢的走了過來，噙着淚，看着佩佩。

「妳這一次錯得太厲害了，他們說的都是眞說話。」他用一種沉重的聲音說。

佩佩聞言，恍如晴天霹靂。

褟大宏嘆了口氣：「就算她不是妳娘，終究是妳的授業恩師，妳怎能下得了這個毒手？」

羽大功淡淡道：「這不能全怪她，因爲我曾答應過她，只要殺了鄒霜白，就傳授她黑煞邪神掌。」

褟大宏看着佩佩。

「妳太愚蠢，也太沒良心了。」

羽大功悠然道：「她不算愚蠢，而且我也不會食言，只要她肯拜我爲師，我一定會把『黑煞邪神掌』毫不保留的傾囊傳授！」

「游平遠！我爹原來是游平遠！」佩佩在喊叫。

褟天宏沉聲道：「游平遠，也就是目下丐幫幫主郭笑山的同門師兄游四海，妳現在不妨緊緊的記住了。」

「我會記住！死也會記住！」佩佩臉色慘白，忽然向羽大功撲了過去！

（三）

佩佩奮力出手，盡了全力出手。

她施展的武功，正是梅神姥姥傳授的「五天羅傘玄功」。

一股狂飈，向羽大功掃去。

羽大功從地上踢起那株梅樹。

掌風掃處，梅樹四分五裂。

但羽大功却還是站在那裏，全身上下紋風不動。

佩佩一咬牙，腰間一抖，抖出一口兩尺亮銀軟劍。

颯！

颯！

軟劍揮舞，宛如綻開千萬朵銀花，同時向羽大功片片飛去。

羽大功嘆了口氣。

他突然出手，抓住了她的手腕。

他在千萬朵劍花裏找到了佩佩的手，而且一抓就抓了個結實。

佩佩一臉殺氣，突然縱身，左掌急劈羽大功頸後大脈。

她已目眦盡裂，全力豁了出去。

但忽然間，她臉色大變，慘叫一聲，倒下。

她的劍已不在右手裏。

她的劍已穿過了她的胸脯間，直至柄沒。

× × ×

佩佩弒師，不費吹灰之力。

羽大功殺佩佩，也同樣是易如反掌。

佩佩死了。

但她的死，並未給人爲她感到同情。

每個人的心情都極其惡劣。

每個人的血液，都像是一壺滾透了的水。

趙登已咬碎了三枚牙齒。

他輕輕把梅神姥姥放下，然後大步的迎了上去。

每個人都迎了上去。

他們都具有一種共同的決心。

他們誓殺羽大功！

× × ×

羽大功已在重重圍困中。

但他一點也不在乎。

他只是淡淡的說：「我要走了。」

他說來便來，說走便走。

趙登大喝：「可沒那麼容易！」

他發出一聲尖厲的怪嘯，十指如鈎，怒撲羽大功。

羽大功也撲向趙登。

剎那間，兩條人影互撞在一起。

× × ×

兩人的身形都極快。

這一撞之力，也極是兇猛。

霎那間，沒有人能看清楚這一撞的情形。

但接着，他們看見了結果。

這一撞的結果是：一個人被撞得不成人形，連眼耳口鼻也分不出來。

而另一人，却是在這一撞之後，迅速向谷外飛奔，轉瞬間已不知所踪。

好快的身手。

不可思議的輕功。

每個人的眼色都變了。

遠颺而去的人，當然就是羽大功。

趙登留他不住。

他只能留住自己最後一口氣，嘶聲大叫：「姓羽的，俺趙登做鬼也不饒你！」

這是他畢生最後的一句說話。

黑衣人出現了

（一）

白雪又飄舞。

方瓊心帶着一顆碎裂的心，飛馬返回天梅谷。

× × ×

她接到了一個極可怕極可怕的消息。

她不敢相信那是事實，但却又不能不相信這種事實。

帶來噩耗的，是褟大宏——佩佩的父親。

褟大宏在大同府裏找到了方瓊心，把谷中發生的事一一細說。

木魔盟！

羽大功！

你們好兇殘！

還有那個令她每天晚上睡不着覺的黑衫人……

天！

世間上爲甚麼有那許多可惡的人！可惡的事！

她本已打算在短期內不再回天梅谷。

但現在，她終於明白，這個決定是錯誤的。

師父死了！

而且還是死在三師姊的毒計下！

這怎麼可能？

三師姊給她的印象，一向是那麼高貴，那麼完美。

但現在，一切都變了。

——是不是從那可怕的一天開始，每個人都突然瘋了？

（二）

谷中有雪。

不但有雪，更有慘霧愁雲。

師父眞的死了，還有二師兄趙登、三師姊佩佩、護谷長老祁中武……

方瓊心的手在發抖。

她的手冷，心更冷。

這些全是她最敬重、最欽佩的人，怎會忽然都變成了沒有生命的軀殼？

屍體還沒有入殮。

他們都停放在練武場中。

她不知道自己該怎辦。

也許，她現在唯一還能做的事，就是跪下來，放聲大哭！

× × ×

方瓊心跪下，雪中跪下。

但她沒有哭。

她也許不是沒有淚，而是早已流乾。

她也許還有淚未流盡，但却不是流在臉上，而是流進肚子裏。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她才發覺自己的身旁，也跪着了一個人。

那是大師兄俞玉山。

× × ×

從前，她一直都沒有留意大師兄的頭髮。

現在，她看見了一件事。

大師兄的兩鬢已然灰白。

他老了。

那的確是白髮，而不是天空洒下來的白雪。

大師兄怎會老得這麼快？

尤其是在這一別之後，他臉上的皺紋比以前更深刻、更稠密。

她忽然聽見了他的聲音在耳邊响起：

「大師兄老了，不中用了。」

方瓊心轉過臉，盯着他。

「不！你不老！」她壓抑着自己，不讓自己的意志崩潰下來，「師父的年紀比你大得多，但她一直都沒有承認自己已老了。」

俞玉山嘶啞着聲音：「我比不上師父，連一根指頭都比不上。」

他仰望着天空，望着雪花一片一片落在自己的臉上：「連師父也死了，俞玉山活着又有甚麼用？」

他沒有哭，但說話的聲音却比哭還更難聽。

「大師兄，振作點！」方瓊心忽然大聲地叫了起來，「只要我們還有一口氣，就有希望把那些邪魔妖怪一一收拾！」

「瓊心，大師兄老了……」他仍然說着那句令人沮喪的說話。

「不！你不老！只是一顆心老了。」

「老了！大師兄的心不但老了，而且死了。」

「但你可以讓它復活！」

「可能嗎？」

「怎會不可能？別忘了咱們天梅谷還有朋友！」

「朋友？」俞玉山忽然冷冷一笑：「到了這種時候，這種田地，還有誰會把我們當作朋友？」

方瓊心呆住。

她答不上。

她忽然覺得，連自己的心也已老了。

不但老，甚至漸漸枯萎下去，簡直已瀕臨到死亡的邊緣。

「哀莫大於心死」。

心若死了，活着又如何？

然而，就在這一對師兄妹相對無言的時候，大雪中有人大聲回答：「無論何時何地，天梅谷中人一定還有朋友！」

× × ×

「誰？」俞玉山猛然轉過臉孔。

一人大步而來，神情嚴肅拱手說道：

「在下從天涯而來，往天涯而去。」

「浪子？」

「正是。」

「雪刀浪子龍城璧？」俞玉山不由動容。

這人又點點頭，道：「在下正是龍城璧！」

（三）

俞玉山忽然站起。

他不再跪下，但却忽然流淚。

他緊握着龍城璧的手。

他咽哽着，斷斷續續的說：「你對我們……實在太……太好了……請受俞某一拜！」

他彎下了腰，鞠躬。

龍城壁看着他，忽然閃電般拔刀，砍掉了他的右手！

× × ×

「龍大俠！」方瓊心驚呼！

她感到太意外了。

這人莫非不是龍城壁。

既是龍城壁，怎會對大師兄忽然施下毒手？

但她很快就看見了另一件事。

當俞玉山右手被砍下來的時候，他的手裏原來竟然捏着一把細如牛毛的暗器。

那是毒針！

見血封喉的毒針！

她立刻明白了一件事。

——大師兄並沒有老得那麼快！這人根本不是自己的大師兄！

大師兄一向是個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他絕不會使用這種惡毒的暗器殺人。

更尤其不會用它來對付雪刀浪子龍城壁！

這人既不是大師兄，那麼他又是誰？更令方瓊心担心的，是大師兄現在又在哪裏？

× × ×

要暗算龍城壁的這個人，的確不是俞玉山。

他曾經易容，而且易容極其高明。

只可惜易容術高明的人，暗器功夫未必了得。

他身份已敗露。

他不見了一隻手！

他臉色大變，左手一揚，又是一顆彈丸疾射而出。

這是一顆可以掩護他從容撤退的東西，只要一觸發，就會在瞬息間發生濃厚的烟霧。

可是，這顆彈丸還沒有觸地爆發，就已給龍城壁以美妙絕倫的姿勢，把它輕輕攫取在手中。

這人急退。

但他一退之下，却差點沒撞在一張大肚皮上。

× × ×

婦人懷孕時，肚皮的確很大。

但這張肚皮却不是屬於女人的。

而且它比孕婦懷胎九個月的時候還大兩三倍。

這人有多胖？

唐竹權的肚皮，就是這樣子的。

冒充俞玉山的人，斷去一手之後，已疼的三魂去二，七魄去五。

再遇上唐竹權，那更是魂飛魄散，立刻跪了下來。

「好漢饒命！龍大俠饒命！」

唐竹權盯着他：「你太沒出息了，一處於下風，就求饒乞命！」

「我是被逼行事的……」這人哀聲說道。

「你是誰？」

「涼州卓堅忍。」

「涼州卓家？」

「是……是的。」

「你爲甚麼要冒充俞玉山？」

「是……是奉命行事。」

「奉誰之命？」

「羽副盟主。」

「羽大功？」

「是的。」

「他要你行刺誰？」

「先殺俞玉山，再殺雪刀浪子。」

「俞玉山已死了？」

「不錯，但……但他不是我殺的？」

「不是你又是誰？」

突聽練武塲外有人回答：「是我。」

× × ×

每個人都向這人的臉龐盯過去。

方瓊心也不例外。

一看見了這人，她的呼吸忽然停頓下來。

是他！

是他！

這人就算化爲飛灰，她也絕對不會忘記他的樣子。

冷冷的臉孔，黑黑的衣裳，還有禽獸一般的暴行！

原來他就是那黑衣人

(一)

黑衫人戴着一身皚白的雪花，在天梅谷中出現。

他似是有意無意的看了方瓊心一眼。

那種目光，似在讚賞，也似在回味。

但這人並不高雅。

他看似孤僻不羣，但却比最下流的人還更下流。

——方瓊心就是用這種目光看他。

直到這時候，她忽然發覺有個人悄悄的走了過來。

那是「顏荷寶」。

× × ×

蒲可雁是個好女孩。

她坦誠、純眞，內心和外貌都同樣美好。

雖然在大同府，她一直都以「顏荷寶」的名字出現，但在方瓊心的面前，她毫不諱言，說出了自己眞正的名字。

她倆結識的時日雖淺，但却已成莫逆知己。

方瓊心在那小山洞的可怕遭遇，也只有蒲可雁知道。

她倆都沒有把自己的秘密隱瞞。

但一件令方瓊心永遠想不到的事，却在這時候讓她知道了。

蒲可雁對她說：「他就是蒲投鷹，我的哥哥！」

× × ×

聽見最後四個字，方瓊心全身冷透，如墮千年冰窖之中。

(二)

蒲投鷹，一直都是他們要找尋的人。

他們關心他。

他們恐怕他會落在木魔盟的手裏。

但忽然間，這人出現了。

但他並不像個需要別人保護的人。

他甚至一上來就已承認，自己殺了俞玉山！

唐竹權楞住。

蒲可雁對方瓊心說的十個字，每一個字他都聽得很清楚。

——「他就是蒲投鷹，我的哥哥！」

唐竹權瞪大了眼睛，大步上前。

他盯着這個黑衫人，目不轉睛的盯着他。

「閣下姓蒲？」

黑衫人點頭。

唐竹權接着又問：「你眞的就是蒲投鷹？」

黑衫人淡淡道：「可雁就在這裏，難道他會連我都認不出來？」

蒲可雁點點頭：「他是我的哥哥，蒲投鷹！」

唐竹權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你這人似乎不簡單。」

蒲投鷹目中閃動着一種異樣的光芒：

「你們一直找我？」

「是的。」

「爲甚麼要找我？」

「唯恐你有意外。」

「甚麼意外？」

「木魔盟的人要殺你。」

「那又如何？與你何關？」

蒲可雁跺了跺脚：「大哥，你怎麼這樣說話？」

蒲投鷹淡淡道：「不這樣說，該怎樣說？」

蒲可雁皺了皺眉：「爹已死了。」

蒲投鷹道：「我知道。」

蒲可雁道：「羽大功一直都想殺了你呢！」

蒲投鷹道：「我也知道。」

蒲可雁道：「那麼，咱們該是敵愾同仇呀。」

蒲投鷹道：「對付羽大功，我有自己的辦法，犯不着別人來多管閒事。」

「嘿嘿！」唐竹權忍不住說：「現在老子才知道，甚麼是狗咬呂洞賓。」

龍城壁却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的身上。

他忽然問蒲投鷹：「你眞的殺了俞玉山？」

「不錯。」

「爲甚麼要殺他？」

「因爲……我想在這座天梅谷裏就下來。」

「就是爲了這個理由？」

「這已很足够。」

龍城壁皺眉道：「你爲甚麼要留在這裏。」

蒲投鷹道：「我喜歡這地方。」

「你要在這裏建立一支力量，對付羽大功？」龍城壁追問下去。

蒲投鷹沉吟了片刻，才緩緩道：「是的。」

龍城壁道：「是不是爲了五湖帮？」

蒲投鷹搖頭。

「不是，是爲了我自己。」

聽到這裏，蒲可雁的臉色變了。

「哥，你是不是瘋了？」

蒲投鷹冷冷道：「我沒有瘋，這裏現在已是我的地方，你們全都要滾出去。」

唐竹權雙目圓睜。

「姓蒲的，你憑甚麼在老子面前說這種話？」

蒲投鷹冷冷一笑道：「憑我現在的身份。」

「你的身份是甚麼？」

「魔袍、魔杖之主！」

「甚麼？」

「我已擁有魔袍、魔杖，從現在開始，我就是木魔盟的盟主！」蒲投鷹的眼睛裏，閃動着一種興奮而妖異的光芒。

「你瘋了！」蒲可雁忽然哭了起來，「你爲甚麼會說這種話，你爲甚麼變成了現在這副樣子？」

蒲投鷹倏地發出一陣可怕的笑聲。

「一直以來，我都渴望能够統治整個木魔盟，現在這心願總算達成，無論是誰，都阻不了我……」

唐竹權怒道：「管你是甚麼鳥盟主，老子現在就賴在這裏不走，看你又能把老子怎樣？」

蒲投鷹冷冷道：「你們若不走，我就殺人。」

「殺誰？是不是先殺老子？」唐竹權大吼道。

蒲投鷹冷冷一笑，接着忽然發出一陣尖嘯之聲。

練武塲外，忽然出現了六個人。

這六個人，分作三排，一人在前，另一人在後。

站在前面的人，頸際都架着一把鋒利的斧頭。

這三人都被制，生命操在他人之手。

方瓊心吃了一驚。

她一眼就已看出，其中兩人，正是天梅谷的兩大長老。

「一算不剩」梁鐸！

「兩截奇人」何來方！

這兩個武功極高的長老，竟然不知何時，已成爲別人手上的人質！

(三)

除了梁鐸、何來方之外，還有一人被制。

那是一個叫化。

丁黑狗！

丁黑狗一直都是浪子龍城壁最忠實的朋友。

許多時候，龍城壁經常和他保持密切的聯繫，但外人却完全不知情。

好像這一次，龍城壁在大同府，而丁黑狗也來了。

但唐竹權却不知道。

甚至身爲丐帮帮主的風流神丐郭笑山，也不知道。

丁黑狗的行踪，就像是一陣風，令人不可捉摸。

可是，這一次，他失手被擒了。

而且擒制住他的人，居然全是蒲投鷹的手下！

× × ×

蒲投鷹，一直都是蒲可雁、龍城壁最担心的人。

直到現在，他們才發覺，這種担心不但多餘，而且荒謬。

荒謬之又荒謬。

那就像是担心一頭豺狼會否被兔子吃掉同樣多餘，同樣荒謬。

龍城壁看着丁黑狗。

丁黑狗也看着他。

丁黑狗沒有說話。

一個已被點了啞穴的人，自然是有口難言。

但龍城壁却知道，丁黑狗一定有很多

話要對自己說。

他也許已查到了許多別人不知道的秘密。

雖然丁黑狗無法說話，但從他的眼神，龍城璧已可以肯定這一點。

「這裏總共是三條人命，」蒲投鷹冰冷無情的聲音又响起，「你們再不走，這三個人立刻就要變成無頭之鬼！」

龍城璧盯着他：「就算我們走了，他們的腦袋看來也很難保得住。」

蒲投鷹搖搖頭。

「我不想胡亂殺人，因爲這樣對我沒有半點好處。」

龍城璧道：「你放了他們，咱們立刻就走。」

蒲投鷹淡淡道：「梁鐸可以放，何來方也可以放。」

「丁黑狗呢？」

「不能。」

「爲甚麼？」

「在羽大功未曾伏誅之前，這人萬萬不能放。」

「理由何在？」

「羽大功想殺他。」

「這與你何關？」

「羽大功是我的死對頭，他要殺的人，我就偏偏要他活着。」

「這也是理由？」

「相信與否，閣下可以自行決定。」

龍城璧當然不會相信這個理由。

他知道，丁黑狗一定探悉了一個極重要的秘密，所以蒲投鷹決不肯放他。

正唯如此，丁黑狗在這裏，是極其危險的事。

所以，龍城璧堅持，一定要連丁黑狗也一併釋放！

（四）

蒲投鷹考慮着。

他考慮了很久，終於說：「我若放了丁黑狗，你們必須離去。」

龍城璧點點頭。

「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蒲投鷹乾咳兩聲，傳令下去：「放了他們。」

梁鐸、何來方、丁黑狗重獲自由，但三張臉孔都很不好看，黑黑灰灰的毫無光采。

丁黑狗本來就皮膚黝黑。

而梁、何兩人，却是爲了被人擒制之事，而感到面目無光。

這時候，那個冒充兪玉山的卓堅忍，已欲趁混亂之際逃走。

但蒲投鷹目光如炬，一閃身，已攔在他的前頭。

這人斷去一手，現在還沒有昏掉，已算是難得。

此刻他面上早已全無血色。

蒲投鷹冷冷的看着他：「你要暗算雪刀浪子，本來是一件好事，只可惜眼高手低，成不了氣候。」

卓堅忍道：「我只是個小脚色！」

蒲投鷹道：「雙手齊全的時候，尚且是個小脚色，現在斷去一手，留在世間還有何用？」

卓堅忍顫聲道：「你……你要……要殺我？」

蒲投鷹冷冷道：「就算我不殺你，羽大功也會殺了你。」

卓堅忍面色慘變。

蒲投鷹盯着他，慢慢的說道：「所以算來算去，你還是一死了之高明一點。」

卓堅忍咬了咬牙：「好！我死！」

他舉起唯一的手掌，劈向自己的天靈上。

啪！

他並非裝胸作勢，而是眞的一掌了結性命。

× × ×

龍城璧走了。

蒲可雁、方瓊心也沒有留下。

但是他們却帶走了梅神姥姥等人的遺體。

鷹投蒲沒有阻止。

方瓊心臨走的時候，狠狠的瞪着他。

蒲可雁猛然省悟。

她正要說話，方瓊心却伸手掩住了她的嘴巴。

蒲可雁明白了。

向方瓊心施暴的衣冠禽獸，竟然就是自己的大哥蒲投鷹！

所以，她最後還是忍不住向蒲投鷹罵了一句：

「你不是人！」

內鬨

（一）

夜已深，風雪已停。

大同府中，瀰漫着一種很不尋常的氣氛。

× × ×

大同府翠雲軒，是一間遠近馳名的酒家。

平時到了這個更點，早已打烊。

但今天，却仍然是燈光通明，照得如同白晝。

非獨如此，店堂之中，居然顧客如雲，座無虛設。

這是不合常理的。

難道今夜人們都睡不着覺？

× × ×

好熱鬧！

不但翠雲軒人頭湧湧，長街上也是擠滿了人。

火炬、蠟燭、風燈，處處皆是。

似乎比起上元佳節的晚上，還要熱鬧得多。

他們是甚麼人？

這些人是不是都有點毛病？

（二）

城門早已關閉。

但忽然間，城門居然大開。

是誰如此神通廣大？

沒有人知道。

總之，城門開了，外面有一羣黑衣漢子，蜂湧入城。

這一來，更熱鬧了。

× × ×

已是二更天。

這時候，本該連蚊子都要睡覺了。

但却有幾百個人，在長街上，在翠雲軒內外，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好恐怖！

好激烈！

他們簡直沒有把別人的性命當作人命看待，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也看得比螞蟻還賤。

殺聲四起，震撼了整個大同府。

府台大人呢？

他的軍隊、捕頭何在？

沒有人知道。

這些平時威風八面的人，現在都不見了。

他們也許變成了縮頭烏龜，也許是太疲倦，都睡着了覺。

激戰直至三更一點才停止。

停戰之前，曾經有兩個人在翠雲軒上「協議」一番

這不是流氓打架。

流氓打架絕不會有這麼大的陣仗。

這是江湖上的一次火併。

大火併！

驚天地、泣鬼神的大火併！

停戰後，有人作「善後」的工作。

這不是單方面的「善後」，而是雙方都派出人手同時進行。

有人替「勇戰受傷」的同伴，包紮傷口。

有人搬運死屍。

有人用水冲洗血跡。

更有人敲門，向長生店購買棺木。

他們拚命的時候殺得不知人間何世。

當收拾殘局的時候，却又把事情辦得井井有條，絕不拖泥帶水。

未到五更，大同府內居然又變得「一切如常」。

這算不算是一件奇事？

（三）

黎明。

豪頭院內，唐竹權笑得連嘴巴都攏不合。

郭笑山看見了他。

「甚麼事令你笑得像個王八？」

唐竹權立刻不笑：「你再胡說八道，老子揍你！」

郭笑山嘆了口氣。

「近來這附近的人，胃火實在太大，動不動就要揍人。」

唐竹權又笑了。

「何止揍人，而且還動刀動斧，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郭笑山道：「昨夜的大火併，你知道了？」

唐竹權搓了搓眼皮：「剛才聽丁黑狗說，你呢？」

郭笑山道：「還沒開始大厮殺，我就已經知道。」

唐竹權一怔。

「那麼你爲甚麼不告訴老子？」

「你知道又怎樣？」

「知道總比不知道好。」

「你想去看熱鬧？」

「如此精采的大戰，不看確是一大損失。」

「但你知道得太遲了。」

唐竹權嘆了口氣：「是甚麼人在拚命啊？」

郭笑山道：「木魔盟。」

唐竹權道：「還有呢？」

郭笑山道：「沒有了。」

唐竹權一怔，繼而目光大亮：「你的意思是說：木魔盟大戰木魔盟？」

「不錯，是內鬨。」

「內鬨也總會分成兩派。」

「也不錯。」

「第一派是由誰統領？」

「黑狀元羽大功。」

「狀元爺親自主持，倒是非同小可，」唐竹權嘆了口氣：「看來，這一方也可以大獲全勝了？」

「那又不然。」

「哦？難道他遇上了更强的對手？」

「他的對手就算不比他更强，最少也不會比他輸虧。」

「這人是誰？」

「你該知道他是誰。」

「蒲投鷹？」

「當然就是蒲投鷹。」

唐竹權「哼」的一聲：「這小子，咱們以前一直以爲他是條羊，原來却是一頭猛虎。」

「不，」郭笑山搖搖頭：「他比猛虎還厲害。」

「何以見得？」

「猛虎只會吃人，但他却能在神不知鬼不覺之間，暗中組織了一個極可怕的組合。」

「聽說，有人還把他當作白痴。」

「白痴！這種白痴也未免『痴』得太可怕了。」

「這『白痴』大戰黑狀元，戰況如何呢？」

「羽大功並沒有和蒲投鷹交手。」

「有這種事？」

「他們根本就不在大同府。」

「這更古怪了。」唐竹權道：「莫非這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

「千里倒沒有，但這兩人都是狐狸，這一戰只是牛刀小試而已。」

「哼！殺得血流成河，還算是牛刀小試？」

「你不相信？」

「郭帮主的說話，老子又豈敢不相信？」唐竹權沉思半晌：「這一來，倒是對咱們有利。」

郭笑山冷冷一笑：「你是說，咱們可以來一個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不是嗎？」

「恐怕不會那麼順利。」

「老子不懂，」唐竹權怪眼一翻：「他們內鬨，無論怎樣，都對咱們有利百而無一害。」

郭笑山道：「但是目前形勢又有變化了。」

唐竹權道：「變成怎樣？」

郭笑山道：「他們先來一個妥協，暫時不再展開任何型式的火併，先對付了咱們再說。」

「有這種事？」

「千眞萬確。」

「丁黑狗那裏，查到了些甚麼綫索沒有？」

郭笑山嘆了口氣道：「他查出了一件事。」

「快說！」

「木魔盟的成立，始創人不獨是『魔袍』一人。」

「還有誰？」

「游四海。」

「甚麼？你的師兄游四海？」

「不錯。」

「甚麼不錯？簡直是鑄成大錯！」唐竹權臉色一變：「他怎會幹出這種事？他可知道這木魔盟會害盡多少天下蒼生？」

郭笑山道：「但當他們成立木魔盟的時候，『魔袍』本是個仁義君子。」

「仁義君子？這豈非笑話？」唐竹權冷冷一笑。

「那是眞的。」

「但……」

「但後來，他變了，變得兇殘，暴戾，處處以自己爲中心，無論是誰令他不高興，都成爲他擊殺、毀滅的對象。」

「游四海可不是那種人。」

「所以，木魔盟成立不久，他就被『魔袍』踢了出來。」

「難怪游四海一直心事重重，老子以前不瞭解他，還以爲他多愁善感。」

郭笑山嘆道：「木魔盟本名木神盟，但自從游四海被逐之後，『神』就變成了『魔』。」

唐竹權道：「這是武林的不幸。」

語音一頓，忽然問：「那『魔袍』究竟是誰？」

郭笑山搖搖頭：「不知道。」

「蒲投鷹又怎麼會和木魔盟扯上了關係？」

「這也是一個謎。」

郭笑山說到這裏，忽然眉頭一皺。

他在沉思之中。

驀地，一陣沉重的腳步聲，打斷了他的思潮。

敵愾同仇

（一）

來者腳步雖沉重，却非泛泛之輩。

這人若施展輕功，可能會「踏雪無痕」。但他並未故意炫耀，而是規規矩矩，一步一步的走了過來。

這人赫然是沙開碑！

× × ×

沙開碑上次來的時候，氣勢洶洶。

但這一次，却完全相反。

他很有禮貌地，緩緩來到了郭笑山的面前。

「郭帮主，小弟現代替沙老太爺，向各位英雄致歉。」

郭笑山忙回禮：「沙兄言重了！言重了！」

沙開碑嘆了口氣：「上次的事，咱們沙家是一時糊塗，受人煽動，所以才釀成誤會。」

郭笑山道：「未知沙兄是何所指？」

沙開碑道：「罪魁禍首，乃在於沙桃兒。」

郭笑山一怔：「她是你們沙家的人，怎會是罪魁禍首？而且她的眼睛……」

「別提了，」沙開碑面上泛起怒容，「她根本沒事。」

唐竹權臉色一變，訝問：「她在裝神弄鬼？」

「不錯，」沙開碑苦笑道：「說來慚愧，咱們一直都想不到，她竟然會僞裝受創，來挑起這場紛爭。」

郭笑山道：「她年幼無知，容易受奸人唆擺，這並不是奇事。」

唐竹權冷冷一笑：「奇是奇在江南沙家的人，都似乎全部都瞎了眼睛，居然會給一個黃毛丫頭騙得團團亂轉。」

沙開碑羞慚滿面，稽首道：「唐大少爺罵得對，這一次，連沙老太爺都感到很抱歉，所以特命小弟前來負荊請罪。」

郭笑山道：「既已知道眞相，亡羊補牢，仍然未爲晚也。」

「那沙桃兒呢？」唐竹權問道。

沙開碑道：「她的陰謀已敗露，沙家又豈能容忍這種叛徒再活下去？」

郭笑山目光一閃。

「沙兄已處決了她？」

「不是小弟，而是老太爺親自動手。」沙開碑沉聲說。

郭笑山搖首浩嘆：「一失足成千古恨，沙姑娘這一次付出的代價，未免太重大了。」

沙開碑神情嚴肅道：「沙桃兒勾結木魔盟，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該死有餘！」

郭笑山道：「事情既已發生，人也已然伏誅，不必再三覆說。」

沙開碑道：「小弟這次前來，除却交待此事之外，還有一機密事必須奉告。」

「沙兄請說。」

「實不相瞞，諸位英雄之中，其中有一奸細。」

「有這種事？」

「不錯，這是千眞萬確的。」

「沙兄何以得知？」

「乃從沙桃兒口中逼問出來。」

「可靠嗎？」

「絕對可靠。」

「這奸細是誰？」

「蒲投鷹之妹，蒲可雁！」

唐竹權怔住。

沙開碑沉聲接道：「蒲家兄妹，原本就是一丘之貉，蒲投鷹欲稱霸於木魔盟，而蒲可雁則暗中相助，兄妹二人，首尾呼應，務求把羣雄一網打盡！」

郭笑山道：「但依本帮主看來，蒲可雁並不是這種人。」

「常言道，畫虎畫皮難畫骨，如非證據確鑿，咱們又豈敢相信，沙桃兒竟會假裝受創，意圖掀起一場血腥之爭？」沙開碑冷然反駁。

郭笑山道：「但本帮主總是覺得，蒲姑娘並不是如此陰險的女孩。」

沙開碑道：「是非曲直，日後總有水落石出之時，小弟僅以所知直言，相信與否，那是任悉尊便。」

郭笑山抱拳道：「沙兄好意，本帮主是知道的。」

沙開碑嘆了口氣，道：「實不相瞞，咱們沙家，曾與天梅谷有過一次過節。」

郭笑山頷首道：「本帮主也曾略有風聞。」

沙開碑道：「老太爺此次北上，本有

意與梅神姥姥爭一日之長短，但現在已無此機會。」

郭笑山冷冷一笑：「羽大功手段毒辣，鄒谷主實在是死不瞑目。」

沙開碑喟然道：「老太爺獲悉此事，一直悶悶不樂，甚至茶飯不思。」

郭笑山道：「沙老太爺雖與鄒谷主曾有過節，然而彼此俱是光明磊落之輩，一旦聞悉對方慘遭毒殺，自然難免有脣亡齒寒之感。」

沙開碑道：「老太爺已傳下口諭，從此刻開始，江南沙家弟子，任憑郭帮主調度。」

郭笑山吃了一驚。「豈敢！豈敢！」

「不！郭帮主切莫推辭，」沙開碑恭謹地說：「江南沙家，既已到了大同府，就絕不能空手來，空手去，一事無成，木魔盟害我輩中人，遺禍至烈，咱們若不同心協力，共除魔寇，將來中原武林，恐怕會有一番更大災刦！」

郭笑山正欲開口，唐竹權已然大聲道：「沙老兄說得對極了，沙家與丐帮合力聯手，對抗木魔盟，那是武林之福！」

郭笑山推辭不得，只好說：「好！這担子，就由咱們一起挑在肩膊上！」

沙開碑鬆了口氣：「郭帮主精明果斷，小弟願追附驥尾，效其犬馬之勞！」

（二）

大同府的一場午夜大火併，並未使木魔盟爲之崩潰。相反的，雙方都瞭解到，再鬥下去的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

羽大功、蒲投鷹終於暫時化敵爲友。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這目標是：先把大同府的異己份子全部肅清！

龍城璧、唐竹權、郭笑山、江南沙家、天梅谷殘餘份子，還有五湖帮的蒲可雁，全是要剷除的對象。

在此之前，羽大功曾重創游四海，最後更由蒲投鷹出手殺了他。

這已是一種不謀而合的「合作」。

現在，他們「加強合作」，先行對付羣雄。

他倆之間，日後由誰來統治木魔盟，那已是將來的事。

這無疑是對羣雄極其不利的。

無奈這種不利於羣雄的局勢已形成，誰也不能把這種局勢加以改變。

十大金剛堂，早已成爲這場風暴的犧牲者。

接着而來的，又會是誰？

（三）

天梅谷本是梅神姥姥鄒霜白所統治的地方。

但鄒霜白死了。

天梅谷中人也已被逐出谷外。

現在，它已成爲蒲投鷹的地方。

他在天梅谷中設立祭壇，與半里外的羽大功遙相呼應，成爲一股強大的勢力。

羽大功就在半里外的曠地上，搭起帳篷，設立關卡，率領手下百餘人，準備隨時與羣雄週旋。

他們在等！

他們在等待丐帮、江南沙家、五湖帮、天梅谷中人及龍城璧、唐竹權的侵襲。

× × ×

郭笑山、龍城璧、沙老太爺等人，如何應付這種局面？

答案很簡單，也很可笑。

他們一走了之。

他們居然走得一個不剩，好像已玩厭了這種遊戲。

（四）

這的確是很可笑，也很可怕的事。

那情況就像是一隊戰鬥雄師，不斷的在厲兵秣馬，準備與強敵展開激戰。

但等到這隊精兵士氣最激昂的時候，却發覺前面根本沒有敵人。

沒有敵人，士氣再高漲又有甚麼用？

難道自己打自己？

在戰爭史上，這是荒謬的。

但在木魔盟現在的情況下，忽然來個窩裏反，絕非奇事。

因爲羽大功和蒲投鷹，早就有一決雌雄之心。

既然沒有了共同的敵人，那麼他們自己打了起來，的確是毫不稀奇的。

但他們儘量忍耐着。

他們都知道，這時候絕對不能出錯。

誰若錯走一着棋子，誰就必敗無疑。

魔杖．魔袍

（一）

大雪紛飛，天氣似乎越來越寒冷。

天梅谷外，忽然有人設宴大吃大喝。

那是羽大功的傑作。他已派人邀請蒲投鷹，參加這一個宴會。

× × ×

宴無好宴。

這道理蒲投鷹當然很清楚。

但他到底還是來了。

羽大功很愉快。

最少他臉上的表情看來的確很愉快。

「來！爲咱們的勝利，乾了這一杯。」他捧着一隻銅盤子，上面有兩杯酒。

蒲投鷹隨便拿起了其中一杯，一仰而盡。

羽大功大笑：「果然瀟洒！」

他也喝了另一杯。

他忽然瞧着蒲投鷹：「難道你就不怕酒裏有毒？」

蒲投鷹悠然道：「酒裏若有毒，我一接過便知道。」

「好本領！」羽大功豎起拇指。

蒲投鷹仰望天色，道：「今天好大的風雪。」

羽大功道：「你怕風雪？」

蒲投鷹道：「不怕。」

羽大功道：「風雪之刀呢？」

蒲投鷹道：「也不怕。」

羽大功道：「這柄刀曾殺人無數。」

蒲投鷹道：「你也殺人如蔴。」

他凝視着羽大功，緩緩道：「只要有你在這裏，區區雪刀浪子又何足懼哉？」

羽大功哈哈一笑：「蒲老弟，你太抬舉我了。」

蒲投鷹道：「這不是謬讚之辭，正因爲羽兄在此坐陣，龍城璧之流，無不知難而退！」

羽大功忽然嘆了口氣。

「你認爲龍城璧等人，眞的走了？」

「事實確然如此。」

「但愚兄的看法，却並不是這樣。」

「未知羽兄有何見解？」

「他們並非眞的遠離而去，而是隱藏一隅等候時機，再行伺機向你我發難。」

蒲投鷹沉吟着，道：「羽兄之言，雖然不無道理，但他們在等待甚麼機會？」

羽大功淡淡道：「他們在等待咱們火併！」

蒲投鷹瞪着眼：「咱們火併？」

「不錯。」

「有這種可能嗎？」

「愚兄却不敢保證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問題在乎你？還是在乎我？」

「兩者都有可能，」羽大功嘆息一聲：「常言道：一山不能藏二虎，自盟主仙去之後，木魔盟已陷入羣龍無首之局。」

「盟主仙去之事，在江湖上仍然是個秘密。」

「但這個秘密，恐怕再也保持不了多久。」

蒲投鷹瞳孔驟縮：「你的意思，小弟不懂。」

羽大功道：「盟主生前，一向對愚兄器重有加。」

蒲投鷹冷冷一笑。

「這個我知道。」

羽大功道：「本盟一切事務，愚兄向來比你更加熟悉。」

「這一點我也知道。」

「按照盟規，愚兄繼任盟主，本是順理成章之事。」

「本該如此。」蒲投鷹冷冷道：「但你却欠了一件法寶。」

「魔杖？」

「不錯，那是本盟盟主不可或缺的最高令符。」

羽大功點點頭：「你說得很對，沒有魔杖，誰也無法令本盟的十九天魔、八邪六煞、十二長老信服！」

蒲投鷹冷冷道：「不必兜圈子，直截了當的把心裏的說話講出來好了。」

羽大功神情肅穆：「愚兄不想與你衝突，更不願看見本盟中人，自相殘殺。」

蒲投鷹目光如刀。

「你自願放棄當盟主的念頭？」

「不，」羽大功道：「本盟盟主之職，該以能者居之。」

蒲投鷹冷笑道：「你自覺是個『能者』麼？」

羽大功沉聲道：「愚兄願挑這個重担子。」

蒲投鷹道：「說來說去，你還是那句老說話：要我交出魔杖，使你能順理成章地，成爲本盟盟主。」

羽大功道：「這是唯一可以避免咱們互相殘殺的最好辦法。」

「這辦法的確很好，」蒲投鷹冷冷道：「對你很好，簡直是好極了。」

羽大功的面色漸漸變得很難看：「難道你還有更好的辦法？」

「當然。」

「是甚麼辦法？」

「殺了你！」蒲投鷹的聲音冷酷而決絕。

羽大功的眼色變了。

「你能嗎？」

「三年前也許不能，但三年後的今天，只要我出手，你就死定了。」蒲投鷹的語氣，充滿信心。

這種充滿信心的態度，已跡近乎驕傲囂張。

羽大功一聲長嘆：「人，爲甚麼總是喜歡學蛾？」

——飛蛾撲火，自取滅亡！

他們之間，誰是燈火？誰是飛蛾？

（二）

雪更大了。

一隻闊大的手掌，突然從漫天飛雪中揚起。

雪皚白。

但這隻手掌，却在剎那間變成灰黑之色。

黑煞邪神掌！

× × ×

掌影如山。

黑壓壓，無窮無盡，殺氣森森的「山」，一座一座的向蒲投鷹迎頭壓下。

這種掌力固然可怕，招式也同樣是可怕。

蒲投鷹只能看見羽大功的手掌，再也看不見他的臉龐，甚至看不見他的身子。

但蒲投鷹只能看見羽大功的手掌，再也看不見他的臉龐，甚至也看不見他的身子。

但蒲投鷹並不是一塊木頭。

他遊走着。

羽大功一掌又一掌擊下，連風雪都被激烈的掌風蕩開。

他的額上，漸漸冒出一層氣。

紫氣。

那紫氣像是霧，嬝嬝浮游，而他的手掌是越來越黑了。

叺！

蒲投鷹終於給他擊中了一掌。

這一掌，擊在胸前。

這一聲，却是如擊敗革。

羽大功一掌擊實的時候，本是心頭一陣喜悅。

——姓蒲的，這次你死定了！

但這心念，羽大功只是維持了短短一剎那的時光。

因爲他擊下去之後，才發覺自己看走了眼。他居然沒有看出，蒲投鷹的身上，早已穿上了一件金蠶魔甲。

這是一件護身異寶，也是木魔盟裏，叫「魔袍」的一件寶物。

羽大功一向老謀深算。

但這一次，他算少了這件「魔袍」！

創盟人原來是蒲六

（一）

蒲投鷹一直在苦苦閃避，一直不肯讓羽大功的黑煞邪神掌擊中自己的身子。

其實那是誘敵之策。

他根本不在乎對方的掌力。

但羽大功却當局者迷。等到他驀然驚覺的時候，一切已太遲。

蒲投鷹早已算準了這一刻。

一道銀光，就在這一剎那間從他的衫

袖裏射出，一下子，就劃過了羽大功的咽喉。

羽大功雙目怒睜，臉如死灰。

蒲投鷹已緩緩的走了開去。

× × ×

羽大功敗了。

宴無好宴。

但這一次，遭殃的不是客人，而是設宴者。

（二）

失敗，是一個很可怕的字句。

尤其是像羽大功，尤其是像他這種武林人，幾乎已註定絕對不能失敗。

他可以成功千百次。

但却絕不能失敗一次。

然而，這一次羽大功敗了。

他付出的代價，就是多年來的夢想，再加上一條性命。

× × ×

蒲投鷹終於成功了。

他成功地擊敗了木魔盟中最厲害的一個對手。他已擁有魔袍、魔杖，而且更剷除了羽大功。

木魔盟盟主的寶座，捨我其誰？

他傳令下去，厚葬羽大功。

（三）

灰暗多天的穹蒼，終於在陽光下呈現一片令人精神振奮的蔚藍。

「失踪」多時的雪刀浪子、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丐帮帮主、江南沙家等人，也突然在陽光下、天梅谷外出現。

× × ×

蒲投鷹穿着一襲黑狠皮縫製的長袍，在一羣木魔盟弟子的簇擁下，走出了天梅谷。

他怔怔的看着龍成璧。

「浪子，你果然還沒有走。」

龍城璧道：「這裏的事還未辦完，怎能走？」

蒲投鷹道：「你想辦甚麼事？」

龍城璧道：「一件小事。」

蒲投鷹道：「殺我？」

龍城璧搖搖頭：「不一定要殺你，只要你交出魔杖，解散木魔盟，那麼我不但不殺你，還願意跟你交個朋友。」

蒲投鷹笑了，笑得很怪。

「浪子，你以爲自己是甚麼？」

「我是個人。」

「我呢？」

「看來是個人，實際不是人。」

「我幹過甚麼壞事？」

「罄竹難書。」

「難道我就從未做過一件好事？」

「那亦不盡然，」龍城璧道：「最少你曾殺了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惡賊。」

「羽大功？」

「不錯，這是你唯一的功績。」

蒲投鷹冷冷一笑：「我殺羽大功，並不是你們所說的『替天行道』，而是完全爲了我自己。」

龍城璧點點頭道：「你倒坦白。」

蒲投鷹道：「所以，你根本不必在我的臉上貼金。」

龍城璧嘆了口氣：「你認爲一直攪下去，會對你自己很有好處？」

「將來的好處、壞處，我從來就不考慮。」

「這不嫌目光太短淺嗎？」

「你的目光也很差。」

「我不懂。」

「你不該選擇我作爲敵人。」

「可是我已決定了。」

「所以，你只有一條路，死路。」

郭笑山却在這時候長長嘆息一聲：「有其父必有其子，可怕！可怕！」

蒲可雁的臉色變了。

她忍不住走上前，問這位風流神丐：「郭帮主，你是在提到先父？」

郭笑山看了她一眼，忽然又嘆了口氣：「蒲六先生的確是個了不起的人，他既創建五湖帮，也暗中統治着木魔盟。」

蒲可雁的臉龐刷的一陣雪白。

「這是誰說的？」

「這不是誰說的問題，而是事實，」郭笑山緩緩道：「羽大功一直對人宣揚，自己與蒲六先生有深仇大恨，其實那是蒲六先生的主意。」

「先父爲甚麼要這樣做？」

「他若與羽大功有仇怨，那是一種很好的掩護，」郭笑山沉聲道：「又有誰會知道，原來羽大功竟然就是蒲六先生的手下？」

蒲可雁儍住了。

只聽得郭笑山又道：「但自從蒲六先生死後，羽大功的確很想殺了蒲投鷹。」

「是爲了奪權？」

「不錯，」郭笑山冷冷的看了蒲投鷹一眼：「但妳這位哥哥的確本領不凡，他早已盜走了蒲六先生的三件寶物，那是魔杖、魔袍，還有三套武功秘笈。」

蒲可雁怔怔的瞧着蒲投鷹。

她的目光不啻是在問：「郭帮主說的都是眞的？」

蒲投鷹却不看他，居然只是悠閒地用一把小刀在修剔指甲。

郭笑山冷冷接道：「這幾年來，他不惜裝痴扮懵，利用十大金剛堂、關冠飛等爲自己的行藏作掩護，而在這段日子中，他的武功也已突飛猛晋，成爲一位絕頂高手。」

蒲可雁的臉色更難看。

郭笑山續道：「這幾年來他不但暗自潛修武功，更利用蒲六先生遺下來的一筆巨大財富，秘密網羅黑白道高手，同時也在盡力籠絡木魔盟中人，冀求在武功大成之後，一舉挫敗强敵羽大功，成爲木魔盟的第二代盟主。」

蒲投鷹終於微笑，開口：「不愧是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本盟的事，你都似乎瞭如指掌，倒不知道，是否丁黑狗……」

「這與丁黑狗無關。」

「不是丁黑狗，又是誰查出了這許多事？」

「秦改！」

「秦改？」蒲可雁目光一轉，落在秦改的臉上。

秦改默然。

唐竹權忽然咆哮起來，對蒲可雁說：「妳可知道，這個朝夕跟在妳背後的人是個怎樣的傢伙？」

蒲可雁答不上。她忽然發覺，這個外貌看來很單純的人，其實並不單純。

唐竹權怒叱着接道：「他是羽大功的人，薛雷是他殺的，沙桃兒也曾經和他一起朋比為奸，險些使江南沙家陷入了萬刦不復之境！」

蒲可雁渾身冰冷，她逼視着秦改。

「他們說的都是眞的？」

秦改點頭。

蒲可雁氣極了，她忽然一個耳光重重的打過去。

秦改沒有還手，甚至沒有閃避。

郭笑山冷冷道：「本幫主已廢了他的武功。」

蒲可雁很悲傷。

蒲投鷹和秦改，本來都是她很敬重的人。但現在，她却知道，這兩個全是怙惡不悛的江湖敗類。

她忽然亮出一把七首。

她把七首遞給秦改。

× × ×

七首很鋒利。

秦改接過七首，輕輕在掌心一劃。

血立刻從掌心湧出。

「好七首！」秦改木然說。

蒲投鷹却冷冷一笑。

「連羽大功都已經死了，你還在等甚麼？」

秦改慘然一笑：「不錯，我不該再等了。」說着，反手一插，七首深深插入了他的心臟。

他慘笑着，迸着最後一口氣對蒲投鷹說：「咱們會在下面等你，而且我知道，你一定不會讓咱們等得太久……」

說到這裏，他已倒了下去。

稱霸武林終成空

（一）

秦改倒了下去，另一個人却昂步從天梅谷裏走了出來。

這人三綹長髯，仙風道骨，臉上掛着一種冷漠的微笑。

唐竹權覺得這人很不順眼。

「你是誰？竟敢在老子面前如此大模大樣？」

這人臉色一寒：「杭州醉鬼，這裏還沒有你說話的地方！」

唐竹權目光收縮，指骨已勒勒作响。

他已準備動手。

不管這人是誰，只要唐大少爺興致一發，就算是皇帝老子，也先揍了再說。

但却有人比他更早迎了出去。

說來可笑，這人已很老，老得連走路也好像搖搖欲墜的樣子。

但沒有人敢笑。

更沒有人敢小覷這個佝僂着身子的白髮老人。

因為他就是江南沙家的老主人。

沙老太爺！

沙老太爺顫巍巍的走了出來，他好像還在喘着氣。

三綹長髯的人看着他滿佈皺紋的臉：「你老了。」

沙老太爺咳嗽兩聲：「不但老了，而且也快要死了。」

三綹長髯的人道：「老爺子雖然老了，但身子還很壯健，怎會死？」

沙老太爺「唉」的嘆了口氣：「看見許許多多的老朋友，一個一個的死掉，老夫留在世間上，又還有什麼意思？」

三綹長髯的人道：「老爺子近來感到很孤寂？」

沙老太爺點點頭，慢慢的說道：「老夫只有一個女兒，她出嫁後，老夫一直都在熬着苦悶的日子。」

三綹長髯的人道：「她嫁了一個好丈夫，你又何必担心？」

沙老太爺又咳嗽兩聲：「這丈夫好在哪裏？」

三綹長髯的人說：「最少，他沒有把妻子當作牛馬看待。」

沙老太爺道：「保定司空世家，婢僕如雲，又怎會把妻子當作牛馬看待。」

三綹長髯的人說：「他只是把她當作婊子，狗養的婊子。」

沙老太爺沒有生氣，只是哀傷的說：「老夫早已知道。」

三綹長髯的人忽然笑了，他的笑容殘酷如野獸，再也沒有半點「仙風」：「婊子終究是婊子，司空川要她陪張三，她不敢陪李四，司空川要她脫上衣，她也絕不脫褲子。」

這人好像忽然變了，變得粗卑、下流，甚至比市井無賴還更不如。

唐竹權忍不住問郭笑山：「這瘦骨仙是誰？」

鄉笑山沉聲道：「他是蒲投鷹麾下的高手。」

「這個老子早就知道。」唐竹權道：「老子是問這人的名字。」

「司空川。」

「甚麼？他就是司空世家裏號稱『百刦生』的司空川？」

「是的。」

唐竹權怔住。

每個人都為之怔住。

直到現在，大家才知道，沙老太爺和司空川居然有着這種關係。

但武林中人，知道這件事的並不多。

（二）

沙老太爺仰望着長空，臉上一片茫然之色。

沙開碑忽然衝了上來，向司空川戟指大罵：「你騙財騙色，還把沙大小姐折磨至死，你簡直他奶奶的不是人！」

司空川微笑。

「你就是沙開碑？」

「正是沙開碑。」

「算起來，咱們倒有點親戚關係。」

「放屁！」

司空川搖搖頭，嘆道：「你這人怎麼恁地無禮？」

沙開碑怒道：「我不但對你無禮，還要把你撕開八十大塊！」

他已蓄勢以待，準備出手。

「退開去！」沙老太爺佝僂的身子突然伸得筆直，目中閃亮着冷厲的光芒。

沙開碑垂下了頭：「是……」

沙老太爺冷冷道：「老爺子已經老了，這副老頭骨也擱不了多少時候，今日無論是勝是負，凡我沙家子孫、弟子門生，都不准提『報仇』二字，違令者，由刑堂沙錦滔長老執行處決令，殺無赦！」

衆皆默然。

沙老太爺倏地大喝：「沙錦滔！」

接着一老者應聲而出：「刑堂沙錦滔在！」

沙老太爺冷冷道：「剛才老夫之言，你是否已聽見？」

沙錦滔朗聲道：「老太爺之命，錦滔字字不忘！」

「很好！」

目光一轉，沙老太爺向司空川緩緩道：「請動手！」

× × ×

司空川很沉着。

他緩緩向沙老太爺走過去。

他又說那一句：「你老了。」

沙老太爺臉色大變，道：「我也快要死了。」

司空川道：「陰曹地府下，你的女兒已在等着你。」

沙老太爺道：「黃泉路遠，你陪我走一遭如何？」

「可以，」司空川淡淡的說：「只要你能把我拖下去。」

「去」字出口，他的右手已抬起。

他一抬手，就是正宗外家「碎山掌」的招數。

掌不快，但却氣勢萬鈞，一下子就單刀直入。

這是一等一高手才能施展出來的近身搏擊招法。

沙老太爺眼色一變。

「好掌法！」

才說出總共三個字，這個看來老態龍鍾的老人，忽然就像條靈活的蛇兒，連閃對方九掌快攻。

九掌攻出，司空川的掌勢忽變。

他化掌為拳。

「金剛拳」！

這本來是少林正宗絕學，懂得使用的人不少，精於此道的却如鳳毛麟角。

司空川居然是其中之一。

「嗨！」

一聲又一聲吐氣，一着又一着威力無與倫比的快拳，驚天動地的猛撲擊向沙老太爺。

羣雄不少人已在面面相覷，暗自為沙老太爺的處境而担憂。

但沙老太爺却沒有令人失望。

他是江南沙家的主宰，雖然年紀的確老了，但武功依然，雄風仍在。

「金剛拳」雖然威力無儔，但沙老太爺却以武當「太極散手」把它一一化解。

這是以柔制剛的招數。

司空川冷冷一笑，突然身形一掠，出手如風，雙指迸點，戳向沙老爺的「關元穴」。

這是秦州九指上人的絕技：「無影追風打穴大法」。

× × ×

司空川不愧是一代高手。

眨眼間，他已施展出三種別人學一輩子也未必練得成功的武林絕技。

但司空世家的武功，他反而連一招都未曾使用出來。

沙老太爺也是一樣。

江南沙家的獨門絕藝，他也是未曾用過一着。

這倒像是：這兩人根本不是司空世家和江南沙家的人。

只有經驗豐富的高手才看出，他們越是不使出本門武功，情况就越是兇險、可怕，

因為他們彼此都在試探着對方的虛實，一旦雙雙使出本門的武功，那麼極可能在一招之內，就已決定勝負存亡。

唐竹權忍不住悄悄的問郭笑山：「你看好那一方？」

郭笑山道：「兩方都不看好。」

唐竹權臉色一變。

「你是說，他們……」

他這句話還沒說完，這一戰已突然發生了駭人的變化。

× × ×

司空川的成名絕技，是「撞鐘拳」。

沙老太爺最拿手的看家本領，是「沙家鎖喉爪」。

就在那令人心絃震蕩的剎那間，司空川的拳，已撞在沙老太爺的胸膛上。

這一撞之力，該有多重？

沒有人能計算得出來。

但却有人親眼看見司空川，曾以這樣的一記「撞鐘拳」，把一頭兇悍的野牛撞得凌空飛起！

這種拳，連身軀龐大的大野牛都承受不住！

沙老太爺有幾斤？

看來，一陣大風也可能會把他整個人吹掉。

可是，這種事並不能這樣計算。

武功，並不能用尺量度，也不能用把大秤去秤它一秤。

沙老太爺雖然已老，雖然看來絕不如野牛粗壯，但很奇怪，他居然坦然承受了這一拳。

他沒有被撞得凌空飛起。

他的身子只是一陣劇烈的震蕩。

然而，他仍然站穩了樁，一雙枯老的手仍然發揮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威力。

× × ×

司空川呆住了。

他想不到這老人竟然能捱得住他這一拳。

雖然，他明知沙太老爺已受創，而且受創不輕。

沙老太爺竟是存心讓自己這一拳擊實的。

就在司空川一拳擊實的時候，沙老太爺的兩隻手，已無聲無息的纏了過來。

那就像是兩條蛇。

毒蛇！

× × ×

沙老太爺有鬍子。

他的鬍子本來白如雪，亮如銀。

但現在，從他嘴裏湧出來的鮮血，已把鬍子染成一片鮮紅色。

他的身子已因劇烈的痛楚而痙攣。

但他却居然還在笑。

「我的好女婿，你現在想不陪我這副老骨頭也不行……哈哈……哈哈……。」

他越笑越起勁，臉上的神態令人不忍卒睹。

司空川拚命掙扎。

他要擺脫沙老太爺的手。

這一雙要命的手，已鎖住了他的咽喉，越鎖越吃緊，令他無法呼吸。

直到這時候，他才知道「沙家鎖喉爪」的眞正威力。

但他却不知道，最可怕的，其實並非「沙家鎖喉爪」，而是沙老太爺的決心。

——老夫老了，快要死了，老夫拚死也要你陪着一塊兒走！

（三）

司空川本有十足信心，可以擊殺江南沙家的第一號人物。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先赴黃泉路的，居然是他自己。

沙老太爺受了重創，沙開碑面如死灰，扶着這孤寂而倔強的老人。

沙老太爺已瀕臨垂死邊緣。

但沙開碑却看得出，老太爺已很久沒有這麼愉快過。

他強提最後一口眞氣，說：「這一次……江南沙家北上大同，總算沒有白走一趟……」

這是沙老太爺最後的說話。

（四）

司空川死了。

蒲投鷹却好像一點也不在乎，就像是擁兵千萬的將軍，只是損失了一名老兵一樣。

但龍城璧却用針一般尖銳的語氣說：「蒲盟主，你的信心是否已動搖了？」

蒲投鷹眨了眨眼：「本盟損折一人，你們也同樣損折一人，誰也沒虧老本。」

龍城璧冷笑道：「你把這一戰當作生意經？」

蒲投鷹道：「天下間所有的事，包括娶妻活兒在內都可以當作生意經看待。」

龍城璧道：「哼！這不嫌太俗氣一點嗎？」

蒲投鷹冷冷道：「人生在世，本來就無淸高二字可言。」

龍城璧道：「你可曾聽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蒲投鷹道：「沒聽過。」

龍城璧道：「這些說話，你會沒有聽過？」

蒲投鷹道：「也許聽過很多次，但聽不進耳朶裏，又與沒聽過有甚麼分別？」

龍城璧道：「你已滿身血腥，該回頭了。」

蒲投鷹冷笑。

「偏就是這許多婆媽廢話！」

龍城璧道：「難道你以為，憑你現在的力量，就可以在江湖上呼風喚雨，稱霸武林？」

蒲投鷹傲然道：「最少，我已擊敗了羽大功。」

龍城璧道：「但擊敗羽大功，並不等於擊敗了天下間所有的人，而且，就算天下間所有的人都給你擊敗，那對你又有甚麼好處？」

蒲投鷹沉默着。

過了很久很久，他忽然說：「你們已掉進了一張大網裏。」

× × ×

他並不是在虛言恫嚇。

他確已撒下了一張天羅地網。

霎眼間，天梅谷內外都湧出了黑壓壓的人羣。

這羣人，全是木魔盟的殺人好手。

蒲投鷹的眼睛，閃動着一種異樣的神采。

他忽然從近身護衞手上，取過一桿木杖。

木杖黑漆如墨，杖首雕刻着一個神態猙獰可怖的人頭像。

這就是魔杖！

（五）

一場無可避免的激戰，就在這時候爆發。

江南沙家，首先與木魔盟中人厮殺起來。

沙開碑宛如出柙猛虎，一舉手，一投足，都傷人！殺人！

龍城璧却給六個黑衣刀手纏上。

唐竹權、郭笑山兩人也被木魔盟的人圍攻。

郭笑山哈哈大笑。

「兔崽子太多了，恐怕會殺得手酸腿軟。」

唐竹權遙遙呼應，叫道：「心不軟就行了。」

他們咀裏說得輕鬆，但對手却非等閒之輩。

而且對方人多勢衆，稍一失神，就會被人擠成一團肉醬。

更尤其是唐竹權，他個子闊大，目標廣闊，在這種人多混雜，亂七八糟的場面裏，實在是很吃虧的。

幸好他有一副好身手。

胖得像他這種模樣，居然會有一身敏捷的拳脚功夫，也未嘗不是一件奇事。

× × ×

殺聲喧天。

羣雄戰意雖然旺盛，但形勢却並不樂觀。

蒲投鷹早已有所準備，而他在天梅谷內外所部署的高手，無論人數和武功方面，都是令人大感詫異的。

沙開碑本是羣雄中最勇猛的一個。

他懷着悲憤的心情，橫衝直撞，連續殺傷對方十餘人。

但他終於遇上了一個強勁的對手。

這人本是個江湖大盜，但却在三年前忽然瘋了。

他是個瘋子，又是個大盜，於是江湖中人都叫他瘋子大盜。

不知如何，他居然會在這時候出現。

沙開碑認識他，也見過他發瘋時的樣子。

「瘋子，你滾開！」

瘋子大盜怪嘯一聲：「俺是木魔盟的總護法，除了盟主，誰敢叫俺滾開！」

沙開碑怒道：「我是你的祖宗，我叫你滾開，你就得馬上乖乖的滾開去！」

瘋子大盜大怒。

「他奶奶個熊，你不要命了！」

沙開碑也怒火遮了眼：「我就是不要命！」

兩人隨即動手，拳來脚往，招招都是不要命的厲害殺着。

沙開碑的確不要命。

瘋子大盜是個神智失常的人，他同樣不要命。兩個不要命的人，扭作一團。

他們已迷失了理智，甚至連本身所學的武功也漸漸忘了。

他們只知道拚命，拚命！

拚掉別人的命。

也不惜拚掉自己的命。

結果很可怕。

這兩人的命都一起拚掉，兩人都在同時同地，死在對方堅硬如鐵石的巨掌下。

（六）

江南沙家，損折高手逾半。

丐帮弟子，死傷人數不下數十。

連唐竹權的左臂，也給人一斧砍下，傷處深可見骨。

反觀蒲投鷹，手持魔杖，已砸碎不少人的腦袋。

形勢越來越不妙了。

× × ×

激戰下，羣雄節節後退。

蒲可雁、方瓊心雖然是女流之輩，但勇氣却比任何一個漢子絕不遜色。

但她倆也已筋疲力竭了。

蒲可雁的頭髮，少了一截。

幸好她閃得快，否則她現在不見了的，就不是半截頭髮，而最少是半邊腦袋。

想起那一刹那，實在是險極了。

但現在她已無暇想及。

羣雄在退。

他們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後退。

蒲可雁和方瓊心雖然戰意如虹，但也只好隨着大衆，退到一座山神廟之中。

× × ×

廟中，全是不怕死的好兒女。

他們流汗。

他們流血。

他們守在這裏，並不是表示戰意全消，而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必須再重新檢討敵我的形勢。

木魔盟中的高手，把這座廟圍得水洩不通。

他們也在佈陣。

蒲投鷹充滿自信，倚在一叢竹樹下。

他已準備隨時發動殲滅性的攻擊。

× × ×

雖然外面天色晴朗，但在這座廟宇裏，却似是陰霾密佈。

每個人的戰意仍在。

但每個人的心境都已沉重起來。

敵人何時會發動攻擊？

這一戰，己方能否反敗為勝？

龍城璧也在廟中。

他忽然問郭笑山：「郭帮主，以你的經驗，咱們現在有幾分機會？」

郭笑山一笑。

但那是無可奈何的苦笑。

他說：「除非奇蹟出現，否則我們這一戰的敗局，已是無可避免。」

他的聲音很低。除了龍城璧，就只有蒲可雁、方瓊心兩人聽見。

（七）

等待奇蹟，是一件渺茫而又是痛苦的事。

那不啻是在等死。

但他們當然不會束手待斃。

最少，他們會衝出去，儘量使木魔盟付出同樣的慘重的代價。

但敗局仍難挽回。

這是何等令人沮喪。

然而，龍城璧的目光還是很堅定。

他彷彿知道，奇蹟必將會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 × ×

倘若援兵是奇蹟，那麼傖腦袋大俠衞空空，殺手之王司馬血，杭州老祖宗唐老人，醫谷谷主許竅之這幾個人，就是奇蹟的降臨。

他們忽然來了。

他們是龍城璧的生死之交。

唐老人是唐竹權的父親。

他們居然在這最重要的時刻，一起聯手出現。

沒有人知道他們為甚麼會來。

但他們一來，羣雄就已齊聲歡呼，大叫大嚷地衝出廟外。

唐竹權已忘了傷疼。

郭笑山大笑揮手，帶着十幾個丐帮弟子，湧出廟外。

蒲投鷹大喝，竭力地指揮着他的手下：「別移動陣脚，他們已敗了。」

（八）

「他們已敗了。」

這五個字，蒲投鷹叫得很响亮。

但更响亮的，却是從外面傳過來的喊殺之聲。

來的援兵，不單是幾個人，還有百餘名身手不凡的好漢。

他們有些是杭州唐門的高手，也有醫谷中人。

更有丐帮長老，太湖豪傑。

如此強援殺至，怎會「敗了」？

× × ×

蒲投鷹一向看不起丐帮。

他認為，丐帮雖然號稱天下第一大帮，但眞正的高手却不多。

可是，現在他却領略到，丐帮打狗大陣的威力。

組成這個大陣的，全是丐帮的八袋、七袋長老輩的高手。

這座陣法，看似平平無奇，但蒲投鷹一掉進去，就有着一種令他身不由主的感覺。漸漸地，他更發覺打狗陣裏，其中居然冒出了風流神丐郭笑山。

郭笑山已和他的親信長老會合在一起了。

在他親自統領下，陣法更是威力大大增強。

蒲投鷹不敢怠慢。

他抖擻精神，力圖衝出這個陣法。

他的確有不凡本領。

他終於闖出陣外。

但陣外已有人在恭候着他。

那是一個浪子，一柄風雪之刀。

× × ×

一見雪刀浪子，蒲投鷹的衫袖裏已射出一道燦爛奪目的銀光。

那是厲害已極的蛇舌齒輪。

但銀光甫閃動，龍城璧的人也已閃到他背後。

「叮！」蛇舌齒輪跌在落在地上。

（以下轉入60頁）

翟天星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黃耀基・圖

龍虎驚變
（上）

含笑揮酒間　輕鬆挫五雄

夜幕剛垂，雨便淅瀝地下着。一支懶洋洋的酒旗，就在微風細雨中招展着。

翟天星拍拍身上的雨水，剛把馬栓好，便看見一羣人洶湧而來。

流氓的打扮，但步伐却又不像一般流氓。

小酒舖還傳來一陣胡琴的悲鳴。

但當那批流氓剛進了酒舖，胡琴便瘖啞下來。

接着，是一陣拳打脚踢的聲音。

翟天星正要舉步，一個胡琴已從酒舖飛了出來，然後是一個老者。

翟天星劍眉剔起，另一個黑影又從酒舖的小門拋了出來，倒在店前一灘泥濘之上。

那羣流氓亦隨着出來，看着泥濘上的漢子，不約而同的吐了一口痰涎在那人身上。

然後每人加上一脚，便揚長而去。

翟天星有點氣憤，正想閃身前往，敎訓一下這幾個可惡的流氓。

躺在泥濘上的漢子，這時發出了一聲悶哼。

那使胡琴的老者已慢慢地爬了起來，拾起了胡琴，蹣跚地離去，可是，他着實忍不住，回過頭來，看看泥濘裏的漢子。

那漢子幾經辛苦，才慢慢坐起，從懷中掏出一塊碎銀，道：「老金，你好好休息一段日子，我也不再想聽胡琴了……」

那叫老金的老頭，彎腰道：「招……爺……」

漢子吸了一口氣，道：「老金，我連累了你……」

老金道：「這些日子……」

漢子道：「不用多說，你回去吧！」

老金接過了那塊碎銀，道：「你用不用……」

漢子道：「不用了，這一切我已經習慣了，你還是回去，我會照顧自己……」

老金正想扶起那漢子，可是，那漢子雙目一瞪，老金便依依不捨地轉過身來。

那漢子竭力地站起來，可是，他的傷勢可實在不輕，脚未站穩，又倒在泥濘之中。

血開始從他額角淌下。

翟天星慢慢走近，那漢子微翹雙目，臉上似乎露出一陣驚惶，又要倒下。

翟天星扶着他，慢慢走入酒舖內。

在兩盞搖曳不定的風燈下，酒舖內竟是闃無一人。

翟天星喚了兩聲，一個酒保才慌慌忙忙的從櫃位走了出來。

翟天星道：「快來帮忙——」

那酒保滿臉驚慌道：「公子爺——」

翟天星從懷中掏出一錠金子，拋在枱上，道：「你先關上門，然後打一盆熱水來！」

閃耀的金子似乎驅散了酒保的驚惶，

他立刻關上了門，往廚房去打水。

翟天星把那漢子放在桌上。

酒保已從廚房打了一盆熱水，水裏還放着一條雪白的毛巾，不待翟天星的吩咐，已開始為那漢子揩抹。

翟天星拿了一盞風燈，照在那漢子的臉上。

滿臉泥濘與血漬，仍掩不住這漢子俊俏的臉龐，酒保把漢子前襟抖開，胸前露出一大片瘀黑。

酒保道：「公子爺，怎麼……我去請大夫！」

翟天星一看傷痕，便知那只是皮外之傷，道：「不用了——」他從懷中掏出小瓷瓶，倒出兩顆小丸，又道：「用酒開了，一半內服，一半外敷！」

那酒保又用雪白的毛巾，把那漢子臉龐揩抹一會，才慢慢往取酒開藥丸。

翟天星再提燈一看，驚異道：「招天至？」

那漢子喉間發出一聲咯咯，似乎已甦醒過來。

翟天星輕輕道：「招總把！」

那漢子睜開了雙目，昏黃燈光之下，仍感刺目，闔上了眼睛之後，道：「你……是——」

翟天星微笑不語。

「你是翟天星！」那漢子勉强支持起來，猛然又叫：「翟天星！」

「招總把，果然是你！」

酒保已從廚房出來，奉上藥酒。

翟天星道：「招兄，你先喝下！」

藥香混和着酒香，但招天至之一再擺手，活像個孩子，道：「我不喝！酒保，拿酒來！」

那酒保不知如何是好，手捧着藥酒。

招天至又叫道：「酒，我只要酒！」

翟天星聽他中氣充盈，知他受傷不重，一時動了童心，道：「好，拿酒來！」

酒保急忙轉身，拿了一埕冽香撲鼻的土酒，並且捎了兩個大碗。

招天至一手便搶過了酒埕，往喉內直灌。

翟天星皺着眉，招天至簡直不是在喝酒。

招天至滿口滿身都是酒，然後把埕子遞與翟天星，瞧下那滿滿一口酒，道：「喝，翟天星，好酒！」

翟天星接過埕子，倒滿了大碗，喝了一口。

招天至道：「這不痛快！」硬要把埕子推向翟天星口中，翟天星勉强喝了一口。然後，招天至又再往喉間灌。

翟天星道：「招兄……」

招天至狂笑道：「痛快，痛快，實在痛快！」

翟天星道：「招兄，你何必如此？你的鏢局……」

招天至突然止住狂笑，道：「不要再提那勞什子的鏢局，我對不起鏢局的兄弟，也對不起義兄……」

翟天星道：「義兄？易天行還……」

招天至突然一個聳身，不知是酒喝得太多了，還是身體仍傷，竟從桌子跌在地下。

翟天星急忙摻扶，而招天至已木然不動。

那酒保驚惶道：「他死了——」

翟天星道：「死不了！」

招天至口角掀動，好像有一番話要說，但吐字含糊，不知他在喃咕什麼。

翟天星一手抱起他，仍把他放在桌面上。

酒保又為他揩面。

翟天星道：「你認識他？」

那酒保道：「不，這幾天來，他都在酒舖內吃酒，一吃便是酩酊大醉！」

翟天星道：「以前呢？」

酒保道：「以前從沒有來過！公子，這小小酒舖，又處於郊野，不知他為什麼會來！」

翟天星道：「今日以前，有沒有人襲擊過他？」

酒保道：「沒有，這附近一向十分太平，那幾個流氓都是十分面善！」

翟天星覺得十分奇怪，照理招天至也不應到這小小的酒舖喝酒！

其實招天至並不是在喝酒，而是拚命糟塌自己，他究竟為了什麼？

翟天星道：「老兄，你先休息吧！我會好好照顧他的，如果銀両不够，我明天再……」

那酒保是個老實的漢子，道：「足够了，公子爺，你好讓他在這裏睡一晚，不過——」

翟天星道：「我明白，明天我們一早便走，不會再連累你，假如日後那批流氓再來，你好好認着他們！」

酒保道：「一定，一定！」說罷便入內。

翟天星呆呆的看着桌面上的招天至。

他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位本是風流俊秀，氣派倜儻的招天至，竟會弄到如斯田地？

招天至本是名震大江南北的龍虎堂總把之一。

那龍虎堂並不是一個帮會，而是一間鏢局，由招天至與他的義兄易天行主持，他倆都是好客之人，因此江湖上的豪傑，都不叫他們的鏢局為龍虎鏢局，而喚作龍虎堂。

近年來長江南北，盛行一句說話：「一到龍虎堂，憂愁自然忘！」這兩句話正表示兩位總鏢師，是何等好客，舉凡江湖人士有難，來投龍虎堂，便可邀解決！

可是，這位常為別人解決煩惱的人，而今却似是煩惱纏身！

酒保忽又從裏面走了出來，道：「公子爺，你老可曾用飯！」

聽到這個「飯」字，翟天星才感到飢腸轆轆。

酒保笑道：「公子爺如不介意，請與小人同用！」

翟天星是個隨遇而安的人，笑道：「那打擾了！」

酒保離去後不久，已從廚房端出幾個小菜。

翟天星笑道：「老兄，你倒懂得享受呢！」

酒保笑道：「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是個賣酒弄菜的人，當然不會少自己一份！不過，這些只是粗菜……」

翟天星看着熱騰騰的飯菜，似乎悟出一個道理，這酒保的話不錯，天天爲人謀事，何不也爲自己多設想一點？

招天至以爲江湖朋友解憂脫困出名，爲何又不爲自己斬煩絲、脫困網？

這平凡的酒保，實在比招天至高明得多！

可是，想到自己，終日奔波江湖，又何嘗爲自己設想了多少？

翟天星苦笑。

躺在桌上的招天至已開始打着鼻鼾。

酒保招呼翟天星上座，兩人相對，酒暖菜香，這實在是一種享受。

半飽之際，外面傳來一陣馬嘶之聲。

酒保道：「呀，公子爺，我忘記爲你餵馬……」

翟天星低聲道：「有人來了——」

酒保道：「漫天風雨，還有什麼人會來？」

馬嘶聲又起，翟天星示意酒保住口，然後朗聲道：「朋友，既然來了，何必躲躲閃閃？」

步聲沉重，似乎並不是一個懂得武功的人！翟天星示意酒保開門。

門口站着一個人，衣履濡濕，手中提着一把胡琴，竟是剛才的老金。

翟天星道：「金老兄？」

老金跨入門檻，滿臉歉意道：「公子，我不放心招少爺，因此——」

翟天星道：「你是招少爺的貴親？」

老金撥了髮上額上的水滴，道：「我並不是招少爺的親屬，只不過我看着他長大！」

翟天星道：「既是如此，相請不如偶遇，進來喝杯，我也想和你談談！」

老金似乎仍有點猶豫。

酒保道：「老兄不用客氣！」

老金走近招天至，見他熟睡，似乎放下心中大石，臉容略寬，但隨即又雙眉緊鎖，自言自語道：「唉，這孩子眞是！」

酒保是個好客的生意人，道：「金老兄，看你衣衫盡濕，倒不如先換件粗布衣裳，才喝一杯！」

老金搖頭道：「不用了，我看看他便走！」

酒保已轉身入內。

翟天星道：「金兄——」

老金轉身道：「公子爺，你喚我老金吧，否則——」

翟天星點頭道：「好，老金，招公子爲何——」

老金嘆了口氣，道：「這孩子眞傻，姑娘已是他的嫂子了，這樣折磨自己，何必？」

翟天星道：「那位姑娘？」

老金似乎發覺自己失言，道：「公子，我……」

翟天星道：「我與招公子相識有年，那年還在岷江聯手倒了黑風水寨！」

老金道：「黑風水寨？對了，招公子也說過，那年在岷江，一夜剷平了黑風水寨百條連環船，聯手的——你是翟天星翟大俠？」

翟天星不言，望着老金。

老金突然臉露喜色，道：「翟大俠，你一定要救救招公子！」

翟天星道：「情之爲物，我又豈能援手？」

老金道：「如果單是爲情，那倒是容易解決，可是——」

酒保已從內裏出來，手中還拿着一件衣裳。

老金接過，感激道：「打擾兄台！」

酒保道：「金老兄萬勿客氣，我只是個平凡酒保，所作都是平凡事，一件破衣，何足掛齒！」頓了一頓，又道：「兩位慢用，我已吃飽，而且我還有些工夫要做！」說罷便關上大門，入內去了。

老金道：「他實在是個好人！」

翟天星不明白他指的是誰，道：「你指的是招公子？」

老金道：「我看着他長大，聽過他江湖事跡，也看着他這樣折磨自己！」

翟天星道：「先喝這杯水酒，然後細細跟我說！」

老金接過酒杯，一口氣便喝下酒，然後換上了外衣，道：「翟大俠，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帮他！」

翟天星道：「十年友情，我又豈會袖手！」

老金道：「這件事應由頭說起，可是，事情又那麼複雜，不知從何說起。」

翟天星道：「那位姑娘——」

老金道：「對了，從顏姑娘說起——招公子與顏姑娘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那位顏姑娘是招公子的師傅的女兒，兩人一起學武，一起念書！」

翟天星道：「你說的是顏蒼，人稱金笛無聲的顏蒼顏大俠？」

老金道：「是的，你也聽過『金笛無聲』？」

翟天星點點頭，道：「那麼你便是啞弦响金聲震金老前輩了！」

金聲震道：「是的，在下便是！」

翟天星道：「失敬，失敬，江湖上誰人不知道兩位音律震九天！」

金聲震道：「那是幾十年前之事，翟大俠提起，老朽爲之汗顏！」

翟天星道：「當年嶗山英雄會，兩位合奏一曲，把一場戾氣化解，而今江湖上的人，仍津津樂道。」

金聲震道：「那次嶗山英雄會，我與顏蒼並不認識，偶然相會，盡了江湖人的本份！」

翟天星道：「聽說他們推舉你倆爲這次聚會的盟主，可是你倆却突然失踪！」

金聲震道：「我與顏蒼，都是愛好音律之人，眼見嶗山再無爭鬥，所以悄然而退！」

翟天星道：「恕在下不才，爲何人稱顏蒼爲金笛無聲？笛子又豈會是無聲？」

金聲震道：「顏蒼的金笛，與一般笛子不同，金笛圓徑足有三寸，因此，並不是人人也能吹响！」

翟天星道：「那麼金老前輩的胡琴也不是凡品。」

金聲震笑道：「人稱我爲啞弦响，那也是因爲我的琴弦，是用天蠶絲所做，發聲需用內力，如果胡亂拉扯，也是沒有聲音的！」

翟天星道：「原來如此！」

金聲震道：「話扯得太遠了，還是說

回我們之事，我與顏蒼離開嶗山，同時隱居洞庭湖畔，合力把那首『音律震九天』重新修訂調協！」

翟天星道：「酒逢知己已是千杯少，兩位音律相交，一定比伯牙與鍾子期更爲逍遙！」

金聲震似乎沐浴在甜美回憶之境，半晌才道：「那時日子實在不錯，日間在洞庭釣魚，晚間笛琴相奏，認識了顏蒼，倒是不枉此生！」

翟天星道：「後來又如何？」

老聲震道：「後來顏蒼爲恐金笛失傳，收了兩個徒弟，首徒便是招天至！」

翟天星道：「怪不得招兄的外號爲赤笛游龍，原來他得了金笛無聲的親傳！」

金聲震道：「顏蒼收招天至爲徒，除了是希望金笛無聲的絕技得以保存之外，還有一個原因。」

翟天星道：「什麼原因？」

金聲震道：「那時顏蒼已有一個女兒，只有八歲，他夫人又早死，於是收了一個十歲漁家孤兒，爲女兒作伴！」

翟天星接又問道：「另一個徒弟又如何？」

金聲震道：「那便是招天至的義兄易天行！」

翟天星道：「我也聽過，易天行爲人俠客江湖，人稱萬客君侯！」

金聲震道：「易天行也是一個不錯的孩子，他本來出身名門，人又好客，眞可比古之孟嘗！」

翟天聲道：「易天行入門較遲！」

老聲震道：「是的，而且年紀也比招天至大十年，後來他們成了義兄弟，本是師兄弟，又成了情同手足的異性兄弟，說來也是武林佳話！」

翟天星道：「前輩有沒有收徒？」

金聲震道：「沒有，其實顏蒼的徒弟，也算是我的徒弟，因此，我也沒有另收門徒，說也奇怪，招天至一直跟着顏蒼學金笛與武功，但他對於我的胡琴，興趣也大得很，今夜我來此店，也是爲他彈奏一曲！」

「爲什麼你們不抵抗那些流氓？」

「我是爲了順從這孩子。」

翟天星道：「難道他自己要忍受這皮肉之苦？」

金聲震點首道：「是的。」

翟天星道：「爲的是那位顏姑娘？」

「人太痴情，便會變成傻瓜！」

「金老前輩，你說過他倆是青梅竹馬，爲何顏姑娘會變成他的嫂子？」

「這事來得突然，我也不大清楚，那年顏蒼臥病，突然把女兒嫁了易天行，事前我並不知道，事後我也無從問起！」

翟天星道：「爲何？」

金聲震道：「顏蒼久病，但她的女兒喜事，當然把他的病也治好了，可是，他却成了一個啞巴，而且……」

「江湖上似乎沒有人知道！」

「這件事一直在保密，因爲害怕那些仇家，翟大俠，你是招少爺的好友，而且你要援助這孩子，也應知道多些，顏蒼不單只啞了，而且，手指也僵硬了！」

翟天星道：「一個活死人！」

金聲震兩目含淚。

翟天星道：「原因呢？」

金聲震道：「照大夫的揣測，年紀是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原因是——照我的揣測，可能是練功走火入魔！」

翟天星道：「顏老前輩晚年練的是什麼？」

金聲震道：「梵音抖！」

「梵音抖？西域的音律殺人功夫。」

金聲震點頭道：「是的，梵音抖來自天竺，利用深湛的內功技巧，以喉間顫音殺人！」

翟天星道：「以顏老前輩的功力，這種邪門的東西，對他並無必要！」

金聲震道：「翟大俠有所不知，顏蒼爲了突破自己金笛無聲的境界，要把梵音抖的技巧，混入自己的金笛之中，把音律震九天一曲，提升至十三重天！」

翟天星道：「而你呢？」

金聲震道：「我野心不大，雖然我對指力與拉弦技巧也下了一番苦功，但我是循序漸進！」

翟天星道：「換句話說，顏老前輩爲了更進一步，有點不擇手段！」

金聲震嘆了口氣道：「一個追求完美的人，是不惜採取任何手段。」

翟天星道：「你認爲值得嗎？」

金聲震道：「那很難說，因此，後來我們也很少機會再合奏，而他更變成一個孤獨的老人！」

翟天星道：「你認爲還有其他原因會使他陷入這個境地？」

金聲震道：「這點我却沒有想過！」

翟天星道：「大夫的話可靠嗎？」

金聲震道：「十分可靠，易天行本是他的徒弟，而且相識滿天下，連藥王谷的湯續命也請過來了！」

翟天星道：「據說湯續命有生死人肉白骨的本事！」

金聲震道；「所以，大夫的判斷並無可疑！」

翟天星陷入了沉思。

雨聲已停，曉鷄初鳴。

金聲震道：「翟大俠，我也應該走了！」說罷便走向招天至，端詳了一會，提起胡琴，嘆了一口氣，緩步出了小酒舖。

翟天星把金聲震一番話仔細思量，發覺其中最可疑之處，便是顏蒼無端把女兒許配了二徒易天行，這個刺激，對招天至打擊無疑是巨大的，也許，爲了這事，招天至年少，視愛情爲人生的大前題，因而陷於自我折磨的境地！假如這是事實，事情便十分簡單。

可是，翟天星心中似乎有些預感，招天至所受的壓迫，並不是感情方面，而是一些比感情更爲複雜的壓力，這壓力到底是什麼？

招天至本可遠走高飛，離開了傷心地，這件事豈不是一了百了，爲什麼他仍要留在龍虎堂？

最可疑的，這批流氓的武功，根本不能制住招天至，他爲什麼要受這不必要的皮肉痛苦。

另外一個疑點，顏蒼倉卒把女兒下嫁易天行，是甘心情願的，還是被迫？

相信易天行並沒有壓迫顏蒼的本領，那麼，他爲的是什麼？財富武功，顏蒼都

有了，一顆掌上明珠，又豈會隨便使她嫁人？顏蒼又豈會不知招天至與女兒青梅竹馬？

翟天星越想越覺得可疑。

也許，招天至清醒以後，可以給他一個確實的答案。

鷄鳴又起，躺在桌上的招天至也張開了眼睛。

招天至茫然的看着屋樑，聲音充滿了詫異，道：「這是什麼地方？」

翟天星道：「你在這小酒舖睡了一夜了！」

招天至支頤坐起道：「翟兄，小弟酒後糊塗，累你也躭擱了一晚。」

翟天星道：「你的身體還痛嗎？」

招天至伸了一個懶腰，道：「沒事了，那批流氓眞可惡，酒，翟兄，我想再喝點酒！」

翟天星道：「一大清早起來，酒對你沒有好處！」

招天至道：「對，還是回到舍下，再與翟兄痛飲！」

翟天星道：「好，我很久沒有到過你們的龍虎堂了！」

招天至聽了龍虎堂三字，似乎有點大的感觸。

翟天星也沒有追問下去，假如招天至要告訴他有關龍虎堂的事，他一定會坦然相告。

可是招天至只苦笑一下，並無一言。

× × ×

龍虎堂座落巴縣的幹道之上。

晨光曦微，這座龐大的府第，就像一隻半睡半醒的怪獸匐伏在青葱田野之上。

清風徐來，蹄聲的得，招天至似乎已完全清醒過來，沐浴在晨風之中，也回復他那風流倜儻的氣度。

一度長長的花崗石板路，引向纖塵不染的幾度石階，朱紅的鏤花銅門兩旁，蟠踞着一龍一虎，近乎通透的白石，隱隱有風雲飄盪，橫匾三個大字「龍虎堂」。

好嚇人的氣派。

翟天星在十年之前，也曾來過，可是，印象中的龍虎堂，並沒有如今的森嚴氣象。

由此可知，這十年以來，龍虎堂在江湖之上，威名喧赫，極盛一時！

兩人剛下了馬，銅門已無聲滑開，兩個家丁從裏面走了出來，恭謹道：「招總把，你回來了！」

招天至微笑把馬韁遞過。

另一家丁道：「易總把爲你担心了不少時候！」

招天至剛要開言，左旁大道便傳來一陣馬蹄聲，兩人回首一看，只見一個捕頭打扮的官老爺，騎在馬上，向着招天至招手示意。

捕快下了馬道：「招總把你好！」

招天至微笑道：「秦爺，一早便出巡了！」

秦捕頭皺眉道：「昨夜採花賊又現身，糟塌了一個富戶的閨女！」

招天至道：「難道又是去月那採花賊所幹！」

秦捕頭道：「照我手下所言，可能又是那惡賊淫行，這賊子不只好色，還殺人滅口！」

招天至道：「這附近一向太平，而且龍虎堂是高手雲集之地，這採花賊也可算是吃了豹子胆！」

秦捕頭道：「眞是，招總把，龍虎堂生面人多，假如有可疑……」

招天至接口道：「在下曉得！」

秦捕頭望了翟天星一眼，道：「這位是——」

招天至道：「這是我一位好友，秦爺，咱們澈夜長談，未有好好一睡，也不阻你辦事！」

秦捕頭上馬，領着另外幾個捕快揮手而去。

翟天星道：「近日這地方來了一個採花賊？」

招天至道：「是的，就是在巴縣，也犯了三次案子，每次都糟塌了人家閨女，然後殺人滅口，這淫賊眞是兇惡之極！」

兩人邊說邊行，已上了石階，踏入龍虎大堂之內。

一度湘綉屏風，綉着一幅龍吟虎嘯之圖，湘綉是天下著名的綉工，這幅屏風，龍虎都是栩栩如生，翟天星也忍不住多看一眼。

時間尚早，大堂之內，並沒有什麼人，只有幾個家丁在打掃，兩張大太師椅下，全是黑裏透紅的酸枝座椅，大堂的氣派，與門外比較，又有另一番氣象！

招天至道：「翟兄，讓我們先歇一會，再見我義兄！」

翟天星當然沒有異議，因爲一夜未眠，他也有濃濃的睡意。

龍虎堂後面，曲徑通幽，經過月洞門，一條長廊之後，便見一片偌大的水池，池上荷葉片片，生氣盎然。

招天至道：「荷塘後面便是兩座小樓，左邊是我休憩之所，左面是易兄的。」

兩座小樓都是一式一樣，而且十分精緻。

招天至行至樓前，又道：「這兩座小樓之後，便是趙子手與一般來投龍虎堂的江湖人士所居！」

翟天星道：「顏老前輩與金老前輩居停何處？」

招天至道：「家師與金伯都是在這些別院之後，離開這裏相當遠，一時之間，還看不到！」

翟天星道：「這座莊院很大！」

招天至道：「是的，這一切都是我義兄功勞，在這十年之內，把這本是一所宅院的龍虎堂擴建成爲而今，他實在是一位極有魄力的人！」

翟天星道：「你的功勞也不少！」

招天至道：「我不善結人緣，一切都是大哥，有時接到大生意，我才出外走動，走動！」

招天至推開了小樓的大門。

也許是方向關係，樓內一片漆黑。

招天至走近窗戶，把竹簾拉起，就在這時，翟天星已嗅到一陣血腥之味。

陽光透過竹簾，把室內照得通透。

翟天星不禁呆了。

招天至一面仍在拉竹簾，一面道：「我一向獨居，也不喜歡到外間與那些江湖人交往……」

翟天星道：「你看！」

招天至轉過頭來。

大廳盡頭之處，正樑之下竟有一灘血漬，而且還有散亂在地上的一大堆羽毛。

招天至急忙轉身叫道：「小黑子！」

翟天星道：「小黑子是什麼？」

招天至也不回答，轉身奔向垂帳之後去。

翟天星跟着，只見一隻巨大的灰鷹，已躺在血泊之中，那灰鷹本是一身濃密的羽毛，而今却只留下稀疏的幾根，瘀黑的身軀與殷紅的鮮血形成一個强烈的對比！

招天至吃驚道：「小黑子！」說罷便要撲上前去。

翟天星忙道：「招兄，請暫時勿移動灰鷹屍體！」

招天至呆呆的看着死去的灰鷹那可怕的屍身。

翟天星走近，蹲身去看，用手醮了一些鷹血，然後道：「這鷹子已死了兩個時辰以上！」

招天至頹喪地道：「什麼人會殺我這灰鷹？」

翟天星道：「殺鷹之人，不單兇狠，而且有點虐待狂性，他是活生生的把灰鷹羽毛扯下！」

招天至道：「翟兄，你怎知道？」

翟天星道：「你看——」他指着灰鷹屍身。

招天至仔細一看，果然發現屍身之上，有點點鮮紅，地上靠近鷹屍的羽毛，也是濺上一點點的血漬。

招天至道：「甚麼人要殺我的小黑子呢？」

翟天星道：「這灰鷹你養了多久？」

招天至道：「差不多五年了，是天山的七禽道長送給我的，因爲他知道我喜歡打獵！」

翟天星道：「天山七禽道長所馴服的山鷹，是天下無雙的，一定是既機靈又馴服！」

招天至道：「是的，而且打獵之時，又十分勇悍，連一隻五十斤的山貓也可以抛上半天！」

翟天星道：「那更奇怪了！」

招天至道：「有什麼奇怪？」

翟天星道：「這灰鷹既是如此勇猛，什麼人可以活生生把牠扯死？」

招天至道：「這人氣力一定很大，而且手上功夫也有不凡的造詣！」

翟天星道：「宅院之內，有沒有人特別憎恨這扁毛畜牲？」

招天至想了一會，才道：「沒有，這灰鷹極懂人性，有時我把牠帶出院子，牠會表演各種飛翔姿態，逗人歡喜，無論是暫住龍虎堂的江湖客，或是宅院中下人，都十分喜歡這灰鷹，不過，喜歡是喜歡，他們從來不敢走近這灰鷹一步！」

翟天星道：「那麼，殺這灰鷹的人定是外來之人！」

招天至茫然道：「爲什麼要殺小黑子呢？」

翟天星道：「招兄，這小樓是你一個人獨居？」

招天至道：「是的——不，還有一位老僕在後面的平房，他負責我的起居，因爲他自小便看着我長大！」

翟天星道：「這灰鷹被人扯下羽毛而死，而且經過十分劇烈的掙扎，他沒有理由聽不到的！」

招天至道：「他已七十多歲，也許睡得太沉……不過，照理他已經起來！」

翟天星道：「快去看看！」

招天至道：「他就在後院……」

兩人已奔向後院。

一條青葱的草徑，夾在兩旁矮灌木之間，引向兩間平房，其中一間有烟突，不用說那是廚房。

另外一間却是門窗緊閉。

招天至道：「這便是壽伯的房間！」

翟天星嘆了口氣道：「我們來得太遲了！」

招天至詫異道：「爲什麼？」

翟天星道：「你打開門看看！」

招天至依言，門是鎖着的，但他只用力一扭，門已應聲而開！

招天至朗聲道：「壽伯！」

沒有回音，突然，「撻」的一聲。

招天至衝進屋內，只見壽伯雙腿離地，懸于半空。

那「撻」的一聲，正是從壽伯的脚上跌下。

翟天星也進入了房內。

招天至狂叫道：「壽伯！壽伯！」

微風從門外吹入，壽伯在半空蕩了一下。

翟天星道：「快解他下來！」

招天至一個聳身，已上了樑上，解開了繩索，抱着壽伯屍身跳了下來

灰鷹之死，已使招天至驚惶一陣，而今手抱這個照顧自己成長的老人屍體，淚已無法忍着。

翟天星一按屍身，只感到屍身已僵硬冰冷，道：「他至少已死了三個時辰！」

招天至哽咽着：「壽伯，你爲何要懸樑自盡？」

翟天星冷靜地道：「他並非自盡！」

招天至道：「你怎麼知道他不是自盡呢！」

翟天星道：「剛才我們一踏進房內，他的鞋子便剛巧跌下，換句話說，那鞋子本是鬆脫了，你看另外一隻，也是十分鬆散的，這表示他死前盡力掙扎！」

招天至道：「懸樑自盡也會掙扎！」

翟天星道：「是的，懸樑自盡的掙扎，最多只是半盞茶的功夫，沒有可能會把鞋子鬆了！你再看看，他的舌頭並不太突出——」

招天至看着壽伯那可怖的臉孔，果然，壽伯的舌頭只吐出了少許。

翟天星道：「我可以肯定，他是被人扼死之後，才懸上樑上的。」

招天至一手本是抱着壽伯的頭頂，當他緩緩放下壽伯屍體時，那手一滑，壽伯的頭却立時墮下。

翟天星道：「你看，頭骨已碎！」他小心檢看了壽伯的頭部，又道：「是碎骨揑！」

招天至道：「碎骨揑？懂得這種陰毒武功的人，江湖上只有五人！」

翟天星道：「是的，這五人應在關外！近年來，關外白熊聚的人有沒有來過龍

虎堂？」

招天至道：「白熊聚的人與龍虎堂並沒有往來！」

原來這種「碎骨捏」的陰毒武功，始創于外蒙，幾十年前一位少林僧人爲了追捕叛徒，隻身到了外蒙，陷于風雪之中，被白熊襲擊，於是用了少林的「大力金剛指」，揉合了「天靈千碎」兩種武功，才把那些白熊擊斃，後來在風雪之中，得到獵戶的拯救，才能脫難，爲了感激獵戶救命之恩，便把這兩種武功略爲傳授指點，這些獵戶後來成了「白熊聚」，而這種殺熊的武功，輾轉相傳，才變成了這種所謂「碎骨捏」的陰毒武功。

雪地白熊全身都是被厚厚的脂肪與皮毛所裹，簡直是刀槍不入，只有後腦一小撮地方最爲荏弱，只要用三指捏下，便能把白熊殺死。

經過卅年來，關外五霸，把這種功夫，發展成一種獨霸關外的指法，曾經遺禍中原，這種陰毒武功，正派的江湖人士，都是不屑學之。

那麼，什麼人會用此殘忍手段，對付這位老僕？

招天至道：「既然發生了命案，而且行兇手法毒辣，我一定要告訴義兄'.」

翟天星道：「怪不得你那兇猛的灰鷹也會無聲無息地死去！」

本來，翟天星打算陪伴招天至回到龍虎堂，盤桓一下，便要告辭。可是，如今發現了這命案，而且行兇之人又是使用這罕見的陰毒武功「碎骨捏」，事情似乎並不是那麼簡單。

於是，兩人離開了壽伯的屋子，便直趨大廳。

剛入大廳，門外便傳來人聲。

招天至上前，跨過那灰鷹的屍體與血灘，朗聲道：「大哥！」

門檻之處，正站着一人。

這人面孔和善，一度濃眉，雙頰紅潤，身穿一套青緞長袍，一眼看去，倒像個和善的生意人。

翟天星一眼看去，便認得這是名震江湖，龍虎堂的總把萬客君侯易天行！

易天行驚異道：「天至，發生了什麼事？」

招天至道：「壽伯已死——大哥，你看誰來了？」

易天行昂首一看，滿臉驚喜道：「翟天星！」

翟天星拱手道：「易兄，久違了！」

易天行道：「翟兄何時來到龍虎堂，怎不立即通知小弟？」

翟天星道：「偶遇令弟，時光尚早，一時之間，未能拜會易兄！」

招天至道：「大哥，昨夜多喝兩杯，竟在酒館醉倒，幸遇翟兄，剛才回來，可是，一踏入門，便見灰鷹死了，而且壽伯懸樑自盡！」

易天行詫異道：「壽伯這一大把年紀，還會自盡？」

招天至道：「經過翟兄的檢驗，壽伯並不是自盡，而是被人用『碎骨捏』殺死的！」

易天行更爲詫異道：「什麼是『碎骨捏』？」

招天至道：「大哥，那是關外的陰毒武功！」

易天行似乎恍然而悟道：「對了，是關外五霸那種三指一捏，便置人死地的武功'.」

招天至道：「你來看看！」

於是，三人看了那灰鷹一會，又再進入後院，看過壽伯屍體之後，三人仍走出大廳。

易天行滿臉歉意地對翟天星道：「翟兄，你一來到，便發生了這種事，在下實在——」

翟天星連忙接口道：「易兄不用介懷，這兩件事，實在有點離奇！」

易天行道：「我們還是到我那邊去再談！」

招天至道：「這件事我們報官？」

易天行想了一會，才道：「本來，人命關天，報官是免不了，不過——假如這事傳出江湖去，沒有人在龍虎堂用『碎骨捏』殺人，那麼……」

翟天星道：「我想，暫時把這事隱瞞一下也好，說不定我們立刻便可找到那狂徒！」

易天行笑道：「有翟兄在，一切都會迎刃而解！」

翟天星道：「易兄說笑！」

三人出了小樓，易天行轉身向招天至低語幾句，招天至把身一轉向着另外一邊走去。

易天行道：「他去吩咐下人打點料理一切！」

翟天星笑着，兩人並聊了幾句，過了一度圓門，兩人已走到易天行的小樓。

這小樓不獨外表與招天至的一模一樣，而甚至裝的一幅湘綉屏風，也是一式一樣。

兩人坐下，僕人送上香茗，而招天至亦到。

易天行道：「這事發生於昨夜，而我昨夜一夜安眠，似乎並沒有聽到任何的聲響！」

翟天星道：「易兄武功比這十年內精進，假如這狂徒能瞞過你的耳目，這人的武功——」

易天行道：「翟兄誇獎，這多年來，爲了俗務，身不由己，武功兩字，已不敢在翟兄面前提起，翟兄這十年來，揭開了無數江湖秘密，武功當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翟天星道：「身在江湖，很多事都身不由己，而且你也知道，我實在是個好奇的人！」

易天行道：「這幾年來，江湖朋友倒結識不少，可是，我從未聽人提起『碎骨捏』這種武功！」

翟天星道：「我是個江湖飄泊之人，也曾到過關外，不過，白熊聚的關外五霸也未曾聞及有再闖中原之事！」

易天行道：「就算不是關外五霸所作，一個懂得這種陰毒功夫的人，何必用這種手法，對付一個老翁！」

翟天星道：「你昨晚一直酣睡？」

易天行道：「是的，家師還有兩月便是九十壽辰，我爲了籌備一切，實在太疲倦！」

翟天星道：「對了，我還未拜見令師顏老前輩！」

易天行道：「家師年紀老邁，日夕敲經唸佛，早已不理人間俗事，本來，這九十華筵盛會，他也不打算設宴，無奈江湖朋友，一力要在下籌設！」

翟天星道：「易兄，你不介意我插手此事？」

易天行笑道：「怎會介意，這事得翟兄週全，我倒可以放心！」

翟天星道：「龍虎堂是江湖人雲集之地，近日有誰人來投？」

易天行道：「來的人多，去的也不少，剛巧我昨日已把請帖寫好，他們都自動請纓，爲我派送，因此寒舍之中，只剩下五個客人！」

翟天星道：「那五位？」

易天行道：「這五位客人，都是偶有過犯，一時不能在江湖走動，因此，才留下來，我口才欠佳，倒不如叫他們到來，一瞻大俠風采！」

翟天星道：「我也想多結交朋友！」

易天行道：「那我們到龍虎堂！天至，你去請那五位江湖朋友！」

說罷，三人已離開小樓，招天至先往別院，而翟天星隨着易天行，已來到龍虎堂。

那時，僕人已打點妥當，只有幾個值班的趟子手，在堂中聊天。

他們一見易天行，紛紛起立。

易天行道：「你們可以休息，今日堂中有事，把門關上，暫時不接生意！」

那些趟子手恭恭敬敬的退了出去，早已有僕人關上大門，並且依言退下。

半晌，招天至已帶了五人，來到龍虎堂。

那五人都是武人打扮，只有其中二人，衣服較爲古怪，五人抱拳，寒暄幾句，紛紛坐下。

五人之中，最爲特別的是一位老者。

這位老者，前頂已禿，但後枕却留着一把長髮，身材有點肥胖，但步履仍然十分爽朗！

另外一位，頭帶儒巾，却身穿勁裝，看上既像一個讀書人，也像一位江湖俠客，可是，一眼看去，却給人一點不倫不類之感。

另外兩個人，無論衣式、面貌，都是完全相同，看來是一對孿生兄弟。

最後一人，年紀並不大，却有點靦覥之感，舉止之間，似乎略帶脂粉味，有點女兒態！

易天行道：「大清早打擾各位，在下實感不安！」

翟天星暗裏稱道，這易天行不愧爲萬客君侯，對這五位投靠龍虎堂的人，仍是那麼客氣。

易天行又道：「這位是名重江湖的翟天星！」

五人瞪眼看着翟天星，半晌，才不約而同，轟然道：「一名聞天下翟大俠，久仰，久仰！」

翟天星謙遜了幾句。

易天行又道：「各位都是江湖上有頭有臉之人，倒不如自我介紹一下！」

那禿頭老者第一個站起，拱手道：「在下千里追風萬戶嘗！」

易地行輕聲道：「這人在御廚作食客，近日被大內追捕，才逃到我這裏來！」

翟天星道：「萬兄，聞你食盡天下美味，近日御府有什麼好菜式？」

萬戶嘗嚥了一下道：「御廚最近來了一條千年大龍蠆，我爲了嘗那龍胎……」

這位萬戶嘗，生平嗜吃，一身輕功，使他贏得這個千里追風的外號，這人一向在江湖上獨來獨往，不理世間俗務，只要有好菜式的地方，他一定千里追風而來。

萬戶嘗道：「那龍胎是千年難逢佳味，吃之可以延年益壽，而且……」

易天行知道此人，一談起吃，便會滔滔不絕，便立刻插口道：「孔兄，你何不自我介紹一下？」

萬戶嘗見主人止截他的說話，只好收口，而那頭戴儒巾的人，也抱拳道：「在下孔仲劍，略曉文才，也曾習武，可是，兩屆文武狀元，也都落第，因此，我遠走異鄉，不想再留傷心地！」

易天行又低聲道：「此人外號狂草劍，殺了兩個監考官員，因而南下！」

翟天星道：「張芝張旭爲令師乎？」

孔仲劍睜目道：「你怎知道？」頓了一頓，才作恍然而悟道：「怪不得人說翟天星見識廣博，果眞名不虛傳，見面尤勝聞名！」

接着，那兩面貌相同的孿生兄弟同時抱拳道：「在下郭無單——」另一人接口說：「郭無雙——」

然後兩人又齊聲道：「翟大俠，你道無單是兄長，還是無雙是兄長，我……」

易天行道：「這兩個孿生兄弟，是一雙渾人，在江湖四處走動，曾得異人指點，拳腳功夫也不弱，人稱四拳八腿，只可惜……」

兩人正在你一言我一語，爭執的只爲誰是兄長，那夾纏不清的說話，使人啼笑皆非！

翟天星道：「無雙爲大，無單也不爲小！」

兩人停口，呆望着翟天星，似乎在細嚼翟天星此一言，良久仍陷入沉思。

最後一位，面目姣好而略帶脂粉味道的男子，略爲起座，拱手道：「在下姓苗，字丹青！」

翟天星忽然想起，這人名字似乎聽過，道：「苗兄當是丹青妙手！」

苗丹青扭捏道：「在下善繪人面！」

翟天星道：「日後有暇，定當欣賞大作！」

苗丹青却道：「我繪人面，並非在紙上！」

翟天星不禁愕然，道：「丹青非繪在紙上？」

苗丹青道：「當然，繪人面者，當在人面之上！」

翟天星此時已想起：「苗兄，原來你便是易容世家的苗丹青！」

苗丹青端詳着翟天星的臉孔一會，才道：「翟大俠，以你神采俊朗的臉容，再加上我丹青妙手，定然會……」

他一邊說一邊站了起來，緩步走向翟天星，他雙手合攏，發出「咯咯」的骨節聲響。

翟天星道：「苗兄，在下臉容——」

易天行立即阻止道：「苗兄請坐，日後當有助我們一臂之處，請坐，請坐！」

就在這時，翟天星已注意到這五人之中，以苗丹青的手指骨節最大，看他全身似是柔弱，但雙手却是出奇的大而沉穩！

碎骨揑！

難道此人懂得這關外絕藝？

翟天星道：「苗兄，你指力驚人，除了擅長丹青，曾習何種武功？」

苗丹青道：「我使一雙毛筆！」說罷便從腰間抖出一雙判官筆，但這雙判官筆異於尋常，筆管是用精鐵打成，而筆尖却是眞正的毛筆！

原來這苗丹青，身輕如燕，一雙毛頭判官筆，打人穴道，又因生平最愛在人面繪畫，可以把一個死屍繪成栩栩如生的面目！

易天行似乎已明白翟天星心意，便道：「苗兄，昨夜你可曾在堂中走動？」

苗丹青道：「昨夜，我——」他支吾一番，仍然無法說出他昨夜行動。

翟天星道：「龍虎堂中發生一宗小事，萬望苗兄說出，那可以……」

五人齊聲問：「發生了何事？」

易天行道：「只是一件小事，苗兄，你昨夜——」

苗丹青道：「昨夜我並沒有出來走動啊！」

易天行道：「你在房中休息？」

苗丹青道：「天，我差不多天亮才睡覺！」

易天行道：「你在房中做什麼？」

苗丹青有點扭擰不安，囁嚅地道：「我是否一定要告訴兩位？」

翟天星道：「假若苗兄願意，是最好不過。」

苗丹青立時接口道：「假若我不願意呢？」

易天行道：「那麼，就讓其他幾位先說！」

其餘四人，異口同聲的道：「要咱們說？」

龍虎堂內頓時陷入一片緘默。

那雙孿生兄弟首先站起，道：「我們仍是爲了這老問題，我無雙是兄長，而無單却以爲，數字之內，以單爲首，我曰不然！」

這兩個渾人，又開始那夾纏不清的辯論。

易天行看看翟天星，知道這兩人並無可疑之處，又對着孔仲劍道：「閣下又如何？」

孔仲劍道：「聖人以君子愼獨，我昨夜在房中，讀的是聖賢書！」

翟天星望着萬戶嘗，忽然，他看見萬戶嘗有些閃縮。

易天行道：「萬兄，你又如何？」

萬戶嘗道：「我……」他一邊說一邊把雙手在有意無意之間，放在身後。

翟天星是看到他雙手似有異樣，道：「萬兄，你可以把雙手給我們看看？」

萬戶嘗十分不安地道：「我這雙手有什麼好看？」他已把手拿前，突又把手放回身後。

翟天星目光何等銳利，早已發覺他的指甲之上，似乎染有一些痕跡。

翟天星明白，這些江湖人，個個自負甚高，假若不明不白要向他們檢視，定遭拒絕，倒不如把眞相說出，這倒可以使他們合作。

易天行已搶先道：「不瞞各位，招總把的小樓之內，一隻灰鷹與一個老僕，同在昨夜死去！」

衆人聽了，除了表示詫異之外，並無開言。

易天行又道：「恰巧昨日龍虎堂內，只剩下你們五人，因此……」

萬戶嘗聽了，首先發怒，道：「難道你懷疑是我們幹的？我萬戶嘗雖然暫時投身龍虎堂，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

易天行道：「而你的雙手！」

萬戶嘗怒道：「我這雙手如何？如果你要知道我昨夜做過什麼，你先要戰勝這雙手！」

兩個孿生渾人也道：「我倆無單無雙也是轟轟烈烈的漢子，豈由你們懷疑！」

翟天星道：「三位何必動肝火！」

萬戶嘗突然指着翟天星道：「人道翟天星仗義爲懷，好打不平，我們投身龍虎堂，如果我們與易總把交手，別人都道我們忘恩負義——」

那雙渾人也插口道：「人道天星掌獨步天下，無單無雙便是不信！」

孔仲劍也似乎有躍躍欲試道：「有人把翟天星比若天神，大破寂滅谷，連那學會三十六種失傳絕頂武功的吳剛，也敗在手下，唔……」

苗丹青亦加口道：「易總把是我們恩人，不過，假如翟天星是來對付我們，那我們便不算忘恩負義，而且，我們若敗于翟大俠手下，倒也不惹人笑話！」

易天行忙道：「翟大俠也是我的客人，而且，他不會與你們——」

五人齊道：「我們是什麼人？不配與翟大俠交手？」

苗丹青嘆了口氣，道：「翟天星果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烟火！」

招天至一直沒有出言，這時，也忍耐不住，道：「易總把並不是這個意思！」

易天行道：「翟大俠一向行俠仗義，不會——」

五人聽了易天行口氣，更是大怒。

翟天星想不到竟會弄到如此局面。

易天行爲了平息衆人怒火，道：「各位，既是如此，我不再問諸位！」

孔仲劍却突然站了起來，道：「易總把就算不問，我們也不能罷休！」

此言一出，其餘四人竟立時附和。

翟天星心下明白，這五人都是江湖走動之人，聽了太多關於自己的傳說，而且學武之人，總希望向强者挑戰，滿足個人的虛榮，一旦打敗江湖上一個强者，立時便會聲名喧赫，名震天下！

翟天星實在是一個好對象。

招天至與易天行，都尷尬的望着翟天星。

那五人却似乎誓不罷休之勢。

翟天星也從未遇過這種局面，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易天行道：「我向各位賠罪，罰飲三杯，聊表歉意！」

苗丹青却尖聲道：「不能，就算三十大杯，我們也不能被人懷疑是殺人者！」

這「殺人者」三個字，無疑是火上加油。

翟天星蹙眉，心想：「假若兇手在其中，始終要與他們其中一人相鬥，倒不如先試他們武功，而且更可清楚知道五人之中，那一個懂得碎骨揑，那麼，這件事還可以立時解決！」

於是，翟天星站了起來，道：「各位，蒙各位賞識在下，那麼，我們來一次點到即止的玩藝！」

招天至道：「翟兄——」

翟天星既下了決心，便道：「你們齊來或是單一而上？」話中充滿了傲氣。

其實，翟天星並不是一個好鬥之人，但他爲了在五人之中找出會碎骨揑之人，因此，用這種語調，激起他們的眞火，那麼，他們便不會把眞功夫隱藏。

萬戶嘗首先道：「我千里追風，一向是單打獨鬥，何來他人相助？」

翟天星道：「好！不過，假如閣下不幸敗了，那你定然會把昨夜行徑說出？」

萬戶嘗道：「當然！」

翟天星環視四人道：「君子一言！」

其餘四人接口道：「快馬一鞭！」

翟天星走到堂中，道：「萬兄請！」

萬戶嘗也躍至堂中，抱拳道：「翟大俠，請！」

翟天星仍然好整以暇地站着，萬戶嘗却一個聳身，向着翟天星身前撲來。

翟天星一笑，道：「好一招『一瀉千里』！」

「里」字還未說完，萬戶嘗雙掌忽從上下而來，上掌拍向翟天星門面，下掌却是向他腹間而來。

翟天星不慌不忙，雙袖一拂，已把他的來勢消去。

萬戶嘗已感到那雙袖，蘊含了充盈內力，一個矮身，招法又變，這次改掌爲爪，向翟天星雙脅而來。

翟天星知道這位千里追風，掌爪都是有相當造詣，爲了試試他是否懂得「碎骨揑」，決定硬接一爪！

這一爪果然力度剛强，可是，萬戶嘗一接觸到翟天星手掌，便知道自己內力不繼，連忙縮手！

這一縮手，身形已變，突然左右橫竄，雙掌迸發。

翟天星又窺準來勢，脚踏天星步，隨着他的流竄，硬要他使出本身最得意的武功！

萬戶嘗本以爲這一個左右橫竄，使翟天星注意力分散，然後使出自己得意的一招「廻身折柳」！

這廻風折柳，是利用本身輕功，閃身在敵者身旁，然後側身發招，使人防不勝防！

可是，翟天星身形，有若黑影附身，竟然無法竄至他的身畔。

翟天星與他交了五招，已知道他這種虛虛實實的竄勢，便道：「廻身折柳！」

語音甫落，一個側身，已到了萬戶嘗的身側，輕輕推出一掌，萬戶嘗仍雙目在前，未知身側已受襲！

翟天星輕輕按着萬戶嘗肩膊，道：「萬兄，我們這次切磋，總算平手！」

萬戶嘗已是臉紅耳赤，呆木站着。

翟天星竟然在五招之內，窺得自己武功虛實，而且還以自己最得意一招攻己，這實在是令人心服！

郭氏兄弟見萬戶嘗已敗下陣來，一同踴上，道：「我兩兄弟同來領教。」

翟天星道：「好！」

那時萬戶嘗已坐回椅上，臉尤有尷尬之色。

郭氏兄弟又道：「我倆從來不單打獨鬥，翟大俠休怪！」說完便「呼」的一聲，四拳已到！

這雙兄弟，外號「四拳八腿」，功夫當然是以拳腿爲主，翟天星一個卸身，避開了四拳。

郭氏兄弟見四拳落空，突然一個盤身，四腿齊飛！

這四腿的速度，實在是驚人，在旁的人，也有點眼花繚亂，本來看見四腿，而今却見腿影漫天，怪不得他們有這一個「四拳八腿」的外號！

這時，霎眼之間，簡直不只八腿！

翟天星知道二人拳脚功夫厲害，而且二人合作有數，心靈相通，因此踏着天星步，在拳風與腿影之間，尋瑕踏隙，兩人身手實在快極，一時之間，彷如漫天風雨，着實找尋不到半點破綻！

可是，這種密襲式的攻擊，只能維持一刻，時間一長，便定然有破綻可尋，但如果以快打快，兩個渾人，心下並不一定會心服！

於是，翟天星突然把脚步拖慢，然後靜止，雙掌向左右送出，天星掌功力已運上五成以止斂：[illegible]

兩人突感勁風向左右疾吐，急忙收招，這一收的出剎，翟天星已吼過正着，未老之招正再度發力，壓力驟增，竟是脚步不穩，險些跌下！

這兩個渾人，平日口舌相爭，但想不到臨陣退敵之時，却是十分齊心，同聲呼嘯，又再度攻上！

兩人知道今日所遇的勁敵，非同小可，本是八成功力，經此一挫，便使出十足，幾乎成了拚命之攻勢。

拳風腿影又起，使在場的人，也感到勁風撲面，翟天星知道兩人殺機已起，突然一個竄身向上！

這向上一衝，立時露出了一個極大的破綻！

郭氏二人心中一喜，四拳猶似裝上了機括，直向已在半空的翟天星而去！

翟天星上升之勢，本是十分緩慢，可是，四拳勁風一近，却又似疾矢離弓，四拳眼看要把翟天星橫胸而貫，可是，碰到的却不是翟天星的身體，而是對方的拳頭，「蓬」的一聲，有如一聲悶雷！

而翟天星早已從郭無雙頭上逸過，安詳地回到座椅之上，臉露微笑。

兩人雙拳直碰，已用盡全力，一時之間，痛不可當，相互看着對方，捧着拳頭，雪雪呼痛。

孔仲劍見二人呆立，立即道：「我也要試試翟大俠的兵刃功夫。」

翟天星却笑道：「孔兄，我從不使兵刃！」

孔仲劍道：「那麼，翟兄便要迫為弟伏劍欺人。」

　這話說得極其取巧，假如是大方之人，定要撤劍，可見他却說成是翟天星迫他用劍！

　翟天星心中一氣，道：「那麼，就讓我看你欺人之劍是否可欺！」

　孔仲劍一言不發，一招「直搗黃龍」，向着翟天星心窩而刺，這一刺看似平凡，可是，一近翟天星胸前，却驟然變了八式。

　這八式分別向着翟天星的雙肩，雙胛，左右胸肌，兩旁肋骨刺去。

　翟天星仍坐椅上，椅背所限，根本是退無可退！

　孔仲劍眼看翟天星以輕盈巧妙的天星步，服了萬戶嘗，又以靜制動，直竄半空而加速之法，使郭氏兄弟自相碰拳，早已明白並無把握以劍贏得翟天星，因此，便趁着翟天星身未離椅，以生平最得意的「綻劍八式」，使翟天星避無可避，一劍而成。

　這「綻劍八式」最厲害的地方，並不是一劍八式，而是這八式之中，虛虛實實，並不容易測到，多少江湖劍客，就算劍術比他好上幾倍，也因這一招而敗在他手上！

　好個翟天星，身仍端坐，彈指一發！

　「鏘」的一聲，孔仲劍手中長劍，被這突然一彈，虎口生痛，竟然提劍不住，而那長劍倒射向上，飛上半空。

　翟天星突然一個聳身，右手一抄，已把疾向屋頂的長劍抓着，躍下堂中，笑道：「孔兄，這劍自有欺人之方！」

　孔仲劍看着翟天星手中長劍，也是口呆目瞪！

　可是，他為人倒也機靈，打着哈哈，掩飾了悃態，道：「在下佩服佩服。」

　接了長劍，回歸坐位。

　而今，留下的只有那位諸多作態的苗丹青。

　這人詭計多端，以為自己最後出手，翟天星氣力耗去，那便有便宜可檢！

　可是，站在堂中的翟天星，却是氣也不喘，態度從容。

　本來，苗丹青不想再上，但為了面子，作出怯懦之狀，道：「翟大俠，教我寫幾筆丹青。」

　說話同時，一雙毛頭判官筆已遞出。

　凡是使判官筆之人，對打穴自有一套的巧妙手法，翟天星凝神以待，只見那雙判官筆，向着自己胸前五大要穴揮來。

　苗丹青口中雖然比剛才稍為謙遜，但出手却仍是十分毒辣，連點了翟天星的「肩井」、「璇璣」、「天突」、「華蓋」、「中府」五穴。

　這五穴是人身要穴，只要點中其一，雖不會立刻斃命，但也無法再抵抗下去。

　翟天星見他出手毒辣，倒不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雙指驟出，也向着苗丹青胸前五大要穴攻去。

　苗丹青正在奇怪，這人竟以指當筆，向自己胸前攻來，心中稍一猶豫，出手已慢，翟天星雙指方向突變，本是向前，已變為向下，仍然勁力迸發，苗丹青猶未知道翟天星的目的，左右手已是一麻。

　原來翟天星雙指一出，本是指向苗丹青胸前，可是，他的目的並不在乎是他胸前要穴，而是向着他左腕「會宗」，右腕「外關」戳去！

　苗丹青腕穴被點，也是呆在堂中！

　翟天星到底為人忠厚，不忍他在其他各人面前出醜，已欺身上前，拍着他右肩，道：「苗兄，承讓！」那一拍之力，已把他腕上穴道解開。

　苗丹青既佩服，也十分感激翟天星，低下頭來，對翟天星道：「翟大俠手下留情，在下十分感激，以後有用到在下之處，火裏火去，水裏水去！」

　苗丹青一向有些女兒態，但說這番話時，却是一片誠摯，一番凜然！

　翟天星笑道：「苗兄，請坐！」

　在座各人，均已心悅誠服。

　翟天星道：「苗兄，你可以說出你昨夜——」

　苗丹青道：「昨夜——」他又回復了女兒態，頓了一頓，道：「昨夜無事，我對鏡描裝，把我這副見不得人的臉孔，加上幾筆！」

　衆人聽了，初則愕然，繼而大笑！

　翟天星止住了笑道：「那麼你襟前那些像羽毛的東西是什麼？」

　苗丹青低首一看自己襟前，果然有些細毛，笑道：「那是我加濃我雙眉時所用的絨毛！」

　翟天星眞有點啼笑皆非之感，假如他早些解釋，也不用自己費了這一大半天時光！

　這人既是善繪人面，這個說法也可以接納。

　翟天星道：「萬兄，輪到你說了！」

　萬戶嘗有些靦覥，道：「兩位總把休怪，昨夜無聊，一時肌腸轆轆，見你們後院飼有竹絲鷄，這種名種鷄，只有江南一帶才有，因此……」

　翟天星道：「你指甲上的血漬——」

　萬戶嘗道：「那是我殺鷄時，不愼留下！」

　翟天星這時再也不能笑，本來以為經過這番惡鬥，定可以尋出其中一個可疑之人，可是，結果却近乎兒嬉！

　翟天星十分失望，而招天至却更為沮喪！

　易天行道：「各位，堂中老僕被殺一事，請勿向外宣揚，而且，事情未了解之前，希望各位仍留宅內！」

　那五人已告辭而出。

　易天行道：「翟兄，力服五人，果是身手不凡！」

　翟天星道：「一時僥倖！」

　就在這時，內堂又傳出一片人聲。

　易天行皺眉道：「發生何事？」

　三人正要循聲而去，一個家丁已從內堂走入，惶恐道：「總把，不得了……」

　易天行問道：「什麼事！這麼大驚小怪？」

　家丁道：「那些毒蛇逃出籠子，我們已合力打死了幾條，還有幾條，却不知所蹤！」

　易天行道：「誰把蛇籠打開？」

　家丁道：「我不知道，剛才我到後院

餵飼馬匹，廐內馬匹亂叫亂跳，我以為發生了什麼事，只見一條斑斕的小蛇，在馬廐中亂竄，轉眼便不見了，於是，我往蛇籠之處一看，只見那蛇籠已敞開！」

　易天行急道：「快叫人搜索——」

　家丁領命而出。

　翟天星感到十分奇怪，道：「易兄，你養有很多蛇？」

　易天行道：「不——事情是這樣的，龍虎堂近年以來，很多江湖人都來投靠，有些人為了表示感激，帶來了一些禮物，去年廣西的毒龍君送來這批毒蛇。」

　招天至也插口解釋道：「這批毒蛇都是十分罕見，那次我們保鏢南下，無意之中，救了他的孩兒，因此，他親送這批毒蛇來，表示謝意！」

　翟天星道：「好古怪的禮物！」

　招天至道：「據說這批罕見毒蛇，可作藥用，但我們還未搜集足够的藥材，因此才暫時養在後院！」

　易天行道：「翟兄，我們去看看！」

　三人進了內堂，直趨後院。

　只見家人四處搜索，十分緊張。

　一個家人也趨前報道：「總把，我們已發現了八條，在不得已情況之下，已把蛇兒擊斃！」

　易天行似乎感到可惜，無奈道：「快繼續搜索，這些蛇兒十分毒，不要放過一條！」

　他們已到了馬廐。

　兩個家丁從馬廐奔出，而廐內也傳來一陣馬嘶之聲。

　三人立時進入馬廐，只見一匹栗色的高頭大馬，正亂撞欄柵，狂呼亂叫，一會，便無聲無息地倒下。

　他們走近那倒下的馬兒，只見那栗色的馬，已全身發黑，僵硬臥地。

　易天行道：「這馬是孩子最鍾愛的——」話未說完，那草叢之中，一條黑影竄出。

　易天行手中一揚，那蛇兒已被釘在地上。

　這蛇兒只有尺來長，相信一定是咬死那栗馬的，想不到這短短的蛇，竟可在一刹那之間，便毒死了一匹馬，可想而知，這些蛇是極其可怕。

　那時，馬廐外奔入兩人。

　易天行一怔，道：「你兩母子來這裏幹麼？」

　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先奔向倒在地上的栗馬，道：「爹爹，我的馬兒被蛇咬死？」

　易天行道：「孩子，千萬勿觸摸馬身，不知那些毒是否仍有殺傷之力！」

　那少年定是易天行之子，想不到易天行的兒子竟是那麼大了，他身裁頎長，也是一身勁裝打扮。

　隨着少年奔入馬廐的是一個婦人，看來是少年的母親，也即是易天行的妻子。

　馬廐之內，光綫並不充足，但翟天星一眼看去，已發現這婦人身段苗條，面目姣好，可算是一個美人兒！

　易天行喚道：「孩子，快來拜見翟大俠！」

　那婦人與少年已依言趨前。

　易天行道：「翟兄，這是拙荊，這是我的孩子易承先，快拜見翟大俠！」

　那婦人衽檢道：「翟大俠！」

　易承先也抱拳道：「翟大俠！你可是江湖中可摘天星，本領高强的翟天星翟大俠？」

　易天行怒道：「孩子，你豈可如此無禮？」

　易承先仍續道：「翟大俠，你眞的可摘天上星星？我倒想看看！」

　易夫人也喝道：「孩子——」隨即又向翟天星衽檢道：「翟大俠休怪，小兒無禮！」

　翟天星笑道：「夫人客氣，令公子天眞活潑，逗人喜愛！」

　易承先竟道：「翟大俠，我已不是孩子，明年家父便要為我娶個媳婦！」

　易夫人一笑，道：「你這不怕羞的孩兒！」

　易天行也笑道：「夫人，你還是與孩子先回去，否則毒蛇亂竄，恐有危險！」

　易承先道：「爹爹不用憂慮，我自會保護娘親！」

　易夫人道：「翟大俠，下月是家父誕辰，請多盤桓，喝了喜酒才可歸去！」

　翟天星道：「一定一定！我見顏老前輩時，只有十多歲，而今一定要好好瞻仰顏前輩一番風采！」

　易夫人與易承先離開之後，三人也出了馬廐，易天行為了打點一切，只剩下招天至與翟天星。

　招天至道：「翟兄，半日勞累，倒不如到我小樓休歇一下！」

　翟天星伸了一下懶腰道：「事實上我也感到疲倦！」

　兩人回到小樓，小樓之內已重新收拾，井井有條，廳內窗明几淨，十分舒適。

　招天至道：「翟兄，你可在我隣房休息！」

　翟天星道：「慢着，我還有一些問題向你請教！」

　招天至道：「翟兄請說！」

　翟天星接着道：「招兄休怪，你的侄兒……」

　招天至道：「我忘記向你致歉，我義兄的孩子，一向十分驕縱，說話無禮！」

　翟天星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承先侄的武功，一定是家學淵源！」

　招天至道：「這孩子倒也聰穎，已學得了義兄的七成功夫，而且，龍虎堂人來人往，承先又好問，因此，很多江湖客的怪異功夫，他也學了不少！」

　翟天星道：「再說，你認為昨晚發生之事，究竟有何目的？」

　招天至沉思一會，道：「我並沒有什麼頭緒！」

　翟天星道：「不是我危言聳聽，其中似乎有些陰謀，而且是針對老弟！」

　招天至道：「針對小弟？」

　翟天星道：「昨夜我還未敢肯定，不過，而今毒蛇無故出籠，這批蛇兒已養了很久？」

　招天至點頭道：「已有年半，一向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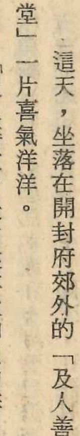
　翟天星又問：「那灰鷹是你心愛的寵物？」

　招天至道：「是的！」（下期續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秦紅·文　黃耀基·圖

武林一條街

（第二部）



盼得丈夫歸

這天，坐落在開封府郊外的「及人善堂」一片喜氣洋洋。

「及人善堂」是大俠林歌和他的妻子水蜜桃所開創的，專爲收養孤兒的一個地方。

這裏所收容的孤兒與日俱增，目前已多達六十幾個，年齡有剛出生不久的棄嬰和八、九歲的孩子，因此管理極爲不易，後來多虧「金劍葫蘆客」和「凌波仙子」這對夫婦加入帮忙，情況才稍獲改善。

這天，林歌和金糊塗並不在「及人善堂」中，他們數月前爲追究「武林一條街」的秘密先後前往南荒，至今未返。

故所謂「及人善堂」一片喜氣洋洋也者，並非林歌和金糊塗無恙歸來，而是凌波仙子產下一女，今天正好滿月。

爲此，水蜜桃特地宰了十幾隻鷄，加菜表示慶賀之意，院中的孤兒們聽到加菜，自是一片歡天喜地，因爲自從「及人善堂」被一批神秘蒙面人洗刦一空之後，孤兒們已好久沒吃到鷄肉了。

水蜜桃天未亮就開始忙起來，一個月來，由於凌波仙子產女坐月，院中的一切便完全落到她頭上，又要侍候凌波仙子，又要爲六十幾個孤兒燒飯洗衣，只忙得她像個無頭蒼蠅。

若在平時，她早已破口大罵不已了，但這一段日子她却表現得特别的堅强，每當凌波仙子爲丈夫金糊塗的一去不返而掉眼淚時，她還若無其事的安慰一番，一再以堅定的口吻向凌波仙子說金糊塗和林歌一定會平安無事的歸來……

又失兒女踪

這些，當然都是她努力裝出來的，其實她心中也是焦慮痛苦萬分，再加上一天到晚的忙碌，原本是「武林第一美人」的她，早已消瘦憔悴，眞正變成一個黃臉婆了！

× × ×

晌午時分。

水蜜桃正在廚房忙成一團的時候，凌波仙子忽然走了進來。

自從丈夫一去南荒無消息之後，她天天以淚洗面，後來看見水蜜桃堅强的負起「及人善堂」的一切事務，她深受感動之餘，也開始振作起來，不再把憂傷掛在臉上了。

她走入廚房，見水蜜桃正忙得不可開交，便笑道：「小嫂子，我來帮帮妳的忙吧。」

水蜜桃忙道：「不用！不用！妳還是去床上躺着，雖說今天是滿月之日，但產婦要多休息，太過勞動，將來老了會腰痠背痛的！」

凌波仙子含笑道：「妳别替我操心，我完全好了呀！」

水蜜桃道：「嬰兒呢？」

凌波仙子道：「正睡着。」

水蜜桃道：「好吧，妳既然躺不住，就帮我做些輕便的工作……」

她揭開鍋蓋，將三隻燒煮的鷄用筷子

挾出，放在一個大盤子上，道：「妳替我撒上鹽巴，要多抹上一些才好吃。」

然後，她加水到鍋中，接着去灶口添柴，一看柴不多了，忙去廚房外取柴薪，眞個忙得一刻也不得歇息。

凌波仙子一邊將鹽巴抹在煮熟的鷄上，一邊嘆氣道：「我早就說不必弄這些，妳本來已經够忙了。」

水蜜桃道：「不要緊，前年我生下那小子，滿月那天，林歌也曾大事慶祝一番，還請左右鄰居來吃酒哩。」

凌波仙子幽幽一嘆道：「可惜我生了個女兒，我應該替他生個男的才對。」說到這裏，眼眶一紅，淚水在眸中滾動。

她說這句話的含意是：她認定丈夫金糊塗八成已命喪異域，要是自己能生個男的，才能爲金家延續香烟。

水蜜桃明白其意，却故作不知道：「那裏的話，妳懷孕的時候，金糊塗就一再嚷着要生個女兒，他說他喜歡女兒，說甚麼生女兒將來才有做『岳父大人』的機會呢。」

凌波仙子苦笑不語。

水蜜桃道：「對了，妳打算給妳女兒取個甚麼 字？」

凌波仙子道：「念舫。」

水蜜桃一怔道：「念舫？」

凌波仙子點頭道：「是的，她爹的名字叫『舫』，現在以『念舫』爲名，不是很好麼？」

水蜜桃顰眉道：「我的金夫人，我跟妳說過多少次了？林歌和金糊塗是不死金剛，他們所以遲遲未歸，只是碰上了一些較爲困難的事，我心裏可是很踏實，他們一定會回來的！」

凌波仙子苦澀一笑道：「小嫂子，妳不用再拿話安慰我了，我已經打定了主意，雖然我們只做了幾個月的夫妻，但我們相愛極深，我願爲他守寡一輩子，今後我會堅强的活下去，快快樂樂的養育他的女兒，直到我們的女兒長大……」

水蜜桃原也担心自己的丈夫凶多吉少，這時聽了她的話，再也控制不住悲愴的情緒，忍不住淚下如雨道：「咱們倆都命苦，嫁了個不安於家的丈夫！我早就勸林歌不要再出去了，偏偏就有許多事情逼得他非離家不可！那個混帳東西，除非他死了，要是他能活着回來，老娘我就打斷他的狗腿，看他下次還出得了門不！」

凌波仙子道：「對不起，小嫂子，我不該引妳傷心。」

水蜜桃道：「這不關妳的事，我是氣我那混帳東西不聽我的規勸，妳不知道他的性子，他是一刻也靜不下來的，當初他雖然同意我開設這家『及人善堂』，可是我知道他心不在此，他喜歡的是遨遊天下快意恩仇的生涯。」

凌波仙子道：「可是他並未抱怨過，爲了養活這些孤兒，他忙着四處奔波賺錢，金糊塗就常對我說他很佩服林歌呢。」

水蜜桃嘆道：「他們兩個是一丘之貉，狼狽爲奸，都差不多啦！」

她舉袖拭去淚水，又道：「如今最使我心焦的是：咱們一家六、七十人，家裏沒一個男人，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啊？」

凌波仙子道：「正是，那些孤兒很可憐，咱們總不能撒手不管——」

一語甫畢，忽然院中傳來一片震天價响的叫聲！

「林叔叔回來了！」

「金叔叔回來了！」

水蜜桃和凌波仙子一呆，兩人相覷一眼，就立刻丟下廚房的事情，一齊往外衝了出去！

× × ×

林歌、金糊塗、朱五絕果然回來了！

而且是滿載而歸！

他們每人駕着一輛馬車，魚貫的駛入「及人善堂」的大門內。

車中之物，除去一部份是當初被刦去的財寶之外，還額外的運回在「武林一條街」裏面所尋獲的大批財物，他們老實不客氣的「反刦」回來。

三人跳下車時，孩子們鬨然圍上，差一點就把他們三人吞沒了。

就在這時，水蜜桃和凌波仙子已奔到院上，朱五絕大叫道：「孩子們且退開一旁！」

孩子們倒很識趣，聞言紛紛退開。

於是，林歌含笑走向水蜜桃，金糊塗也笑瞇瞇的走向凌波仙子。

意料中，兩對恩愛夫妻應該熱烈的擁抱一番，以慰數月來相思之苦，因爲水蜜桃和凌波仙子都以爲林歌和金糊塗已慘死南荒，此刻遽見他們平安歸來．在悲喜交集之下，一定會情不自禁的投入她們丈夫的懷抱中。

但是沒有。

她們悲喜流淚的望了丈夫幾眼，便雙雙身子一軟，昏倒地上！

朱五絕大吃一驚道：「哎呀！這是怎麼攪的呀？怎的竟暈過去了？」

林、金二人知她們這幾個月所受的煎熬之甚，已到心力交瘁的地步，所以看見自己二人回來，自然會喜極而暈倒。

當下，兩人連忙上前扶起自己的妻子，哈哈地大笑道：「醒來！醒來！妳們快來看看車裏的東西，價值超過一百萬兩銀子咧！」

「啪！」

水蜜桃一個巴掌首先落到林歌的面上，尖聲叫道：「你這惡棍，你還有臉回來呀！」

林歌嘻嘻笑道：「再打！再打！妳高興打幾下就打幾下！」

水蜜桃笑道：「你混蛋！」

另一邊，金糊塗發現愛妻的肚子扁平，大吃一驚道：「咦！妳的肚子怎麼不見了？我走之前，明明妳的肚皮比現在大得多，怎的這會反而癟下去了？」

凌波仙子臉上一陣緋紅，低首羞笑。

金糊塗忽然省悟了，眼睛一亮道：「妳……生了？」

凌波仙子點點頭。

金糊塗蹦的一下跳了起來，狂呼狂叫道：「我做父親了！我做父親了！哈哈，他個小舅子的！這下終於造成事實，妙啊！妙啊！」

他手舞足蹈了一會，才急急的問道：「是公的還是母的？」

凌波仙子啐了他一口，羞笑道：「甚

麼公的母的，你正經一些成不成？」

水蜜桃笑道：「告訴你金糊塗，你老婆跟你生個白白胖胖的女娃兒！」

金糊塗幾乎是喜極而泣，大叫道：「在哪裏？我的寶貝女兒在哪裏？」

凌波仙子笑道：「正在房中睡覺。」

金糊塗一陣風也似的衝了進去。

水蜜桃見到丈夫等人平安歸來，氣也就消了，笑着對林歌道：「你們趕得眞巧，今天是她女兒滿月之日，我宰了十幾隻鷄……」

她說這話時，凌波仙子已移步向屋內走去，欲入房與丈夫金糊塗相聚，但剛剛走到門檻，忽見金糊塗又一陣風也似的衝了出來，大聲叫道：「妳說我女兒在哪裏啊？」

凌波仙子怔道：「在床上睡覺呀。」

金糊塗一臉惶急道：「可是我找不到呀！」

凌波仙子一聽也急了，連忙三脚併作兩步的跑入房中，一看原在床上安睡的女兒果已不見，便一把抓把金糊塗道：「你少跟我鬧着玩，你把她藏在哪裏？」

金糊塗急得跳脚道：「誰跟妳鬧着玩的？我一進房，床上就是空着的……」

說着，往地上一趴，看床底下。

凌波仙子道：「有沒有？」

金糊塗道：「沒有！沒有！」

凌波仙子慌了手脚，轉身衝出，對着在院上的一大羣小孩喝問道：「誰抱走了我的孩子？誰抱走了我的孩子？」

衆童個個目瞪口呆。

水蜜桃臉色一沉道：「必是那個頑皮小鬼抱她去玩了，孩子們，排隊站好！」

衆童久經訓練，一聽號令，很快便排成六個橫隊，小的站在前面，大的站在後面。

水蜜桃道：「報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最後一個報的是「六十一」，水蜜桃便道：「一共是六十七個，除去五個還不會走路的嬰兒……啊，少了一個——孩子們，還有那個沒在場？」

一個六歲小女孩答道：「娘，阿斌沒來。」

阿斌也者，即是林歌和水蜜桃所生的兒子，今年三歲的林斌是也。

水蜜桃生氣道：「這小子一向最不安份，鬧得叫人生氣，必是他把嬰兒偷偷抱去玩了！」

說到這裏，扯起喉嚨大叫道：「斌兒！斌兒！你快給我滾出來！」

林歌回來到現在，一直就沒見到自己的兒子，心裏正在納悶，聽愛妻這麼一說，也不禁發怒道：「好小子，眞是胆大妄爲，幹的好事！」

水蜜桃又叫道：「斌兒！你再不把小妹抱出來，我要打你屁股了！」

但整個及人善堂裏一片寂靜，既不見林斌出來，也沒聽見他應聲！

林歌道：「是不是在房中睡着了？」

說着，快步奔入他們自己的房間。

結果，房中亦無林斌的蹤影！

林歌頓感不妙，回到院上向衆人道：「我看情況有異，大家快搜一搜！」

及人善堂開設已有四年多，由於孤兒越來越多，曾多次添建廂房，如今已有十幾個房間。當下水蜜桃吩咐衆孤兒站着別動，便與林歌、金糊塗夫婦和朱五絕分頭去各房間搜索起來。

不久，所有房間都搜過了，沒有！

及人善堂除了大門外，四面都是一丈多高的圍牆，三歲的林斌自不可能抱着一個嬰兒越牆而出，一定是從大門出去的，但大家心裏都不相信林斌竟敢抱着一個剛剛滿月的嬰兒走出大門，因此心頭開始蒙上一層陰影，但雖然如此，大家仍然抱着一絲希望，一齊出門尋找。

尋遍及人善堂四週所有可以藏匿的地方，結果仍未找到林斌和嬰兒！

凌波仙子一急之下，再度暈倒。

水蜜桃也急得哭了。

林歌和金糊塗則面色蒼白，半天說不出話來。

今天是凌波仙子產女滿月的日子，及人善堂本是一片喜氣洋洋，再加上林歌、金糊塗、朱五絕突然無恙歸來，更是喜上加喜，大家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不旋踵巨變突然降臨，於是大家恍似從雲端上一下跌入冰谷中……

金糊塗忍不住也哭了，道：「林歌！咱們到底造了甚麼孽？老天爺爲甚麼對咱們這樣不公平？咱們從南荒歷經千險掙得一條命回來，爲甚麼不讓咱們過幾天舒服的日子？」

他雙手抱頭，痛苦萬分，嘶聲大叫道：「爲甚麼？爲甚麼？爲甚麼啊？」

林歌比較沉得住氣，長嘆一聲道：「冷靜一些，我看這事八成是南仙幹的！」

南仙！

他就是地瓶谷主！

也即是「武林一條街」的創建人！

他是個精神失常的人，由於悲痛愛妾梅花仙子之死，他變成了個精神異於常人的恐怖人物。白天他是個知書識禮的地瓶谷主，一切與正常人無異，可是到了晚上，他便精神分裂變成他的亡妾梅花仙子，一手創立「武林一條街」，以邪術誘捕各方武林高手，收買他們的武功，要送給「她」的丈夫（也就是他自己），希望「她」的丈夫能稱雄中原武林！

林歌、金糊塗、朱五絕好不容易破了「武林一條街」，可惜却被南仙逃脫了，在他以「梅花仙子」自居的時候，「她」曾稱在大理諸葛武侯祠地下的「武林一條街」只是個試驗的模型，「她」眞正的目的是要在中原開設一座規模龐大的「武林一條街」，並且還說「她」早在數年前，已派遣「她」的得力手下霍一龍和霍二龍在中原建造了一座「武林一條街」云云！

難道說「她」所言屬實？是「她」跟踪而至，刧走了林斌和金糊塗的女兒？

金糊塗想到精神分裂爲一男一女的南仙，自己的女兒落入「她」手中那裏還會有命在，不禁一陣毛骨悚然，面色慘白如紙，悲聲道：「完了！完了！」

朱五絕神色亦極凝重，道：「我看是他不錯，但現在急也沒用，我想……林斌和那女嬰若是他刧去的，暫時應無多大危險。」

金糊塗方才已亂，失去了分析能力，

聞言急問道：「怎說沒有危險？」

朱五絕道：「那南仙白天是個正常的男人，雖然個性孤僻，尚不失爲正派之士，因此應不致加害那兩個孩子。而到了晚上他變成『梅花仙子』之後，由於那時『她』是個『女人』，女人總是喜愛小孩的，因此也不致傷害小孩……」

林歌立刻接口道：「照你這麼說，現在是白天，南仙在白天既是正常人，他怎麼會刧走我的孩子呢？」

朱五絕道：「對，所以我懷疑刧走孩子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武林街長』口中所說的霍一龍或霍二龍？」

水蜜桃哭叫道：「什麼霍一龍霍二龍？你們說清楚一些成不成！」

林歌三人返回及人善堂才不過兩刻時，還沒將他們在大理的遭遇說給她聽，因此她聽得滿頭霧水。

當下林歌也不及細述，他先示意金糊塗去將暈倒在地的凌波仙子救醒，然後五人入屋坐下，林歌和金糊塗才將在大理「武林一條街」的一切遭遇詳細說出來。

水蜜桃痛哭失聲道：「好了！你們三個混帳東西終於把麻煩帶回及人善堂來了！我告訴你，林歌！你若是不把我兒子找回來，我就跟你拚了！」

凌波仙子則流淚不止。

朱五絕安慰道：「妳們兩位小嫂子請放心，斌兒和那女嬰是林歌和金糊塗的骨肉，他們拚了命也要把他們救回來！就是我朱五絕，爲了這件事，我也不會袖手旁觀，總之妳們稍安毋躁，大家先冷靜下來，現在痛哭流涕是沒用的。」

水蜜桃一向雖甚「潑辣」，其實也很明白事理，聞言只得強忍悲痛停止哭泣。

凌波仙子性情較爲溫柔嫻靜，但她本是武林奇女子，她的武功而且還高在諸人之上，當然亦非柔弱者；祇因女兒才滿月就遭橫禍，如今生死未卜，其心情之焦急悲痛自是不難想像。這時她一邊流淚一邊冷冷問道：「你們知否他們在中原開設的『武林一條街』坐落於何處？」

金糊塗黯然神傷道：「要是我知道地點，我還急甚麼！」

凌波仙子道：「兩個孩子失踪當未超過兩刻時，現在由我留守及人善堂看顧孩子，你們四人立刻分頭追下，說不定還可追上敵人，快去吧！」

於是，林歌、金糊塗、朱五絕和水蜜桃各帶武器，立刻衝出及人善堂，一人一個方向分頭追下……

×　×　×

日頭偏西了。

然後夜色降臨了。

林、金、朱、水四人仍未返回。

再然後，初更過了，二更過了，三更也過了，林歌四人依然沒有回及人善堂。

凌波仙子整夜仗劍在及人善堂的各處房間巡視，雖然已經滿月，身體尚未完全復元，但是她心中悲傷憤怒所化成的力量，使她堅強無比，這個時候若有敵人侵入及人善堂，她是絕對不會讓敵人在她的劍下逃生的。

她徹夜不眠不休的仗劍巡守着，直到天將破曉，忽聽東邊廂房傳來一聲異响，她立即悄然縱身上房，循聲飛掠過去。

當年，她與金糊塗邂逅而雙雙墮入情網時，已是武林公認的女流輕功第一高手，因此贏得「凌波仙子」的美譽，後來因氣金糊塗嗜酒如命，一怒絕裾而去，却在長白山廣寒谷獲得奇緣，練成了一身絕世武功，故目前她的身手比林歌、金糊塗都強，只不過自與金糊塗結爲夫妻之後，即刻守婦道，不再下江湖走動，少人知其技藝罷了。

比刻，她身形一展，當眞身輕如燕，而且快如鷹隼，一眨眼便到了發出異响的東面屋上。

她目光極爲銳利，一眼便見一處屋簷上倒鈎着一雙脚！

那是個夜行人！

來人正倒掛簷下，對屋下的房間窺視，他所窺視的正是林歌夫婦的房間。

凌波仙子悄無聲息的來到那雙脚之前，臉含冷笑等待着。

一會之後，夜行人似已看出房中無人，便從腰間的一只鏢囊中取出一支鏢，抖手擲入林歌夫婦的房中，隨即翻身上屋。

而這一翻身上屋之下，正好與凌波仙子形成面對而立之勢！

夜行人這一驚差點驚破了胆，不覺「啊！」的叫了一聲，疾忙雙足一頓，仰身便欲向屋下掠去——

「太遲了。」

凌波仙子掌出如電，一下便搭上他的右肩，抓住了他的肩井穴。

夜行人頓感渾身一痠，再也使不出一絲力氣，登時面色大變。

他是個卅來歲的漢子，生得一張猴兒似的面孔，穿着一身黑色密扣襟衣，背插一支七節鋼鞭，一看即知是黑道上的人物。

凌波仙子像抓小鷄一般，抓着他躍落地面，用劍柄在他軟麻穴一撞，才將他扔在地上，冷冷問道：「你是何人？」

來人閉口不言。

凌波仙子把劍抵上他咽喉，道：「說不說？」

來人仍是不開口，一副決心赴死的姿態。

凌波仙子冷笑一聲道：「我總有辦法叫你開口的，除非你是鉄打的人！」

她收回長劍，並伸手在來人的腰上一抓，再將他提起，入屋進入林歌夫婦的房中。

剛才，她曾見來人打一支鏢進入林歌夫婦的房中，心想那可能是「鏢書」，先看「鏢書」也許即可知道來人的來歷。

她將來人放下，點起房中一盞油燈，一眼便見那支鏢插在床上，而鏢衣上果然繫着一束字柬。

解下字柬，展開一看——

『林歌：限於今夜初更時分將三車財物運至黃河北渡口，搬上停泊該處的一艘快船上（該船懸三明燈爲標誌），之後即回及人善堂，便知你子及金糊塗之女的所在地，違則處死二孩。』

字柬上就這麼幾十個字，沒有署名。

凌波仙子看過之後，將它摺好揣入懷中，便向躺在地上的來人問道：「我女兒和林歌的兒子現在何處？」

來人有恃無恐，仍不作答。

凌波仙子道：「字柬上所說的『今夜

』，不是指今夜吧？因爲，現在是四更天多了。」

來人這才開口道：「是指明夜。」

凌波仙子又問道：「你叫甚麼？」

來人道：「這不重要。」

凌波仙子道：「我要知道這件事是你個人單獨幹的？或是聽命於人？」

來人道：「聽命於人。」

凌波仙子道：「主使者爲誰？」

來人又不回答。

凌波仙子道：「我女兒和林大俠的兒子現在都還好吧？」

來人道：「還好。」

凌波仙子道：「我女兒是要吃奶的，她才剛剛滿月。」

來人道：「所以你們行動要快，否則妳女兒會餓壞了。」

凌波仙子一聽此言，眞個心如刀割，怒道：「你們難道不餵她吃奶？」

來人道：「我們不耐煩做那種事情，反正一個嬰兒餓個兩三天也死不了。」

凌波仙子大怒道：「你說的甚麼話？你們竟忍心讓一個剛剛滿月的嬰兒餓個兩三天？」

來人微微一笑道：「妳放心，只要你們老老實實的將三車財物送到黃河北渡口，保證還妳女兒，否則的話，嘿嘿……」

凌波仙子恨得眞想一劍剁下他的狗頭，但想歸想却不敢造次，因爲女兒在別人手中，只要能使女兒活着回來，也是不惜犧牲一切的。

來人知她投鼠忌器，因而態度更爲跋扈，冷笑一聲道：「有一點我要告訴妳：我若不能在天亮之前回到某處，他們便將認定我失手被捕，也將認定你們不願接受條件，因此他們將立刻下手殺害那兩個孩子！」

凌波仙子明知這是他的恐嚇之言，但仍大爲心慌意亂，道：「我們若遵照你們的意思將三車財物送去黃河北渡口，你們如何還我們那兩個小孩？」

來人道：「我們會通知你們一個地點，你們可去那地點接回小孩。」

凌波仙子說道：「要是你們食言不放呢？」

來人笑道：「我們要的是財物，妳若是不放心，那我們沒辦法了。」

凌波仙子道：「這件事，我得等林大俠和我丈夫回來才能決定。」

來人輕輕一哼道：「隨妳的便，但妳要知道，天快亮了！」

凌波仙子覺得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一時大感進退維谷，不知所措。

來人輕笑道：「現在好像四更將盡了吧？妳再不放我走，我只怕無法在天亮之前趕回該處啦！」

凌波仙子想了想，道：「你說你聽命於人？」

來人道：「不錯。」

凌波仙子道：「你們完成了這個勒索後，你可分到多少？」

來人道：「妳問這幹麼？」

凌波仙子道：「回答我！」

來人道：「我大概可分得全部財物的十分之一。」

凌波仙子道：「十分之一，大約十萬兩銀子。這樣好了，你告訴我那兩個孩子在那裏，我給你一車財物。」

來人說道：「妳把我當作三歲小孩子麼？」

凌波仙子道：「我絕不騙你，要是我不遵守諾言，我便絕子絕孫！」

來人道：「對不起，我不能接受。」

凌波仙子道：「爲甚麼？」

來人道：「理由未便奉告。」

凌波仙子道：「你不妨仔細想想，那三車財物價値超過一百萬兩銀子，你拿去一車，那便是三十多萬兩銀子，比之十分之一要多出三倍呢！」

來人道：「我知道，但不能接受。」

凌波仙子多麼希望林歌四人現在趕回來，只要他們四人中有一個人回來，事情就好辦得多了，但偏偏他們四人好像泥牛入海，自昨天中午至今已經出去了足足八個時辰，竟無一人回來，她心中眞是急死了。

來人冷笑道：「妳去看看窗外的天色，好像快天亮了吧。」

凌波仙子走去窗前望望外面的天色，窗外一片漆黑，但她知道再過不久天就快要亮了，她可不願女兒遇害，忍不住說道：「好吧！我放你回去，回去告訴你的主人，我們同意將三車財物送去黃河北渡口，只是你們一定要還我們孩子。」

來人道：「這個當然。」

來人全身血氣一暢，立刻一躍而起，笑道：「還有一事妳要遵守，明天晚上——不，應該說是今天晚上了——今天晚上你們五人必須一起去黃河北渡口。」

凌波仙子道：「爲甚麼？」

來人道：「你們五人一起去，我們才不會被跟踪尾隨！」

說罷，大模大樣的走去開門，還回頭對凌波仙子輕浮的擠眼一笑，然後才揚長而去。

× × ×

一直到天大亮的時候，林歌四人才陸續回到及人善堂。

當他們聽完了凌波仙子的一番敍述後，金糊塗扼腕嘆氣道：「妳不應該放他走的！」

凌波仙子道：「可是他說天亮之前若不能回去，他們便要下手撕票呀！」

金糊塗道：「妳至少應該問出他的來歷。」

凌波仙子道：「他有恃無恐，硬是不肯透露一字，我有甚麼辦法呢？」

朱五絕接口道：「放了他之後，妳何不暗中尾隨？只要知其落脚之處，一切就容易解決了。」

凌波仙子嘆道：「這一點我倒是想到了，只是我不能夠這樣做。」

朱五絕道：「爲甚麼？」

凌波仙子道：「因爲這『及人善堂』中還有六十多個孩子。」

水蜜桃自怨自艾道：「眞該死，咱們四人中只要有人一提前趕回來，就可跟踪那賊子，如今甚麼都完了！」

朱五絕安慰道：「別急，別急，對方既然志在那三車財物，在未得到之前，自不會下手殺害孩子，現在的問題是：咱們要不要服從？」

水蜜桃道：「當然只有接受了，兩個孩子在他們手上，別說是三車財物，就是三十車財物也要給，只要我的兒子能够安全回來，要我的命都可以！」

朱五絕道：「該是如此，我心中倒有一計。」

林歌道：「快說！」

朱五絕道：「咱們三個男人中，先一個悄悄去黃河北渡口埋伏，其餘的人今夜將三車財物送去該處，那時埋伏之人便可悄悄跟踪船隻，如此便可知悉他們落脚的地方。」

凌波仙子道：「不行，來人說了：今夜咱們五人要一起去北渡口，一個也不能少！」

朱五絕一怔道：「他們也想到這一層了？」

凌波仙子道：「正是。」

朱五絕不禁開罵道：「他個婊子養的，怎麼這樣聰明？」

林歌皺眉道：「咱們五人一起去，這『及人善堂』的六十多個孩子又叫誰來保護？」

水蜜桃道：「我看不要緊，咱們『及人善堂』除去你們昨天運回的三車財物外，早已一無所有，他們還要這些孩子幹甚麼？」

林歌目注金糊塗問道：「你意下如何呢？」

金糊塗沉吟了一會，說道：「這個……婊子說的有道理，他們刦去兩個孩子的目的是那三車東西，應該沒有理由乘咱們不在時傷害這些孩子。我現在担心的是：他們拿到三車東西後，是否眞肯釋放那兩個小孩？」

林歌苦笑道：「咱們已無選擇的餘地，只有看他們的良心了！」

語至此，轉望妻子水蜜桃道：「不過，咱們也要想個辦法才是……」

——未完——

魔杖

（本文承自42頁）

蒲投鷹冷笑，目注龍城璧：「濟南府的八條龍刀法，是否眞的很厲害？」

龍城璧道：「不算厲害」

蒲投鷹道：「但你却賴此成名於江湖之上。」

龍城璧道：「但我這個人最厲害的法寶，却不是這把刀和這套刀法。」

蒲投鷹目光森冷：「那是甚麼？」

龍城璧道：「朋友。」

「朋友？」

「不錯，我的朋友若不來，今天我必敗無疑，但他們却知道大同府風雲吃緊，而我又纏上了一身麻煩，所以他們就算爬着也要爬來，助我一臂之力。」

蒲投鷹無言。

他知道，形勢已逆轉。

他已敗了。

（九）

蒲投鷹頹然放下手中魔杖！

「我敗了。」

「不戰已敗？」龍城璧凝視着他。

「我們已交手，」蒲投鷹嘆了口氣：「你贏了，因爲你有他們這種朋友。」

「你呢？」

「我只有手下，只有願意爲錢而賣命的爪牙，却沒有朋友。」

「所以，你甘願承認失敗？」

「是的。」

蒲投鷹長長的吸了口氣，接着說：「我也許沒有機會擊敗你的刀，但却無法擊敗你所有的朋友，到了這種地步，我爲甚麼還要死撑下去？」

龍城璧嘆了口氣，緩緩道：「有時候，你看來是那麼粗鄙，但有時候，你却像個偉大的一代武林宗師。」

蒲投鷹道：「你似乎比我瞭解蒲投鷹這個人。」

龍城璧道：「無論怎樣，你是個不起的人！」

「了不起？」蒲投鷹深深的注視着他：「你也同樣了不起。」

龍城璧默然。

因爲在這時候，有個臉色蒼白的女孩，一步一步的向蒲投鷹走了過去。

這女孩不是蒲可雁。

她是瓊心，天梅谷的方瓊心。

她手裏有刀。

刀長三尺，刀鋒有血。

這把刀，是她剛從地上檢起的。

她不知道這把刀是誰的，也不知道刀鋒上染着誰人的血。

她的眼睛裏只有一個人。

一個她立誓非殺不可的人。

蒲投鷹。

× × ×

方瓊心只向蒲投鷹說了一句話。

「我要殺你。」

蒲投鷹沒話說。

方瓊心用一個很簡單的動作，一刀就刺入了他的胸膛。

他居然微笑。

「很好，欠了債，總是要還的。」

龍城璧怔住。

他怔怔的看着蒲投鷹，良久才說：「爲甚麼我們不是朋友？而是敵人？」

這種說話，江湖人常會掛在嘴邊。

這是很令人傷感的事。

偏偏，江湖上這種事，却是太多太多了。

× × ×

天色又陰沉下來。

「朋友，陪老子喝一罎好不好，老子現在已不必戒酒啦，」這是唐竹權粗豪的聲音，他又捧着那種大得嚇死人的大酒罎，他到處問：「浪子呢？老子要找他喝酒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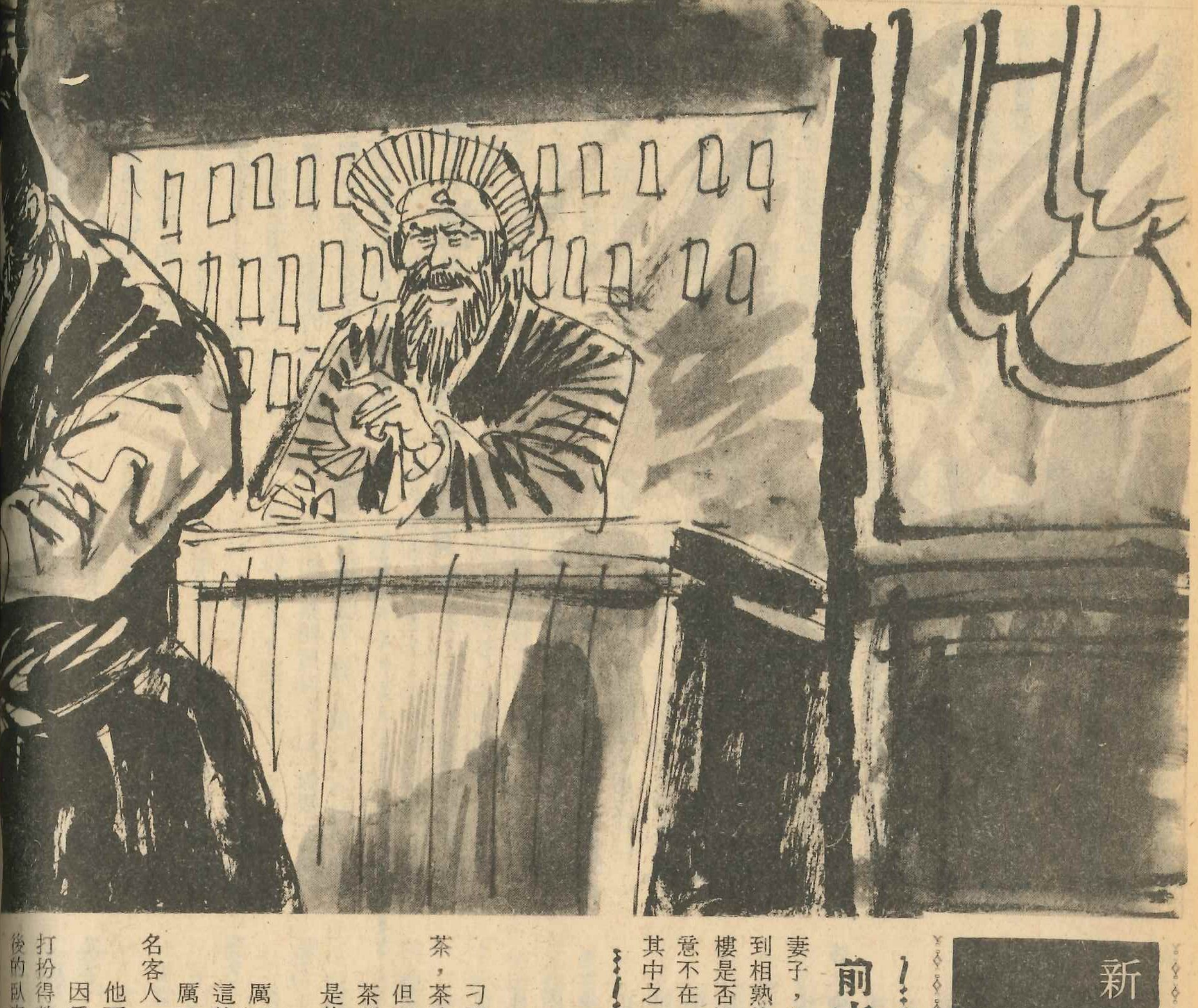
但浪子却已走了。

他沒有向那些遠道爲他而來的朋友道謝。

因爲他認爲沒有這個必要。

因爲他們是眞正的朋友。

——全文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名鎮「一壺香」茶樓的生意愈來愈旺，可是這間茶樓的老板刁四的身體却愈來愈差，蓋因刁四有一位美艷照人的妻子，他這位妻子，從來不問店務，每天只打扮打扮，上街買菜，或者經過茶座時，遇到相熟的客人，便笑口迎人地打個招呼而已。但無名鎮上的人，無不知道「一壺香」茶樓是否沒有這位老板娘，生意一定一落千丈。因爲凡到這茶樓去的顧客，大多是醉翁之意不在「茶」，而這些顧客中，又以武統邦的人爲多，厲大爺——血羽飛花厲三刀就是其中之一，厲三刀垂涎於刁四娘子，刀四心裏自然明白，但是却無可奈何……

羣俠均枕戈　只待鼙鼓響

刁四端起茶壺，慢慢的吸了一口人參茶，茶味淸甜甘芳。

但刁四却好像喝的是一口苦水。

茶並不苦。

是他心苦！

×　　×　　×

厲三刀今天來得特別早。

這使刁四心裏更不舒服。

厲三刀到達的時候，樓上才來了五六名客人。

他不僅來得早，而且來得也很巧。

因爲他剛一坐下來，便趕上刁四家的打扮得整整齊齊，提着一隻菜籃子，從樓後的臥室裏走了出來。

刁四全身的神經突然抽緊。

他曉得他女人每天就數這個時候看上去最動人，即使他們昨夜曾經纏綿通宵，有時他自己看了，都會心旌搖曳，有點把持不住。

這也正是有時大白天裏，店裏正忙成一團，兩名小伙計却忽然找不着老板和老板娘的原因！

自己看自己的老婆，都會有這種感受，別人的感受又如何？

×　　×　　×

刁四又端起了茶壺。

這次他不是想喝茶。

他是利用茶壺來遮住自己的面孔，以便從壺把子和壺咀子的空隙中，偷偷監視那些茶客們的眼光。

今天，他要注意的，當然只有一個血羽飛花厲三刀。

×　　×　　×

今天的厲三刀，臉色蒼白，神情萎頓，看上去氣色很差。

但當這位一品殺手抬頭瞥及如花枝招展的刁四娘子時，這位厲大爺就彷彿一下子脫胎換骨，突然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臉上泛露微笑，兩眼發亮。

笑得很邪氣。

眼光更邪。

刁四心中酸得滴血，恨不得能拿把刀子，去把這傢伙臉孔刮平，把那雙眼珠子給挖了出來。

不料更令刁四氣惱的是，只見厲三刀點了點頭，他那個女人便欵擺着腰肢，裊裊婷婷的朝厲三刀的茶座走了過去。

「賤人！一點也不顧顧我的顏面，」刁四暗暗咬牙切齒，「只不過空了昨天一個晚上，就熬不住，騷成這樣子……」

但這一次刁四可完全吃錯了醋。

刁四娘子馬上回到帳櫃前。

「等會我可能要晚一點回來。」她悄聲告訴她的男人：「厲大爺有要緊的事，要我替他去找薛矮子。」

刁四好像突然服了一顆淸涼丸。

兩人剛才談的原來是公事！

×　　×　　×

刁四娘子回來得並不算晚。

因爲她今天運氣好。

他從丁麻子那裏買好豆腐，一轉過身子，便見薛矮子正從大廟旁邊的巷子裏走了出來。

刁四家的慢慢的迎了過去。

大街上不是談話的地方，她從薛矮子身旁擦過，望也沒望薛矮子一眼。

「一壺香有人找你。」

「誰？」

「厲大爺。」

「好！」

刁四家的脚下不停，說完兩句話，繼續向前走去，絲毫不落痕迹。

薛矮子兩眼發亮，原地趦趄了片刻，便也掉頭走向一壺香茶樓。

×　　×　　×

薛矮子是個貨眞價實的矮子，但矮得並不難看。

他只有四尺二三寸高，長瘦而得匀稱，腦袋也不特別大，這大概便是這矮子人雖生得矮，却不像別的矮子那樣矮得難看的原因。

矮子的一雙腿，當然不會長到那裏去，薛矮子也不例外。

不過，這矮子一雙腿雖然短小，走起路來，却比常人至少要快十倍以上。

由於他身矮人瘦，心機靈活，跑得又快，他便在江湖上選擇一項很少人同他競爭、工作輕鬆、報酬優厚的職業。

收集江湖上看似無用的一些小秘密，待價而沽！

×　　×　　×

血羽飛花厲三刀出手大方而濶綽，薛矮子爽快上路；所以，兩人只不過三言兩語，一樁重大的交易便告完成。

「你還記得那座山洞的位置？」

「當然記得。」

「現在就去，方便不方便？」

「最好少帶幾個人。」

「我不帶人去，這種事愈秘密愈好，怎可以勞師動衆？」

「好，走！」

薛矮子說走就走，走在前頭。

這是他的職業道德。

你拿了人家大把銀子，告訴人家一件事情，如果人家按址前往，却撲了一個空，而你仁兄又已溜得不見了人影子。試問：你這碗飯，以後是否還吃得下去？

所以，他每進行一件交易，一定要交代明白。

他從不爲貪小利而砸自己的招牌。

他的信譽一向很好。

縱然爲環境所逼，不得不玩點小小的花樣，他也一定會權衡利害得失，以不損及自己的職業信譽爲原則！

× × ×

厲三刀的心情愈來愈緊張，也愈來愈興奮。

兩百五十兩銀子，說起來雖然不是個小數目，但如能因而找到玉鳳錢宛男，那眞是太便宜太便宜了！

護國公或丞相們隨意給個賞包，也不止這個數目的十倍八倍；更別說還可以升爲金星特使的誘惑了！

他年紀輕，體格結壯，昨夜被榨乾了的身子，似乎又已漸漸充實起來。

儘管他清楚五絕叟一定要抓回玉鳳錢宛男的眞正用心，但在得手之後，他仍不願放棄先拔個頭籌的機會——他相信玉鳳一定比她的兩個姐姐更有味道。

薛矮子突然掩去一塊大石後面，朝他招手。

厲三刀快步攏過去。

「什麼事？」

「看到冒烟的那個山洞沒有？」

「怎麼樣？」

「丫頭就躲在那裏面！」

「她在裏面烤東西吃？」

「人又不是鐵打的，餓了一天一夜，不吃東西怎麼行？」

「烤的大概是隻兔子。」

「聽說這丫頭潑辣得很，要不要小的跟過去相助一臂之力？」

厲三刀望着薛矮子，忽然想起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老薛，你有沒有跟女人睡過覺？」

薛矮子除了人生得矮了一點，可說是個完全正常的人；一個完全正常的男人，怎會沒跟女人睡過覺？

薛矮子當然明白這位一品殺手突然提出這個問題的弦外之音。

對任何男人來說，這都是一種侮辱。

但薛矮子却好像一點受辱的感覺也沒有，他只是不在意的笑笑道：「大爺說笑話了，這年頭只是銀子難賺，要找女人還不容易……」

厲三刀大概不忍心再調侃這個可憐的小矮子，於是笑着改口道：「既然你非常清楚男女間的事，你能帮我什麼忙？你是担心我做不好，還是想觀摩借鏡一番？」

薛矮子裝作沒聽懂他話中之意，反問道：「那麼，小的可否先走一步？」

厲三刀道：「不行。」

薛矮子道：「爲什麼？」

厲三刀道：「你應該知道你吃的是一行什麼飯。」

薛矮子道：「大爺担心山洞裏空空如也，冒出來的烟，只是個幌子？」

厲三刀道：「不是，我担心這裏正事兒尚未辦完，你又去把消息賣給別人！」

「這好辦！」薛矮子爬上石頂道：「在這裏，大爺隨時可以探頭看到我，我却看不到大爺；大爺進去辦事，我就在這裏等。」

× × ×

從山洞裏冒出來的烟，夾着陣陣肉香，裏面果然正在烤着一隻大山兔。

只是烤兔的人並不是玉鳳錢宛男。

也不是「宛男」，而是個眞正的「漢子」！

唐漢！

厲三刀正驚怒間，身後忽然遙遙傳來薛矮子的笑聲道：「你侮辱俺老薛，俺老薛不計較，姓厲的，現在你該知道是什麼原因了吧？俺老薛人矮肚量大，從不跟游魂生閑氣是也！」

唐漢緩緩起立道：「拔你的刀！」

× × ×

厲三刀拔出了他的刀。

精鋼寶刀！

他原來的名字並不叫厲三刀，只因爲他刀法快而狠，無論多强的對手，也難接得下他三刀，一些伙伴們便替他改取了這樣一個名字：厲三刀！

厲三刀寶刀出鞘，永遠只有一個目的：殺人！

他殺人絕不猶豫。

刀光閃起。

一閃！

再閃！

撲，人頭落地！

第一刀是厲三刀攻向唐漢。

第二刀是唐漢攻向厲三刀。

出刀、奪刀、還刀、一氣呵成！人頭落地的是誰，自是不問可知。

這是唐漢來到無名鎮以後，第一次使用大天心無相玄功。這也正是他不惜重金買通薛矮子，將這位一品殺手誘來這片荒山中下手的原因。

他這套玄功要對付重要人物還多得很；他不能只因爲解決一名殺手，而引起那些老奸巨猾的戒心。

× × ×

五月初一。

晴。

旭日初昇，陽光燦爛。

大廟門口，最顯目處，突然出現一幅黃底紅字的告示牌，牌上只有兩行大字：

本月各項交易因故暫停一次。

無奇不有樓　敬啓。

× × ×

這個非同小可的消息，很快的便在無名鎮上傳了開來。

大家的第一個感覺是：無名鎮完啦！

因爲誰都知道，無名鎮能在這樣一片荒涼的山區中生存下去，它最大的倚靠，便是由於鎮上有座充滿了神秘感的無奇不有樓。

無奇不有樓一旦停止活動，誰還會跑到這種荒山中來？

其實，這全是杞人憂天。

無名鎮由當初幾家稀疏散落的獵戶，發展到今天這樣一座繁榮的小鎮，無奇不有樓不能說沒有它的功勞。

但在氣候形成之後，無奇不有樓在這座小鎮上的份量，便在無形之中，慢慢的減輕了。

這有事實可以證明。

× × ×

告示貼出三天，無名老棧，名流大客棧，大發財小客棧，照樣人滿爲患。

黃金賭坊不分日夜，照樣人頭洶湧。

醉仙樓、太白居，照樣車馬盈門，食客不絕；百花院、美人窩、夢鄉等大小酒家，也照樣鶯聲燕語，管弦不輟。

丁麻子每天做出來的豆腐，照樣不夠賣。

老胡兔肉店，過去每天要宰八隻大山兔，如今照樣少宰一隻也不行。

大廟前那幅告示的影响在那裏？

這也許只影响了一個人。

× × ×

這個唯一受影响的人，便是火種子唐漢。

自從大廟前那幅告示貼出之後，唐漢的心情便顯得有些異樣。

這位一向談吐恢諧的火種子，忽然變得沉默寡言起來，那張永遠如沐青風的英俊面龐，也忽然失去了笑容。

三天來，他每晚都愼重叮囑飛刀帮四大堂主，要他們打起精神，加强守備。

然後，他便自己一個人單獨上山入鎮；每每要到東方發白，才帶着一臉倦容，悄然返回住處。

大家問他究竟發生什麼事，他不肯說；要派人跟他作伴，他也一口回絕。

到了第四天，他忽然將衆人召集在一起，正容道：「我正計劃採取一項激烈的行動，但不知道大家願不願意接受我的安排？」

今天這個屋子裏的人，其所以會聚集在一起，一心一德，同舟共濟，就是因爲大家都有一腔熱血，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都有捨死忘生不惜一拚的決心和勇氣。

而唐漢的武功、才華、人品，他們一向由衷欽佩；如果由唐漢帶頭採取某種行動，他們焉有不協力支持之理？

唐漢見大家沒有異議，便接下去道：「在來無名鎮之前，我已於省城某處買下一幢古宅，裏面陳設一應俱全，現在我想從這裏先分出一部人過去安頓下來。」

屋內鴉雀無聲，沒人開口。

大家心裏明白，這是一種事前佈署。

傷勢未癒的「童子飛」和「張天俊」是去定了。

底下的問題是：養傷的人，需要照顧，這種照顧病人的差使，會落到誰的頭上呢？

很明顯的，沒人願意被派上這份差使。他們不是不願意照顧病人，而是誰也不願意失去參加這次行動的機會！

「岑姑娘跟過去照顧天俊兄。」

無眉公子經過數天調養，傷勢雖大有起色，但也只限於已能坐臥自如而已。

這位名公子雖然好勝心强，但自知心餘力絀，只有默然接受安排。

風流娘子被派去照顧心上人，義不容辭，也沒話說。

「金老前輩須繼續爲病人療治，當然不能留在這裏。」

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就是生死大夫本人，也找不出反對的理由。

「童帮主身體仍很虛弱，留下也不妥當。」唐漢忽然轉向玉鳳錢宛男：「妳也過去，帮忙照應童帮主的湯藥。」

「我不去！」

「爲什麼？」

「我要留在這裏！」

「留在這裏幹什麼？」

「爲兩位姐姐報仇！」

「妳的仇人是誰？」唐漢沉下面孔道：「我已經把姓厲的人頭交給了妳，妳還想找誰報仇？」

「那天的暴徒，不止姓厲的一個！」

「妳以爲我們留下來，只是爲了要對付那幾名殺手？」

「對付誰我錢宛男都不在乎！」

「妳不在乎我在乎！」唐漢再度沉下面孔道：「妳的仇人也是大家共同的仇人；這是整體行動，不容任何人耍性子！」

玉鳳低下頭去，泫然欲泣。

她懷念兩位胞姐，但她更愛唐漢。唐漢如果堅持，她當然會曲意依從。但她怎麼也沒想到，唐漢竟會當着衆人面前，對她如此疾言厲色。

她身邊的風流娘子連忙拉起她一隻手，輕拍了兩下道：「宛男，我們無論怎麼强，畢竟是婦道人家，聽小唐的安排沒錯的。」

玉鳳默然。

其實，他只是由於天性使然，一時無法適應而已！她自己又何嘗不知道，如果她連小唐的話也不聽，她又該聽誰的？

唐漢滿屋環掃了一眼，眼光最後落在呂子久夫婦身上。

呂子久大爲緊張，脫口道：「小唐，我話說在前頭，你最好少動我們夫婦倆的腦筋！」

唐漢笑笑道：「誰動你們的腦筋了？這兒是我們的大本營，無論發生什麼事，飯總是要吃的，你們夫婦就是偷懶想走也不行！」

這是他爲這對恩愛夫妻所作的最佳安排；淡淡數語，覊留本營！

唐漢最後的一項措施是：拿出五百兩銀子，交給獵戶蔡二虎，要他們一家遠離這片荒山，另覓落脚之所，重謀生計。

× × ×

天空陰暗。

細雨如絲。

這也許是黃梅季節的最後一塲雨，天氣雖然惱人，但對撤離這座山谷的人，却是一種很好的掩護。

飛刀帮的弟子，原有二十多人，一個個都是百中挑一的好手。但是唐漢一個也不留，全叫他們跟帮主童子飛一起走了。

最後留下來的，共計十一個人。

他們是唐漢、飛天豹子歐陽俊、玉樹

公子謝雨燕、黑笛公子孫如玉、多事公子高凌峯、呂子久夫婦，以及飛刀帮的四大堂主：「子母刀」曹如冰、「穿楊刀」柳燦陽、「追魂刀」溫良玉，「流星刀」陳青雲！

唐漢請呂子久夫婦熬了一大鍋粥，以及幾樣簡單的酒菜。

然後大家圍坐一起，由他說明他將要採取的下一步驟。

他首先說明，過去這三天來，他爲什麼單獨行動，徹夜不歸？

他說，過去這三個夜晚，他一共查訪了三個地方：無奇不有樓、上淸宮、以及大廟。

根據他查訪所得，計獲得下列幾項資料。

第一：武帝已來無名鎭，現在居住於無奇不有樓的長春閣內。

第二：綜合三處地方的人力分佈情形，武統邦如今集中在無名鎭上的重要人物，約有：左丞相白天燈，右丞相人海釣客鐵鈎銀絲魚太平。

護國公三名：五絕叟吳一同、兩儀搜魂沙高樓以及一名來歷不明的眇目老者。

散騎常侍一名：玄機道人一塵子。

左右大將軍：刺龍獨孤威、火龍獨孤烈。

三名金星特使：侯門公子顏名揚，以及兩名身份不明的苗裝婦人。

無法分別品等的各級殺手，約三十餘名。

第三：該帮成立的宗旨，爲統一天下武林道，順者收爲己用，逆者一律剷除。

第四：武帝其人曾一度爲西藏密宗高僧大覺上人的方外之交，於竊得上人的大天心無相玄功手抄秘笈後，即起意欲置上人於死地，唯功虧一簣，結果被上人負創逃脫。

武帝當時自己年逾四旬，大天心無相玄功無法修達最高境界，雖明知大覺上人將不久於人世，但深恐上人另有傳人，以是食不甘味，寢席難安，必欲覓其傳人去之而後快。

關於最後一點，不須解釋，大家心裏都很明白。武帝心目中，認爲大覺上人的傳人，最可疑的便是他這位火種子！

事到如今，已無掩瞞必要，唐漢坦率承認：他雖出身於棋痴黑白老人門下，嗣因機緣湊巧，途遇大覺上人，他終於又成爲大天心門入室弟子，以及大天心無相玄功的嫡系傳人！

大覺上人臨終交代：個人恩怨，他不計較；一個人誤交匪類，乃由於認識不清，他自己也必須負起一部份的責任。所以，只要武帝不以無相玄功爲禍武林，就不必加以追究。

而武帝今天不擇良莠，稱孤道寡，橫行江湖，他使恃的是什麼？

當然是他那一身自以爲天下無敵的大天心無相玄功！

因此，唐漢很懇切的告訴衆人，他今天不惜以卵敵石，一心一意要撲滅這個武統邦，絕不滲雜一絲私人成見。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大家睜一眼閉一眼，任武統邦繼續囂張擴張下去，除非打定了主意準備跟該帮同流合汚，終必有噬臍莫及的一天！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孫子兵法上很有名的兩句警語。」唐漢說到這裏，忍不住苦笑了一下：「如今我們對敵我之間的形勢實力，差不多都已相當了解。但是，事實至爲明顯，敵人的人力，至少超出我方五倍以上！若是妄逞匹夫之勇，我敢說我們這一邊，就想留個收屍的人，都辦不到！」

衆人默然不語。

心情都很沉重。

因爲唐漢這些話絕不是危言聳聽，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是實情。

該邦的七品殺手，個個身手不凡，驍勇善戰。

左右大將軍，獨孤兄弟，功力深厚，暗器狠毒，更是令人談虎色變！

何況，再向上尙有「金星特使」、「散騎常侍」、「左右丞相」、「護國公」，以及高高在上的「武帝」。

以他們目前這支薄弱的兵力，試問如何迎戰？

飛天豹子歐陽俊忽然揚起手臂道：「對不起，且容老夫打個岔。」

唐漢道：「有話儘管說，俊老不必客氣。」

飛天豹子道：「老夫要說的是句題外話。太原馬場花槍金滿堂那個老賭鬼，你不是找人聯絡過了，怎麼至今不見這老賭鬼的人影子？」

唐漢道：「我派去的人，沒有碰上頭，聽說他已經於前一天離開了無名鎭。」

飛天豹子哼了一聲道：「好個『大賭俠』，眞會獨善其身！」

唐漢笑笑道：「我找他來，其實也沒有別的意思；他是有身家事業的人，我決不會勉強他捲進這種是非的漩渦。」

飛天豹子道：「那麼，你找他來幹什麼？」

唐漢笑道：「我只是想告訴他：已有人看中他太原那片馬場，無名鎭沒有什麼値得好留戀的，應以早早離去爲妙。」

「誰看中了他那片馬場？」

「五絕叟吳一同。」

「你怎麼知道的？」

「是兩名中等品級的殺手，在一壺香喝茶閒聊時，被我無意中聽到的。」

飛天豹子面露疑惑之色道：「他們敢在一壺香那種地方談起這種事？」

唐漢笑道：「這也許便是修習了大天心無相玄功的苦惱之一。」

「耳朶特別尖？」

「想不聽也不行。」

飛天豹子道：「這樣說來，以後講你小子壞話，倒是要小心一點。」

唐漢笑道：「沒關係，我只當沒聽到就是了！」

衆人聽了，不禁哈哈大笑。

屋內氣氛頓告輕鬆。

就在這種輕鬆的氣氛中，唐漢說出了他以寡敵衆的計劃和各種步驟。

× × ×

無月。

無星。

大地冥濛，一片陰沉。

× × ×

無奇不有樓。

長春閣。

一名面如重棗，修眉鳳目，威儀懾人，髮黑如漆，精神矍鑠，身穿一襲銀色薄長衫的老人居中端坐。

他身前放着一方紅木小茶几，几上香茗一壺，核桃、脆梨、蜜橘、南瓜子各一盤。

身後是兩名姿色俏麗的侍妾。

銀衫老人身左側，坐着一名相貌英挺，服飾鮮明的中年道人。

這道人是玄機道人一塵子。

以玄機道人一塵子的身份，竟對這位銀衫老人表現如此恭敬，後者的身份，自屬不問可知！

唐漢的探查，完全正確。

如今長春閣中這位銀衫老人，正是那位胸懷一統武林大志的武帝。

× × ×

這位武帝，看上去年紀大概是六旬左右。

但奇怪的是，如果細心觀察，你幾乎無法在他身上找出一項一名花甲老人應有的表徵。

玄機道人已是一個不像老人的老人，而這位武帝，顯然比玄機道人還要健康得多。

是他養生得法？還是因爲修習了大天心無相玄功的關係？

還有一點，也令人納罕。

散騎常侍的這個官位雖然不低，但也不算太高，至少它還不能跟執掌實權的「左右丞相」和「護國公」相提並論。

武帝來到無名鎭，爲何不跟「護國公」和「左右丞相」密商大計，反而先跟這位「散騎帶侍」促膝交談起來了呢？

這一謎底馬上就揭開了。

× × ×

「你認爲燕京三鳳姿色平庸？」

「至少談不上是眞正的美人。」

「風流娘子如何？」

「韻味亦稱上乘。」

「如果風流娘子和燕京三鳳都不入道長法眼，這世上那裏去找道長心目中的那種美人兒？」

「目前的無名鎭上祇有一個。」

武帝一哦，精神陡增。

唐漢沒有寃枉好人。

武帝座前的這位「散騎常侍」，果然幹的就是這一類「勾當」！

「這女人是誰？快說。」

「刁四娘子！」

「娘子？」武帝似乎有點洩氣：「你指的是普通人家的一名小媳婦兒？」

「是的，一名普通人家的小媳婦兒。」玄機道人微笑：「一名瓠犀菱唇，柳眉蛇腰，雙峯欲飛，臉蛋像姮娥，肌膚如羊脂，秋波盈盈一轉，能叫人魄散魂飛的小媳婦兒！」

武帝鳳目中，異彩閃動，如穿透彤雲的電光，銀衫霍霍，無風自動。

但他顯然還沒有忘記，他剛才對這女人出身的貶砭，一時不便改口，緩緩吸了口氣道：「只可惜，孤家無法一睹伊人麗姿。」

玄機道人臉上笑意加濃，說道：「只要主上有意垂青，伊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武帝一嗯，鳳眼突然眯成一綫。

三分意外。

七分驚喜。

「愛卿之意，莫非佳人已來本樓？」

「已浴罷香湯，備妥御宴，現正執壺候龍駕於承恩殿。」

武帝鳳目微垂，似正抑制着某種强烈情感的流露。

他隔了片刻，方緩緩抬頭道：「一塵，你是否還記得，你上次的那個條陳？」

「微臣當然記得，只是護國公們多數表示反對，微臣位卑言賤，恐上觸天怒，不敢堅持。」

「護國公反對的，只有一位，並非多數。」

玄機道人沒有追問反對的護國公是那一位。

因爲他非常淸楚武帝爲什麼會突然提起這個問題。

他如今唯一要做的事，便是坐得端端正正的，畢恭畢敬的等待。他已侍候這位武帝多年，知道如何才能迎合這位主子的歡心。

「反對的人，是石心寒石老兒。」武帝果然接下去說道：「如今石老兒已遇意外，孤家回想起來，深覺得愛卿建議於全國分設三十六路諸侯，以便有效控制各處重要水陸碼頭，同時監視各大門派活動情形的辦法很有見地。」

「謝主上嘉許。」

「這個辦法你可以重新提出來，孤家一定照准，同時，孤家將封你爲諸侯總監，直接秉孤家旨意行事，不受左右丞相及護國公之牽制。」

「謝主上恩典。」

× × ×

大廟後院。

警戒森嚴。

三十多名三品以上的殺手，左右大將軍，金星特使，均已完成備戰行動。

雲房中，五絕叟吳一同叨着一根旱烟筒，負手徘徊，雙眉深鎖，臉色陰沉。

烟筒中火頭已經熄滅。

火在他的心頭燃燒。

他實在無法想像。像今天這樣重要的一個日子，無奇不有樓方面，竟然懵懵懂懂的，反應如此遲緩！

火種子唐漢一夥人的行踪，他已派人暗中打聽淸楚。

這項消息他在黃昏時分就送去了無奇不有樓。

而他在這邊，調兵遣將，一切也已就緒。

只須武帝一聲令下，他隨時可以壓到性的優勢，將山脚下的唐漢等人，團團包抄，一舉殲滅。

可是，無奇不有樓那邊，始終不見動靜。

起更之後，他又派去了一名精幹的殺手。如今連這名殺手也如石沉大海，一去無踪。

「奶奶的！」他罵在肚子裏：「眞是叫人冒火！」

（未完）

神劍山莊

武俠擂台接力賽／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鄧飛龍外出去了整夜，到天亮還未見他回來。這時，衆人聚集在靈堂內，議論紛紛，大家都躭心鄧飛龍的安危，青青守在李秀的靈柩旁，也澈夜未曾闔眼，見衆人憂心忡忡，於是站起來安慰大家，不必爲她父親担憂。這麼一來，衆人的話題又轉到關於安葬李秀的事情上，並徵詢青青的意見，青青一算時辰已到，乃將李秀詐死之事和盤托出，今經靈芝證實，衆人聽罷，無不驚喜若狂，齊向停柩之處撲去，爭相搶先開棺，劍東，劍南一齊出手，合力將棺蓋揭開，棺內一覽無遺，衆皆大驚，蓋因棺內只剩下李秀的衣裳，而人却不知那裏去了……

幻變（第十七章：由黃鷹執筆）

天越亮，竹林中的霧氣便似越迷離。

急風呼嘯，竹濤一陣，霧氣翻滾，白銀夫人一襲銀衣亦飛舞在急風中，人看似便要隨風飛去。

鄧飛龍一身衣衫急風中一樣飛舞起來，那雙脚左弓右箭，只要白銀夫人一動，一個身子便會離弦箭矢般追射出去。

白銀夫人仍立在原地，倏的笑起來。「你的輕功並沒有你的水性那麼好。」

「對付你，這已經足夠。」鄧飛龍稍理鬍子。「你要擺脫我，除非是背插雙翅。」

白銀夫人伸手一攏披肩黑髮。「這句話你怎麼到現在才說？」

鄧飛龍不由一怔，接一陣大笑。「難道你竟然能夠插翅高飛？」

笑語聲甫落，白銀夫人雙袖一展，身子便飛起來，鄧飛龍身形同時射出。

白銀夫人雙袖隨即展開，左袖如刀，「刷」地將一株竹樹削斷，右袖接一拂，那株斷竹便迎面向鄧飛龍掃去。

鄧飛龍雙掌一錯，將斷竹震開，第二第三株斷竹已緊接射來，一條比一條急勁，顫動的枝葉擾亂了他的視綫，白銀夫人刹那在他的眼中消失。

他心裏立時一急，身形疾往上拔起兩丈，手一探，抓住了旁邊一條竹幹，目光及處，又是三條斷竹飛來。

斷口銳利，勢子更加凌厲，鄧飛龍當機立斷，抓着竹幹的手一按，借力使力，身形再往上拔起。

斷竹緊追着他的身形飛來，他雙手並用，捷若猿猴，繼續往上攀升，眨眼間，經已上升了四丈。

斷竹竟追射上來，鄧飛龍大感詫異。

以白銀夫人的武功見識，應該知道這些斷竹絕對威脅不到對方的生命安全，可是她竟然不停將竹樹削斷擲去，的確是出人意外。

她連斷四十九株竹樹才停下來，銀衣飛舞，「金鷄獨立」，立上了一株斷竹之上。

鄧飛龍差不多同時在她身前三丈落下。

「果然好身手。」白銀夫人斷竹上看似便要掉下來，却只是看似而已。

鄧飛龍冷笑道：「你不是要藉那些斷竹擾亂我的聽覺視綫，乘機逃去。」

「這個辦法雖然很不錯，可是我有更好的辦法對付你。」白銀夫人笑問：「你眞的忍心殺我。」

鄧飛龍道：「沒有人要殺你，我現在也只是要將你拿下來。」一頓接問：「你不是要飛的，還等什麼？」

「等我的翅膀長出來。」

鄧飛龍不由一怔，那刹那他突然發覺白銀夫人的一雙眼睛竟有如兩盞路燈一樣亮起來，在她的雙肩之後同時各多了一樣東西，霍地左右張開，赫然是一雙翅膀。

鄧飛龍原以爲那是一雙什麼兵器，聽白銀夫人那麼說，一怔之下，便待放聲大笑。

人怎會長出翅膀，還有什麼比這種話更可笑？

現在他當然笑不出來了，他吃驚的望着白銀夫人，一個念頭還未轉過，白銀夫人雙翼已然拍動，一個身子迅速凌空，冲天高飛。

鄧飛龍怔在那裏，瞪着眼，張着嘴，就像個傻瓜。

他完全沒有想到拔起身子，追上去，到底他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人，輕功再好也拔不到那麼高。

可是人又怎會長出翅膀來？

難道這個白銀夫人不是一個人？

「好一個妖女——」鄧飛龍不覺這樣嘟喃一聲。

他不是第一次以「妖女」這兩個字來罵女人，却是到現在才知道怎樣的女人才是妖女，只有這一次罵的是由衷之言。

動念之間，白銀夫人已經在他眼中消失，即時又一陣急風吹來，這一陣急風勁而寒，竟似要吹進他的骨髓，不由他機伶地打了一個寒噤。

——不管怎樣，先離開這裏。

心念一轉，鄧飛龍一步跨出，這一步跨出，又嚇了他一跳，本來疏落有緻的竹林在他跨出這一步之後竟然變得一片濃密，不見天日。

他急忙轉身，後面的情形也是一樣，不過一步，竟然就跨進了另一個環境。

「不好——」他脫口一聲驚呼，總算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個白銀夫人並不是什麼妖女，也不懂得「縮地成寸」的法術，却絕無疑問是奇門遁甲方面的高手，而且還兼練天竺催眠，密宗攝心之類的幻術。

方才鄧飛龍感覺她眼睛亮如明燈，心神其實已經不知不覺中爲她的眼睛控制，因而生出那種亮如明燈的幻覺。

翅膀的出現，白銀夫人的振翼高飛，當然也只是幻覺。

環境的突然完全改變，竹林濃密至不見天日，鄧飛龍却肯定絕不是幻術，乃是錯覺，由於竹樹排列的怪異產生的錯覺。

白銀夫人方才將竹樹削斷擲出就是要將周圍的竹樹排列成這樣子，擲出的完全是多餘的竹樹。

懂得攝心術、催眠術的人並不多，懂得奇門遁甲的人更少。

以鄧飛龍的經驗武功，應該不會這麼容易爲白銀夫人眩惑，只是他根本不知道白銀夫人是個中高手，根本就沒有防範。

這雖然大出他意料之外，想透了是什麼一回事，他反而不覺得怎樣奇怪，不過又多了三分感慨。

他若是清楚白銀夫人的一切，也根本不會落到這般田地。

驚呼一聲，他隨即伏倒地上，耳貼地面，凝神細聽。

他聽到了幾下輕微的腳步聲從東面離開，可是到他要聽清楚的時候，脚步聲已消失。

他一彈而起，隨即向東面追去，一步才跨出，一頭就撞在一株竹樹上，撞得很重。

但在他的眼中，根本就沒有這株竹樹的存在。

白銀夫人若是在這個時候出手偷襲，他一定躲不開去，那些脚步聲是否白銀夫人離開所發出來？他也不敢肯定，一撞之下，雙掌立即護在胸前，以防萬一。

並沒有襲擊。

鄧飛龍吁過一口氣，雙脚隨即移動，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走的是九宮步法。

竹樹排的却不是九宮陣，鄧飛龍倒踩九宮下來，眼前所見一些改變也沒有，他立即改走八卦步法，再倒踩七星。

一趟七星步法倒踩下來，幻像驟然消失，他眼前一清，不由舒一口氣。

「原來是一個七星陣。」一口氣才舒過，鄧飛龍眼角已瞥見白銀夫人。

她就站在左側三丈不到的地方，鄧飛龍哈哈一笑，道：「奇門遁甲這方面我雖然懂得有限，已足夠應付有餘。」

白銀夫人毫無反應，鄧飛龍目光倏的暴縮，身形驟起，撲了過去。

白銀夫人仍無反應，鄧飛龍身形凌空未落，右手一探，裂帛一聲，便將她的外衣撕了下來。那也只是她的一襲外衣，掛在一株竹樹上，迎風飄舞，再加上一個白銀面具，驟看來就像是她本人站在那兒。

白銀面具與之同時飛起來，兩旁竟然伸出了一對翅膀。

鄧飛龍看在眼內，面色一變，身形拔起，再一探右手，抓住了那個白銀面具。

那對翅膀仍然在拍動，鄧飛龍完全肯定這並非幻覺，不由得頭皮發炸，右手猛用力，面具「噗」的破碎，洒落。

一隻貓頭鷹同時「咕」的叫一聲，雙翼展開，往上飛起。

鄧飛龍目送那隻貓頭鷹高飛遠去，又像一個傻瓜也似怔在那兒。

面具怎會戴在一隻貓頭鷹身上？那到底眞的是一隻貓頭鷹還是白銀夫人的化身？

鄧飛龍也不知自己怎會有這種念頭，懷疑到那是白銀夫人的化身。

此念一轉，鄧飛龍不由笑起來，苦笑——

× × ×

辰末巳初的時候，鄧飛龍才回到那座農舍，衆人看見他平安回來，才放下心頭大石。

知道李秀失踪，鄧飛龍並沒露出憂慮之色，反而一聲：「很好。」

劍北急不及待追問：「什麼很好。」

「未到時候，他若非有所發現，怎會離開棺材？」鄧飛龍倏然坐下。

青青又插口道：「我們可是一些發現也沒有。」

鄧飛龍笑道：「他武功在你們之上，靜臥在棺中，心如止水，雖然看不見外面的情形，聽到的一定比你們多很多。」

青青道：「爹以爲他聽到了什麼？」

鄧飛龍又笑笑。「你們爲什麼不外出周圍看看，是不是什麼地方有什麼變化？」

衆人相顧一眼，靈芝笑問：「老前輩能否說清楚一些？」

鄧飛龍反問：「我們昨夜做過什麼比較特別的事情？」

靈芝恍然道：「那兩個女人……」

劍東隨即道：「我們快去看看埋葬那兩個女人的地方。」轉身舉步。

劍南劍北跟了上去，青青目送三人消失，回問鄧飛龍：「爹不是從那個方向回來？」

鄧飛龍點頭，道：「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過想下來，除了那兩具屍體之外，他們似乎沒有需要往這邊走一趟。」

靈芝奇怪道：「屍體可不是葬在附近。」

「也不遠。」鄧飛龍接道：「他們若是要盜屍，少不免要派個人到這兒來監視我們。」

靈芝頷首道：「這倒是。」

青青接問道：「那兩個女人的屍體對他們到底還有什麼用？」

鄧飛龍道：「爹也想知道，你似乎要將爹當做活神仙了。」

青青「噗哧」的一笑，劍東也就在這時候掠進來，極其詫異的道：「泥土給掘開，那兩具屍體給偷去了。」

「偷得妙。」鄧飛龍目光一掃。「來監視你們的武功身手是必在你們之上，所以你們才沒有發覺，以這種武功身手，在劍尊谷的身份，也應該甚高，秀哥兒若是能夠成功追踪他，不爲所覺，定必大有收穫。」

青青道：「他怎不給我們說一聲？也省得我們担心。」

鄧飛龍道：「這一說不難爲對方察覺，或者他是顧慮追踪不及。」

靈芝點頭道：「少主人當時的處境也的確尷尬得很，他還要顧慮對方發現他的裝死。」

鄧飛龍道：「你們大概都發覺，他是越來越成熟，也是說，越來越厲害。」

青青道：「爹是說他已懂得把握機會追踪敵人。」

靈芝插口道：「我看老前輩是指小主人留在棺中的外衣。」

青青恍然，劍北却不懂，忍不住問：「那外衣怎樣了？」

靈芝道：「穿着它追踪敵人，很容易發出聲响，不似緊身的勁裝疾服來得方便。」

這說來其實簡單，劍北聽着呆了呆，笑了笑。

靈芝接道：「少主人心智比以前縝密靈活了很多，這是我們可以放心的。」一頓轉向鄧飛龍。「有一點，晚輩可是要補充一下。」

鄧飛龍詫異道：「你還發現了什麼？」

靈芝道：「少主人那麼謹愼，當然是因爲發現來人武功高强。」

「應該就是了。」

「若是只爲了發掘屍體，隨便派個人在附近把風便足夠，用不着出動高手。」靈芝又一頓。「晚輩以爲這個高手到來，主要還是想證實少主人的生死。」

鄧飛龍嘉許的點頭，靈芝接道：「少主人聽覺儘管怎樣好，到底隔着棺木，來人若非很接近，相信少主人不易有所發現。而既然能夠那麼接近，要證實少主人的生死，來人大可以用內家掌力或者其他的辦法一試，可是來人並沒有這樣。」

鄧飛龍道：「你意思是來人沒有惡意？」

靈芝頷首道：「所以那來的可能就是我們的主母，另一個黃金夫人。」

鄧飛龍手按眉心，輕揉了一下，道：「有可能。」

靈芝道：「可惜少主人並沒有留下任何的綫索暗記，讓我們追去。」

劍東道：「那我們現在……」

「只有等。」靈芝推窗外望。「等少主人的好消息。」

窗外高樹遍山，白雲有如薄羅。

× × ×

陽光透過薄羅也似的白雲落下，輕柔得有如情人的手，李秀走在這麼輕柔的陽光下，却非獨一些舒適輕鬆的感覺也沒有，而且有些兒緊張。

黃金夫人就在他前面不足三十丈之處，他已經追踪她兩個多時辰，都沒有被黃金夫人發現，現在更非要小心不可。

他沒有欺騙青青，以他所知一閉氣，是必須十二個時辰才會自行醒轉，也所以才交代青青要是在十二個時辰之內情勢有變，就在他「玄機」或「命門」穴上拍一掌，但到了丑末寅初，連他也不清楚何故，封閉的眞氣突然自行流轉，暢通百穴，九轉之後，直上十二重樓。

他却是有點懷疑，那是九轉神功又一次發揮威力。眞氣運轉下來，他發覺內傷非獨已完全痊癒，而且內力較這之前更充沛，也就在那會子他發覺有人向棺木接近。

從脚步起落的輕重，他已經聽出來人武功高强，在青青劍東等之上，也所以他幾乎立即肯定來的乃是敵人。

他沒有從棺中撲出，甚至閉上呼吸，眞氣却已然凝聚起來，準備應付突來的襲擊。

來人在棺旁停下，一隻手隨即按在棺蓋之上，那刹那，他的一顆心幾乎跳出來。

來人却沒有進一步行動，呆在棺旁一會，輕歎一聲，退開。

窗戶關閉的聲音入耳，李秀再也忍不住，推開棺蓋走出來，隨即將外衣脫下，往棺裏一抛，接將棺蓋放回原位。

他沒有時間通知青青他們，也恐怕青青他們發現他的失踪，驚嚷找尋，驚動了來人。

他做妥一切，便推開窗戶，追了出去。

當他發現來人是黃金夫人的時候，他幾乎忍不住要追上去，將之截下，追問究竟，但他到底壓抑住這股衝動。

眼前的黃金夫人是否他的生母，畢竟他還未能夠肯定。

一路追踪下來，他發覺那個黃金夫人顯然有些心神恍惚，幾次差一點就撞在路旁樹木之上，也顯然就因爲這個原因，她沒有發現李秀的追踪，甚至沒有回頭看一眼。

——到底她在想着什麼？李秀很想知道，可是在對方是什麼人也還未清楚之前，他實在無計可施。

最令他奇怪的是，黃金夫人所走竟然是前往那座「神劍東莊」之路。

「神劍東莊」已然被燒去，難道劍尊谷在神劍東莊另外又設了秘密的暗樁。

× × ×

大火之後，「神劍東莊」已變成一片焦土，頹垣斷壁到處，莊院中的樹木只剩下一條條焦炭，白天看來，亦令人有一種陰森恐怖的感覺。

黃金夫人在一座假山之前停下，也這才回頭一看，當然看不見李秀。

她隨即一重二輕，雙掌三擊，假山應聲出現了一道暗門，兩個青衣漢子走了出來，恭恭敬敬的向着黃金夫人一揖。

「銀衣特使可是回來了？」黃金夫人問。

「回來了，現在去了公孫尊者那兒。」

「公孫敬現在又是在什麼地方？」

那兩個青衣漢子當然聽出黃金夫人語氣欠善，慌忙回答：「在銷魂潭。」

黃金夫人一聲冷笑，也不再說什麼，身形一動，往東掠去。

那兩個青衣漢子看在眼內，相顧一眼，一縮脖子，退回假山內，接將暗門關上。

李秀藏身在十丈外的樹叢中，看得清楚，總算明白，神劍東莊是複式建築，地下還有一層，燒去上層，只是掩人耳目，若非他追踪這一趟，也根本不會再走來這地方。

他却是奇怪，這地方無險可守，也沒有什麼特別，劍尊谷何以如此重視。

他當然聽不到黃金夫人的說話，否則他一定會更吃驚。

那兩個青衣漢子口中的公孫尊者也就是公孫敬。

叫做公孫敬的人也許很多，在江湖上有名的只得一個，那就是外號「回天漁隱」的那一個。

「回天漁隱」公孫敬與神劍山莊已故的莊主李慕雲乃是知交，醫道通神，能補天地造化，所以靈芝看見李秀傷成那樣子，立即便想起這個人，希望能將他請來，爲李秀煉藥開爐，施展回天手段。

劍北白麥找到去，却是蜘網塵封，人已不知何處去。

難道這個神醫竟然亦加入了劍尊谷？

× × ×

東去三里，密林之中，有一個寬闊的山谷，在山谷正中，是一個水潭，周圍怪石嶙峋，西南兩面，各有一座不太大的石屋子，兩座石屋子周圍，大大小小，也不知豎立着多少個石像。

那些石像都有一張很美麗的臉龐，栩栩如生，刻工之精細，實在罕見，絕無疑問是出自一流高手之手。

石像的表情並不一樣，有些驟看來雖似一樣，但細看之下，又顯然不同，眉目傳神，甚至連咀唇鼻子都充滿了情感，或喜或憂，或羞或嗔，雖然是石像，予人的感覺竟是如此的眞實。

可惜的是所有石像都只是彫刻到頸部，自頸部以下，還是粗糙的岩石。

一個是偶然，但所有石像都是如此，顯然就是有意了。

這惟一的解釋該就是，彫刻那些石像的人迷戀的，印像深刻的，就只有那兩個女人的相貌。

那些石像刻的只是兩個女人，也就是黃金夫人，白銀夫人。

遠遠看去，那兩座小屋就好像被很多女人包圍起來，若非石像，全是活人，居住在屋中的人，眞可謂艷福無邊。

潭水碧綠，平靜如鏡，周圍的景物倒映潭中，清楚之極。

在潭水當中，這時候浮着兩個女人，那兩個女人鷄皮鶴髮，一頭灰白色的長髮漂散在面上，更覺得詭異。

她們的眼都睜大，眼瞳凝結，一些生氣也沒有，一個死前顯然既驚且怒，另一個却是死在恐懼之下。

那兩個女人也就是死在農舍那兒的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

在潭中一塊巨石上，立着另一個白銀夫人，銀衣銀面具在陽光之下閃閃生光，衣髮在風中飛揚，充滿了生氣，眼瞳中却是殺氣畢露。

她在看着一個老人。

那個老人鬢髮俱白，穿着一襲月白的袈裟，坐在白銀夫人三丈外的另一塊巨石上，一手拿鑿子，一手拿鐵鎚，正在埋頭彫刻着一個石像。

一個白銀夫人的石像。

他好像並沒有怎樣用力，鎚子敲在鑿子上，只發出細微的「叮叮」聲。

一片片石屑在鑿子下濺開，都是多餘的東西，那張臉在他的鑿子下已接近完整。

他完全沒有理會立在對面的白銀夫人，專心一意在造他的石像，偶然發出一下得意的笑聲。

這種笑聲却是令人不寒而慄。

風吹過，幾片樹葉落在潭中，立即浮在潭面上，就像是一張其薄如蟬翼的紙。

潭水的浮力絕無疑問很强，也所以，那兩個女人的屍體才能夠那樣子浮在潭面上，沒有沉下去。

「啁啾」一聲，一隻飛鳥在潭面上空飛過，白銀夫人倏的伸手虛空一抓，那隻飛鳥的去勢立時一頓，投向白銀夫人的掌心。

白銀夫人的中指即時一彈，「嗤」的彈出了一縷指風，那隻飛鳥的頭立時猛一震，雙翼一垂，停止了拍動，墮向潭水。

才沒入水裏，那隻飛鳥便又浮起來，已是隻死鳥。

老人終於停下手，歎了一口氣。「這隻鳥兒好像沒有什麼地方開罪你。」

白銀夫人冷笑道：「你總不能否認牠來得實在不是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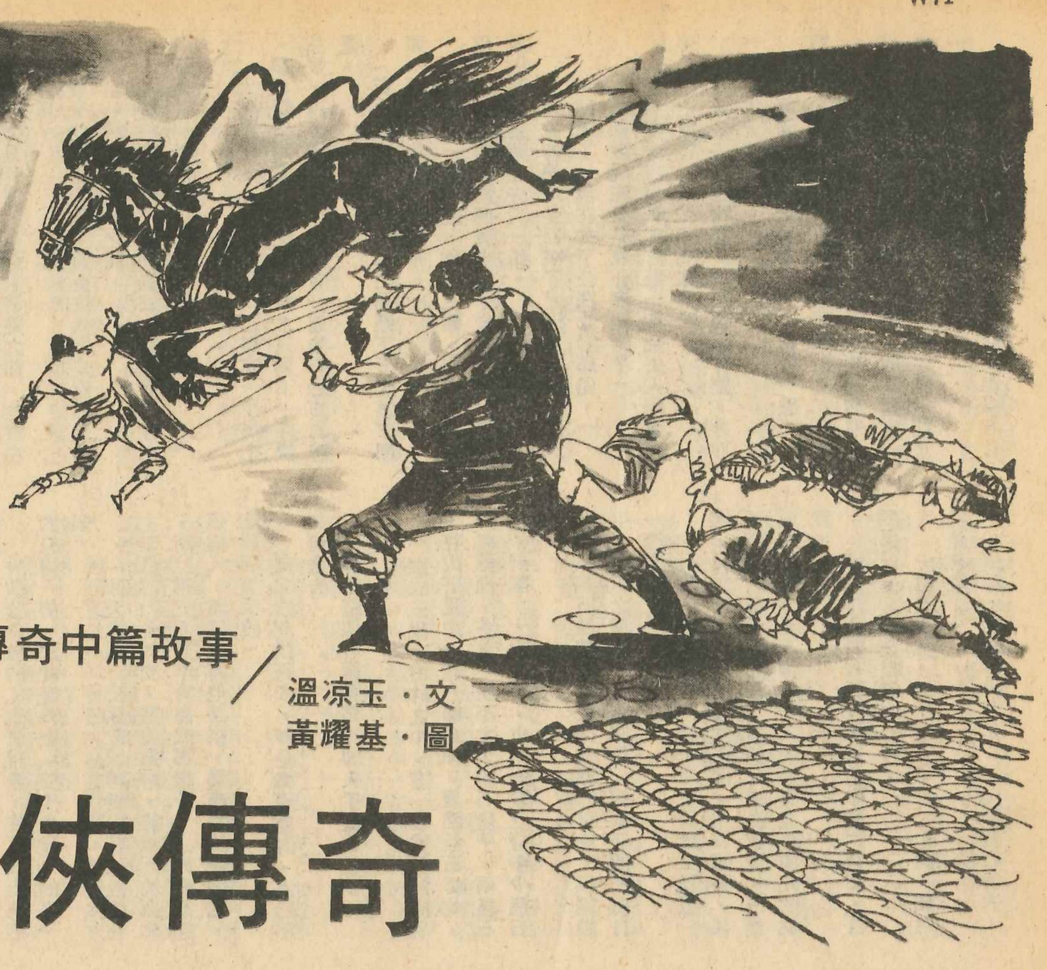
「嗯——」老人又歎了一口氣。「你好像忘記了憤怒也會令一個人衰老。」

「廢話——」

語聲甫落，一條金色的人影已然從林中掠出，向這邊掠來。

——黃金夫人！

（未完，下期仍由黃鷹執筆）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溫凉玉．文 黃耀基．圖

大俠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瘋玩老人向唐甜報告，說及海難遞對唐方有曖昧的事，唐甜一聽，立即命瘋玩老人及中叔崩前去收拾海難遞與唐方，瘋玩老人與中叔崩一路追查，果然擄到了阿叛，繼從阿叛的口供中獲知客店內的部署，然後入內，先後將阿師、阿天、阿逆等人殺死，又將海難遞打到負傷而逃，兩人追到樓上，見到海難遞正想替唐方解穴，使出言嘲辱，海難遞奮然撲出與瘋玩老人大打出手，瘋玩老人被打得全無還手之力，中叔崩欲予援手，却被唐方怒斥以多欺少，中叔崩聞言，反身撲向唐方，海難遞心切唐方安危，轉身截住中叔崩，不讓對方傷害唐方……

龍王破筐出　一怒俘唐方

滅燭

海難遞的武功，和瘋玩老人本來旗鼓相當，只是海難遞受傷在先，而今又在厮拚中猝然撤身，瘋玩老人大喝一聲，左手連化解兩拳，右手連化解兩拳，飛起一脚，正中海難遞背心。

海難遞這時正向中叔崩撲去，中叔崩乍見人影一閃，一人當頭罩來，他腦中猶存唐方燭下倩影，却燭影一幌之下，一人和身撲來，他退已無及，桃木釘却飛插出去！

海難遞直撲而出之際，背心一痹，已吃了一腿，乍見瘋玩老人桃木釘當心刺到，他怕自己一旦避開中叔崩便會向唐方冒犯，將心一橫，及時雙手一合，竟抓住了桃木釘！這時他飛撲之勢未止，身體撞上了中叔崩！

中叔崩忽覺桃木釘被執，正想用另一隻空着的手對海難遞猛下殺着，但給海難遞一沖，只得竭力穩住脚步再說，殊不料海難遞這一撲，還兼有瘋玩老人在後背踢上一脚之力，「砰」地撞在中叔崩身上，中叔崩立樁不住，仰天而跌，海難遞抓住桃木釘，也仆倒下去，兩人糾纏在一起，難分難解。

瘋玩老人見二人倒下，以為有機可趁，便掩將過去，補海難遞一掌。

只是地上兩人，糾纏在一起，那有名家高手風度？中叔崩武功本來不在海難遞之下，海難遞受傷不輕，更應穩佔上風，但是海難遞一心一意要拚死，不讓這人去侵犯唐方，所以出盡蠻力，而且還一口咬在中叔崩脖子上。

中叔崩見海難遞雙眼赤紅，狀若瘋狂，更是驚心，及時將頭一偏，海難遞這一口，就咬在他的肩膀上。

中叔崩痛入心脾，一起膝，頂在海難遞肚子上，海難遞雖然吃痛，但依然死咬不放，兩人在地上翻翻滾滾，扭作一團，饒是瘋阮老人這等高手，一時也認不準來下手。

瘋玩老人正苦於無法下手，忽靈機一動，大步逼向唐方，原來他早已看出海難遞一心全繫於唐方身上。

瘋玩老人退向唐方，海難遞心中大急，果然大受影响　給中叔崩又佔了優勢，但在這時，唐方驀然一揚手。

只聽「嗤！嗤」兩聲，兩枚飛鏢，激射而出！

瘋玩老人猛想起當日「唐方一戰」的盛名，不敢怠慢，連忙伏下，避過一鏢，却覺那一鏢打得甚是平平無奇，心中正是納悶，忽然眼前一暗，然後全黑。

原來唐方的另一只鏢，不是打向他，而是打熄了蠟燭。

唐方穴道被封，發鏢勁力未復，但她知道海難遞會因她的安危而大為分心，如此下去，自己和海難遞都甚凶險，所以她故意虛張聲勢，令瘋玩老人閃躲，却主旨在打滅燭光。她功力雖失，但準頭仍甚精確。

這一來，房內全黑，只聽地上扭打之聲依然傳來。

瘋玩老人知被愚弄，大喝一聲，「呼」地向唐方原站處，劈空打出一掌！

瘋玩老人的「童子功」何等犀利，憑空一掌打出，「隆」地一聲，數塊木板，斷裂震飛，露出外面的山風悽雨奇景，外面雖也皆黑，但有一種幽微的光綫，反映得室內有了一點點微芒。

只聽地上有人喘氣吁吁地喊：「唐姑娘，妳安好——」「砰」地一聲，似中了一拳。

却沒有回音。

隔得半晌，海難遞嘶聲嚷道：「唐姑娘——妳怎麼了——？」這下他的聲音顯然聲嘶力竭，似被人扣住喉嚨，瞬即窒息，勉力呼喊出來的聲尾而已。

只聽唐方嘆了一口氣應道：「我沒事，你放心，」聲音大有感動的微澀。

瘋玩老人一聽，却嚇得一大跳，原來唐方的聲音就在他背後不遠處响起，他他連忙迴身護退，又發出了一記劈空掌，再碎了九塊木板！

原來唐方待燭火一滅，知道瘋玩老人要下毒手，即憑這兩天來已恢復的一點力量及海難遞解了小部份的血脈通暢之功，迅速移開了原位，瘋玩老人一掌擊空後，她藉着木片斷裂聲的嘈音，偷偷掩近記憶中瘋玩老人原地之後面，準備覷個機會，發出暗器，先放倒一人再說，殊不料海難遞因担心她出事，呼叫再三，到了最後一次，已聲嘶力竭，如果自己再不出聲，聽來海難遞心喪若死，斷難支持下去了，只得出聲應和。

這一來，瘋玩老人也就發現了她的行蹤。

同時間，「哎唷」一聲，是中叔崩發出來的狂嚎，顯然是海難遞聞唐方未死，重萌生機，奮力頑抗，使中叔崩吃了個大虧。

瘋玩老人又劈了一掌，仍不知有無命中，只見外面的天光又映進來多一些，但仍是看不清楚，而地上扭打喘息聲漸重，只聽中叔崩掙扎道：「快來……帮我一把……」聽來是被海難遞發狂似的攻勢頗覺吃不消。

只是瘋玩老人瞧不仔細，又何從帮起？反怕自己打錯了人。

就在這時，他忽覺自己左面，有一聲微响，這一聲响甚輕，是手伸入鏢囊，囊裏的暗器被撈起時互相碰擊的輕响。

瘋玩老人知唐方欺近左側，正要用暗器傷他，他先發制人，大吼一聲，一掌運足十成功力，遙空擊出，「彭」地一聲，木屑翻飛，天光雨霧，又自大洞中洒入，間中夾着一聲呻吟。

瘋玩老人藉着灰濛濛的光綫一看，只見唐方倒在破板裏，心下大喜，笑道：「倒也，倒也，倒也！」他何等老奸巨滑，這「倒也倒也」是說給海難遞聽的，他自己却在一言未發之前，早已「呼」地一掌劈了出去，生怕唐方未死，及時起來頑抗。

殊不知他這一掌劈出，强烈的風聲中微有「絲絲絲絲」四响，待他發覺，暗器已近右側，他怪叫一聲，另一掌及時發出，饒是他出掌得快，幾枚暗器勁力不足，全推落地，但就在此時，瘋玩老人只覺自己背後脊間一痛，知道已着了道兒，忙以雙掌衞護全身，一面疾退，喀喇喀喇，他急步倒踩在板上，斷板盡皆碎裂，他情急之下退勢更急，一直退到了窗外雨中，雙掌猶自飛舞着，只見他迸着濛濛天光，週身蒸發出一陣茫茫烟氣，竟是滴水不透。

唐方瞧着暗暗吃驚，心忖，這老頭的「童子功」，確非浪得虛名，她在黑暗中將寬袍脫除，隨着掌力一扔，自己却先避了開去，斷板壓在袍上，黑暗中令瘋阮老人錯覺以為是她，在出掌風聲大作之際，她發出了四枚蜻蜓鏢，再掩身遁去另一面，發出了一枚燕子針。

果然瘋玩老人反應奇快，及時以掌力迫開「蜻蜓鏢」，但還是避不了輕而無聲的「燕子針」。「燕子針」體細而速，在掌風與忙亂之中，瘋玩老人便着了這一針，只是在黑暗中功力未復的唐方，也未能刺中他的穴道，更且憑一口小小的銀針也傷不了修習「童子功」數十年的瘋玩老人！

瘋玩老人被刺了一針，心中怒極，一面揮舞雙掌，一面已立下決心，非殺唐方不可。

唐方却不讓不避，從容說道：「你的掌功不錯，不過我勸你還是停手的好。」

瘋玩老人心中一寒，不禁問道：「妳說什麼？」手下不禁稍慢了下來。

唐方仰頷道：「我沒說什麼，我只是想：中了唐家『千毒百絕、斷腸腐肌、醉生夢死、化成濃水針』的人，還敢舞獅舞龍的，也眞少有。」

瘋玩老人聽得臉色一變，却哈哈一笑，道：「笑話，笑話。」但他一點兒也笑不出來，只覺腋下中針口處癢癢痲痲，在黑暗中早已白了臉色，只不過別人看不見而已。

唐方道：「笑話麼？那我現在渾身無力，你正好可以過來把我一掌打死。」

瘋玩老人這時早慌得沒了主意，開始時他還不大相信，但唐方如此鎮定，還引他過來出拳，定必是誘自己運力時導致毒針劇毒發作，他心頭發毛，從前聽過唐家毒藥的傳說，全都在腦海裏浮現出來，在寒雨裏不禁抖哆起來。

他雖然從中叔崩處聽得唐方是給抱殘點了穴道，但唐方剛才已對自己出手，而又分明看見海難遞在解唐方穴道，以爲她封穴早解，自己撲過去一擊不中，只怕就要受盡慘厲折磨而死，想到這裏，瘋玩老人再也不敢造次。

唐方抿嘴笑道：「你這麼乖做什麼？哦，我知道，你是想驟然撲過來，一擊而中，再迫我拿出解藥……是不是？可惜……我身上根本沒有解藥，我倒是知道藥方的配法……那就看你……乖不乖了？」

瘋玩老人本來就想撲擊唐方，迫她拿出解藥，但給唐方這一說，可謂從頭冷到腳趾，全無希望了，不禁完全忍不住地顫抖起來，牙齒也格格作响，沒想到自己一生騙人、殺人，到頭來，却遭一個女娃兒弄得全無辦法，如肉在砧板上，任由人宰割似的。

唐方笑道：「對了，要是你乖乖的，我也不想殺你，一切好商量……」其實唐方用智計總算刺了瘋玩老人一下，但唐方的暗器是素不淬毒的，那暗器的名稱在唐門雖有，卻是一流高手才能施用才會使用，唐方根本碰也沒碰過，而她適才數度移身與瘋玩老人周旋，牽動閉塞未通的血脈，已覺四肢乏力，頭暈腦脹，只是勉强支持着，在黑暗中不讓人看得出來而已。

唐方正是籌思下一個步驟，却聽一人怪笑道：「妳以爲制住了老瘋兒就得了麼？」唐方心裏一慄，知道不好。

× × ×

說話的人正是中叔崩。

原來唐方以滅燭、詐倒、聲東擊西、虛張聲勢，制住了瘋玩老人，但是卻在同時間，海難遞信以爲眞，聽得唐方被瘋玩老人擊中，便不顧一切，放開中叔崩，欲撲向瘋玩老人。

海難遞與中叔崩之戰，雖是受傷在先，但他可謂「一人捨死，萬夫莫當」，中叔崩反而被他打得遍體鱗傷，但中叔崩功力畢竟與他相差不遠，海難遞想殺他，倒也難極。

但當海難遞放棄優勢，上前欲救唐方之際，弱點大露，中叔崩便趁這個虛隙，出手點倒了海難遞。他知道唐方厲害，但又色胆包天，便出言調笑。

「妳的情夫而今下落不明，十死九生；」他指指地上的海難遞又道：「妳這情夫又……這個無能爲力，」又向瘋玩老人遙點了點：「那老頭兒也老不中用了……嘿嘿嘿，還是我這個年輕的好。」

唐方氣寒了臉，要是還有力在，她早已出手了，中叔崩的話，也氣炸了自以爲中毒頗深的瘋玩老人以及被封穴倒地的海難遞。

唐方見海難遞在地上，雖命在危夕，但望着自己的眼光甚是焦慮，不住地轉眼珠示意自己快些不要去管他，心中不忍，歎了一口氣，道：「你……你爲何要這般傻……」

中叔崩笑道：「他傻，我可不傻。」

瘋玩老人在雨中倒是一動也不敢動，只急道：「中叔兄，你救救我。」

中叔崩笑着反問道：「我中叔崩外號除了南方霸主，還叫什麼，你該知道。」

瘋玩老人人在雨中，心中又是一凉，中叔崩未列在「南方霸主」的位置前，就叫做「無親無朋」，凡是做他親人、朋友的，莫不被他們害到身敗名裂，喪命毀家不等，直至他漸有聲名，到獲得一方霸主寶座後，這等令武林中黑白二道人物都啐棄的事，才算是少做一些。中叔崩而今如此問自己，顯然沒安着好心，瘋玩老人越想下去，心就越凉，只覺這山中的雨，凍得像臘月寒冰一般。

唐方冷笑道：「就算你救了他也沒用，沒有解藥，他死定了，而且會死得很辛苦、很痛苦。」唐方講「很辛苦」時，瘋玩老人抖動了一下，講到「很痛苦」時，瘋玩老人忍不住全身都打了一個寒噤。

中叔崩攤手笑道：「好，好，我不救，我不救，我只殺人，哪，你殺了那老頭，我殺這小子，那麼，這裏，就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了……」

他這一句話，說得十分之邪，唐方、海難遞、瘋玩老人臉色爲之一變，海難遞穴道被封，但能說話，破口罵道：「中叔崩，你要臉不要！」

瘋玩老人却顫聲問：「中叔兄……你……我倆相交十年，且同在『小妹』旗下作事，怎可如此……」

唐方却冷冷地問了一句：「你不怕『小妹』知道？」

中叔崩本來一直在邪笑，但一聽唐方這般問，臉色倏然一沉。原來唐方據情勢判斷，這幾個霸主彼此間如此不和，却共同在唐甜座下甘爲奴才，必有把柄要害操在唐甜手裏，故作此問，她這一問之下，中叔崩果然變色。果然中叔崩之所以加盟「剛極柔至盟」，因他自己就着過唐甜毒針，每百天必須服唐甜配製之解藥方能鎭壓，所以性命操在人手，只好聽命行事，唐方這一說，正好觸動他的禁忌。

中叔崩寒着臉道：「反正今晚你們三人，誰也活不出去，有什麼好說出去的。」他這句話，說得甚陰險深寒，使瘋玩老人又打了一個冷戰。

中叔崩本也不想連瘋玩老人一齊殺掉，但他忤逆反叛的話已經說出口了，要不殺人滅口，也是在所不能了。

唐方也沒想到那一句話反引起中叔崩的殺機，正尋思對付中叔崩之策，海難遞忽凄聲叫道：「唐姑娘……妳穴道若是解了，快離開這裏，不要管我——」海難遞對唐方是一片苦心，想她逃命，但海難遞此語一出，唐方和中叔崩兩人都想到了同一件事。

中叔崩想起的是：適才明明看見海難遞解唐方之穴，分明不奏效而一臉懊喪之色，而今唐方又怎會穴道自解呢？……

唐方想起的是：海難遞這麼一嚷，會不會引起中叔崩懷疑：自己穴道仍然受禁制。

中叔崩遲遲不敢對唐方下手，是憶起她當日「唐方一戰」之英名，又見她不知用何法，使瘋玩老人中了餵毒暗器，不禁也有些心寒，故不敢冒然動手，而今聽海難遞如此說，眉頭一皺，計上心頭，叱喝一聲，道：「那我就先斃了你！」一釘便向海難遞鑿下！

唐方明知自己不可隨便出手，出手便讓人覷出虛實，但她却絕不忍海難遞就如此給中叔崩釘死，情急之下，嬌叱一聲：「看打！」三枚「紅蜻蜓」，「嘯、嘯、嘯」分上、中、下三路，襲向中叔崩！

中叔崩桃木釘一挑三圈，將三件暗器全砸了開去。他作狀要殺海難遞，果引唐方出手，正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他接下唐方三鏢，「哈哈」一笑，道：「原來妳穴道未解。」

唐方明知會被此人試出功力不足，但又不能對海難遞見死不救，當下知道自己情勢甚是凶險，不禁臉都白了。中叔崩邪笑道：「好哇，既然如此，人都暫且不殺，反正他倆一個站着不動，一個躺着不動，看看咱們倆如何動……」

唐方聽對方的話出言無禮，「嗖、嗖、嗖」又射出三枚蜻蜓鏢，可惜準頭雖有，發射無力，中叔崩一側身便已躲開去：地上的海難遞知道全因自己不愼，使得唐方功力未復的事洩露，心中難過得恨不得即刻死去。

中叔崩「嘿嘿」踏前，唐方知對方若辱加於身，不如自刎在先，忽靈機一動，仰首揚聲問：「上面是誰？」

中叔崩將信將疑，也抬起頭來一望，唐方用盡全力，掠至海難遞處，用力撞開他受封的穴道！

這下正是圍魏救趙之策，想解開海難遞穴道，用地來抵抗中叔崩，中叔崩初以爲屋頂上眞有人，他本隱約覺屋內似乎多了一人呼息之聲，但又並不十分肯定，在山中夜雨裏聽來一切都似眞還眞，而今向上一看，唐方身形一動，中叔崩以爲唐方要趁隙來襲，忙揮動桃木釘，護住全身再說！

這一來一慢再慢，換作平時，唐方早已解海難遞之穴得手，只惜她內力未復，手足無力，輕功施展不出，只趕到了海難遞身邊，中叔崩便已醒覺，他跟海難遞一戰，只覺這傢伙狀如瘋虎，甚爲難纏，怎讓他起來再鬥，情急之下，一掌遙空就劈了出去！

他的掌力當不及瘋玩老人的「童子功」精純，但「南方霸主」的「桃木神功」掌力，聲威也算驚人，遙空劈出，凌厲巨勁，飛捲而出！

唐方已不及解穴，爲救海難遞性命，只好抱着就地一滾，讓開掌勁，掌風擊了個空，「砰」地一聲，又將幾片木板摧倒，落在雨中。

這時忽然一陣「砰另蓬隆」，柱傾木倒，數人衣衫，一時盡濕，原來這房子先後給瘋玩老人打了幾掌，已倒塌了一半，再加上中叔崩這一掌，房屋架支持不住，爲之「散板」，屋上的木板，失了支柱，都冏塌了下來，隨着木屑霏雨飛落之際，一人飄然而下，落入房中！

那人是一個老婆婆，瘦癟得像一顆曬風乾的黑葡萄，十指骨節，赫然都自指節處凸露了出來，顯然是給人生生捏碎了，難得的是她此情此景下，懷裏已抱了一把黑葡萄。

唐方起先的確曾聽見屋上「篤」地一响，但那人一直未曾現身，唐方只道自己聽錯；中叔崩也不料自己一掌打下了一個白髮老婆婆來，其他海難遞、瘋玩老人等，更是意想不到。

中叔崩和唐方都呆了一呆，不知對方是敵是友。半晌，還是那老婆婆先說話：「你們就當我不在吧。」說着捧着葡萄，踽踽在雨中行去。

葡萄成熟時

中叔崩忽然大喊：「等一等。」

那老太婆站住，半側着身，問：「什麼事？」

中叔崩笑着走前。「前輩手抱葡萄，却不知是要來吃的還是賣的？」

老婆婆歎道：「葡萄成熟時，我又賣又吃。」

中叔崩道：「那前輩就是『龍王廟』一流殺手『鬼見愁』走鬼婆婆了？」

老婆婆又嘆了一口氣，道：「正是老身花非花。」

這幾句對答裏，衆人都弄清楚了這老太婆的身份，原來就是九臉龍王手下頭子「走鬼婆婆」，這「走鬼婆婆」心狠手辣，殺人如麻，江湖上正邪二派，武林中黑白二道，無不對之畏如蛇蠍，故稱之爲「鬼見愁」。她的閨名却十分清雅，叫花非花。她的一雙鐵爪，稱著江湖，平素裝作賣水菓老婆婆，據悉她水菓都是武器，尤喜拎着串葡萄，到處替「九臉龍王」作劊子手。

走鬼婆婆既是「龍王廟」的人，她兩不相幫，是合情合理的。

中叔崩道：「果然是花老前輩！」

走鬼婆婆無精打采道：「什麼前輩不前輩，只不過虛活了幾歲，我老人家只是九臉龍王的跟班，不像你閣下是一方霸主哩。」

中叔崩聽「九臉龍王」四字，臉色稍變了一變，又道：「其實以婆婆這等身手，又何必屈居人之下？」

走鬼婆婆苦笑道：「你看，我且不良於行，還能成什麼大事！」

中叔崩笑道：「我看婆婆還硬朗得很哩。」

走鬼婆婆淡淡地道：「如中叔霸主沒什麼事實吩囑，老身要走了。」

中叔崩道：「適才婆婆在屋頂上坐那麼久，還不急着要走……而今那末快便離開，可不是嫌我中叔崩嚕哩罷？」

走鬼婆婆無可奈何地道：「那你想怎樣？」

中叔崩笑道：「也沒怎樣，只是想吃婆婆的葡萄而已。」說着伸手到走鬼婆婆懷裏，花非花笑道：「我的葡萄，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吃的。」她的一張臉，又長又窄，眼又瞇又細，說話像一根針落地般輕細，一笑之下，臉紋縱橫，令人不寒而慄。

中叔崩眉一剔「嘿嘿」笑問：「是麼？吃了會怎樣？」走鬼婆婆笑道：「瀉肚子，非哩啡呢，瀉得肚子、腸子一地。」

中叔崩怪笑道：「有那末厲害？」

走鬼婆婆道：「不信你就吃吃看。」

中叔崩道：「好！」倏然之間，一釘往正走鬼婆婆心口，鑿了過去！

走鬼婆婆一旋身，避過了這一記，嘆了一口氣，但足下絲毫不慢，已踢了四脚，踢向中叔崩身上四處不同的要穴！

走鬼婆婆快中叔崩也不慢，只見他身

上似蛇一般扭閃，已避過四脚，手上的桃木釘，可一絲也不容情，向走鬼婆婆猛攻過來。

原來走鬼婆婆的雙手，早在「龍王廟」前一役中，給少年衞悲回扭斷，她位居「九臉龍王」貼身殺手，武功自是不低，若在平時，至少與中叔崩打個平手，至於中叔崩與海難遞扭打在先，已受傷不輕，本可估盡先機，但中叔崩比她傷更重，所以亟不願動手。

她此刻已不受「九臉龍王」重用，只忝作個「龍王廟」、「黑殺」赴唐門路上接應而已，她見到海難遞一干人帶唐方投宿此處，知道是重大訊息，早巳留下暗號，通知慕容不是，一方面貼在屋頂上監視諸人動靜，不料恰好遇上「剛極柔至盟」的中叔崩、瘋玩老人來襲「西方霸主」一股，打到最後，連她也無處遁形。

中叔崩這邊，知道走鬼婆婆伏在屋上，早把一切聽去，今日萬萬不能留下活口，初時還忌走鬼婆婆武功厲害，但見之十指全折，而且隱忍退讓，知道此人並不足畏，更萌殺人滅口之念，要知道「南方霸主」中叔崩這等人是「凶則怕，順則欺」的人，走鬼婆婆愈是想退走，他愈是覺得非下毒手不可。

這點走鬼婆婆也甚瞭然。所以中叔崩猝下殺手，却殺不了她；她反下絕招，也打不着中叔崩。兩人較量起來，走鬼婆婆吃虧在雙手俱折，她一生功力，大半浸沉在雙手之上，所以漸落下風。

唐方趁這個機會，為海難遞解穴，惜功力不在，幾次都解不開禁制，唐方只好一連串用力推拿，希望能撞開血栓，這可苦了海難遞，强忍血氣翻騰之苦，咬緊牙齦不作聲。他肉體雖苦，但精神上却猶墮仙境，只覺唐方抱他、救他、為他解穴，一股似蘭似麝的幽香襲入鼻來，他覺得陶陶然，如墜神仙境界，就算一生人穴道不解，他也甘心情願，只恨不得這美好情景不要過去。

中叔崩估了上風，估計在五十招內可以解決這老太婆之際，走鬼婆婆忽然將身上的葡萄向他拋去！

中叔崩不知是什麼作用，但知是極厲害的武器，否則在鬼婆婆斷無理由手捧不離地將它攜帶着，當下急翻滾閃避，只聽「轟隆」一聲，木屑紛飛，忽然間天塌地陷，唐方、海難遞、中叔崩以及尚未掠出房外的走鬼婆婆，還有在走廊外淋雨的瘋玩老人，一齊站足不住，向下跌落！

走鬼婆婆的「葡萄」，當然不是葡萄，而是炸藥！

這一炸，本來被瘋玩老人、中叔崩打劈得千瘡百孔的房子，終於坍倒下來。唐方功力未復，海難遞穴道被封，瘋玩老人自以為中毒且不說，連同走鬼婆婆和中叔崩也不例外，在這凌厲炸藥的震盪下，直摔了下來。

中叔崩、走鬼婆婆二人一跌下即設法掃除身上事物，跳將起來，準備再鬥，兩人中以中叔崩受傷較輕，雙手靈便，動作較快，但炸藥在他極近處爆炸，他所受波及也最鉅，所以當他撥開障碍之際，走鬼婆婆已厲嘯踢到！

中叔崩忙亂之中，也雙手陡出，刹那間點了走鬼婆婆雙足「中瀆穴」，又在右點中她的「京門」、「五樞」二穴，走鬼婆婆「砰」地摔了下來。

但在他點中走鬼婆婆穴道的同時，走鬼婆婆的雙脚已同踢出他的「中注」、「育俞」兩穴，中叔崩只覺全身一震，雖巳打倒了走鬼婆婆，但全身同樣動彈不得。

這一來，中叔崩、走鬼婆婆、海難遞三人皆穴道受制，動彈不得，唐方穴道將開未開，似閉未閉，只是全身無力，剩下瘋玩老人，又因為中了唐方毒鏢，只凍得在那兒抖哆，却不敢亂動。

這種情形十勢古怪，幾個名動一時的武林高手，儘在雨中濕透，却一籌莫展。

現在佔上風的唐方，因為衆人之中只有她能略為移動，其實眞正有實力的是瘋玩老人，偏偏他又以為自己中了劇毒。唐方知道現刻問這人也最危難，恐怕久了他不相信，便自懷中掏出一顆藥丸，遞給他道：「你先吃下，可以將毒力延兩個對時再發，那時我再配藥給你。」

瘋狂老人半信半疑，唐方叱道：「你不吃，那自己早死早好。」說着便要將藥丸丟棄，瘋玩老人見狀忙拿了過來，仰頸子就吞了入喉，囁嚅道：「萬望姑娘……能早些給我解藥。」

唐方冷冷地一頷首，道：「那看情形再說罷。」瘋玩老人謙卑得十分似的，「姑娘要是有什麼差遣，請儘量吩咐——」這時忽聽一陣蹄聲，在雨中破幕而來，激得泥水飛濺，五騎急馳而至！

這五騎究竟是誰，實乃關係重大，是敵是友，更令人關心，這時五騎似已發現這片倒閉之房樓，五人一齊勒馬，馬匹齊齊發出一聲長嘯。

本來五馬驟止人立，在黑夜雨中看來，頗為壯觀，可惜其中一騎，却不知怎的，收勒不住，兀自前衝出幾步，馬上的人狠狠地用馬鞭一抽，叱喝道：「死扁毛畜生，偏不聽人話！」忽然「哇」地一聲，原來那馬野性難馴，被馬上的人鞭得幾鞭火了起來，竟將那馬上的人摔了下來！

馬上大漢一不小心，已摔落泥淖中去，「叭」地一聲，泥水高濺，比適才五馬踏泥而來還要壯觀。那大漢濺得一口一臉是泥，「刷」地抽出腰刀，就要斫殺那匹馬，馬上另一人問：「老四，你斬了馬，待會兒坐什麼？」

那「老四」狠狠罵道：「我幹他娘，待會兒我坐老五的馬不行麼？」只聽一人搖手怪叫：「你跌得一身髒，我才不跟你同騎。」

還有一人笑道：「你幹她娘？沒想到你有這般能耐，連馬也——」話未說完，其中一人緊張地道：「你們看！」

這時五名大漢都發現了在坍塌樓房中的五人。中叔崩、瘋玩老人、海難遞，走鬼婆婆，心中暗暗叫苦，却不知來者何人。唐方在梁王府曾見過這五人，髣髴跟那「東南霸主」是一路的，但也不知是何方神聖。

其實這五個人便是「五方太歲」。

「五方太歲」分老大「躬背太歲」黃素，老二「單眼太歲」黃我，老三「虬髯太歲」陳熟，老四「飛騎太歲」陳宜，老五「蓮花太歲」溥貴，五人都是江傷陽的

「高足」。江十八爺屈居「十方霸主」之一，他素不心服，故將自己五個徒兒取綽號為「五方太歲」，大有囊括各方之豪情勝慨。

只是天不從人願，江傷陽的這五個寶貝徒弟，一到「梁王府」，便吃了大虧，被公子襄手下二大將歌衫、氣伯，擰得團團轉，一點法子也沒有。

現下這五方太歲，見到有這麼幾個人，倒在泥濘裏，狀況甚是古怪。

他們除唐方外，也沒見過其他數人，其中「虬髯太歲」昔日在「梁王府」前被「氣伯」秦誓一喝而震傷了內臟之後，事事小心，杯弓蛇影，便低聲說：「我看情形有古怪。」

「蓮花太歲」便是那不顧與那摔在泥濘裏只乘一騎的那人，頗不以為然：「我看那有什麼蹊蹺？別疑心生暗鬼，擒下唐方，交給師父，可是大功一件。」

「躬背太歲」笑逐顏開道：「正是，正是。」

「飛騎太歲」便是那摔下馬來的漢子，因不滿「蓮花太歲」不讓他共騎，故意說：「不是，不是。」

「蓮花太歲」怒道：「為何不是？」

「飛騎太歲」最喜自誇「騎世上最難馴之馬」，而今給馬甩了下來，正是一肚氣，便說：「想當日這唐方在梁王府中，一見尚難，而今那有這般容易給我們刦到手，簡直痴人說夢話！」

「蓮花太歲」怒道：「有什麼難？對方有五個人，我們也有五個人。」冷冷地睨視「飛騎太歲」道：「你要是沒胆子，就不要抓好了。」

「單眼太歲」作事向來比較審慎，上次「梁王府」前也是他與秦歌衫正面交涉，大概當一個人只剩下一隻眼睛時，為了不想把另一隻眼睛也給人挑掉，當然會愼重一些了。「我看也沒那麼簡單；『梁王府』的人，是個個都不好惹的。」五人聽了，都有些變色，昔日他們五人就一齊在歌衫手下吃過虧，扛着個石獅子，又被點了穴道，在大太陽底下乾熬着，那滋味可不好受。

五人喁喁私語，不敢上前，唐方等五人又是心急，又是好笑，唐方暗忖：總要想個辦法，讓五人上當替自己解開穴道才是。

中叔崩一聽，即嚷道：「喂。」

蓮花太歲勃然大怒，過去踹了中叔崩一脚，罵道：「你說，你叫我什麼來着？」中叔崩「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好忍聲吞氣道：「我叫『太歲爺』。」蓮花太歲下頷一揚，威風凜凜地道：「是不是，他叫我做『太歲爺』！」飛騎太歲冷笑道：「這裏我們人人都是『太歲爺』，也不定是叫你。」

蓮花太歲想想也是，更是懊怒，刷地拔刀，架在中叔崩脖子上，「吱」地劃了一道血口，叱喝道：「快改口，叫我做『五太歲爺』！」

中叔崩這下可心裏氣苦，他原本想招呼五人，佯作自己和江傷陽是好朋友，叫他們來解開自己穴道，誰知只叫了一聲：「喂」，就鬧出諸多事兒，對方刀架自己頭上，換着平時，這五人聯手，也難走過自己二十招，如今只有乖乖叫便了：「『五太歲爺』！」這一聲叫得無限悽苦，無限委屈。

蓮花太歲猶不甘心，罵道：「你不會叫大聲一些嗎？要不要我先把你兩片豬耳割下來！」中叔崩只好又委委屈屈，叫了一聲較响亮的，唐方見此情形，雖在險境，但她個性易喜明朗，向不知愁，不禁「噗嗤」一笑。

五名太歲除了蓮花太歲足踏中叔崩，及看見唐方的笑外，其他四人，都瞧見了，只見那一笑燦若花開，酒渦深甜，所有的嬌羞明媚，都給她一人俏麗笑開了。四人看得眼睛都直了。

虬髯太歲喃喃地道：「眞美，眞美，眞美。」

單眼太歲雖只得一隻眼，但看東西向比人快，也比人準，又自比為獨目金剛，便道：「豈止是實。」

躬背太歲也道：「是美，是美……」忽想起他在「梁王府」前看到個俏麗的丫環，結果弄掉了身上穿着的至寶「金絲銀甲」，頓生「美人禍水」之慨，忙不迭補充道：「可惜不好，不大好。」

飛騎太歲怒道：「明明是美，有何不好，難道要醜八怪才好麼？」

這麼多人中，惟有自以為「出汚泥而不染」的蓮花太歲沒看到，於是放了踏在中叔崩身上的脚，湊過來一叠聲道：「美在那裏？……告訴我，快告訴我。」

唐方見這幾個土頭土腦的人讚她笑得美，心中也高興，便說：「五位行行好，解解這位哥哥身上穴道，小女子感激不盡。」說着又是一笑。她知道自己被抱殘所封之穴，憑這五個「太歲」的功力也解不了，不如要他們先解海難遞身上穴道，以便救護自己。

這時五個太歲一齊搶着道：「好！」而蓮花太歲這可看見唐方的笑，加了一句：「眞的是美。」

忽聽中叔崩嘶聲道：「你們別要聽她的。我……我是你們師父江十八爺的好朋友，我叫中叔崩，是替你們師父捉拿唐方的……快快解我穴道，不要笨頭笨腦聽這妖女胡言……那人是你們師父大仇敵，萬萬不可解他穴道！」

五人面面相覷，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唐方道：「這人說的鬼話，你們五位精明過人，怎會相信。」只此一句，五人心裏都傾向唐方這面，「單眼太歲」低聲道：「據我判斷，唐姑娘的讚美，甚有眼光，大有道理。」

「躬背太歲」道：「是，是，老二眼光最準，人所共知。」轉頭大聲道：「喂，崩牙的，我們才不相信你的鬼話！」

「蓮花太歲」更是支持唐方，加了一句：「是呀，就算你說的是眞，我們也不相信。」

「飛騎太歲」雖也支持唐方，但禁不住問了一句：「既然眞的，為何不信？」

「蓮花太歲」被問得一楞，「虬髯太歲」却喝道：「他說咱們『五方太歲』『笨頭笨腦』，你看像嗎？」

「飛騎太歲」觸電的反應也沒那麼快地道：「當然假的！」

「虬髯太歲」便道：「這不就是了。

既然這崩頭裂額的傢伙說了一句假話，自然說得一百句假話，反正他說了半句假，便從頭髮假到腳趾尾，沒有一句話是真的了。」

「飛騎太歲」恍然道：「三哥高見。」

「單眼太歲」愈聽愈心寒，說：「既然他什麼都假，那姓名也未必是真，不如咱們一刀宰了，省得真真假假，讓人暈頭暈腦。」其實他是在想，萬一這中叔崩真的是自己師父的好朋友，放虎歸山，可麻煩透了，不如一刀把他宰了，省得手尾長。此刻五人再蠢，也看得這兒的人穴道全被封制。

誰知其他四人，跟他一般心思，如雷般叱喝了聲：「好！」

唐方倒沒料到這五人如此好玩，真的忍不住笑了起來，她的頭髮遭雨淋濕，披在肩上，笑起來微微顫動，在濕寒的夜色裏，有一種深濃清楚的美。五人看得更是直了眼。

中叔崩這下可是眉毛上掛炮仗禍在眼前，見五個太歲看見唐方眉開眼笑，看向自己就黑口黑臉，情知不妙，但苦於穴道受制，動彈不得，心中大急，向瘋玩老人叫道：「老頭兒，便給唐方唬着，快去打發這幾個人，擒住了唐方，不怕她不給解藥！」

叫了幾聲，瘋玩老人却是不應，最後只懶洋洋說了聲：「你剛才不是說今晚誰也活不出去嗎？現在可應驗咯！」一副事不關己，已不關心的樣子。

中叔崩急如熱鍋上的螞蟻，正想再設法勸服「五方太歲」，「單眼太歲」黃秉是其中最心狠手辣，行事決絕的一人，知此人不可留，忽擪箭開弓，「呼」地一箭，直刺入中叔崩張開的口裏。

中叔崩悶哼一聲，登時了了賬！

却忽聽一人係憑弔古蹟時懷舊緬昔似的，輕歎了一聲，說：「沒想到十方霸主威名遠播，給區區幾個五方太歲，一箭穿喉，慘死於斯，永埋黃土，不明不白，嗚呼，既然人生如此無常，又有何戀？你們個個，不如在這反覆世間立即死了的好。」最後一句話，尤說得令人驚心動魄。

走鬼婆婆

來的人輕如一張落葉，彷彿他人的重量，就只有蝶衣那麼薄弱，但他說完那句話的時候，「五方太歲」就只剩下了四個人。

「單眼太歲」已經被自己的弓弦生生勒斃。

其他四個太歲不是不救，而是手腳都嚇軟了，心也涼透了，筋絡都痲了。

來者是一個胖子。

這胖子比任何胖子都胖，但他比任何胖子或瘦子都著名：因為他就是「九臉龍王」——慕容不是。

× × ×

慕容不是說：「不是我非要殺你們不可，而是中叔崩他說過一句話：『在場無一人能活……』我要帶走唐方，去找蕭秋水遺物，多一個知道，張揚出去，既是不便……所以，」他說到這裏，「躬背太歲」的一雙斧頭，已變成嵌在他自己的身上。

剩下的三個太歲，開始逃命。

九臉龍王似有一聲微喟，他一腳就踢開了走鬼婆婆的穴道，順手將一匹馬掄起來，砸在「飛騎太歲」身上，好似一顆西瓜被大石砸得一團稀爛般的。

走鬼婆婆更是知機，九臉龍王是她放信鴿通知來的，這正是大好的好時機，她雙手已廢，如果九臉龍王不要她，天涯海角，也會有人找她算賬的，她武功很高，但沒有了一對爪子，勝過她的人，也着實不可勝數。

所以她立刻追上「虬髯太歲」，陳熱立刻發出一聲恐怖的慘叫聲來。

唐方看在眼裏，為之髮指：適才還很欣賞她的五個男子，一下子，便死了四名，而且都死得極慘，她禁不住道：「慕容先生。」

慕容不是本想將嚇得魂飛魄散的「蓮花太歲」一併殺了，而今回頭問：「唐姑娘有何指教？」

唐方道：「我常聽說，九臉龍王十惡不赦，罪該萬死，我一直沒什麼相信。如今……」

九臉龍王居然還有臉問：「如今怎麼樣？」

唐方冷冷地道：「如果蕭大哥在，他一定會手誅你這種混世魔王！」

九臉龍王笑瞇了眼，道：「可惜，可惜。」

唐方問：「可惜什麼？」其實這般無聊的問話，問等於是不問，唐方問的目的只是想把時間拖延一些，希望能想出一些法子來。

果然九臉龍王道：「可惜蕭秋水早死，我慕容不是沒死在蕭秋水手裏，實一大憾事也。」說完之後，「蓮花太歲」也變成一具屍體。他一面和唐方說話，但下手却絕不容情，又將潘貴殺了。

那邊的走鬼婆婆，也施施然的走回來了。九臉龍王下令道：「妳將這兩人殺了，我帶走唐方！」

就在這時，廿聲輕叱，兩道急風，飛到九臉龍王背門！

這一下來得快極，又全無徵兆，來人顯然悄悄掩近九臉龍王已久，而在場之人，無一不渴望九臉龍王死，所以誰也沒有出聲示警，待九臉龍王聽得「嗤」「嗤」兩聲極之輕微的劍風時，劍尖已貼近背衫長袍！

而在同時，一隻大籮筐，已向九臉龍王迎頭罩下！

九臉龍王的反應，可謂極之快速，那兩柄劍點及他的背後衣衫時，他才驚覺，心隨意動，當兩柄劍透入衣袍時，他全身已掀起了一個大旋轉，這時兩柄劍尖已劃在他肌肉上，從背至脅，隨九臉龍王的回轉而劃了兩條白痕——但沒有血！

九臉龍王的肌肉鬆軟無力，就似一堆棉花不怕剪刀一般：就在這時，九臉龍王一雙厚大多肉的手，已抓住了兩柄劍。

那出劍暗襲他的人大吃一驚，沒想到已經刺中了他，但絲毫傷不了對手，而且連雙劍都給他扣住！

同時間，那隻大籮筐已至，套住了九臉龍王！

籮筐作為武器，是武林中極罕見的事，九臉龍王一生縱橫數百戰，但也從未遇

過這種怪兵器，不覺怔了一怔。就在他一怔之間，已被套個正中！

用籮筐作為武器的，在武林中目前僅有二人，一個是東瀛高手，而另一個中土人士，叫哥舒曉天，外號「日月一籮筐」，正是公子襄門下七十一弟子之一。

九臉龍王雖沒有避得開去，但在籮筐套中他的瞬間，已從對方武器中猜出來者是誰了。

九臉龍王執住那人的雙劍，本有之七首厲害殺着，將那人致於死地，但他上身被籮筐所套，一時掙脫不出，那人應變奇快，立時將雙劍一旋。

雙劍劍鋒握在九臉龍王手裏，儘管九臉龍王的肥肉不怕刺剁，但用劍鋒嵌在肌肉上擰旋，就算是銅皮鐵骨也禁受不起，慕容不是在這剎那之間，當機立斷，立刻把雙劍放了！

這一放，持劍的人，「嘻」地一笑。

原來九臉龍王痴肥臃腫，套在籮裏活像一頭肥豬裝在裏面一般，兩隻狹長眼睛還咕碌裏溜，那人看了忍不住笑了出來。

但笑雖笑，手下却不容情，在一笑之間，已對九臉龍王刺了九劍。

這九劍一刺上、一刺下，但每一劍刺出，都換了一個方位，變成這九劍是刺向九臉龍王前後左右各個不同的重要部位上去！

而九臉龍王却正在籮筐之中，難以閃躲。

這時唐方已清楚來人，不禁叫了出聲：「歌衫！」

來人正是秦歌衫及七十一門生之哥舒曉天！

× × ×

原來公子襄安排好護送仲孫湫返「梁王府」事後，即趕赴唐門，希望藉以謀救唐方，一路上，因唐方留下「往唐門」三字，所以他一路上，反覆思索，如果唐方是單只到「唐門」，寫「唐門」二字便可，又何必多寫一「往」字，顯然是往唐門一路上，都要留意，而且那些字明顯沒寫完便被人擄走，所以公子襄對一路上情形，越發留意起來。

公子襄這下細心琢磨，果然跟唐方在地上刻下三字的心情相去不遠。唐方聽得海難遞聲音說要帶她走，心中捏拿不走，遠離唐甜和慕容不是這一狐一虎雖好，但落入海難遞這頭狠的手裏，也是不妙；不過，這一狐一虎，一奸一惡，比狠來得難以應付，她至少可以肯定一點，要海難遞放她，只怕很難，但要他順她的意定下去向，並非難事，唐方一早就計劃着在沿途設法擺脫海難遞，但抱殘大師點穴手法太過詭異，唐方始終無法逃脫。

公子襄沿途遣分三部，自己率領主要部隊，跟唐藕、氣伯秦晢、落花娘子等，在主要沿途各大市鎮中一面前進一面留心唐方行蹤，歌衫則帶七十一門生中哥舒曉天、明掃華二人走山路，百里樹林卒另二名門生水路推進，沿途注意，一有唐方消息，即飛鴿傳書，公子襄生恐衆人莽動，使得唐方危險，所以一再吩咐盡量等到他來會合後才動手，而他本身亟盼望是他主隊覓着唐方。

他希望能首先第一個找到唐方的，在唐方遇難的時候，他若能救縱九死無愧，正如唐方希望自己第一個先見到蕭秋水，不惜自己以身代死。

公子襄盼切這緣份，唐方更渴望有上天的安排。

可是先覓着唐方的是秦歌衫這一組。

海難遞手下，「乾坤八傑」，在客店中逐走一文士二書僮，便是這歌衫和哥舒曉天、明掃華喬裝打扮的。

三人本路經此地，也不想投宿，連夜趕路，復見飯館中幾名伙計的打扮，人人在大吃大喝，心中納罕：怎麼瞧這些人裝扮，分明客店夥計，卻有空來嗑牙？便留心細聽，知道這幾人因來了批客人，高價包下了客棧，卻連他們都逐出去，這些伙計們也不得不做生意，樂得清閒，也上館子來做「客倌」一番，讓老闆獨個兒愁眉苦臉担心去，正是一般苦哈哈兒難能可貴偷懶的好機會。

秦歌衫心中知那批人有古怪，便花些銀子，探個明白，知道來人中確是武林人物，且有一女子似行動不便，又美得讓那幾個伙計說起來天上有、地下無，當下不動聲色，便佯作投宿，去探個究竟再說。

果然一入店門，就被「西方霸主」的手下提了出來，於是秦歌衫等料着了七八分，正欲設法救唐方，卻見一白髮年邁的老太婆，形跡可疑，潛上了屋頂潛伏，其中明掃華對江湖中人，瞭如指掌，瞧出那枯瘦老太婆正是武林中人聞名喪胆的「走鬼婆婆」。

秦歌衫一聽走鬼婆婆也來了，九臉龍王當不會遠處，慕容不是的武功，非他們三人所能匹敵的，於是便叫哥舒曉天放飛鴿傳書急告公子襄。

可惜其時山中森寒，微雨漫天，信鴿不慣夜飛，居然咕嚕咕嚕縮在籠裏不肯出來，眞是氣煞了三人，就在這一耽擱之下，只見一形貌古怪的老人和一名中年男子飛掠而來，殺氣騰騰，明掃華眼尖，一下子便認出那中年人是「南方霸主」中叔崩，哥舒曉天便問：「那老頭兒是誰？」明掃華一時認不出來，秦歌衫便笑道：「說不定是走鬼婆婆的老伴兒。」衆人想笑，但想到走鬼婆婆、中叔崩先後趕到，事情自是非同小可，只怕三人自己應付不來，記起公子襄臨行時一再吩咐自己等人不可莽撞，便決定還是先遣人通知公子襄。

明掃華去後，剩下秦歌衫二人因恐居高臨下的走鬼婆婆發現，又以為南方霸主跟西方霸主是一路的，便一直靜觀其變，遠處監視，不料聽得裏面砰砰碰碰的打了起來，走過去看時，秦歌衫卻聽遠處有蹄聲趕來，以為是公子襄，便要待公子襄來救唐方，不料來的是「五方太歲」。

結果，「五方太歲」很快就成了替死鬼，九臉龍王終於出現，秦歌衫、哥舒曉天知道情勢危急，唐方決不能被慕容不是擄走，於是配合出手，潛近九臉龍王，由於兩人深知慕容不是的詭異神功，所以出手暗襲，絕不容情。

秦歌衫叱喝一聲，雙劍一分，轉刺向走鬼婆婆，她正想戴傷立功，救護九臉龍王，換作平時，她定以雙爪纏鬥雙劍，現下十指被廢，只好以手腕之力，彈起葡萄，震開秦歌衫雙劍。

秦歌衫雙劍走向走鬼婆婆的同時，九臉龍王得這一緩，吐氣揚聲，身上籮筐，勢力拍勒，全皆碎裂！

哥舒曉夫的籮筐，並非用普通竹子所製，而是「十八火炎山」之竹，「月世界」之籐，「虎山泉」之麻，「雙連埤」之絲製成的，就算兩頭老虎一隻大熊給同時罩在裏面，任牠們怎麼掙也掙不出來。卻不料九臉龍王運氣一衝，竟將籮筐震得片片碎裂。

哥舒曉天看家武器毀於九臉龍王之手，更加憤怒如狂，拚命出手，在九臉龍王未掙出樊籠到裂筐而出之際，已先後擊中他一十七掌。

那一十七掌沒有擊倒九臉龍王，只震得他雙手發麻，掌心紅腫。

再也沒有了第十八掌。

因為九臉龍王已裂筐而出，兩隻肥大的手，捉住了哥舒曉夫一對手掌，只聽一陣格勒格勒連响，哥舒曉天一雙手，在呼息間的光景，被捏得骨節根根碎裂，哥舒曉夫痛嚎一聲，九臉龍王一捏就放，但哥舒曉天的手已不復掌形，恰似一塊甜餅被小孩的手捏拿過一般，歪曲變形。

哥舒曉天雖是熱血漢子，但十指痛歸心，縱是鐵打也抵受不住，他一面呼痛，但此值生死一髮的時候，脚下毫不怠懶，連環踢出七八脚，踢向九臉龍王。

哥舒曉天踢第一脚的時候，九臉龍王確是在他眼前，等到他踢至第八九腿時，九臉龍王已不見。

九臉龍王已經在走鬼婆婆與秦歌衫之間，他的手已多了一雙銀劍。

秦歌衫臉色蒼白，她手上的一雙銀劍，已然落到九臉龍王手裏。

走鬼婆婆也臉有驚恐之色，她的左肩，翻了幾顆血珠子，顯然是在秦歌衫劍下掛了彩，要不是九臉龍王及時出手，走鬼婆婆只怕就要在這雙銀色的短劍下難逃噩運。

至此來說，秦歌衫的伏擊計劃，可謂完全失敗。

唐方疾呼道：「歌衫，妳退後。」九臉龍王冷笑道：「退後前進，都一樣是死。」秦歌衫聽唐方的呼喚，心頭一熱，說：「方姊，妳走，我擋住他。」

唐方急道：「妳走，我行動不便，回去通知公子……」九臉龍王又一聲冷笑，此時他勝券在握，好整以暇，倒也不急着殺人。

秦歌衫這時說：「救不到方姊，我不走。」唐方道：「妳回去，公子要妳照顧。」這幾句話，唐方是另有所指，她跟蕭秋水，已有白頭之約，終身之許，明知公子襄待她千百般好，她也不能移情於彼，秦歌衫自幼受公子襄恩澤，對公子襄的感情深摯，便是連她自己也分辨不出來，究竟是婢僕對主子之感情，還是女子對男子之慕情，她見主人對唐方深情暗種，而唐方行止形貌又只教人喜歡，不讓人嫉妒，所以她就將主人的一往痴情，轉注到唐方身上去，越是危難之際，越是深刻地表現出來，唐方何等機敏，自是深明此點，所以出言提醒秦歌衫，她應留下來照顧公子襄。

秦歌衫聽得臉一紅，怔了一怔，心口又一陣酸，大聲道：「我不回去，我要與方姊同生共死。」

九臉龍王笑道：「她生，你死。」唐方忍無可忍，叱道：「她如果死，你休想我生。」九臉龍王只想得個活着的唐方，來造成尋寶的方便，唐方如果死的，他就變成衆矢所的，不是好玩的事兒，倒有點變色。

唐方心中極之希望蕭秋水能夠復出，若是九龍臉王這等奸惡之徒遇着了他，定然夾着尾巴逃還來不及，那能在這兒為非作歹，耀武揚威的份兒？一時之間，只覺七年來找蕭秋水心血，如荷葉凝水，有去無還，如濛濛細雨，一片愁雲慘霧，昏暗暈罘，不禁黯然傷神。

九臉龍王見唐方若有所思，怕她自萌短見，他武功再高，也搶救不及，且怕妄動反而促成唐方自決，便緩聲道：「其實我們也不想為難姑娘，只是想請姑娘過去敍敍……」

話未說完，走鬼婆婆一步踏前，揚起手掌，向海難遞「天靂蓋」上擊下，喝道：「吉拉覓里華光亟度，我先宰了你。」

唐方一見，吃了一驚，忙竄前，一揚手，又射出三鏢，走鬼婆婆遽爾收掌，避過三鏢，就在這刹那間，九臉龍王運指如風，已對唐方三處穴道，令她說不得話，連想動一根指頭也難。

秦歌衫見狀掠來相救，九臉龍王袖袍一拂，秦歌衫立覺一股勁風，撲面而來，身子不由自主被倒吹回來，到她定過神來的時候，雙足已在原地，彷彿完全沒動過一般似的，秦歌衫這才知道這九臉龍王慕容不是確有罕世的功力，絕非她自己所能匹敵的。

九臉龍王回首向走鬼婆婆柔聲道：「妳做得很好。」走鬼婆婆十指雖廢，但適才引開秦歌衫，以致九臉龍王能有時間破籮而出，再聲東擊西使她分神，九臉龍王乘機一擊得手。

走鬼婆婆垂首道：「龍王誇獎，老身為主人盡瘁，縱死無怨。」九臉龍王點點頭道：「那妳就跟着我，好好練下去罷。」走鬼婆婆猛抬起頭來，在她滿是皺紋圍繞深陷的眼裏，却是淚光，唐方顯然不能稍動，但心細如髮，看在眼裏，九臉龍王却沒有看到。原來走鬼婆婆心狠手辣，江湖中人畏如蛇蠍，那有人敢和她做朋友，她無夫無子，到了老來，越老越孤獨，九臉龍王在十幾年間收服了她，在她心裏，隱隱已將此人當作了自己兒子一般看待，所以她為他作事，身先士卒，鞠躬盡瘁，屢建奇功，故此在九臉龍王手下，端坐第一位，先是「龍王廟」前一役，她被少年衞悲回折碎手骨，以後自己出道成名的武功，全皆廢棄，九臉龍王是寡情決絕的人，唯利是圖，唯材是用，走鬼婆婆沒了雙手便等於廢人一個，所以他對這部下也不再關心，幾乎等於「打入冷宮」，廢棄不用」，走鬼婆婆一生，最怕就是到老來沒人要理，所以在這時刻特別賣力，居然得回九臉龍王重視，她心中對慕容不是可謂充滿慈愛，又感激又歡喜又滿意。

正派人物中，如蕭秋水公子襄，可謂有情有義，邪派之中，如西方霸主走鬼婆婆，也有血有淚。

（未完）

伊朗政爭教士專橫造成動亂

國會指總統政治無能
班尼沙出走逃亡法國

高米尼是反西方文化精神領袖

伊朗自前年二月發動革命建立回教政權以來，內部一直未曾安定，上層權力鬥爭始終沒有緩和，目前，屬於溫和派的伊朗總統班尼沙在與激進的教士派之間的權力鬥爭中遭到失敗，由教士控制的國會宣判班尼沙「政治無能」並且下令逮捕。班尼沙目前正在逃亡法國，不過據說行蹤已被掌握。伊朗未來情勢的發展值得大家關切。

要知道伊朗革命以來所以會有不斷的政爭與動亂，就必須要瞭解伊朗革命後的政權性格。這又首先要從分析造成伊朗革命的宗教領袖高米尼的思想着手，基本上他是一個反西方文化反現代化文明，追求回教基本精神與尋求伊朗傳統的民族主義者。高米尼認為西方的影響是伊朗痛苦與問題的根源必須消滅，他說一切形式的西化都是黑暗的，他指責伊朗在巴列維時代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本體，而以西方做為代替，他指出只要一個國家不擺脫這種西化，就不是獨立。

因此，在一九六〇年代，當巴列維國王推行現代化政策實施土地改革時，高米尼却反對此種現代化的社會與經濟改革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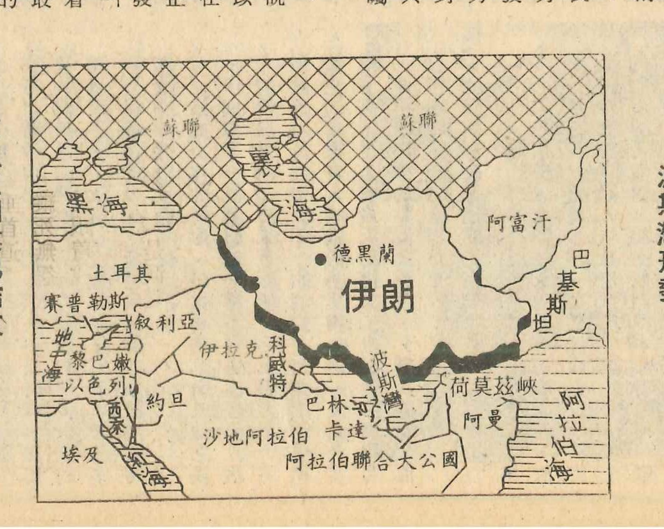
高米尼的努力奮鬥目標是要鏟除西方文化及道德對伊朗影響，依照可蘭經教導來成立立憲政府，他要將伊朗帶回到以回教為指導的神權國家。

他的思想是「伊斯蘭革命第一，伊斯蘭革命第二」的一切以宗教為基本方向的革命意識形態。在他的宗教原旨主義之下，伊朗革命以後的政權性格乃呈現出極端不穩的情況。

既是極端回教國家又是引進現代知識

因為作為一個奉行原旨宗教的回教國家，它必然的是回復過去傳統而極端的反西方與反現代化，但作為一個現代國際社會成員與發展中國家，它又必須要引進西方現代化知識技術以解決國家發展上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因此伊朗今日的問題就是保持回教原旨精神與追求西方現代化之間的爭執，為了伊朗的發展與進步，國家必須要求現代化，但為了保持回教精神的純正，又必須放棄現代化，二者之間如果無法協調就必然的會有矛盾，而此種意識形態爭執所導引的權力鬥爭最常反應在對外政策的分歧上，這尤其可從扣留美國人質事件上明顯的看出，追求現代化者，希望能以溫和的方式，以符合國際上多數國家的行為模式國際法來表現國家行為，而尊崇回教理想者則以反對西方文明的迫害與侵略，激發人民的宗教熱忱來發揮回教精神，這兩種態度互相矛盾衝突，雙方對於伊朗政權所應表現的性格及國家應有的對外行為模式乃經常有所爭執。班尼沙與回教共和黨教士之間的爭執，只不過是又一個令人矚目的事例而已。

去月初，當高米尼所任命的三人委員會，宣布班尼沙公然違反了國家憲法和對政治演說禁令，並把證據交給伊朗首席檢察長卡卡里以後，班尼沙的政治地位就逐漸的呈現不穩，在權力鬥爭過程中，六月七日伊朗當權派又禁止了六份報章的出版，其中包括了由班尼沙所發行的伊斯蘭革命報，理由是它們刊登了引發「戰時的有毒和瀰漫鬥爭氣氛」的文章，緊跟着當權派無限期封閉班尼沙的報章之後，伊朗最高領導者高米尼提出威脅，要拘捕造成不安的「任何有挑撥性的發言人」，這項顯然是針對總統班尼沙的警告，是高米尼對班尼沙的最嚴重譴責，接着就在該月十日，高米尼下令解除了班尼沙所兼任的三軍總司令的職位。並且要求班尼沙向伊朗人民道歉。情勢的發展至此已十分明顯，班尼沙與原教旨主義教士派之間的權力鬥爭，已註定了必然失敗的命運。



波斯灣形勢

君主王朝業已結束民選總統又遭彈劾

六月廿日的教士派控制的伊朗國會開會辯論有關班尼沙執行總統職務的能力，並在廿一日進行投票，結果以一百七十七票對一票，十一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通過宣佈班尼沙無能力再處理政務，國會議長拉山珍尼在投票的結

束後說：「班尼沙現在已經從總統名錄上除名」，在國會通過了彈劾案之後，唯一具有解除班尼沙總統職務權力的宗教領袖高米尼也正式批准解除了班尼沙的總統職務。這位現年四十八歲，曾在法國受教育的經濟學家雖然在去年以百分之七十五的選票，成爲伊朗二千五百年君主王朝結束後的第一位民選總統的班尼沙，但是仍經不起原旨回教教士派的鬥爭，而就此下台了。

在伊朗國會通過彈劾班尼沙「政治無能」的同時，伊朗首席檢察長卡卡里下令逮捕。卡卡里說班尼沙犯了「數項罪名」因而被通緝。

德黑蘭說，卡卡里所列舉的罪名，包括「煽動團體拒絕法律制度及回教共和國政權，並且鼓勵囚犯進行絕食抗議。」他又說：「班尼沙正在逃亡，試圖拒絕及逃避懲罰，他的一切說法都是毫無根據的。」卡卡里又說：「我們要求全國人民逮捕他，無論在何處露面，」他並且警告說：「任何人藏匿班尼沙或是協助他逃亡，都將遭受嚴厲的懲罰。」此外卡卡里否認了外國所報導的班尼沙已逃出伊朗的消息，他說，散播此種說法的外國新聞報導是外國人從事最後努力欲轉移伊朗的輿論。但是，班尼沙自六月十六日開始逃亡，目前逃亡法國，據說行蹤已被掌握。

蘇聯
土耳其
裏海
巴庫
蘇聯
(空軍基地)
大不里士
拉什特
沙港
伊
德黑蘭
(空軍基地)
(油管)
麥什德
(庫德斯坦省
沙南達吉
科姆
哈瑪丹
卡維爾沙漠
卡山
拉
(煉油廠)
(空軍基地)
伊斯法罕
伊
阿富汗
(庫桑斯坦省)
(油田)
曼
赫爾
德湖
克
(煉油廠)
阿巴丹
(瓦斯管)
朗
開爾曼
班達
設拉子
扎赫丹
(煉油廠)
科威特
波斯灣
布錫爾
(空軍基地)
哲茲繆里安湖
阿貝斯港
(海軍基地)
沙地阿拉伯
巴林
荷莫茲峽
(海軍、空軍基地)
查布爾
巴基斯坦
卡達
阿曼灣
阿拉伯海
・圖 例・
動亂地區

伊朗情勢圖

上層的權力鬥爭則導發了羣衆之間的暴動，當伊朗國會正進行彈劾總統的辯論時，班尼沙總統的支持者與回教革命衞隊之間在德黑蘭街頭發生了戰鬥。在國會開始進行彈劾總統後不到數小時，失蹤的班尼沙的支持者與敵對的基本教義派的支持者發生了暴亂衝突，此外，在哈瑪丹，設拉子，麥什赫爲，扎赫丹，班達及聖城剛姆等地也都發生了打鬥事件，根據報導至少有二十人喪生，二百多人受傷，這是一九七九年二月伊朗巴列維國王被推翻之後，情勢最惡劣的一場戰鬥。

班尼沙雖是伊朗長期政爭中的又一犧牲者與失敗者，但眞正受害者恐怕還是伊朗和伊朗人民本身。由於宗教領袖高米尼需要一股反西方的力量來支撐他的偶像地位，因此使到任何與西方及現代化有關的事務與形像，都被視爲是罪惡的而必須要加以清除，這就造成了許多不良的後果。無數的技術人員、知識份子、工廠經理人員爲了逃避革命者的「仇外」心理與行動而紛紛出走。工廠因缺乏管理而陷於停頓，機器零件嚴重缺乏。在德黑蘭附近地區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家地毯工廠產量只達平時的八分之一，一家車胎廠因缺乏負責的經營管理已陷於停頓。而一向是支持伊朗經濟的石油工業，由於失去外國技術專家指導及缺乏外來投資生產情況下，已從巴列維時代每天產六百萬桶而降到在每天約只有一百五十萬桶的局面。整體而言，伊朗的經濟情況較革命前還差，物價上漲百分之五十六，失業人數已激增到兩百萬人以上，這種情況還有繼續惡化的可能。

革命初期還得啖笑 物價高漲農民叫苦

對於廣大的伊朗農民而言，在革命一年以後就開始有了不同的感受。起初他們還滿意於從地主手中獲取了土地的成就，但隨即就遭遇到動亂所帶來的高昂物價與分配不均的打擊。在靠近城市地區的肉類價格比去年貴了一倍，茶油與洗衣粉則已斷絕了供應。在北部地區物資缺乏之情形更爲嚴重，肉價比革命前高出四倍。然而，問題眞正所在還不只是物質供應的缺乏而是分配制度的崩潰。因此農民的感覺是「在好景時政府不理他們，但在不景時却無法解決物質缺乏的情形」，由於政府的欵項很難到達農民手中，政府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改善重要供應品的分配，此種狀況的繼續發展必將導致許多憤怒政府的農民出現。

造成上述的情形，最主要是革命成功之後，伊朗似乎一直都處於一種不知道由任何人治理的情況之中，高米尼雖能「馬上得天下」，但缺乏「馬上治天下」的能力，究竟誰是伊朗眞正的當權者，衆議紛紛莫衷一是。表面上看來，高米尼是有最大的權力，但是從伊朗政局一直呈現出來的動亂與混亂，又讓人感覺到他已經不能完全的控制局面。

更何況高米尼的決定多半是「剛愎自用」「頑固執拗」是靠他自己猜測。政府各部門事先都沒有計劃，官員天天担心自己的工作，法律和秩序已然逐漸崩潰，雖然教士們一直努力想使伊朗免於陷入無政府狀態，但是由於教士們的反西化傾向，加上他們根本沒有治理一個現代國家的專門技術或知識，因此伊朗革命後的政府呈現出的是一種無政府狀態與無效率的工作情形，而整個社會則表現出一種由人民羣衆自我統治的形態。

因此伊朗眞正的問題，並不在回教，也不在牧師，不在可蘭經，不在禁酒，不在國有化，也不是左右派的對敵，而是伊朗到底是由誰統治。



社會制度未上軌道 揚言行使集體民權

在革命初始的六個月當中，伊朗可以說沒有政府，沒有軍隊警察，也沒有其他公共及社會機關，整個社會與經濟可說是一個沒有規律的狀況，各地都是一片混亂的，沒有紀律，法律根本上是不存在的，其後雖然選出了國會也產生了總統，有了行政的體系，但是存在於西化溫和派與基本教義派之間的鬥爭，不只是反應在對外政策的分歧上，而且更表現在對人民的羣衆組織動員之上，經常爲了不同的意見與態度，彼此爭執，最後的結果，却不是訴諸於合法正常的法律與制度程序，又或者看似合乎了法律與制度程序，而在實質上却是訴諸於人民的宗教情緒反應。因爲宗教領袖高米尼的權力雖大，但他經常對許多事情沒有明確的決定，或者可說在伊朗人民及羣衆沒有表達出他們的明顯意願之前，高米尼不願也不會做出他的裁決。因此發生於伊朗的所有事情，它很可能不是來自於國家行政體系的運作，也不是宗教領袖的管轄，而是由人民自己來做的決定，上層的權力鬥爭與結果也只不過是人民與意願的一種反應與體現而已。

如果上面的看法是可信，這種由人民自己來決定的「集體民權」的行使，將會如何呢？當民主放在人口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回教徒，而其中最少有三分之二是文盲的國家中，其最後的結果，將是伊朗可能成爲第一個眞正民主的回教國家，但也可能因此而導致內亂，伊朗有可能成爲第三世界社會主義的典範，但也可能成爲開倒車的神權國家，最後的發展如何將是不容易預料的，任何的猜測也是不恰當的，誠如有一位伊朗人在革命後指出：「伊朗已變成無論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國家。」

教長利用神權愚民 實施類似獨裁暴政

高米尼雖然以宗教熱忱鼓舞了伊朗人民的內心激情，當權的回教共和黨也以反西化的仇恨與回教共和國理想贏得了激進僧侶與宗教狂熱份子的支持，但他們的以神權爲名而實施類似獨裁暴政的措施，則使他們疏遠了溫和派和中產階級的支持，並給予左派一個利用反撲的機會。專家預測一個反革命的行動將會來臨，這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但情勢似乎已開始朝向這方面發展。反對高米尼與教士統治的力量來自多方面。包括了少數民族、前巴列維國王的支持者，溫和改革派，不過最主要的還是來自組織良好訓練有素的左派勢力，其中又以馬克斯共產主義分子的勢力最爲顯著。

許多溫和派的伊朗人已越來越担心目前的政治動盪可能給共黨及其他左派帶來機會。伊朗前外長就表示，伊朗的眞正威脅不是來自僧侶控制的回教共和黨，而是「滲入其中的共產黨」。他說，共黨有一套詳盡的計劃，蘇聯支持的共產黨每週以七十萬美元在德黑蘭建立他們的政治組織，同時共黨也企圖削弱溫和派人士的力量。他說：「一旦他們把我們孤立，他們就會摧毀我們。」戈薩德因而說爲了對抗這種共黨威脅，他開始會晤其他中間派人士共商對策。另外，前伊朗總理巴查也說，馬克斯主義已在我們境內茁長，他形容馬克斯份子是「



毒藥的散佈者」，但是由於伊朗社會的動亂，已有不少人逐漸「追隨這個惡魔」。因爲有些溫和伊朗人已視共黨爲可取代現在宗教苛政下的唯一勢力，而伊朗共黨也希望透過這個機會取得溫和派人士的支持。由於伊朗毗連蘇聯，目前阿富汗又在蘇聯的掌握之下，伊朗共黨要尋求蘇聯的援助是極爲可能與方便的事。

事實發展正是如此，在此次班尼沙與回教教士的權力衝突所導發的羣衆暴動中，支持班尼沙的除了溫和派人士外還有左派馬克斯主義份子，這已明顯看出共黨份子對伊朗的企圖。

伊朗局勢 令人担憂

吾人覺得，面對伊拉克戰事未平，上層權力傾軋不已，內部呈現分裂狀況，而羣衆暴動不斷上升，人民生活反不如昔情況下，伊朗情勢實在令人担憂。伊朗如何能達成回教革命理想，而又能促成內部團結與穩定，以避免共黨的可能顚覆，應是當前之急。（本刊資料室）

諜海秘辛

一具叫希特拉昏頭轉向的浮屍

刀戈

戰爭中的蒙蔽戰術，恐怕從古代的特洛伊木馬開始，或許更早以前就有了。諜報活動的目的，不但要偵察到敵方在幹什麼，而且要不讓敵人知道我方正在進行的活動，從而導致他們作出錯誤的解釋。

第二次大戰中最成功，最巧妙而又有名的蒙蔽戰術之一，就是在英國進行的，這項計劃的代號叫做「果餡行動計劃」，戰後被叫爲「一個並不存在的人物」事件而名聞天下。

一九四三年初，戰爭形勢決定性地開始對德軍不利了。在北非戰場，盟軍已經取得了壓倒一切的勝利，下一階段就是南歐的登陸作戰，這一點德國方面是很清楚的。只是，他們所不了解的——實施登陸作戰的確切地點，盟軍方面已經決定，第一塊跳板是義大利的西西里島，隨後則對意大利本土進行大規模攻擊。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目標，正如邱吉爾首相所說的：「那就是西西里，關於這一點，只要不是一個眞正的笨蛋，誰都會知道。」問題在於要使那撮實在不是傻瓜的德國最高統帥部相信，登陸將在其他地點進行，便得「兵不厭詐」了。

盟軍方面希望，只要德國從盟軍的角度考慮，認爲西西里作爲登陸目標未免太明顯，那就行了。這樣，他們就會認爲盟軍也許正在製訂針對其他地點的登陸作戰計劃，即使所有的情報都顯示出一定要在西西里登陸的徵象。如果他們相信西西里不是目標，或者只是懷疑這可能不是目標，他們自然不會把大量守衛部隊集中那裏，如此一來，這便可以使得攻打西西里的登陸部隊更方便於作戰，並且可以挽救大量盟軍士兵的無謂犧牲。

欺騙敵人的一個方法就是僞造文件，但是這種做法是存在着危險的，因爲要是給德國方面識破的話，他們就會從反面去理解它，從而輕易地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如果他們發覺這是一種蒙蔽戰術，那麼這份表明將要進攻西西里以外地點的文件，正好給他們理解爲直接指向西西里了。這就會促使德國增强它在西西里的防務，我方便弄巧反拙了。

所以實行蒙蔽戰術必須盡可能接近事實。爲了這個緣故，英國海軍諜報部的蒙塔古少校便提出了一項計劃。他說：「讓我們攪一具屍體，把它裝扮成總參謀部的參謀人員，並且讓它帶着一份明確表示打算進攻（由一里以外的）某一地點的級別較高的文件，大家認爲怎麼樣？」

英國諜報機關另一個成員又建議把這具帶着僞造文件的屍體用降落傘降落到德國佔領區去。德國人也許會以爲他們發現了一具因飛行事故喪命的間諜的屍體，但這項計劃立即被拒絕了。因爲德國人通過醫學方面的檢查，能夠輕而易擧地獲悉這個人是在跳傘之前死去的，由此馬上就會發覺這是一種蒙蔽戰術。

蒙塔古的計劃是讓屍體漂浮到毫無疑問會被潮水冲上岸去的海域，從而引起德國或其他國家諜報人員的注意。務求對方以爲這具屍體是因飛機墜落海上淹死的，而且已經在水裏漂浮多日。事關泡在水裏好幾天的屍體，眼看着就要腐爛，這時採用一般試驗來斷定死亡時刻和原因，恐怕不是那麼容易。

蒙塔古建議從潛水艇上將屍體漂送到西班牙的第爾發港口附近。西班牙在這次戰爭中表面上保持中立，但總的來說，還是較爲跟德國合作的。此外，大家都知道，德國在第爾發佈置了一個非常活躍而聯系良好的諜報機關，西班牙人必然會把所發現的東西全部交給德國，但是，他們是採取兩面政策，到了最後，他們却又會把屍體和所發現的全部文件交還英國。這麼一來，德國便得在最短期間內檢查這些文件，蒙蔽戰術敗露的機會便減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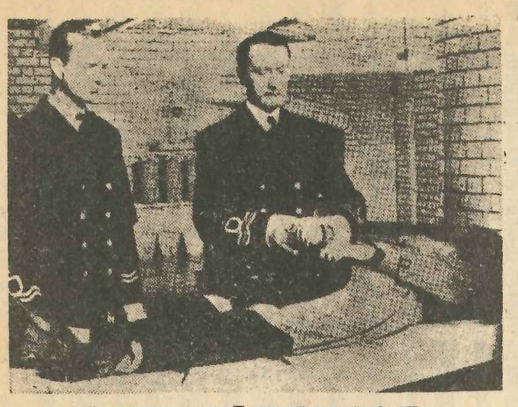
這項計劃獲得了邱吉爾，艾森豪威爾將軍，華盛頓的聯合總參謀部，以及倫敦總參謀部的批准，他們對這麼奇妙的計劃究竟有多大興趣，雖然無從了解，但估計可能附有某些條件，不過，邱吉爾强烈表示，由於德國已經預料到進攻西西里的行動，因此，即使這項計劃受到了挫折，蒙蔽戰術也不會帶來什麼危害。

任務的第一步是尋找適當的屍體，但這件工作非常艱巨。這具屍體必須是淹死，或者因肺炎之類的疾病而死亡的青年男子。因肺炎而死亡的人，肺部充滿液體，這樣的屍體如果沒經充份檢查，很難與淹死的人加以區分，尋找屍體需要審愼進行，英國諜報機關尋找新鮮屍體的消息流傳了出去的話，肯定會引起在英國的德國諜報組織的注意，這樣，計劃便要落空了。據蒙塔古說：「因此，我們悄悄在進行尋找屍體的工作，一九四二年，我們身邊曾有大量屍體，却沒有一具可供我們使用的，我們的情况好比古代的航海家，在那一具具屍體裏找來找去……可是沒有一具可取的，或者屬於皮蘭德婁（義大利劇作家，曾獲諾貝爾文學獎，主要的作品有「尋找作者的六個登場人物」。）那種心情，尋找一具屍體的六名軍官。」

蒙塔古和他的部下其實連採取盜屍這種手段也考慮到了，後來聽說有一個青年患肺炎死去。這個青年的親屬沒有聽到關於如何這具屍體的解釋，僅僅被告知需要

供「特殊的醫學用途」。他的親屬只提出一個條件，不要把死者的名字公開出去，這個條件得到了遵守。儘管這段插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們了解得最完整並且是最成功的諜報戰術。可是屍體的來歷却始終保守着秘密。致使後來在利用誰的屍體這一點上，產生了許多猜測。有些人說，這具屍體是一個知名人士的兄弟，一個窩囊廢，但這不過是一種猜測。蒙塔古則只談到：「這具屍體是個三十來歲的男子，死亡前不久身體極爲良好……」

爲了防止腐爛起見，他們在屍體周圍塡滿乾冰，放進金屬圓筒容量裏面，並加以密封。蒙塔古和他的部下然後開始揑造這位「軍官」的身份，編寫起誘騙德國的文件來了。



「馬丁少校」屍體僞裝完畢

要把德國方面的注意力從已經確定無誤的目標引向錯誤的地方，文件級別非高不可。蒙塔古提議，重要文件可否採用由德參謀部的S·A·奈將軍寫信給突尼斯的英軍司令官S·H·阿歷山大的方式。信件內容要採用「多年來的老朋友的類型」，這就是說，必須屬於地位較高的老朋友之間親密而又非正式的個人通訊。在這封信裏面，奈將軍對於爲什麼要攪或不攪雜項工作的問題，向他的朋友進行解釋，而且還談到西西里是對其他地點進行登陸作戰的僞裝目標。這種「洩露」該若無其事地作到什麼樣的程度，他們也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要是太露骨了，德國方面也許會察覺到這是一封僞造的信件。

信件本身準備起來是簡單的，而使用這封信件要獲得上級批准却困難得多。對於這件事，蒙塔古作了如下介紹：「在整個行動計劃中最成功的是能夠說服了我們的上司，『這是唯一的機會，希望眞正獲得成功，就必須把目標放得遠一點。』現在回顧起來，我們並不懷疑，欺騙德國最高統帥部，跟說服同等數目的英國方面的人士是同樣困難的，而我們在這個方面却成功了。」

諜報活動不是在眞空中進行的。記住這一點很有用處，這不是一方的一個間諜跟敵方的一個間諜之間的一場鬥爭。諜報活動不過是巨大的軍事，政治結構中的微小的一部份而已。

持有奈將軍的信件，身穿軍服的屍體必然會引起德國的懷疑。這具屍體必須使德國方面相信。它是「一個眞有那種資格的人」，是有足夠理由在這種時刻傳遞這樣一種信件的「人物」。而且蒙蔽戰術的所有階段都必須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進行。問題不勝枚擧，這裏只能談談其中一些大概情況。

首先，在決定這個陌生的帶信人隸屬於軍隊的那個部隊已經是一個問題。最初覺得隸屬於陸軍最好，但在辦理陸軍死亡人員報告的方法上有困難，這個陌生的陸軍軍人之「死」流傳出去的話，那麼，他是誰？曾經幹過什麼？這些立刻都成了問題。因此，難免要把許多人牽連進去，讓大家都知道事實上不存在這樣的人，這件事也許還會傳到德國間諜的耳朶裏。

就海軍軍人的死亡來說，可要更加小心謹愼地對情報和詢問加以限制，不過當中又會產生其他問題，從倫敦乘飛機去北非的海軍軍官必須穿上軍服，軍服應按照身材大小定做。據蒙塔古說：「爲了讓屍體穿上合身的軍服，就得請海軍軍需處的裁縫師給它量尺寸，當我們想像到裁縫師傅看見屍體驚惶失措的那種可怕的場面之後，只得放棄這個建議了。」

最後決定讓屍體隸屬英國海軍陸戰隊，這樣的人物可以穿着現成的戰鬥服，即使不按身材來做也無妨，而且能够限制別人打聽屍體的死亡問題，海軍陸戰隊是個較小的組織，諜報工作者保證，在戰爭中較難辨認的軍官的死亡，不會使人引起多大的疑問。海軍陸戰隊裏多的是姓馬丁的人，於是給屍體選了馬丁這個姓。通報死亡時，人們恐怕會認爲死者是其他的馬丁，取名威廉是由於這個名字在英國很普遍。授予他以少校的軍銜，這是因爲較低級的軍官沒有受托傳遞這樣重要文件的先例，軍銜再高，則担心事情會立刻敗露！

諜報機關進一步需要討論一下如何揑造少校的身份問題。爲什麼英國海軍陸戰隊的軍官必須從倫敦到北非去旅行？德國首先一定會對這個問題感到懷疑，而且如果得不到言之有理的答覆，也許會察覺到這是一個謀略，因此應該賦予馬丁少校比單純傳遞信件更多的位，讓他多帶一封重要的信，這封信不妨說是，蒙巴頓大臣寫給坎寧安總督的，信裏表明馬丁少校是一位潛水作戰的專家，爲了協助計劃中的攻勢而被派遣到艦隊去。

這封信的最後一段這樣寫着：「攻擊結束之後，請你讓他——馬丁少校——儘早回到我這兒，並讓他帶一些沙丁魚回來，這種魚在我們這裏是屬於適量配給的。」所以要談到沙丁魚，爲的是使人聯想起撒丁島，這可以說是一個牽强附會的玩笑，其目的在於暗示敵人那邊已經成爲攻擊的目標。當然不會有這種戰術。撒丁不過是一個虛假的目標罷了！

英國已經僞造了兩封重要信件，接着便打算把這些信件可靠地落到德國人手裏，軍官一般把信件，即使是機密程度相當高的信件，也只是放進內口袋裏。蒙塔古等人担心，那些西班牙人不會很認眞地檢查屍體，也許完全不注意到這些重要信件，或者，甚至屍體被冲上海岸之前，信件就失去了。

他們考慮把信件放進文件包裏，以便引起人們的注意。因此他們決定讓馬丁少校帶了蒙巴頓寄給北非的艾森豪威爾將軍一份有關志願軍的正式小冊子試印樣本，

蒙巴頓的信則要求艾森豪威爾爲這本小册子的美國版寫一篇祝詞，這些文件都放進了文件包，文件包同鏈條繫在馬丁少校的腰帶上，這種鏈條本來是銀行裏的外勤人員或珠寶商人運送重要物品時，爲了避免被扒竊而使用的，英國軍官不用這樣的鏈條。而英國諜報局却担保說，德國並不了解這一情況，不會因這種細節問題而引起懷疑，要是沒有這鏈條，就無法使馬丁少校和那文件包切實可靠地同時到達西班牙，有時候文件也許完全到不了西班牙。

跟其他英國士兵一樣，馬丁少校必須持有貼上照片的身份證。這又是一個難題，因爲沒有一張這具屍體生前的適當照片。蒙塔古起初打算在陰暗的光綫下拍攝屍體的照片，他認爲身份證上的照片反正都是一副死人的臉孔。可是，試拍之後，效果不良。他寫道：「我不知道這種評論是否正確，不過我曾經把死人照了相，試圖讓人看來還以爲是活着的人，可是，這張屍體的照片總覺是一個死去的人，絲毫不像活人。」

於是他們又開始尋找與馬丁少校「維妙維肖」或者認爲也許是已故的馬丁那樣一個人。完全出於一種偶然，蒙塔古有一次發現了一個青年軍官，看來跟已故的馬丁非常相似，就爲這個軍官照了相，把他的照片貼到那僞做的身份證上。

即使是個軍官，他也是個有父母的孩子，因此除了正式的文件之外，還該帶些個人信件，於是就僞造了許多個人隨身携帶的物品，連口袋裏都裝不下了，又讓馬丁少校帶着一份銀行提醒他有關存款提取過多的通知書，以及另一份保險公司通知他尚未交付保險費的來信。

諜報官員們還給馬丁添上了愛情的色彩，他跟一位名叫潘梅的女子剛訂了婚，在他的口袋裏放進了一張用信貸方式在倫敦有名的珠寶商店選購戒指的提貨單，少校身上帶備一張未婚妻的照片也是很自然的，這其實是利用陸軍部的一位秘書的照片，考慮到情報官員不大適宜寫潘梅給馬丁的情書，因此這項工作分配給另一位秘書去完成，蒙塔古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多次反覆閱讀了這封信件。

另一封是馬丁少校那位嚴厲的，可以說是非常自負的父親的來信，這封信建議馬丁就未來的結婚問題跟倫敦馬丁家的律師商量一下，還附有跟律師來往的信件。

裝有「馬丁少校」屍體的金屬容器在運往潛艇

在選擇計劃實施的適當時間方面也存有許多問題。後來才決定在四月廿九日或卅日從西班牙沿海洋面上把屍體「釋放出去」，屍體已經有一部份開始腐爛，英國方面但願德國人以爲這具屍體在漂流到海岸之前，已經在海上漂流了四、五天之久。他們讓馬丁少校帶着一份看來好像是在四月廿四日前後離開倫敦的帳單和半張飛機票。

實際上，馬丁少校被裝進塡滿乾冰的，上面貼有「光學器械，小心放置」標簽的金屬容器裏面，於四月十七日便離開倫敦了，這個金屬容器和容物的總重量爲一百八十公斤。它被卡車運向北方，抵達了蘇格蘭的荷雷洛霍的潛艇基地。這個容器於是裝進了「塞拉夫」號潛艇，容器裏面裝的是什麼，做什麼用的，這些都只讓艇長一個人知道。艇上人員只知道裝載了一套奇怪的「光學器械」，因此對他們說：「這個容器裏面裝的是秘密的氣象報告用的浮標，準備在西班牙沿海洋面上發射出去，要是得知有這玩意，西班牙人也許會把它弄掉的。」

據載馬丁少校的「塞拉夫」號於四月十九日駛向西班牙。四月三十日晨，「塞拉夫」號盡量靠近西班牙海岸的海洋口浮出水面，即使在這個時刻，爲了保守秘密起見，艇長還是預先讓其他艇上人員留在艦艇裏面，這是爲了能够順利地把屍體拋擲到海上去的緣故，艇上人員看到容器像棺材那樣的大小和形狀，就在整個航程中管它叫做「約翰・勃朗的屍體」。至於這艘潛艇上的一般水兵獲悉了這個玩笑怎樣會近似眞實的，那還是戰爭結束十年之後的事。

馬丁少校的救生衣充了氣，他們爲了讓屍體順着潮流送到陸地上去，在從甲板上推出去之前，舉行簡單的儀式。爲了加深人們的印象，以爲這個死去的人是飛機墜毁事故的犧牲者，他們同時把沒有一根划槳的橡皮救生艇放到海上，但是，救生艇結果沒有歸還，大概是西班牙漁民將這隻救生艇據爲己有，所幸這具屍體對漁民們來說，竟無用處。

五月三日，馬德里的英國大使館海軍武官接到通知說，第爾發附近的漁民發現了英國海軍陸戰隊馬丁少校的屍體，那具屍體送到了地方自治團體，完全按照保持軍人榮譽的葬禮埋葬了。至於文件包却連一句話也沒有提及。

英國立刻開始小心謹愼地打聽那文件包的下落，這都是爲了誘使德軍對包裹所藏的東西發生興趣，文件包在發現馬丁少校屍體的消息發佈後十天才送到馬德里的英國大使館。裏面所藏着的東西似乎沒有碰過。據西班牙方面解釋，本來打算遵循通常外交途徑將文件包送還的，但是他們知道包裹所藏東西的重要性，因此馬上便親自送來了。這樣，西班牙方面，便暗示了他們對於文件包的內容多少抱有謹愼的態度。

德國情報部當然仔細察看了文件包裏的東西，但他們自己做了些小小的掩蓋工作，德國方面不希望讓英國知道他們已經看過這些文件，因爲如果英國得悉這件事，也許盟軍就會改變，或推遲這項作戰計劃，所以他們把全部信件和文件放回文件包裏，重新加封，彷彿完全沒有看過的樣子。可以英國能够驗證這些文件已經打開過的，其中重要文件的複製照片甚至已經送到柏林，果然，那些文件戰後在柏林德國的檔案中被發現了，英國還能够竊聽西班牙發往德國的電訊，譯出它的密碼，根據這些電訊，英國獲悉德國的諜報機關已經把文件包裏所放物件的詳細情形，連同有關馬丁少校的其他所有信件都向上級作了報告。

德國似乎對文件的可靠性沒有任何懷疑。他們想進一步了解馬丁少校搭乘的飛機以及同機其他乘客的情況。

另一方面，在第爾發馬丁少校的墳墓受到了因公犧牲的軍官相稱的，或者說比這更高的待遇，潘梅送來了花圈和吊祭的卡片。

西班牙方面，送給馬丁少校的家屬一張西班牙海軍在墓旁鳴放禮炮的照片，而且的確寄出了一封慰問信，駐西班牙的英國大使館人員定期前往掃墓。

馬丁少校的屍體由西班牙發生進行了一次可以說是粗枝大葉的驗屍之後，得出了「他是淹死」的結論。德國看起來是毫無懷疑地同意了這個結論，但還是有可能把屍體挖出來讓德國生理學家詳細檢查的企圖，儘管這種情況極爲少見。然而，在墓地進行着的各項工程，使那種企圖遭到了挫折。雪白的大理石墓碑趕緊豎立起來了，那墓碑上面這樣寫着：

「威廉・馬丁
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日生
威爾士・加的夫的約翰・格林德威亞・馬丁和已故安東尼亞之愛子
蒙召天國，願上帝賜補他安息吧。」

這項「果餡行動計劃」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十年之後才公開化。英國對於諜報工作上的機密要保守很長時間之後，才一點一滴地使眞相大白。可是，一位自己也攪過諜報活動的記者對這個墳墓的存在投以好奇的目光，他產生了懷疑，爲什麼這樣快就把埋葬在外國工地上的一位軍官的墓碑豎立起來了？尤其這是在戰事時期中，而對於遙遠的工地上犧牲的軍官和士兵，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沒有給予類似這種殷勤的關懷。他從容不迫而很有耐心地開始揭發這項蒙騙工作的經過。反正事情已經洩露出去，蒙塔古於是在徵得上級同意之後，公佈了按照自己的意圖製訂這項計劃的實施過程，這就是他那本題爲「一個並不存在的人物」的極爲著名的著作。這本書於一九五四年出版，後來又攝製成電影。不過，即使在那個時候，蒙塔古也仍然沒有把「果餡行動計劃」的全部經過公開出來。


德華無法查出「馬丁少校」身份

至於第二具屍體由湖水冲上撒丁島上最大的城市卡利阿里附近海岸這件事，蒙塔古却什麼也沒有談。這個地點是馬丁少校信件中所暗示的將要進行登陸作戰的戰場。這具屍體穿着英國特別攻擊隊的制服，身上帶着表明他是偵察撒丁海岸的小部隊成員的文件，這是從英國潛艇上拋擲出去的又一具僞裝屍體，是爲了進一步加深對馬丁少校那封信的印象而已。

馬丁少校的屍體顯然使德國受到了蒙蔽，在當時以及戰後從德軍檔案裏公開出來的情報中，都沒有跡象表明他們對馬丁少校附帶着的文件有所懷疑。蒙塔古給邱吉爾打了一份電報，電報中說：「果餡都已嚥下」，這倒是眞實的。

希特拉似乎對果餡蒙蔽行動計劃印象特別深刻，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的命令中，他就可能發生的盟軍進攻南歐的問題這樣說道：「採取有關撒丁和伯羅奔尼撒（希臘的一個半島）的措施，必須優先於其他一切行動。」義大利最害怕進攻它本國之西西里，這是很自然的，可是德國方面却說服了它，實力較强的德國士兵和戰車由其他地區調往他們預計會遭到進攻的希臘去了。

在「果餡行動計劃」付諸實施的同時，德國諜報機關面臨重大的危機，如果不爲自己一方的問題所牽累，德國恐怕很容易識破蒙蔽戰術之類的行動。

盟軍於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進攻西西里，有一段時間裏面，希特拉始終相信這次進攻是佯攻，緊接着的眞正的進攻將是對撒丁或希臘進行。進攻西西里兩個星期後的七月二十三日，希特拉還將他所喜歡的，而且也許是最優秀的將軍隆美爾元帥派往希臘。兩三天之後，隆美爾又被召回担負義大利的防守任務，這是進攻西西里的行動已經取得迅速而又完全的成功，對義大利本土的進攻迫在眉睫的關係，但是，即使到了這種地步，我們還是不了解德國是否已經發覺這些跟馬丁少校一起發現的文件是僞造的，不過，從那時候起，不論發生什麼情況，都難以扭轉局勢了。

——完——

戰術漫談

電子戰的歷史教訓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刀戈·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電子設備被廣泛地用來做一種新型的戰鬥武器，作戰雙方，都使用了雷達、通訊、導航、偵察、遙控、遙測和電子干擾等設備，進行各種特殊而又巧妙的「智取」。比方在大戰爆發之前，德國早便已經研究成功了兩種無綫電導航方法，其中一個代號叫「彎腿」，另一個則叫「惡棍」，兩者都是借助勞倫茲波車（LORAN LONG-RANGE NAVIGATION SYSTEM）進行導航的。勞倫茲波車的特點，就是具有兩個彼此重疊三度的波車，其中一個波車發射「點」的訊號，而另一個則發射「劃」的訊號。在這兩個波車的重疊區，「點」的訊號加「劃」的訊號相互交滙在一起，如果飛機沿着是個波車重疊區飛行，機上人員便可以用專用接收器聽到一個穩定的音調。

德國利用「彎腿」來做轟炸機導航時，便由設在荷蘭和法國的兩個發射台發射兩個近似直角相交的勞倫茲波車。轟炸機首先沿着第一個勞倫茲波車的重疊區飛行，到了第一個勞倫茲波中和第二個勞倫茲波車的相交點時，下面便是轟炸區了，這時候，可瞄準投彈點，將携帶的炸彈投下。這種導航方法如果使用得當，它的誤着只一公里左右而已。「惡棍」的工作原理和「彎腿」相近，但發射的波車較窄，並使用五個相交的勞倫茲波車進行導航，這樣一來它的投彈精度更高了。

德國佔領法國之後，便決定採用「彎腿」進行轟炸導航，以便對英國進行閃電式的空襲。不過在此之前，英國空軍已經偵察得「彎腿」發射的訊號，並分析出了它的工作方法。於是英國軍事當局，馬上組織人員秘密研究干擾「彎腿」的方法，他們的方法立刻便投入服務。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晚，德國出動了一百六十架轟炸機，空襲利物浦。不料英國空軍，隨即使用噪音干擾機發出噪音，企圖擾亂德國的波車訊號，可惜倉卒製成的發射機功率不足，效果不如理想。繼後，英國空軍便設計出一種叫「阿士匹靈」的干擾機，去干擾「彎腿」。「阿士匹靈」干擾機能夠按照「彎腿」的工作頻率，發射出英爾斯「劃」的訊號（MORSE）。但假的訊號必須比「彎腿」的訊號强，同時兩者不能同步。這麼一來，當德國的轟炸機到達正確的重疊區之後，仍舊聽到「劃」的訊號，他們只好再偏過去一些，只有到了「點」的訊號區後，才能收聽「點」和「劃」的混合訊號，於是以爲這就是規定的重疊區，便沿着這方向飛行，結果却錯過了實際的投彈點，以致功敗垂成。

就在德國對英國發動閃電空襲期間，英國空軍又獲得了有關「惡棍」的情報，立刻展開討論對付它的辦法。「惡棍」的工作頻率是六六兆赫，比起「彎腿」的工作頻率高出一倍多。但限於當時的技術水平，一時難以設計出合適的干擾機。結果，英國只好把陸軍的炮瞄雷達，改成按照「惡棍」的工作頻率而發出「劃」的訊號。這種新型的干擾機取名叫「嗅化物」。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晚，德國轟炸機從法國的書塞基地起飛，轟炸英國的科芬特里城，這次轟炸，由領航機用「惡棍」爲後繼轟炸機領航。這時，在科芬特里附近的凱尼爾澳思機場，靠近德轟炸機航綫的幾部「嗅化物」干擾器發出了干擾訊號。但因發射器的調制頻率設計錯誤了，雖然干擾器能以正確的載頻發射訊號，但音頻調制頻率不是「惡棍」的二千赫，而是一千五百赫，德國轟炸機專用接收器中的濾波電波比較靈敏，把干擾訊號和波車訊號一下子便分選了出來。於是德轟炸機在「惡棍」的五個波車引導下，正確地到達了科芬特里的上空，準確地投下了炸彈，完成任務。

科芬特里被炸後，英國已就進行檢討，找到了干擾無效的原因，並對「嗅化物」干擾器進行了改造，結果，當德國轟炸伯明翰時，「嗅化物」的干擾，發揮了應有的效果，使德國轟炸機徒勞無功，投彈的命中目標率大減。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德國轟炸科芬特里時，「惡棍」導航示意圖

由於雷達在大戰期間發揮了很大作用，因而迫使作戰雙方都以得不到雷達加以積極的研究，務求作出更完善的反雷達方法，一九四二年，英國皇家空軍首先研究成功了消除干擾反雷達的方法。這就是用飛機在空中投放一些金屬薄片，例如錫薄片，鋁薄片等，這些金屬薄片能夠强烈地反射雷達電波，擾亂敵方雷達的正常工作。但英國卻担心德國也以同樣方法來干擾他們的雷達，所以一直把這個方法擱置下來，不敢使用。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三日，英國的轟炸機對德國的漢堡進行了大空襲。在這次空襲中，英國首先使用金屬薄片。七月二十五日凌晨，英國出動七百九十一架飛機分成個編隊，依次進行空襲。其中第一編隊爲蚊式轟炸機，它們首先從中空克防進入漢堡上空，在德國防空陣地上投下了大量的金屬薄片和雲母片。薄片在空中飄蕩了三十多分鐘，三十厘米長的薄片使德國的夜間戰鬥機雷達和地面火控雷達無法正常工作。德軍於是亂作一團，在地面和空中電台瘋狂地吼叫：「敵人正在增長！」「敵人太多了！」空中飛舞着的金屬薄片和雲母片，將探照燈的光四處反射，掩護了給探照燈照得發白的飛機，叫德軍高射炮手無法用目視瞄準目標。接着，英國的第二編隊便開始轟炸德軍的高射炮陣地，而第三編隊，以及後繼的其他編隊便在失去了防空能力的漢堡上空爲所欲爲，一邊投下照明彈，一邊從容不迫地把炸彈大量的「洒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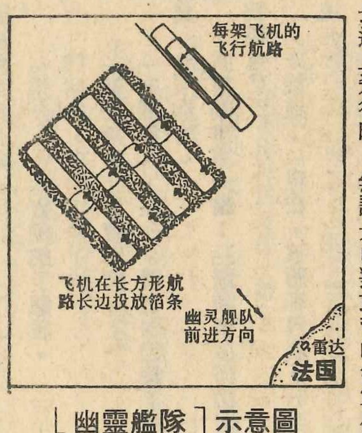
英軍轟炸漢堡

一九四〇年六月，英美聯軍發動了舉世聞名的諾曼底登陸。爲了準備這場龍爭虎鬥，聯軍方面進行精心的策劃和堅强的部署，在登陸戰前一個月，他們更對德國進行了無綫電通訊欺騙。英國蒙哥馬利元帥不是在他的司令部，而是在一個遙遠的假司令部發出了一些假無綫電報，使德國以爲聯軍在另一地點集結了一個集團軍。這個假的集團軍又在所謂「無綫電訓練中」故意露出一些破綻。德軍根據這些假情報，進行了錯誤的判斷。希特拉在英美發動諾曼底登陸之前，一直斷言英美聯軍不會這般冒險，必然是在另一地區登陸。

登陸戰開始之前，英美聯軍首先用地面測向站和偵察飛機精確地測出了德軍四十多個雷達站的位置，以及雷達工作頻率，性能和配制情況，然後出動二千多架戰鬥轟炸機用火箭、炸彈直接摧毀了德軍百分之八十雷達站。最後在登陸那天夜裏，又發動了功率很强的艦載和機載干擾器來干擾德國的警戒雷達，用來掩護在英格蘭上空編隊集結飛向歐洲大陸的英美飛機的戰術活動。

在登陸部隊向登陸地區靠近時，一方面使用大量的小型艦船，在上面裝着角反射器，並散發干擾氣球，使敵方在雷達屏上誤認爲是一艘艘巨型的艦船。另一方面，又出動了兩支「幽靈艦隊」。所謂「幽靈艦隊」，其實並不是由眞正的艦艇組成，而是由飛機組成。它們的任務是模擬登陸艦隊的行動，製造佯攻方向。

每一支「幽靈艦隊」由八架飛機組成，分成前後兩組，每組四架，彼此相隔十二·八公里。爲了模擬艦隊的前進，兩組飛機要作多次長方形航路的飛行，並要準確地保持這個隊形。飛機在長方形航路的長邊上飛行時，無論是由對或背向德軍佔領的海岸，卻要每五秒鐘——即每飛四百米，便投下一包薄片。這樣子，飛機總能夠洒下一個邊長分別爲二六公里和二四公里的薄片區。



「幽靈艦隊」示意圖

爲了使「幽靈艦隊」模擬得更迫眞，英美聯軍還讓其他飛機在薄片下降區附近飛行，並施放雜波干擾。當德軍雷達發現「幽靈艦隊」時，誤以爲英美聯軍的大量海、空軍要在布洛涅地區登陸，於是立刻重新緊急防禦措施，集結了大量的海防快艇、海岸炮和海防部隊在該地區，準備迎戰，詎料這麼一來，便分散了它的反登陸作戰的兵力，給聯軍提供了一個在諾曼底發動攻勢的好機會。

在這次登陸戰役中，英美聯軍出動的二千一百二十七艘艦艇，僅損失了六艘，不到千分之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戰雙方所進行的通訊電子戰也很激烈，彼此互有勝負，一次，德國的一個集團軍艦蘇軍包圍在加里寧格勒。德軍企圖用無綫電通訊和希特拉大本營聯系來求援，但由於蘇軍施放了壓制式干擾。使到德軍的通訊聯系無法進行，形同虛設。儘管他們調改各種不同的波長，發出各種不同的叫號，前後進行了二百五十次聯絡，仍舊無濟於事。結果，德軍全軍覆滅，狼狽非常。

大戰後期，德國又曾以假的無綫電通訊誘騙美國的飛機，取得了較大的戰果。這是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事情，美國擬訂了進攻義大利和西西里島的作戰計劃，並決定從某基地用運輸機向該島運輸空降部隊。德國空軍獲得了這項情報，決定先發制人。他們首先對飛行中的美國運輸機進行干擾，破壞了美軍基地和它的運輸機編隊之間的通訊聯絡，跟着又出動轟炸機反覆轟炸美軍基地海面上的英美聯軍艦隊，而且使轟炸機經常保持在五千英呎左右的高度上飛行。然後德軍通訊人員用帶着方言的英語，冒充美基地作戰指揮部向運輸機發出假指令。美運輸機不虞有此，信以爲眞，被誆騙到英美艦隊的上空，聯軍艦隊由於多次受到德軍轟炸機的轟炸，以爲德軍轟炸機又來了，於是不分皂白，發炮還擊，結果，美軍的運輸機在自己艦隊的打擊之下，遭到了極爲嚴重的損失。（完）

門點將錄／

野馬（續完）

龍乘風・著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香寶勳將一朶玫瑰送給楚靜靜，可是楚靜靜表示她不喜歡玫瑰，她喜歡同好者陪伴她垂釣，但這時香寶勳沒有釣具，他聲言立即回去帶了釣具再來，香寶勳走後，丁旋突然出現，他走近楚靜靜身邊，並對楚靜靜傾訴愛慕的情意。但不為楚靜靜接受，並直斥對方狂妄、討厭。丁旋到底不識女孩子的心事，憤然投河，河水立刻把他冲走，及至楚靜靜發覺，丁旋已漂流很遠了，她立刻躍入河中，迅速地向前泅去，把丁旋救回岸上。及至丁旋甦醒過來，發現楚靜靜陪在他身邊，四目交投，相對無語，兩人情不自禁擁抱起來，一切都在不言中……

搖一葉輕舟　載得美人歸

黑色四號捲土重來

（一）

夜雖已深，賭場裏却還是很熱鬧。

這是香大帥一手開創的豪華賭場，座上賭客非富則貴，全是這個都市裏的一流闊客。

香大帥也曾在這裏威風了好一段日子。但這種日子已過去。

香大帥這個人也已成為賭業上的「歷史人物。」

現在，承繼他所有事業的人，是香寶勳。

×　×　×

外面鬨哄哄。

但在辦公廳裏，却是靜得連蚊子飛過的聲音也清晰可聞。

香寶勳左手捧着一杯白蘭地，嘴裏啣着一口雪茄，兩隻眼睛就像是石子，既不會動，也沒有半點感情。

十一點三十五分，雪茄已燃盡。

外面有人敲門。

這人敲門的手法很特別，香寶勳一聽就知道那是丁旋。

「進來。」香寶勳皺了皺眉。

門開啓，來的正是丁旋。

「甚麼事？」香寶勳問。

「有個賭客，在一小時之內已輸了兩萬。」丁旋說。

香寶勳雙眉一揚：「這種事，何必對我報告？」

丁旋道：「現在，這賭客只剩下一百塊。」

香寶勳道：「他下次再來，也許會贏回五六萬，只要他有賭本。」

丁旋道：「現在這位賭客想翻本，但大勢已去，除非能馬上有賭本。」

香寶勳冷冷道：「他想借？」

丁旋點點頭：「是的。」

香寶勳喝了一口酒：「這人是誰？」

丁旋道：「楚靜靜。」

「甚麼？你再說一遍！」

「她是楚靜靜！」

×　×　×

香寶勳的眼睛亮了。

他對丁旋說：「無論她要多少，都借給她。」

（二）

十一點五十分，丁旋又再敲門。

這一次，香寶勳走了出去。

丁旋向他報告：「楚小姐又輸了。」

「多少？」

「十萬。」

「都是向賭場借的？」

「不錯！」

「她還賭不賭？」

「她現在只想去喝杯咖啡。」

「現在？已快凌晨了。」

「譚八爺的咖啡館，要直到凌晨兩點才打烊。」丁旋臉上露出了一個曖昧的笑容，「她說要在那裏等你。」

香寶勳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好，我們現在就去。」

×　×　×

咖啡館裏賣的不單是咖啡，還有酒。

靜靜喝的却不是咖啡，也不是酒，而是一杯淡淡的茶。

香寶勳在凌晨零時二十分，出現在她的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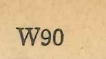
除了他之外，還有丁旋。

但丁旋却坐在咖啡館的一個角落，沒有走過來。

香寶勳很有禮貌地，向靜靜鞠了個躬，臉上帶着一種溫和的微笑。

「楚小姐，我能否在這裏坐下。」

靜靜點了點頭：「當然可以，這間咖



啡館，本來就是你的地方。」

香寶勳微微一怔，繼而笑道：「楚小姐，這裏的老闆不是我，而是譚八爺。」

靜靜道：「譚八爺也是你的人，這又有甚麼分別？」

香寶勳徐徐不急的坐下：「楚小姐對我的事，似乎瞭如指掌。」

靜靜搖搖頭：「這本來就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事，又何必故作神秘？」

香寶勳輕咳一聲，忽然說：「那天，我帶備了漁具，但回到那裏的時候，妳已不在。」

靜靜的臉色忽然一紅。

香寶勳忙道：「別介意，我只是隨便說說。」

靜靜抽了口氣，說：「那天黃昏，當你離去後，我就釣到了一條魚。」

「是大魚？還是小魚？」

「當然是大魚。」

「這條魚究竟有多大？」

「比你還大。」

香寶勳微微一笑：「這倒是很不錯的收穫。」

靜靜眼珠子一轉，嫣然笑道：「既然有了收穫，我當然不會再獃在哪裏。」

香寶勳凝視着她：「妳現在的興趣好像已改變了。」

靜靜說：「我的嗜好本來就比衣櫃裏的衣裳還要多，例如騎馬、釣魚、聽音樂、高爾夫、游泳……還有吃精美可口的食物。」

香寶勳道：「還有呢？」

「睡覺，」靜靜慢慢的說：「當我甚麼事情都不想做的時候，最好的享受，莫如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睡它一覺。」

香寶勳道：「妳好像永遠沒有失眠的時候。」

靜靜眼波流動，恨聲道：「這是誰說的？」

「我。」

「你怎知道我不會失眠？」

「因為妳是個快樂的人，」香寶勳的眼神裏，露出了傾慕之色，「一個心境永遠保持快樂的人，又怎會睡不着覺？」

「快樂？」靜靜嘆了口氣，「怎麼連我都不知道自己原來是個很快樂的人？」

「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錯了。」

「錯在哪裏？」

「我並不如外表般，經常都那麼快樂，最少，現在就是這樣。」

「妳有煩惱？」

靜靜看着他：「你曾否欠過債？」

香寶勳道：「絕少。」

靜靜道：「但我現在就已欠下了賭場十萬塊。」

香寶勳微微一笑：「這點事，妳何必放在心上。」

靜靜道：「欠債總是欠債，而且十萬塊是一個鉅大的數目，已足可以讓許多人為它跳樓。」

香寶勳柔聲道：「妳在賭場裏輸錢，那麼贏的人就是我。」

「那又怎樣？」

「那十萬塊不錯是我借給妳的，但也由我的賭場把它贏了回來，所以，妳根本

不必償還，就此一筆勾銷好了。」

靜靜笑道：「眞的？」

香寶勳道：「當然是眞的。」

靜靜笑了笑，忽然臉色沉了下來：「香少爺，你以爲我是誰？會借而不還？」

香寶勳臉色一變，忙道：「楚小姐，妳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思……」

靜靜冷冷一笑，拿出了一張支票：「這裏是十萬塊，明天就可以在銀行裏十足兌現。」

香寶勳怔住。

他終於接過支票：「爲了不讓妳生氣，我暫時把它收下。」

靜靜的臉色這才緩和下來。

「很好，這樣，你才算是把我當作朋友。」

香寶勳苦笑一聲：「但妳却完全不把我當作朋友了。」

靜靜忽然沉默下來。

香寶勳目光一閃：「妳有麻煩？」

靜靜仍然沉默了好一會，才道：「不是我有麻煩，而是我爹。」

「楚老闆？」

「有一個老千集團，正在向我爹的賭場打主意。」

「他們是誰？」

「黑色四號黨。」

「黑色四號黨？」香寶勳眉頭一皺，「怎麼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這集團的首領是誰？」

「他姓易，易四。」

「易四哥？」

[illegible]

香寶勳默然。

「他眞的回來了，而且比別人想像中還要早，」靜靜嘆了口氣：「這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這是甚麼意思？」

「你殺了香大帥，但你可知道，易四哥的心裏怎樣想？」

「他當然會找我報復，」香寶勳冷冷一笑，「但我不怕！」

靜靜瞧着他的臉：「我知道你不怕，但你可知道易四哥對我爹產生了誤會。」

「他誤會些甚麼？」

「他一直以爲，沒有我爹的支撐和慫恿你，你絕對不敢背叛香大帥。」

「所以，他現在已準備向你爹報復，是麼？」

「不是準備，而是已經付諸行動。」

「我早就覺得奇怪，妳爲甚麼會到我的賭場。」

「當然不是爲了賭錢，而是爲了需要一個藉口找你談談這件事。」

「但這十萬塊……」

「就算是我們兩家族合作的見面禮。」靜靜淡淡說：「更何況，我的確在你的賭場裏輸了這筆錢，楚開的女兒，絕對不會賴帳。」

香寶勳笑了笑，道：「我答應妳，無論如何，一定不會讓黑色四號黨繼續打擾你們的賭場。」

靜靜伸出了手：「謝謝。」

「不必謝我，易四本來就是楚、香兩家的共同敵人。」

香寶勳也伸出了他的手，和靜靜的手緊握在一起。

× × ×

他們談了很久。這一次，他們似乎眞的越談越是投契。

但是在另一個角落裏，丁旋却在打瞌睡。

他好像已很疲倦，又好像甚麼事情都完全不知道。

千變手巧遇彭神耳

（一）

黃昏後，楚開的賭場漸漸熱鬧起來。

這裏雖然及不上香大帥的賭場富麗堂煌，但無論地方大小、氣派、賭客數量，都不會相差得太遠。

唯一的分別，是香大帥的賭場，豪客更多，桌面上的注碼也更大。

這已是一個很重要的分野。

× × ×

在一張骰寶桌上，一個白衫中年人已贏了差不多三萬塊。

這已是一件令人觸目的事。

但更令人吃驚的賭注，却是在牌九桌上。

一個穿黑衫黑褲的漢子，他贏了差不多整整十萬。

這兩個人的「運氣」，似乎是太好了。「運氣」太好的賭徒，通常都不受賭場所歡迎。

他們當然也不例外。

但賭場方面，仍然任由他們繼續賭下去。

七點三十五分，這座賭場又來了幾個衣飾煌然的賭客。

那是香寶勳、丁旋，還有康善。

康善是個出色的殺手，也是個第一流的千術高手。

香寶勳能够一舉解決香大帥和齊伯天，這人佔有很大的功勞。

他大概四十歲，以前在香府裏只是個無名小卒。

甚至連齊伯天都看走了眼，一直都沒有把這人放在心上。

但現在，他已是香寶勳手下兩員大將之一。

也可以說，是組織裏第三把交椅的人物。

這三個人一出現，賭場的氣氛立刻就變得不尋常。

他們來到了賭骰寶的桌前。

那個白衫中年人却似是渾然不覺。

快要揭盅了。

在此之前，這一桌骰寶已一連開了五口「大」。

白衫中年人漫不經心的拋出了一塊大洋。

這一次，他押的仍然是「大」。

× × ×

又揭盅了。

又是「大」。

但却是三顆六，點數大得無可再大。

莊家統吃。

這白衫中年人嘆了口氣，喃喃道：「這一口我終於輸了。」

[illegible]

但他贏的時候，押注是成千上萬。到他只押一塊大洋那一注，他却「輸」了。

康善冷冷一笑：「彭神耳，果然不愧技藝驚人，康某佩服！佩服！」

白衫中年人微微抬頭：「原來是『千變手』康先生，失敬！失敬！請坐！請坐！」他倒像是個主人一般。

康善冷冷道：「這裏的注碼太小了，就算你有興趣賭下去，我也不想奉陪。」

彭神耳笑了笑：「你想怎樣賭法？」

康善道：「大賭一場。」

彭神耳道：「就只有我和你賭？」

康善道：「還有易四哥、楚老闆、香公子、丁旋。」

彭神耳道：「這麼多人，賭甚麼？」

康善道：「沙蟹。」

「沙蟹？」

「你不敢？還是易四哥沒有這個胆量啊？」

彭神耳沉吟着。

這時候，那個黑衣人忽然走了過來：「咱們跟他們賭！」

康善瞧着這個人，忽然嘆了口氣：「易四哥，你變得太厲害了，以前，你是一直都很注重衣着的。」

這黑衣人冷冷一笑：「無論穿甚麼衣服，無論我把自己的樣子改變成怎樣，易四還是易四。」

香寶勳點點頭：「不錯，易四哥畢竟還是易四哥，對於你這個人，我一向都很佩服。」

易四哥的目光落在他的臉上，就像是兩枝鋒利的針：「我也很佩服你，香大帥、齊伯天都是很厲害的脚色，但都毁在你的手下。」

康善忽然道：「咱們在賭桌上見個眞章好了。」

（二）

康善精於賭。

彭神耳、易四哥也是高手。

但楚開和丁旋呢？

這兩人又怎樣？

× × ×

賭局並不是一開始就顯得白熱化。

初時，他們賭的並不大，而且互有輸贏。

唯一比較突出的，是彭神耳。

他拿了兩副好牌，殺進了三四萬。

但在這種風雲際會的賭局裏，贏三四萬只是微不足道的數目。

到了九點正，最重要的一局牌終於來臨。

派到第三張牌，已顯出這一局牌絕不尋常。

這時候，楚老闆、香寶勳、彭神耳都已棄牌。

剩下來的，就只有康善、丁旋和易四哥。

康善的牌面是A·K，同是黑桃。

丁旋的牌面是一對3。

而易四哥的牌面則是J·Q，同是紅心。

以牌面而論，丁旋的牌最大，但這一對牌却是很細小。

他只有一對3。

「一千塊！」丁旋推出一枚細小的籌碼。

康善毫不考慮跟進。

易四哥也跟進，但再加大十倍：

「再大一萬。」

丁旋想了想，跟進。

康善也跟進。

接着，第四張派出。

丁旋來了一張紅心A。

唐善來了一張黑桃Q。

至於易四哥，却派來了一張紅心K。

仍然是丁旋的牌面最大。

「一千。」

他仍然保持這種注碼，臉上的神態就像是一個木偶。

康善跟進。

易四哥當然也跟進，而且又再加注。

「十萬。」他漫不經心地，把一叠籌碼輕輕的推了出去。

丁旋聳聳肩。

他嘆了口氣：「我沒有這許多錢。」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香寶勳已接着說：「無論賭多大，我絕對支持。」

丁旋目光一亮，臉上露出一種奇怪的微笑。

「既然這樣，我願意跟進。」

他也賭下去。

康善的臉色却變了。

看見他的臉色，每個人都認爲他一定會棄牌。

但他考慮了兩分鐘，却也同樣跟進，而且還加以反擊。

「再加二十萬。」

（三）

這是很重要的壓力。

易四哥能承受下來嗎？

× × ×

每一個人的眼睛都聚盯在易四哥的臉上。

易四哥忽然冷冷的瞧着康善。

「你大概已看見，我在賭場上兌換的籌碼，現在只剩下五萬塊。」

「我不是瞎了，當然看見，」康善悠然道：「你可以只賭這五萬。」

易四哥冷冷一笑。

「你以爲我跟不起二十萬？」

他說到這裏的時候，忽然對彭神耳說：「叫醉三進來。」

彭神耳立刻走了出去。

他離開賭場不久，很快又再回來。

他帶着一個滿身酒氣的人回來。

這人叫醉三，跟隨着易四哥已五年。

這時候，他右手捧着一瓶酒，左肩却揹着一個包袱。

他甚麼都不像，只像個又霉又醉的乞丐。

× × ×

醉三走到賭場前，渾身酒氣。

康善一笑：「這裏有他的事嗎？」

醉三嘻嘻一笑，「你們是不是在賭錢啊？」

康善冷冷的道：「不錯，而且是賭大錢。」

醉三笑道：「那麼我就是財神爺，沒有我，你們想大賭一番，那是不行的。」

他一面說，一面解開包袱。

包袱一打開，每個人的眼睛都亮了。

裏面居然全是鈔票。

醉三吃吃一笑，接道：「這些都是賭本，易四哥的賭本。」

× × ×

賭本繼續增加，使這一局牌更緊湊。

易四哥堆上了一疊又一疊的鈔票，對康善說：「我跟進二十萬。」

最後，衆人的目光又集中在丁旋的臉上。

× × ×

每個人都以爲，丁旋這回一定會考慮很久。

而且他們都認爲，丁旋最後可能會棄牌。

但他沒有棄牌，而且毫不遲疑的，同樣跟進。

桌面上堆滿了鈔票和籌碼。

這是令人連呼吸也爲之窒息的一戰。

第五張牌，將會決定勝負。

而最重要的一刻，也隨即來臨。

× × ×

第五張牌很快派出。

荷官是鄧穩，是楚開高薪聘請回來的賭場職員。

他是個賭徒，但卻不是千術高手。

而且，在千門高手羣集之下，他就算有再高明的千術，也將無從施展。

牌派出。

丁旋來了一張梅花6。

康善來了一張黑桃J。

而易四哥則派來了一張紅心9。

牌面於是變成兩家都有同花順的格局了。

丁旋却在這時候棄牌。

衆皆愕然。

他剛才連二十萬都跟進，現在却棄牌，豈不是輸得很寃枉。

（四）

無論如何，丁旋的失敗，已成定局。

康善與易四哥怎樣賭下去？

這是一件很令人注目的事。

牌已派盡。

但賭注還可以繼續加下去。

兩人都可能是同花順。

康善看着易四哥。

「你輸了。」他的聲音彷彿充滿了自信。

他拋出一枚籌碼接着說：「一千。」

易四哥淡淡道：「你怎麼知我一定輸了？」

康善說：「無論你跟進與否，都一定輸了。」

易四哥說：「你的底牌若是黑桃10，那麼這手牌就是牌王之王。」

康善冷笑道：「這一點，不必你來提醒。」

易四哥淡淡一笑道：「但我却不信這個邪，所以……我跟進一千，再加大五十萬。」

× × ×

康善考慮了很久。

考慮了很久很久之後，他忽然問易四哥：「這一注牌，可否由香公子代替？」

易四哥淡淡道：「這本來不合規矩，但我仍然樂於接受。」

香寶勳神色沉重，代替了康善。

他看了看底牌，立刻就說：「我願跟進。」

（五）

現在，雙方的牌面都很嚇人。

易四哥首先開牌。

他的牌面是四張紅心牌，分別是KQJ9。

倘若他的底牌是紅心10，那麼就是同花順。

他的牌終於揭開。

那是一張A，鑽石A。

每個人的面色都變了。

那不是同花順。

那不是同花，也不是順子。

它甚至連一對牌也沒有。

但憑着AKJ9這五張牌，易四哥却敢不顧一切的賭下去。

香寶勳還能不贏嗎？

× × ×

香寶勳臉上木無表情。

他也接着開牌。

那是一張黑桃10嗎？

牌揭開。

每個人的眼睛都同時一亮。

那赫然是一張梅花8。

AKQJ9，贏了AKQJ8。

香寶勳輸了。

倘若丁旋不棄牌，就算他只有一對3，也已够贏有餘。

但他却早已棄牌。

× × ×

香寶勳臉上沒有半點表情。

這一次賭局，他輸了。

他輸得很慘很慘。

他的銳氣已失，康善也是垂頭喪氣。

香寶勳目光閃動着一種充滿仇恨的光芒：「易四哥，你賭的高明，總有一天，咱們會再次一較高下。」

易四哥拱了拱手：「一定會有這種機會。」

在他拱手說話的時候，康善突然從衣袖裏射出一把尖刀。

颯！

刀尖對準了易四哥的咽喉。

剛才那一局牌，他賭得好兇，也冒了一個太大的險。

這一刀，也是一樣。

香寶勳突然大吼道：「楚老闆，現在已是咱們共同聯手對付黑色四號黨的時候了。」

賭場立刻變成了一片混亂。

香寶勳的手下，已喬裝賭客，混在其中。

殺聲一起，處處都亮出了殺人利器。

但香寶勳却沒料到，現在並不是他和楚老闆聯手對付易四哥，而是易四哥和楚開聯手對付他自己。

這本來就是一個圈套。

是靜靜地把香寶勳引進了這個圈套裏的。

形勢一變，香寶勳這才覺得不妙。

他想逃。

但這時候才想逃，太遲了。

易四哥豈會放過他？

他揪起了香寶勳，饗以老拳。

易四哥的拳頭，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他曾經用這雙拳頭，擊敗過無數的強敵。

香寶勳不是他的對手，而且他的手下也陷入了孤立無援之境。

他挨了十六拳。

這十六拳，幾乎把他半邊身子打碎！

× × ×

香寶勳終於死在賭場裏。

他的江山是靠陰謀手段奪取回來的。

現在，別人也以同樣的手法，把他所奪取的一切奪取過去，而且還要他賠上一條性命。

（六）

楚開終於成功地擊敗了香大帥、香寶勳父子。

齊伯天，康善也已死了。

易四哥借助楚開之力，爲香大帥報了血仇。

事後，他遵守諾言，不再在這地方上逗留下去。

十天後，丁旋向楚開提出婚事。

他要娶靜靜。

楚開沒有反對，完全同意。

他忽然問及那一局牌。

「你爲甚麼棄牌？難道你以爲他們眞的擁有同花順？」

丁旋搖頭。

「我知道他們兩個都只是裝胸作勢，倘若我也跟進，只要一對3，就已够贏有餘。」

「但你却棄牌？」

丁旋微微一笑：「我若不棄牌，的確是贏了，但是我若贏了，就只會對香寶勳有好處，那麼我何不乾脆認輸，累他一累呢？」

楚開大笑。

「那姓香的小子太相信你了，該死，該死！」

「但他更相信靜靜。」

「那更該死，女人的說話，本來就連一個字都不能相信。」

「無論如何，你現在已贏够了。」

「不錯，我不但贏了他們，還贏得一個既聰明，又有本領的女婿。」

× × ×

婚禮已在籌備中。

一切看來都那麼順利。

但在一個黃昏，楚開所有的手下，忽然都接到了楚開親自發出來的一個命令。

這命令是——

「殺丁旋，不留活口。」

× × ×

命令一發出，每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都開始了行動。

他們到處找尋丁旋。

但丁旋却失踪了。

還有靜靜 她也不知所踪。

（七）

又是黃昏。

一片秋葉，在西風下輕輕旋舞。

在一座謐靜的小湖裏，有一艘小舟，從西向東，徐徐划過。

舟上有兩人。

那是丁旋。

丁旋本非丁旋。

他是野馬。

楚靜靜也非昔日的楚靜靜。

她已漸漸成熟，對人世間的事情看得比以往更透徹。

這裏距離她以往居住的城市，已是很遙遠很遙遠。

她逃避了那種充滿塵囂的生活，也逃避了她的父親楚開。

楚開無疑很疼她。

但他却更重視自己的事業。

無論合法與不合法的事業，他都同樣重視。

在不合法的行業裏，他已擊敗了他的强敵。

但是，他却還希望在商界有更大的發展。

所以，他準備把女兒嫁給華泰銀行董事長霍兆平的獨生子霍振業。

野馬，自然是一個極大的障礙。

這障礙必須除去。

然而，野馬跑得快。

他不但自己跑得快，連靜靜也一起猷着走。

他倆得到了幸福。

楚開呢？

他已贏得太多，但最後却輸掉了一個女兒。

本來，那是不必的。

但他的慾望太大了，而且還不肯向野馬遵守諾言。

所以，他最後還是輸了一注，也是畢生最大的一注。

（全文完）

武林軼事

甘鳳池比武良結緣

麥海雲

江南八俠，有許多人知道其中有一名大俠叫做甘鳳池，又有人知道另外一名大俠叫做白泰官，這種人物會得令到一般人深印腦海，極有可能係電視裏面寫出來的英雄美人事跡所影响使然，說到江南八俠，這八個人乃係清初的江湖人物，爲首的係一個和尚，叫做了因，女的係呂四娘，其次係曹仁父，馬民瞻，周潯，呂元，白泰官以及甘鳳池，年紀最輕的係甘鳳池，短小精幹，面貌相當英俊，八個人歃血爲盟，飲了血酒，稱兄道弟，永不侵犯，變成江湖上的俠客。

後來了因和尚背違清規，刦取富戶財物，入屋傷殘百姓，而且係採花大盜，七個人獲悉此事，證實他確有這種罪惡，有一晚，八人飲酒，已經半醉，七個人一齊發動攻勢，殺掉了因，就此星散，遠走高飛。後來呂四娘得到幾個俠士的助力，潛入宮廷，殺了雍正王，那是另外一回事。

說到甘鳳池，外間的人懂得很少，其實他係一名精壯青年，怎會沒有配偶呢？甘鳳池的妻子叫做陳美娘，亦係江湖人物，武功甚精，本文說述他結偶的經過。

有一晚，甘鳳池在白下門行走，忽然看見有人賣武，一男一女俱係英俊清秀的，跟普通江湖賣藝之人大不相同，那個英俊青年賣藝之前向衆人稱述，美如天仙的一個少女叫做陳美娘，乃係他的妹妹，如果有人能够打贏他，就讓妹妹出戰，倘若此人能够連勝兩人，就把妹妹作配，否則，無人挑戰，就請各人觀看賣武的拳技。

從來沒有賣武之人如此挑戰的，由於陳美娘係嬌小玲瓏的一個少女，眉清目秀，看來有如大家閨秀，甘鳳池看得入了迷，便即下場挑戰，他跟那個姓陳的青年搏鬥，苦戰多時，勉强取勝，輪到陳美娘出戰，落場就飛出鴛鴦腿來，甘鳳池險些給她踢中，後來纏住苦鬥一會，甘鳳池的拳法漸疏，陳美娘飛躍出擊，一脚踢向甘鳳池的右眼，甘鳳池退後半步，一口啣住美娘的弓鞋，陳美娘就此倒下來，顯然是她看上了甘鳳池，然後落敗，她的哥哥亦明白這一層道理，當晚就雙宿雙棲，此後她就變成甘鳳池的配偶，只是沒有像一般習俗那麼舖張設宴欵侍親友而已。

甘鳳池逐漸從陳美娘口中打聽到她的兄長喚做麗哥，兩人均係清廷的錦衣衞夜間殺父，全家被焚，僥倖逃生，一邊賣武，一邊尋師訪友，根本上兩人的武功非常精湛，想多結交幾個義士，深入清宮報仇，甘鳳池明白了他兄妹的心意，自願參加他們刺殺雍正的行列。

後來陳麗哥，美娘兩人透過甘鳳池結交呂四娘，多了兩名幫手，由於兩人沒有案底，到處賣武作爲掩飾，甘鳳池絕不露臉，等於吃軟飯，心有不安，那時清廷的錦衣衞到處緝拿江南七俠，甘鳳池更加不敢露臉，不過，憑着他的武功，就算整天躲在家裏，有時偶然到外邊飲茶食飯，也會露出馬脚來，有一晚，他在一間茶寮獨飲，一時不愼，只係右手施展武功，憑着驚人的腕力，竟然把一隻錫酒壺揸扁，變成一堆泥，當時有人看見，大驚失色，碰着有些捕快在座飲茶，睹狀立即密報錦衣衞，轉而稟請大公派人捉拿。

負責緝拿甘鳳池的人喚做「鐵指僧曹彪」，率領八個武士到處跟踪，甘鳳池跟陳氏兄妹三人都在鄉間的石屋居住，對此事茫無所知，實則危機四伏。

有一日，甘鳳池獨自外出，到了大街，看見一個小童賣火石，所謂火石，即係兩塊石頭互相碰撞，登時敲出火花來，先把細碎的紙茸靠近，燒着紙茸，再燒木片，便可借着火光看物，那小童手中所握的火石敲出特別强的火光，因此甘鳳池看了覺得興奮，很想問價，在那時，有幾個人向小童問價，小童說：「我這兩塊火石係傅師留下來的，他說如果有人能够將另外一塊三尖石扼到變成石粉，便即贈送給他，否則，多多銀両也不賣。」小童說完，從袋口中拿出一塊顏色較爲深，一件三尖石來，料想那塊必然係更堅實的橄欖石。

各人看見那塊橄欖石，面面相覷，不敢試握，甘鳳池喜出望外，立刻接過，只用左手使勁，三尖石就分爲三截，再揸又再碎，過了一會，那塊石就變成了粉，紛紛由指縫漏下來，甘鳳池向小童望了一眼說：「現時你可以把火石送給我了吧？」

小童笑着說：「請相公看看背後。」

到了那時，甘鳳池才知是個陷阱，背後有八個武士手中握着弓箭，箭尖緊緊的向他瞄準，鐵指僧出現，向甘鳳池說道：「你不必死在這裏，還是歸順我們吧！」

大公得到甘鳳池，喜出望外，即晚賜宴，翌日又再賜宴，日日如此，不過，晚間必然把他囚禁在鐵牢之內，甘鳳池無法逃去，大公亦無法令甘鳳池屈服，在這種情況之下，甘鳳池自問必死，殊不料他被捕的消息傳到外邊去，美娘麗哥獲悉，立刻搬屋，同時籌劃營救甘鳳池逃出生天，到了中秋節夜，美娘越過七重門戶，深入禁地，大聲叫喚，說的是：「美娘在此，甘鳳池在甚麼地方？」

就在那時，麗哥已經帶着禾桿草分佈在大公府邸處，隨即縱火，官邸裏面的人紛紛走避，其中有幾名高手向美娘挑戰，美娘雙劍齊出，刺殺了七人，抓着一個人問清楚甘鳳池被囚地方，終於看見甘鳳池被困在一個鐵牢之內，那個鐵牢係用粗壯的鐵枝製成，有如籠中獸，大驚失色，麗哥殺到，兩人合力抬着鐵籠冒險從火窟逃出。麗哥美娘合力把甘鳳池抬到荒山，先用長籐纏着鐵枝，然後分別使勁把兩枝鐵枝拉開，甘鳳池亦在鐵籠裏面發力，稍爲拉闊多少，便即縮骨逃出鐵籠外。

甘鳳池知道白下門無法再留，索性遠走高飛，大公翌日派出數百武士入山到處搜索，三人已經踪影全無。甘鳳池的往事所知甚微，只係這一頁英雄美人事跡，仍然留在清人筆記之內。（完）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照夕前往中屠府造訪蘭弟申屠雷，及拜候其叔申屠書生，直至入夜，才告辭回家。當他返抵家中，直趨書房的時候，却見思雲、念雪兩位女婢興冲冲的迎面而來，向他報告有一位年青相公來訪，現正在書房內等候。管照夕聞言，立即向書房而去，甫入書房，驀見一位儒生打扮的青年正伏案小睡，細看之下，原來竟是一個多月未見的紅顏知己——丁裳，他本想立即叫醒她，但又怕驚破她的好夢，因此中止，反而將被子給對方披上。他見到丁裳手上握着一個紙團，便輕輕將之抽了出來，展開一看，才知道丁裳今天突然過訪，竟是來向他辭行的。過了不久，丁裳才驀地醒來，一見管照夕，驚喜交集，兩人小別相逢，自有一番離情互訴，丁裳既來告別，因此管照夕便準備翌日與申屠雷爲她餞別，並告知對方，自己與申屠雷不日將參加省試，丁裳這才知道他們兩人原來已是舉人……

睢鳩關關鳴　在黃山之巔

照夕苦笑道：「還賀什麼喜？我們只是應個景兒，目的是跟二老高與一下而已，因爲他們老人家的見解不同，希望兒子能揚名聲，顯父母，我們作兒子的，也不能令二位老人家失望了，所以，才會有此決定，說起來，這正是我們這一代的悲哀呢。」

這無意的幾句話，却引起了照夕無限的感慨，他繼續道：「可是人，每一個人都有他們生來具有的個性與特長，爲什麼不能讓他們獨自有所發展呢？有學問的人，又爲什麼一定去作官？」

他說着，緊緊的握着自己的雙手，像是對這個時代，這個社會，存有極度的憤恨。

丁裳在他臉上，看到了極度的堅毅之力，她崇拜這個年青人，他一直對他都是覺得不凡的。

照夕站起了身子，恨恨的道：「所以，我決心要打破這一個無形的束縛，我要把我這多年來練的武功，貢獻在風塵武林之中，貢獻在大漠風沙裏，我要作一些眞正偉大的事情，也許這一些偉大的事情，別的人不會注意到的，也許別人認爲是很渺小的！」

他憤憤的說到這裏，却見丁裳正自以那雙黑白分明的瞳子盯視着自己，她面上帶着笑容，照夕不由臉色一紅，笑了笑道：「我都忘了是在說些什麼了，妳也不要笑我，我眞是常常這麼想着，有一天，妳會知道，我不是平口白說就是了。」

丁裳向前走了一步，深深地朝着照夕一拜，照夕不由一怔，驚詫的道：「這是爲何？」

丁裳笑態可掬的道：「聞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大哥的壯志，令我十分的佩服，今後大哥如有事情遣召，定當追隨驥尾，永不後人。」

照夕不由大笑了兩聲，道：「想不到妳也掉起文來了，好！以後一定會有事找妳，妳只不要怕麻煩就是了！」

丁裳嬌哼了一聲，笑道：「那可也要看什麼事就是了，要是光叫我跑腿，我可是不幹！」

二人正說到此，却見窻簾外似有人影一閃，照夕忙問道：「是誰？」

却聽得一聲咳嗽道：「少爺！是我念雪。」

丁裳不由的臉一紅，秀眉微皺，因爲方才她和照夕說話，完全是返回了本來的面目，嗓子也沒有壓粗了，樣子也沒有注意，要是被外人看見和聽見，又算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時，照夕接說道：「進來！有什麼事？」

念雪這才推開了簾子進來，她兩隻手各自端着一個小盤子，一盤脆梨，一盤鮮桃，都削過皮，却成了瓣用牙笲一塊塊的插着。

她紅着臉，對着丁裳笑了笑，丁裳耳根子都紅了，却也對她笑了笑。

念雪擱下了盤子，照夕笑道：「是太

太叫送來的麼？」

念雲搖了搖頭，臉色微紅笑道：「不是！是我自己送來的，還有，天不早了，公子是不是要弄點什麼點心，我也好去關照厨房一下！」

說着有意無意，眼波可又向一旁的丁裳瞟了一下，丁裳臉可就更紅了，心說：「小鬼！老看我幹嘛！討厭。」

她把頭轉向了一邊，偏偏念雪心中對她已有了疑心，丁裳這一偏頭，她不由心中更是一動，當時不由抿嘴一笑，照夕不由心中奇怪，遂問道：「你笑什麼呀？」

念雪又回看了丁裳掀了個臉波，才笑咪咪的道：「這位相公是姓什麼來着？」

說着還忍不住直笑，照夕自幼和這兩個丫環厮混慣了，見狀就知道丁裳的化裝，定是她看破了，本想喝叱她幾句，令她下去。

可是偶一側臉，却見丁裳漲紅了小臉，正咬着嘴唇生氣呢，不由也樂得逗她一逗。

當時裝作不知，說道：「這是丁相公！怎麼樣？有事麼？」

念雪口中長長的「哦？」了一聲，點着頭道：「沒什麼，我只是隨便問問！」

她含着笑端起了一盤梨子，走到丁裳身前道：「公子！請吃梨！」

丁裳只欠了一下身子，伸手就盤中拈了一塊，念雪對她那一隻手，可是十分的注意了，不由彎下了身子，細細的看了一下她的手，只覺得其白如玉，指尖上還留着寸許長的指甲，亮晶晶的，怎像是男人呢？

丁裳不由發覺了，嚇得馬上收回了手，她猛然回過了頭，道了聲：「妳……」

念雪嚇得伸了一下舌頭，照夕半笑道：「念雪妳幹什麼？對丁公子怎麼如此沒有禮貌？還不賠個禮，想受罰麼？」

丁裳聽照夕語帶笑意，知道她是有意縱容，不由氣得狠狠瞪了照夕一眼，念雪這時却蹲下身子，學着旗人請安的姿態，行了個禮道：「小婢無知冒犯，丁相公不要見責才好！」

丁裳却紅着臉道：「算了！」

念雪還要說什麼，照夕怕把這位姑娘給惹火了，那可不是玩的，當時忙對念雪一揮手笑道：「算了，妳快下去吧！以後再這樣，我可是不爲妳說情了，這位丁相公可厲害着呢！」

念雪用手一捂嘴，咯咯的笑着走出去了，照夕見丁裳仍氣得嘟着小嘴不言，不由假意作氣道：「這丫環太不像話了，姑娘……」

方說到此，丁裳却也覺道：「這丫環太不像話了！」

照夕不由笑了笑道：「這也不關我的事啊！怎麼連我也給恨上了！」

丁裳仍低着頭生悶氣，照夕又說了兩句，她仍是沒有答理，照夕這才有點慌了，心想她後天就要走了，不要今天把她給得罪了，那可是不大好。

當時含着笑，走下位來，親自到丁裳身前，打一個躬道：「算了，都怪我不好，妳也就不要生我的氣了，好不好？」

丁裳翻着眼，看了他一眼，似想笑，却仍是忍着，重又低下了頭，還嘟着嘴生氣。

照夕的手拿了一小塊梨，遞到她口邊笑道：「好了！吃了這塊梨就好了！」

却不料到丁裳猛然一張嘴，竟連照夕的兩個手指都給咬住了，她翻着眼皮俏皮的看着照夕，只是就不放口，照夕痛得呀！呀！直叫，連連嚷道：「啊唷唷！不得了，快咬斷了！」

誰知却在這時門外一人笑道：「什麼快咬斷了！你這孩子！」

跟着傳來思雲的聲音叫道：「太太來啦！」

照夕不由大吃一驚，忙回身一看，果然母親已含笑站在門口，不由臉上一紅，忙道：「啊！娘……妳老人家來了！」

丁裳嚇得早已鬆了口，再一聽照夕喊來人爲母親，不由更是一陣緊張，慌忙由位子上站了起來，一面紅着臉看着照夕小聲急促的道：「不要說！」

照夕怔道：「說什麼？」

丁裳低頭道：「我咬你的手！」

照夕差一點想笑，當時丁裳已吶吶的叫了聲：「伯……母！」

照夕忙紅着臉對母親介紹道：「這是兒一個小……小朋友，她名叫丁尚！」

管夫人却只管上下打量着丁裳，臉上帶着微笑，丁裳只好又彎腰叫了聲：「小侄丁尚，與伯母叩安！」

管夫人連道：「不敢當！不敢當！快請坐吧！」

她說着，又含笑看着照夕道：「你這孩子，朋友來了也不請到客廳裏坐坐，也不好好招待一下，你……」

說着又笑了笑，照夕在母親的笑容裏，似感到了一些神秘的意味，他的臉立刻紅了，心說：「媽這是怎麼了？她老人家從沒有這麼管過我的事啊！莫非丁裳的事，她老人家知道了？」

想着往四週一看，正見念雪在母親身後，對着自己縮頸子笑呢！

立刻他就明白了，心知定是這丫頭，說了這個秘密，在母親面前多口。

她老人家聽後，那能不來？想着狠狠瞪了念雪一眼，那丫環却併着嘴，忍着笑把頭轉向一邊去了，照夕無奈，只好不再去看她。

只這一會，就見母親把丁裳讓在一邊坐下了，尤其是她老人家那雙眼，骨碌碌在人家身上轉上轉下，看得丁裳面泛桃紅，粉頸低垂。

這時兩個小丫環換了茶，管夫人把這位僞裝男子的姑娘上下看了一個够，心中暗暗高興，因爲這位姑娘太美了，雖是易釵而弁，可是那種天生秀麗的氣質，是瞞不過這位夫人的眼底下的。

這兩天她們老兩口子，正在爲着兒子的婚事發愁，却想不到，他自己倒是早已尋着了朋友，雖不知他們感情如何，可是私下裏忖量着，似乎差不多，要不然兩個人關在一個小房裏算是幹嘛呀！

再說夫人明明還記得，剛才自己進屋時，這位丁姑娘正咬着兒子的手指，兩個哼哼唧唧的！嘿！那股甜勁眞是够受的！

管夫人想到這裏，不由又瞇着兩眼樂了。

她笑眯眯的望着丁裳道：「妳是那裏

人呀？家在什麼地方？」

太太心裏，壓根兒已經認定了她是個姑娘，所以才這麼說話，偏偏丁裳尚不自知。

她張惶的看了夫人一眼，咳了一聲，吶吶道：「小侄是湘省人，家是在……是在……」

她自幼無依，原是大戶千金，只因家庭不幸，父親早逝，妻妾分居，她又是小室所生，是以分居後貧不能生。母親改嫁，她因不願隨母認人爲父，這才偷跑離家，於生命垂危之際，却爲鬼爪藍江路過，憐其身世，愛其秀麗，再加上她骨格清秀，却是難得上上質稟，鬼爪藍江這才携其往大雪山蒼前嶺授藝至今。

所以當管夫人這一問到她家園時，她倒一時答不出來了，照夕對她身世，倒也知道一些，此時見她猶豫，唯恐觸及其傷心處，當時忙代其答道：「她家是在大雪山！」

太太怔了一下道：「大雪山？」

丁裳點了點頭道：「是……是的！」

念雪見狀，早忍不住在一邊笑了，即爲照夕凌厲的兩道目光，給制止住了。

管夫人溫慈的笑道：「大雪山離着北京，可遠着的呢！妳是怎麼來這的呢？」

丁裳心中此時已緊張得說不出話來了，因爲夫人若是看她的帽子，看她的辮子，還看她腳上的男人靴子，她心裏那能不急呢！

當時笑了笑，尷尬的道：「賢侄是騎馬？一個人？」

丁裳羞澀的點了點頭，管夫人又含笑看了兒子一眼，心說：「這好？不用說，又是一個會耍寶劍的，這孩子是專找會武功的姑娘！」

她的心裏眞是奇怪，而且迷惘，而且不敢相信，因爲像這麼嬌滴滴的一個小姑娘，她能騎馬，能單身跑幾千幾百里路！

想着她又叫思雲去端糖、端瓜子，丁裳只紅着臉道：「伯母……不……不要！不要了！」

太太笑了笑道：「妳大老遠來的，那能一點招待都沒有？在北京妳有親戚朋友沒有？」

丁裳搖了搖頭道：「沒……沒有！」

太太一怔道：「那妳住在那呀？」

丁裳那知夫人的意思，只照直答道：「在旅館裏。」

她這句話還特別把嗓子壓低了一下，挺了一下腰，顯出自己是個男的，一個男的住旅館怕什麼？

可是太太一聽可又怔住了，她是不贊成一個大姑娘家，單身住在外面，所以笑了笑道：「那多不方便，我們家空房子還多，妳趕快搬來，我叫這兩個丫環給妳作伴，妳不要怕！」

太太的話，已經太明顯的表示出來，她已經知道丁裳是個姑娘了，聽得照夕是又驚又怕，因爲母親這意思，分明是已看上人家了，他那能不驚。

照夕聽得都急出汗來了，生怕母親再往下說出話來，叫自己掛不住臉。

當時忙岔嘴道：「這……這……她……她後天就要走了！」

丁裳也急得直點頭，窘笑道：「是的……是……小侄後天就要回去了，謝謝伯母！」

太太先不答理丁裳，只笑罵着兒子道：「人家沒有說話，你急的是那門子呀！後天可不能走！」

照夕心中一怔，幾乎傻了，因爲母親的話，就像命令一樣，像是替丁裳出定了主意，丁裳更是驚嚇得頭上面直冒汗，太太才回過臉，微笑道：「妳今兒個才來咱們家，我怎能放妳走？妳也別多說了，回頭叫車跟着妳到店裏去拉行李，妳安心在我們家這住幾天，好好玩玩再走。」

丁裳急得直想哭，可是轉念一想，自己此刻已化裝成男的了，一個男的那能哭呢！

想着兩隻手合着，對夫人打了一拱道：「謝謝伯母……小侄實在……」

才說到此，夫人已經上前一把攙起了她來，一面的笑容道：「得啦！別小侄小侄了，誰還看不出妳是個姑娘？好孩子，妳這邊坐……」

說着便把丁裳拉到自己跟前坐下，還拉着丁裳的手，這一來，把旁邊的人都逗笑了。

照夕也忍不住紅着臉笑了，丁裳還想掙扎，可是太太握住她的手很緊，再說她不敢硬掙開，當時急得嬌聲的叫道：「伯母妳……」

當她眼睛和太太慈祥的目光相接觸時，太太臉上的笑容，竟使她再也無法裝着了，她的臉愈發的紅上加紅，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急也不行，不急也不行，她只有把頭低下了。

管夫人不由呵呵的笑了，她一隻手輕輕拍着丁裳的背道：「好姑娘，我只是逗着妳的，妳可不許急，好好女孩子家，幹嘛要學小子？唉！妳們這些小孩子，眞會胡鬧，眞會鬧……」

丁裳忸怩了一下，也跟着微微的笑了，可是她還是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

在母親的「愛」前，人人都是小孩子，這是一點也不假的，雖然管夫人並不是丁裳的母親，可是她那長者的風度，慈祥的笑語，給丁裳的感覺，是和自己的母親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女孩子天生的是「嬌」是「羞」，身爲俠女的丁裳一樣也不例外，別看她夙日風塵裏劍氣縱橫，飲馬江河，可是這一刹那，却如同繞指柔也似的乖順聽話。

她依附在夫人的懷裏，那種欲笑還羞，欲羞還顰的姿態，却都是十足的女兒身啊！

照夕此時見狀，自然不能再隱瞞了，他笑嘻嘻的對丁裳道：「這都怪你裝得不像，可怪不得我呢！」

丁裳羞羞的看了他一眼道：「你還說呢！」

說着眼波又向一邊的念雪瞟了一眼，念雪却捂着嘴笑，逗得管夫人又呵呵的笑了。

夫人看着照夕點了點頭道：「你這孩子，你說是不是胡鬧？好好的你叫人家姑娘裝成這個樣？」

照夕不由臉一紅，半笑道：「這也不是我叫她的，是她自己……」

丁裳却笑道：「怎麼不是你！哼！」

太太回頭又看着照夕。

照夕見丁裳正低着頭直笑，不由暗忖這丫頭眞壞，自己不好意思了，竟往我身上賴，想着看着丁裳道：「好！妳！妳說好了……妳說好了！」

管夫人道：「說好了，怎麼樣？你還能把人家怎麼樣？」

照夕半笑道：「好嘛！你老人家也帮着她吧！現在我是沒有辦法了。」

才說到此，一旁的念雪也笑道：「少爺可眞會作怪！」

思雲也學樣挿咀道：「哼！他點子可多呢！」

照夕不由又氣又笑，當時臉色通紅道：「好，好！妳們這兩個丫頭也來欺侮我，妳們等着瞧好了！」

思雲却往丁裳跟前一站，俏皮的笑道：「我們不怕！你要欺侮我，我請丁小姐帮我們忙，看看誰怕誰？」

照夕連連點頭道：「好！好！算妳們厲害……」

丁裳這時紅着臉站起，對管夫人行了一禮道：「小侄！啊……姪女還有事，這就告辭了……」

管夫人站起道：「妳才來會有什麼事呢？現在就叫思雲念雪兩個跟着妳回客棧裏去，把妳行李搬回來吧！」

丁裳忙搖頭道：「那……那……那怎麼行呢？」

照夕也點了點頭道：「母親既如此說，妳也就不要再客氣了，妳反正明天也不走，住在我們這裏不是一樣麼？」

丁裳笑着，爲難的皺着眉道：「那……可是，可是……」

夫人笑道：「妳不要心裏過不去，妳一個單身姑娘家，無親無友，來到北京，我們怎能不照顧妳呢？再說妳們還是好朋友，妳就不要客氣了！」

管夫人說着溫和的拍着她的肩，丁裳想了想，才紅着臉的道：「伯母既然這麼說，我搬來就是了，只是……我晚上還有一點事，必須要去辦一下才行……」

照夕怔了一下，忙道：「妳有什麼事呢？」

丁裳吶吶道：「我……我……還有一點事……」

夫人笑了笑道：「好吧！現在就叫她們跟着妳去呢！妳就去辦妳的事，辦完了事就回來……」

丁裳這才點了點頭，說着又給管夫人行了一禮，夫人一直送到了走廊，還再三囑咐思雲念雪，要好好的跟着她，這才回去。

照夕和兩個丫環一直陪丁裳往大門走去，照夕看了念雪一眼道：「一定又是妳這丫環多口？是不是？」

念雪嘻嘻一笑道：「誰說？才不是我呢！」

思雲道：「不是妳是誰？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聽見妳跟太太說什麼來着！」

念雪却格格笑道：「要妳多口，沒把妳當啞巴賣！」

思雲却笑道：「我不說，他們要疑心我嗎！」

照夕只是看了他們一眼，也沒有再去理他們，遂向丁裳道：「妳今天晚上眞有事嗎？」

丁裳一面走一面想着心思，聞言後點點頭，照夕又問道：「什麼事情？現在天已經很晚了，明天再辦不行麼？」

丁裳却微微冷笑了一聲道：「這件事就是晚上作才好！」

她又問照夕道：「大哥！現在是什麼時刻了？」

照夕看了看天上的星，思忖道：「大概是戌時吧！妳到底想做什麼呢？」

丁裳這時已走到了門口，思雲已在招呼着門房，叫他們去套車，丁裳却攔道：「兩位姐姐不要送我了，我店裏什麼東西也沒有，只有一個隨身包袱，等會我自己帶回來就好了，妳們用不着跟我回去，也不要套車。」

念雪道：「那怎麼行呢？太太還特別關照我們呢！」

丁裳微笑道：「妳們放心，我說回來就回來，三更天，妳們兩個在院子裏亭子裏等我就是了。」

照夕暗吃了一驚，心說這是怎麼回事？她到底是想去幹什麼呀？而且她臉上帶着一股氣冲冲的神氣，像是要去找誰打架似的，問她她又不說，這麼想着，他心中不由十分納悶。

當時丁裳已笑了笑，問道：「我的馬呢？」

三人才知道原來她還是騎馬來的，却見馬僮快腿張，正牽着一匹白馬由側邊走出來，照夕就接過了馬，交到丁裳手中道：「姑娘，妳可要早些回來！」

丁裳接過了馬韁，微微一笑道：「知道了！再見！」

只見她身形一矮，嗖！一聲已上了馬背，杏目向四人瞟了一眼，雙腿一夾馬腹，那匹馬唏聿聿一聲長嘯，撥動四蹄飛跑而去！

照夕一直目送她走遠了，才嘆息了一聲，對於丁裳這種俠女姿態，很是佩服，今夜不知她又是去幹什麼去了，他怔怔的看着前面，心中想着心事，却爲思雲推了一下，笑道：「別看了，走遠了！」

照夕微微一笑，向二女交待道：「妳們兩個自己找的麻煩，今晚上不要睡了，到了三更天，在亭子裏等着人家吧！」

說着轉身而去，念雪却追上叫道：「少爺！少爺！我怕……」

照夕回頭笑道：「那妳是活該，妳們兩個商量着辦吧！想叫我陪妳們，那可是辦不到！」

她說着遂自去，念雪遂跺脚道：「少爺壞死了！」

二人在一塊咕咕喳喳了一陣，決定兩個一塊到亭子裏去，這才爲丁裳預備房子，到時間差不多了，二人打了個小燈籠，直向院中走去，但覺秋風習習，虫聲唧唧，漫空的流螢，一明一滅的飛着，就像一天小星星也似，思雲念雪兩個人，妳偎着我我偎着妳，用燈籠照着路，抖顫顫的直向亭子裏走去！

原來早有人，比她們先在亭子裏等着啦，兩個丫環嚇得啊唷一聲，轉身就跑，却聽人叫道：「不要怕！是我！」

二女一聽是照夕的聲音，不由又轉過身來了，就向他道：「你不是不來麼？」

照夕嘆了一聲道：「心裏悶！睡不着，所以乾脆出來坐坐，就陪着妳們等丁姑娘！」

二女各自一笑，也不說破，就進了亭子，却見照夕目注當空，似作深思之狀，兩道劍眉，緊緊湊在一塊，思雲抿嘴一笑道：「有了這位丁小姐，恐怕就不想對門的那位江小姐了吧？」

照夕苦笑了一下，對她看了一眼，那意思似乎是在說妳知道什麼啊！可是他的心，却爲思雲這幾句話，帶入了另一番境地！

雪勤的影子，又重新回到他的眼前，他微微打了一個寒顫，自惕道：「你曾經發過誓，今番只愛她一人啊，莫非因爲她的負情，你竟也有違初衷麼？」

想着心情十分沉痛，按理說，丁裳在各方面來說，都不應在雪勤之下，可是自己對她的感情，在內心上，總不能拿來和雪勤相比，只要一想到雪勤的一切，那丁裳的一切，無形中就似乎淡得多了！

他又暗想到，母親似乎對於丁裳的印象極佳，看來已甚有意，其實她又如何得知我如今的心情，我定不會再是屬意於誰了。

想到這裏，心中十分沮喪，一任思雲念雪在一旁說笑，他却是一言不發，腦中浮浮沉沉的，全是那江雪勤和丁裳兩人的影子！

他又那裏知道此刻所思念的兩個人，正在作一場生死之爭呢？

原來丁裳自從那晚落水之後，心中已把雪勤恨到了家，偏偏又遇到了那位多事的生死掌應之元，竟暗中教授她一套功夫，這是一套專門對付江雪勤「蝴蝶散手」的厲害功夫。

丁裳自然心喜萬分，由是夜夜在北海隨着應元三苦練，十天之後，果然把應之元這一套厲害的「拿月追星掌」練熟了，應之元向妳如此垂青，她又爲什麼這麼要與江雪勤爲敵呢？

這其中有一段宿仇，筆者爲使讀者明瞭起見，不得不把筆頭暫時調一下，略敍一下其中奧秘。原來在五十年前，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應之元，初接掌門職司，尚在中年，他因眼界太高，雖居中年，尚無配偶，故此常在志得意滿之際，偶思及此，亦難免悵悵然。

一日路過黃山，因慕黃山鍾奇峻秀，乃五嶽之一，偶然興發，遂獨自登山，意圖飽覽峻秀山色，山行不知遠近，不覺遂入內山之「五雲步」澗谷，這時已是入暮時分，山路險峻尚且不說，且這「五雲步」乃全山最險惡之處，太陽只一下山，這「五雲步」地方，即有大片雲霧湧入，初起之時，尚能略辨遠近景象，霎時之間，瀰山蓋野，有如千頃雲海，眞有伸手不見五指之感。

所以這地方，一向絕少有人跡能到，即使有那附近大胆獵戶到這地方狩獵，也只敢在午後進谷，日落前退出，一絲也大意不得！遇上刮風陰雨的天氣，更是請他們也不敢來！

如此一來，這地方無形中就成了一個禁區，從沒有人敢大胆來的，因雲霧一來，漫空蓋谷，要到第二日午時才散，且霧來時，各種毒蛇虫蝎俱都游出，覓物而噬，直是防不勝防，端的厲害無比！

最厲害的是五雲步內，亂石崩雲，深澗四伏，有如百井，星散四列，多是百丈的深淵，一不小心踏下了便會粉身碎骨，所以附近山民，談起五雲步來，沒有不談虎色變的！

生死掌應之元，那知道這地方有這麼厲害的隱伏？一個人前後山轉了一週，已是天將暮色，待到「五雲步」正趕上落日時刻。他獨自抱膝坐在一石峯頂上，前望着日落的紅霞，但見白鷺成羣，那味兒倒似應了王勃的「落霞與孤鶩齊飛」。而黃山秀麗至此，亦可謂之至極了，正在醉心的當兒，驀地刮起一陣山風，遂見萬鳥昇空，鳴聲啾啾，却向後山繞去，隱隱中更聞獸吼聲聲，那狐兎之類，成羣竄出，四散逃逸，像是大難將臨之兆，應之元不由吃了一驚，暗自驚疑道：「奇怪，這是怎麼一回事？牠們都是在跑些甚麼事呢？」

一念未完，但覺當空萬馬奔騰也似的，飄來了一大片雲霧，刹時之間瀰山蓋野，應之元不由大吃了一驚，道了聲：「不好！」身方立起，遂覺白霧如帶，只一捲，自己已進入霧海中，應之元只覺得全身陣陣的發冷，這才知道了不妙，但仍仗着自己一身輕功了得，尚未覺得如何的嚴重，等到他的身子縱出之後，才發現了所望之地，竟全是一片的白霧，以自己目力，僅不過能够視出了尺許範圍，這一急不由大吃一驚，可是身形竟不由自主的直向一處深澗落去！

應之元這一驚，不由的嚇出了一身的冷汗，可是身在霧中，竟然連攀抓一旁的山石樹枝也是不能，自忖必死無疑了。

就在這驚魂刹那之間，忽覺自己身子似落在一面有彈性的繩網上也似。

更怪的是，自己身子方一落下，那籐網也似的東西，却由四面八方一併包了起來，一任應之元有一身神力，竟是不能掙開，却反倒是愈掙愈緊。

生死掌應之元這一會反倒是不怕了，他自忖是必死無疑的，却想不到絕處逢生，半澗之中，竟然會有如此一張生出來的藤網，而自己竟這麼的巧，正好落在了這網子上面，只要睡着不動，等到霧退了，還愁自己不能脫身不成？

他想得倒是很好，也就在這一霎那之間，應之元全身竟爲那環身的亂藤纏了一個緊。

這時候他已覺出不妙了，遂覺那藤網，竟自慢慢的往上昇了起來，就像是有人在捉動一般，應之元這一嚇不由連驚駭也忘了。

似如此一直上升了十來丈左右，才聽到一個少女的口音喘道：「師父，這不像野豬，野豬比這個重！」

應之元這一聽，簡直是又氣又喜，暗忖道：「這下子可好了，原來這網子是捕獸的，我成了野豬了！」

想着又掙了兩下子，却又聽到原先的少女的口音道：「唷！還動呢！師父你來帮我一下，不要叫牠咬着我了！」

生死掌應之元氣得竟要開口，却又聞得另一老人口音赫赫笑道：「傻丫頭，妳可走了眼了，妳拉上來再看看，是野豬不

是？」

應元三心中一驚，暗驚道：「啊！這老人好純的目力，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大霧之中，莫非他竟看出網中是人麼？」

想着又聞那少女嬌聲道：「不是野豬，是頭狠，我也吃不消呀，我又看不清楚牠！」

說着像是雙手交換着用勁往上拉，應之元方要開口，只覺背上「碰！」一聲，一陣疾痛，像是着了一棒，却聽見那少女道：「先打死牠再說！」

不容應之元開口，第二棒又自打下，這一次那少女想是加了幾成勁，應之元又正想坐起來，少女這一棒，無巧不巧，却正打在他頭上，只聽見「碰！」一聲，應之元就是練有「油錘貫頂」的功夫，疏忽之下，對這種勢子也是吃不住。

頓時只覺眼前金星亂冒，口中「啊！」了一聲，即聽見先前發話的老人叫了聲：「使不得！」

跟着身子似已爲人給提開，却聽見那一個少女咦了一聲道：「師父！這……是怎麼回事，怎麼是個人呢？」

那發話的老人呵呵笑道：「誰說不是人？這小子要不是有內功，妳這一棍子，早已把他的頭給打開了！孩子，妳的差事可已經未了！」

生死掌應之元絕處逢生，却料不到，竟會遇見這麼一對師徒，雖然他目光並不能看清這師徒二人容貌如何，可是只由這師徒的對話中，他已意識到，這一對師徒決非常人。

尤其是發話的老人，他竟能目視雲霧，把自己行動形態看得一清二楚，以此判來，這老人決非一般練武之人所可比擬！

應之元耳聞得這師徒二人對話，心中更是又驚又氣，尤其那女孩說的話，更是刺人難聽，只因自己這條命，總是爲人所救，雖是說話難聽，自己又如何能與她一個小女孩一般見識？

想到了這裏不由的翻了一個身，雙手想把環身的藤索解開，即爲一隻手按住了，却又聽得先前發話的那個老人道：「老弟！你忍耐一會，這個網子內還有機關，一個弄不好，可要夾斷你的手指頭！」

生死掌應之元不由的大吃一驚，當時吶吶道：「尙沒請……請教老先生，那位姑娘貴姓？這是甚麼地方？小可應之元有禮了！」

却聽見老人呵呵一笑道：「你就是新出道的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麼？老夫倒是久仰你的年少有爲了！你先不要管我兩師徒是誰？總之，你這條命，算是僥倖保住了。」

說到這裏，又嘻嘻一笑，遂大聲道：「梅兒！妳怎麼又進去了，這都是妳惹的麻煩，妳自己看着辦吧！」

說着又哈哈大笑了兩聲，應之元不由臉一紅，却聞得那叫梅兒的少女在裏面應道：「我不管！我不管！他是個男的！」

那老人又呵呵笑道：「傻孩子！男的又怎麼樣？妳方才那一棍差一點把人家打死，妳却連個禮也不賠，天下那有這麼不講理的人？還不快來把這勞什子弄開，妳當眞想把人家當野豬給弄死麼？」

生死掌應之元又羞又氣，暗想道：「你個老兒，你明知我是先天無極派掌門人，却仍然如此戲弄與我，你也太以小瞧我了，等會霧散了，我要你還我個公道！」

只因此刻身子尙在對方藤網之中，雖是一肚子不高興，却是奈何不得！

當時不由氣得長嘆一聲，把雙目一閉，心想任你們去耍笑吧，反正等到霧散之後，恩仇我都要清一清！

想到這裏，却聞得那少女格格笑着走近來，她口中微微笑道：「對不起尊客，方才那兩棍，我可不是有意，因爲我以爲是野豬呢！這五雲步地方險惡，莫非尊客你還不知道麼？」

應之元氣笑不得的長嘆了一聲，說道：「沒有甚麼？姑娘不必多禮了……在下因係首次遊黃山，並不知道這處地方如此險惡！」

少女又笑了笑，一面用手摸索着藤網，似聞有鐵物相擊開鎖的聲音，一面却噓着氣道：「並不是黃山所有地方，都是如此險惡，實在只有五雲步這方圓十里是這樣的！」

說着說着，鎖已開了，應之元忙往外鑽身子，那少女却也正往裏彎着腰，不注意，只聽「碰！」一聲，兩個頭碰在一塊了。

少女口中負痛得啊唷叫了一聲，應之元也啊唷道：「對不起！對不起！唉！」

那一邊的老人却是連聲的大笑不已，他吐了一口的痰道：「梅兒往左邊，應老弟往右邊，這次就碰不到一塊了！」

二人依言站起，果然左右錯開，那女孩子對這地方早已熟悉，雖是在濃霧之中，亦瞭如指掌，錯開身子之後，一面揉着頭，嘟着小嘴，已走到老人身前，應之元却似瞎子一般，兩隻手摸索着，足下踉踉蹌蹌，簡直是一步也看不清，老人哈哈笑道：「好一個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來！老人引導你過來吧！」

應之元不由的被這野老頭說得羞愧無地，苦笑了一下道：「老前輩休要取笑，在下已無地自容了！」

遂覺肩上被一物一敲，忙用手去一摸，原來是一枝竹管旱烟，知道是老人遞來接引自己之物，只好用手抓住烟管，隨老人走了進去。

約行了數十步，老人才放下烟管笑道：「好了，客人可以坐下來了！」

應之元用手一摸，果然身前有一截尺許高下的大樹根，甚爲平滑，當時坐落，帶愧嘆了一聲道：「在下幸蒙賢師徒救命之恩，否則此刻怕早已粉身碎骨了！」

老人哈哈笑道：「這不關我的事，都是我那徒弟淘氣，每日在懸崖撒網，用以捕捉大霧中走失的野獸，却料不到今日竟把尊客你老弟給捉了上來了，眞好笑！」

應之元低頭道了聲：「慚愧！」

老人敲了一下旱烟袋道：「你也不用慚愧了，看你面色蒼白，不用說你是受了霧寒了，給你弄碗薑汁喝吧！」

說着喚道：「梅兒！快端一碗紅糖生薑水來！」

却聞得那少女嬌應了一聲，生死掌應之元心中暗暗驚異不已，奇怪的忖道：「這對師徒，倒是奇怪，怎會在這險惡地方落居呢！要是一個不小心，掉下山澗裏那還了得？」

他心中這麼想着，却聽到磁碗相擊之聲，又有開水壺倒水的聲音，他不由担心的道：「這位姑娘，小心開水燙了妳！我吃不吃倒不要緊！」

那姑娘噗哧一笑道：「你不要担心我，還是小心點自己吧！」

應之元不由臉又一紅，那老人呵呵又笑道：「丫頭！妳是怎麼說話的？小心人家可是一派掌門人，所練三陰絕屍掌，豈是妳能對付的？」

應之元心中一驚，暗想道：「這老人眞厲害，居然連我的拿手功夫，他都清楚得很，他到底是誰呢？」

那姑娘口中哼了一聲道：「三陰絕屍掌又有何了不起？我才不在乎呢！」

老人和應之元不禁哈哈笑了，說話之間，姑娘已走近在應之元身前，她口中笑道：「掌門師父，你的薑湯來了！」

應之元哼聲探出雙手，接過了碗，一面道：「姑娘不必取笑，在下可是慚愧萬分！」

少女遞過了碗，含笑道：「這算什麼呢？我師父這麼大的本事，有一次還難免摔到山下去了呢！後來在牀上躺了半個多月……」

才說到此，老人已大笑道：「好徒弟！妳儘管把師父丢人的事往外抖露吧！妳這孩子！」

應之元也不由大笑了，微笑之中，他已把先前對這師徒二人的一些敵意，全數掃除了！

他接過了這碗薑汁，就口喝下，果然由丹田內升出了一些暖意，再加上他內功本厚，略一調息，也就恢復了體力，這時她師徒二人尙在一邊調笑玩樂！

生死掌應之元只是坐在一邊不動，等了一會，見霧色非但沒有減退，却反倒似比以前更濃了，他不由心中覺得奇怪，登時咳了一聲道：「老人家，這霧何時可退呢？」

問了兩遍，那老人才笑道：「還早呢，你今天想走是不能夠了，要是明天早晨霧才散……」

應之元不由大急，立起了身子嚷道：「那……那怎麼行呢？在下還有急事待辦呢！」

老人嘿嘿笑道：「那可沒辦法了！」

應之元却向着老人發聲處抱拳一揖道：「有煩老人家指引明路，在下這就告辭了！」

那小女孩驚道：「這怎麼行呢！你會摔死的呀！」

應之元兀自皺眉，老人已微笑道：「我們不能强留人家！來！梅兒，妳去點一隻火把來送客！」

生死掌應之元大喜道：「如有火把照路就好了！」

老人只冷笑了一聲，也沒說話，須臾，那姑娘已打着一枝油松火把過來了！

漸漸走近了應之元身前，應之元在模模糊糊的火光裏，略微看了一下這姑娘，頓時不由怔住了，因爲眼前這個大姑娘簡直是太美了，留着劉海髮，大大的一雙眼睛，雖是一身青布衣裳，可是那身段，那膚色，那輪廓，簡直是無一不美到了家！

他心中不由大爲驚嘆，想不到這地方，竟會有如此絕色佳人！

一時，他竟是呆住了。

那姑娘把一雙蛾眉一分，微笑道：「拿去吧！這火把算給你好了，你可小心了，出門往右拐，順着那條小路直走就沒錯了。」

應之元這才驚覺，不由臉色一紅，當時自責道：「你也太失禮了，人家是個大姑娘，怎能這麼瞧人家？算了，走吧！」

想着接過了火把，那火光燃着霧氣，發出哧哧之聲，約莫可看清丈許遠近。

他接過了火吧，又照了照，才見身前丈外，坐着一個枯瘦的老人。

這老人一身灰布衣裳，禿頭白眉，頷下留有三菱羊鬚，一雙眸子，却是深深陷在目眶之內，可是開闔之間，精光四射。

老人手中玩着一枝花竹旱烟桿，不時抽上幾口，只是睜着那雙眸子注視着自己，並不發一言。

應之元看到此，料定此老決非常人，自己受人師徒救命之恩，臨走怎能不稱謝一聲。

想着走上一步，對着老人深深打了一躬道：「還沒有請教前輩大名如何的稱呼，救命大恩銘記在心。」

說着又看了身邊的少女一眼，吶吶道：「還有這位姑娘！」

老人却是直如未聞，仍自狂吸着旱烟不理不問，應之元方感有些下不了台，那少女却似看不過笑道：「我叫向枝梅，人家都叫我是冷魂兒，這是我師父，人稱黃山異叟，你該知道了吧？」

應之元不由大吃了一驚，心道：「哦！眞是該死，竟把這位老前輩忘了，久聞此老乃天下有數奇人，垂名武林已有六十之久，掌中一對離魂子母圈，大江南北眞是罕有敵手，却想不到今日竟會在此見到了，此人姓葉單名一個彤字，是一個極爲難纏的人物！

生死掌應之元登時驚異的上前，行了一禮道：「原來是葉老前輩，弟子眞是冒失了，老前輩和向姑娘救命之恩，弟子永留肺腑，來日再圖報答吧！」他接着又深深鞠了一躬。

却見那：山異叟葉彤，仰天一陣大笑，他一面手中揮着那支旱烟桿道：「應老弟！你要走，我自然不能留你，你請吧！不過老夫可要警告你，不可勉强，眞要是不行你再回來，你去吧！」

他又揮了揮那支旱烟桿子，應之元躬身退出，這時手中火把，尙在劈劈拍拍的燒着，冷魂兒向枝梅一直送他到了門口，她用手往前指道：「順着這條小路一直走，不過這條路很難走，你決不可能走過去的！」

應之元不由吃了一驚，却見冷魂兒向枝梅對他笑了笑，應之元只覺得從全身各處汗毛孔裏，都覺得舒服，當時吃吃道：「姑娘的意思……」

向枝梅把身子一頓，一面往前走着，一面笑道：「我不管，反正師父說了，你如走不通，記住回來就是了，霧要明天上午才能消呢！」

說着她就跑了，生死掌應之元怔怔的目送着她，消失在霧裏，只感到這姑娘，

就同霧一般神秘，她深深的誘惑了，誘惑了這位中年無偶的掌門人。

這時他眞有點不想走，若非是自己堅持欲行在先，此刻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走了。

無可奈何之下，嘆息了一聲，一隻手着火把，有一步沒一步的往前行着，腦子裏可對向枝梅這個姑娘，存了些綺麗的非分之想，他忖道：「如果我能娶到這麼一個媳婦兒，該多好！」

可是一想到黃山異叟葉彤，他的這些熱念，馬上就冰消了。

因爲他知道這個怪老頭子，是絕不會允許他心愛的門徒，去和外人結婚。

他不由的又重重的嘆了一聲，踽踽的獨自行着。可是「情念」這兩個字之與人，確實有着不可思議的作用，這並不是想和不想的問題，一旦在偶然的機會裏，你只要種下了這個情念的「因」，必定你就會去想得到這個「果」！甚而你會不惜一切，甚至用生命也要去獲取這個「果」。

生死掌應之元錯在入迷太深，尤其他更誤會了對方的感情，他想到冷魂兒向枝梅，對自己的那種笑，是含有深情的。

否則，她又爲什麼對我笑呢？而且笑得那麼迷人，一個女孩子是不會隨便對人笑的啊……

他想到這裏，眞是足下似拖有萬斤的鐵，再也走不動了。

回頭望望，那小茅屋，早已爲濃霧深鎖住了，再也看不見那美麗姑娘的臉，和美麗的眼睛了。

生死掌應之元不由坐在一塊大石上，看着手中的火把，劈劈拍拍的燒着，他的心，也正和那燃燒着的火把一樣的熾熱，一樣的激烈。

現在他已經決定不走了，他往前又走了幾十步，把火把插在地上，只等到火把燃燒到了某一限度時，他再往回走。

如果他師徒問，自己可說是路上太險，只好被迫而返了，然後，然後……

他用手托着頭，沉重的想道：「我是應該有一個妻子，我可以誠實的向葉彤對他徒弟求婚……也許……也許他會答應我也不一定。」

然後他又想到自己，三十二三歲的年紀，已是武林中一派的掌門人了，在任何一方面來說，都不能說是不够資格，雖然冒昧一點，可是在我如今的立場，我不這麼自己推薦，又有什麼辦法呢？況且那向姑娘年已屆標梅之年，本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古訓來說，自己此舉，並未必有什麼太失禮的地方。

這麼想着，他的心立刻活了，而先前原有潛在的一些矜持觀念，此刻已不復存在了。

勉强的又耗了一盞茶的時間，看那火把已燃了一大半，再不回去，恐怕火把就不够用了。

想着他就站起，把火把抽出，回過身子，往回路上走去，走了一段時間，算計着已差不多該到了，可是手中的火把，竟還有一截。

忽然他心中一動，乾脆把火把的火頭，在地上一陣掠抹，把火弄熄了，然後用力把它擲了出去，現在他眼前又是一片白茫茫，不分東南西北了。

又等了一會，他才出聲喚道：「葉老前輩……葉老前輩……」

誰知才喚了兩聲，就聽見向枝梅的聲音噓道：「不要叫！不要叫！我已經等了你半天了。」

應之元不由又驚又喜，他臉一紅道：「哦！是姑娘……好極了……妳快來領我回去吧！我一點路也看不見……」

接着眼前火光閃動，向枝梅已持着火把走近了，應之元不由笑道：「姑娘妳怎麼知道我要回來呢？」

向枝梅只笑了笑道：「你才一出去，師父就叫我拿枝火把在這裏等你，他說你一定會回來的，果然沒錯！」

應元三不由一怔，吃了一驚，暗忖道：「奇怪！他怎會知道我要回來的呢？莫非……」

可是轉念的一想，他又放下了心，暗笑了道：這是我心裏的事情，他如何會知道？不要瞎想了，我還是隨她回去吧！

想着就裝着笑，對向枝梅道：「妳師父眞會算……」

冷魂兒一面在前邊打着火把，一面回頭笑道：「我早就說過，這條路險得很，沒有霧尚且難行，何況這麼大霧呢！你不聽嘛！」

應之元心中慚愧，連連點頭道：「是！是！我眞笨……還麻煩姑娘來接我！」

向枝梅接口笑道：「接接你倒無所謂，誰叫你是客人呢！」

應之元跟在姑娘的後面，目睹着她窈窕的身材，長長的髮辮，一身青布衣裳，一雙青緞子弓鞋，洗得也很乾淨，這一切雖是那麼平凡，可是穿在這姑娘的身上，只能以一個「美」字來形容！

他腦子裏更是有些迷亂了，偏偏向枝梅見他沒有答話，心中奇怪，回頭看時，見他是呆呆的看着自己，心中好笑，不覺嗔道：「你這人眼睛像賊一樣的，看什麼嘛？」

他說的語句雖惡，可是由於臉上的笑，咀角的俏，無形中又在應之元心內，起了一陣極大的波動，須知心懷感情的人，多半還有些敏感的，向枝梅的隨口話兒，却又給了他無比信心和鼓舞。

他遂大着胆子問道：「姑娘，妳十幾了。」

向枝梅笑道：「你猜？」

應之元幾乎迷惘了，他陶醉的忖道：「我猜？哈……這句話多够味啊！」

他於是不假思索的道：「十八了，再不就是十九！」

大姑娘回頭搖了搖頭道：「不對！不對！我已經二十二歲了……你想想看，我十四歲時隨着師父練功夫，已有八九年了，那能只有十八歲呢！」

應之元點了點頭，因爲他到底不是輕浮一類的人，他很清楚，對於初見的少女，應起碼保持的界限，所以盡管他內心是如何的激動着，他仍能控制着自己的嘴，不要說出有失身份的話！

二十二歲，就像二十二朶花，在他的眼前飄舞着，他想：「這應該是更適合接近自己的年歲啊！」

他拉了一下衣服，暗忖道：「這姑娘方才已說我的眼睛像賊了，雖然這是一句玩笑話，由此可是看來，一定是我的眼睛有些失態了，我現在必須要老成一些，不要讓她看輕了，等會提親就討厭了！」想着不由恭誠的跟在她身後，一句話也不再多說了。

向枝梅打着火把在前面走，她是輕車熟路，所以走得很快，遇到難行或是自己走得過快時，他總是回過身子，把火把照着，等應之元過來了再走。

小小一段路，二人却是走了半天，看看已到了門前，枝梅把火把插在門口，向內叫了聲：「師父，客人爲您接來了！」

這時黃山異叟葉彤，却微笑着已由內踱出，他微笑的看着應之元，又看看向枝梅。

前者的面色已經不自然的紅了，因爲他害怕老人的目光。

果然這老頭兒哈哈一笑，對向枝梅道：「他不是我的客人啊……哈哈！」

冷魂兒天眞的轉着眼睛道：「他不是我們的客人麼？」

老人收住了笑聲，點了點頭道：「是！是！他是我們的客人，既是客人，我們怎能不招待一下人家呢！妳去好好弄幾個菜，昨天那隻鹿腿，還沒吃完，味道很不錯，妳也炒牠一盤來！」

向枝梅對師父前半的話，還不大了解，可是聽到後來，她又笑了。

她小聲問師父道：「我去看看樹上籠子裏，捉住山鷄沒有，要是捉住了，拿來煨湯好不好？」

黃山異叟笑着點頭道：「好！好！隨妳，妳快去吧！」

向枝梅馬上轉身走了，應之元略微有些失望，因爲他以爲向枝梅會同自己再笑笑的，起碼也應該看自己一下，可是竟然都沒有！

他不由有些失意的發着呆，黃山異叟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道：「如果老夫猜的不錯，你是應該有話要對我說的！」

生死掌應之元不由吃了一驚，他的臉刹時之間又紅了，望着這怪老人，他有些張口結舌，葉彤憑着他數十年的處世經驗，用着他那光華閃爍的一雙眸子，幾乎洞悉了應之元的滿腹機密，看看這年輕人的緊張情形，他內心眞有些好笑，他點了點頭道：「對不對？老弟！」

應之元「唔」了一聲，他想着這些話應該如何的對他說，才能不失之冒昧！他的臉更紅了。

黃山異叟又笑了笑道：「我們武林之中，講究的是心懷坦白，有什麼就說什麼，老弟乃雄掌一派之人，爲何期艾至此，未免有失威儀，你說出來，無妨！」

應之元被黃山異叟說得臉上青一陣白一陣，他心中十分羞愧，當時一咬牙，苦笑道：「老前輩既如此說，弟子斗胆放肆了……」

他看了一下旁邊，向枝梅並不在身側，黃山異叟既這麼開門見山的問，自己若不吐實，試問要等到什麼時候再說呢？

可是！這種說話，自己又該怎麼出口呢？

想着他不由吞吐道：「弟子實因……實因……」

葉彤微微一笑道：「是有關小徒向枝梅吧？」

生死掌應之元心說好精的老人，他紅着臉點了點頭，吶吶道：「正是……弟子有心……有心……」

葉彤狂笑了一聲，朗聲道：「應老弟！你不必爲難，你要說的我全明白了，這事好辦！」

應之元不由一陣驚喜，他眞想不到這老人如此豪爽，居然一口就答應了，當時眞是驚喜得有點失措，慌忙站起，對着黃山異叟深深一拜道：「一切全仗老前輩玉成，弟子感銘五內！」

可是他的話，却爲這老人一陣更大的狂笑之聲給中止住了，應之元在他刺耳的笑聲裏，不由吃了一驚！

生死掌應之元話未說完，即爲黃山異叟葉彤這陣狂笑之聲所中止。

他不由頗爲吃驚的注視着這位老人，不知將生何事？

却見這老兒收斂了笑聲，一雙細目，神光爍爍的在應之元身上轉着，點了點頭道：「應老弟！你是想向小徒求親，是不是？」

應之元爲他這陣笑聲，笑得實在有點迷惑，可是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對方既如此問，不容自己再多作猶豫，當時硬着頭皮，點了點頭道：「老前輩明察秋毫，弟子不敢隱瞞。」

黃山異叟嘻嘻一笑，他臉上表情不喜不怒，令應之元莫測高深，遂見她頻頻點頭道：「也幸虧你說了實話，否則我老人家，可沒這麼容易叫你出去呢！」

應之元方自驚疑，葉彤已冷笑道：「一我一生之中，最恨的事情就是說謊，其實你的心意我全部知道，現在你竟然說出來，可見你尚是一個誠實的人。」

他說着又回頭看了應之元一眼，才臉色較溫和的道：「小徒向枝梅出生伶仃孤苦，倖賴老夫撫育至今，對她來說，雖屬嚴師，稱之嚴父也並不爲過，這孩子確是一個好孩子！」

應之元摸不着頭腦也點了點頭，葉彤長嘆了一聲，繼道：「說起來，我眞是喜歡她，可是姑娘一天天大了，這問題總是免不了的！」

生死掌應之元的心中暗喜，却不便去置詞，只是靜靜的聽了下去，黃山異叟滿臉戚容的向他看了一眼，應之元不由時有些發窘，他心裏十分的緊張，因爲他知道，下面的話，對於他來說，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有決定性質的。

他不自然的動了一下，想擺脫老人直視不動的目光，可是黃山異叟仍然直直的看着他，他那雙細小但閃爍的瞳子，確有一種懾人的威力，令人不敢逼視。

應之元雖是被他看得心慌面赤，可是亦不自逃，黃山異叟顯然對他的初試，感到滿意了。

因爲只有心懷坦率的人，才敢這麼直接的迎接人們的逼視，他微微笑了一笑，翹起了一隻腿，手中的旱烟袋，在鞋底上敲了敲。

氣氛是如此的安寧，更顯然的，老人是在作一項重大的決定了。

——未完——

游俠英雄傳（大結局）

金石盟有情成眷屬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甘鳳池和呂飛紅夜探養心殿，黑夜中見一男一女刺客在前頭閃過，甘鳳池正暗忖對方是何人物，忽然眼前火光大亮，伏兵齊出，無數禁軍重重包圍，年羹堯和納蘭明珠一見被抓刺客竟是甘鳳池，一時無法轉圜，只得在康熙面前說項，甘鳳池和呂飛紅才得於免斬，暫押天牢候審……陳四和八極頭陀，陳美娘得知甘鳳池囚在天牢裏，急得忙下山去搶救，才下到山，就遇上楚根和史雲程，大家同往西山找到沙哈洛和王春明，誰知沙哈洛和王春明已去天牢刦獄，正中胤禵的陷阱，而王春明更受傷被擒，沙哈洛幸得慧根等相助，得以逃出，並由史雲程引導，到密室中藏匿起來。

納蘭明珠帶着尹青和史雲程離開了密室，慧根就和沙哈洛打坐入定，閉目養神，很快過了一天，到了入黑，沙哈洛惦念着王春明，神思迷惘，忽然暗門推開，倏的進來幾個人，行前的是史雲程，手裏提着劍子，渾身血污。後面三人，竟是甘鳳池、王春明、呂飛紅；他們都携同利劍，也像經過一番劇鬥的樣子。沙哈洛看到春明頭部手臂還包裹着創痛，一時悲喜交集，忘形地上前撫着他的額道：「春明兄，你的傷勢怎樣？」

王春明執着她的手，把昆盧劍還給她，親熱地道：「阿檀娜，我只是輕傷，這番全仗老前輩救了我們，他們得十分困了。」這時呂飛紅也上前叩見了她的師傅，甘鳳池上前和沙哈洛相見，感謝她仗義到援。原來甘鳳池和王春明，就是昨宵在天牢之內相見，知道春明為着救自己而來，因此深相敬重。

沙哈洛倒了一杯酒敬給史雲程，又給他拭身上的血污，暗門又是倏的推開，尹青匆忙地走進來，說道：「各位快走，明珠表弟紛亂中自己刺了一劍，現在老頭兒親下諭旨，搜查各處秘道，遲走就不得了，大家隨我來！」各人紛紛跟尹青走出密室，史雲程殿後，沿地下隧道出了宮牆。

尹青道：「這時街道上戒嚴，大隊走不得，附近就是我舅舅多鐸的府第，讓我們暫避一時。」他飛身縱上屋頂，各人隨即展開輕身本領，飛簷過弄，轉瞬已來到多鐸的府裏。

這裏按下各英雄出了險地不表，回說這晚禁宮裏的情形，自從甘鳳池等那晚在康熙御前遭到逮捕，十四皇子胤是等漸漸探出先夕的刺客另有其人，他們手下武技能人不少，已猜出是大漠那邊的三音神尼來了，因此佈下伏兵要生擒起來，在康熙面前逞功，那宵的火箭炮，是射到半空爆炸的火器，和坊間兒童玩的火箭一般製作，只是加上硝磺白藥讓它在空間爆炸。那知神尼衝走，只拿到王春明，但胤是還沒曉得宮裏地道所在，因為這是皇帝預備逃難的機關，各皇子只曉得宮裏有秘道罷了，他們也料不到往日康熙跟前最寵信的史雲程會返到宮裏來，引沙哈洛等躲在那裏去的。（註：胤「是」「巽」加「礻」旁）

第二天，胤是還怕納蘭明珠對四皇子賣賬，給王春明等逃獄，於是早上便覲見康熙，請旨派各王子府的侍衛到宮來協助防衛，如果昨宵逃脫的女賊前來刦獄，便把她生擒，康熙准奏，統領納蘭明珠聽了，正中心懷，這天他詐作巡牢，暗把今夜行事的消息告訴了甘鳳池三人。原來重犯例要上了枷鎖，頸上的是五十斤鐵葉枷，連雙手一起箍上，腳下繫了百斤石鎖，納蘭明珠把神尼的昆盧劍交給王春明，這寶劍長僅尺餘，削鐵如泥，收藏十分便利。

到了入黑，胤是把各王府的一級武士都調到禁宮來，把紫禁城外圍守得像鐵桶



周濤和冒蓮一起跪下。

一般，另選出十幾名武技好手，由金錩父子率領，把守天牢。納蘭明珠也帶着四個御前帶刀侍衛，分班當值，免啓胤是等生疑，將近二鼓，宮門各處都沒甚麼形跡；忽然傳報後宮景和門發現刺客，一些武士便上前追截，金錩喝道：「不要中了賊人調虎離山的詭計，我們守着這裏不許動！」一面派人飛報十四皇子。一會，那邊回報刺客已不見了；才靜了片刻，宮牆外梆子又響，說石獅前發覺人影一閃，便不見了，納蘭明珠忙道：「讓我前去看一趟，別的不打緊，最怕驚擾了老佛爺呢。」

納蘭明珠去後，宮裏的大鐘樓敲響了二更，只見禁衛營的統領室走出一人，這處正是納蘭明珠的簽押房（辦公室），那人穿了御前一級侍衛的服裝，滿面鬍子，紅纓帽戴得很低，他拿着梆子，手執名册，緩緩走向天牢那邊。原來禁衛營每一個更次，都有校尉出來敲梆點名；金夢彪等一衆王府調來的侍衛，分開站立，以為是納蘭明珠的手下，那些禁衛軍見那人並不認識，也以為今夜由十四皇子派人到來點名。那人一步步行到天牢，轉入鐵欄裏去了，那裏經過一道長廊，便是天牢的石級，站着四名守衛，其中兩個是王子府的人。那校尉走近，拿梆子一敲，說道：「各同寅聽着，聖上今夜特派本官前來點驗花名册。」幾個守衛的一起走前來，就在這一刹那，老校尉身形幌動，快如龍騰虎躍，四個守衛眼前一黑，頷子像給人捺了一下，全身痲木，棄刀倒下，那人微微一笑，迅速躍下石級，運掌抵着大鐵門，連按幾下，那扇門一陣爆烈的聲響，樞軸折斷，那人一閃便進入了第一重門。

金錩雖然剛才沒注意，但他兩父子向來精警，覺得那巡梆的進入天牢，片刻還沒見出來，心下生疑。金錩吩咐他的兒子道：「你到那邊看看。」金夢彪轉到鐵欄一看，廊下四個武士倒地，連忙大喊：「拿賊！」金錩聽了趕奔到來。說時遲，只見天牢裏躍出四人，爲首的就是剛才巡梆的侍衛，已把帽子丟開，露出本來面目。他風一般打出一掌，夾着勁兒，金夢彪曉得這是龍行掌風，忙斜裏縱避，定睛一看，整個人都呆了，原來這個正是他昔年的統領雲瀛，一驚非小，但口裏仍喝道：「雲大人，你膽敢來刦獄！」史雲程應道：「誰是雲瀛，你快睜開狗眼，史雲程在此，識相的快些讓開！」金夢彪本來已知道雲瀛就是史雲程，兩年前黑獄被人攻破，畏罪不敢返宮來。這時心想：「要鬥他定鬥不過。」略一遲疑，史雲程已領着王春明、呂飛紅衝出，甘鳳池殿後。金錩看到一切，喝道：「夢彪，快些把他們拿起！」他施開大園周天劍路，捲着衝去，史雲程回身掃出兩劍，他左右手兩種武林練不到的絕技，右手展開「龍行劍」，左手施出「臥虎拳」，掌風勁急，厲害無匹，金錩號稱杭城三傑，但武功還相差很遠，他那裏抵擋得住史雲程的行龍臥虎拳，當他接到第三劍時，已運用了平生氣力，不料史雲程左手一勢臥虎拳的「歸巢翦尾」，閃電般擒拿着他的手腕，順手一帶，金錩當堂仆開尋丈，金夢彪搶前救護，劍還沒到，驟覺眼前一黑，史雲程瞬已臨近，只聽一聲：「滾！」身軀凌空摔起，給史雲程的虎爪攔腰攫着拋到半空。

他兩父子一霎間都垮下了。那些鬥着甘鳳池三人的宮廷侍衛，老一輩的都認得史雲程，金槍手白鵬更是往日部屬，那敢去觸虎鬚，其中一些沒曉得史雲程的手段，幾個剛撲前去，刀劍滾作一團，互相碰撞，也不知中了甚麼勁兒。原來史雲程還有一手掌勁，隔遠便可把人震得混身搖幌。侍衛守卒正在虛張聲勢當中，納蘭明珠已飛身回來，金錩父子雖然被摔傷了，這時仍能指揮各武士上前包圍。甘鳳池看了，暗叫一聲「苦也！」拚力保護着受傷的王春明。

納蘭明珠碍着金錩等各人面前，沒法不「假戲眞做」。他的武技稱得上乘，一提寶劍擋住去路，喝道：「雲瀛，你竟敢造反，快束手受擒！」施出長白派一流劍技把史雲程貼上。那時甘鳳池呂飛紅已把包圍的武士殺退，一齊縱上，夾擊納蘭明珠，刀劍疾掃，其他侍衛反不敢接近。

納蘭明珠被迫步步後退，忽然叫出一聲「噯喲！」跟着箭一般躍出重圍，身子幌了幌便倒地。衆侍衛一驚，只見納蘭明珠滿身鮮血，脅下受了刺痛，雙目緊閉，跟隨着他的幾名御前帶刀侍衛一擁上前救起，史雲程和三個重犯已竄上殿瓦去了。金錩還喝各人窮追，可是輕功沒有人家的快，各武士縱上簷頭，遙見幾條黑影，向春雨軒前竹林竄走，一忽便失所在。他們搜索一遍，那有影子，只得回報金錩。

這時禁衛營裏一片混亂，各侍衛忙着要救納蘭明珠，止血敷傷，營裏御醫驗過，傷口僅刺在乳旁，還沒傷到內臟，只是流血過多。一會，十四皇子胤是、八皇子胤巽已前呼後擁趕來，看到情形，覺來得太過突兀。詢得竟是史雲程所幹，不禁暴跳如雷，乘夜進養心殿叩見康熙，禀告一切。

康熙聽見納蘭明珠受傷，問過傷勢後，聽說是史雲程回到禁宮來，氣得手也抖了。他對胤是、胤巽兩人道：「你們不必搜索宮外了，快召集二十名帶刀侍衛來，聽候諭旨。」十四皇子心裏還沒明白，康熙指着西暖閣那兒，在他耳邊把宮裏秘道

告訴給胤是，諭令率領衆侍衛進隧道分頭搜索。

賊過興兵，自然沒有把史雲程等捕到，只檢獲一些遺下的雜物，康熙曉得史雲程確已回來跟自己作對，愈加切齒痛恨，傳諭關閉各城門大搜三天。

過了三天，還沒查出一些踪跡，幸而納蘭明珠的傷勢漸見好轉，康熙見胤是連番挫敗，又心痛納蘭明珠受傷，心緒煩悶。這時年羹堯已回京兩日，進宮奏禀奉旨檢閱水師情況，康熙也無心傾聽，派他暫時接替禁衞軍統領職務，鎮日隨在身旁。

那晚康熙在西暖閣批閱奏章，年羹堯仗劍侍立。忽然壁上响了一聲，那幅山水畫後躍出一人，在康熙御座前伏下不起，年羹堯拔劍保護着康熙，那人跟着顫聲說道：「罪臣雲瀛叩見。」康熙看這人滿頭白髮，衣服襤褸，仍認得出是雲瀛的聲音。他制止着年羹堯不要剁下，喝道：「抬起頭來！」那人慢慢把頭擧起，只見兩行老淚簌簌落下，悲聲說道：「老佛爺，雲瀛罪該萬死，但這番闖進宮來，要向老佛爺禀告一件事，便死也瞑目。」康熙見他容色凄慘，也給打動起來，不禁脫口應道：「雲瀛，你只管說。」史雲程淚下如雨，悲聲禀道：「我哥哥隱禪上人死了！」幾乎說不成聲。康熙打一寒噤，從御座驚起，忘形地把他拖起來問道：「你說的可是眞話……幾時身故的？」康熙本來想問：「父皇幾時身故的？」可是見年羹堯在旁，說到「父皇」兩字便吶吶說不出口。史雲程又伏下禀道：「距今一個月前，上人圓寂了，罪臣和雲瀛哥哥都守在一旁，哥哥如今還在塋前守墓。」康熙聽了，把幾天來怨恨雲瀛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他究竟是有人性的，一時悲從中來，也忘却年羹堯在旁，當堂滴下幾點眼淚說道：「父親有靈，求你饒恕兒子的不孝，我雖然身是九五之尊，也沒能盡一點人子之職！」他在懺悔地喃喃自語，也像對史雲程表白心意。他迷惘地在御座沉思，往事一一重現腦海，作書人也交代幾筆，隱禪上人就是前順治皇逃禪後的法號。康熙曾幾次藉故暗訪，故事都見在本刋前數期。

康熙片刻間神智回復，想起面前的人，是個大逆重犯，三天前正闖進宮來刧去死囚，立刻面色一沉，喝令年羹堯：「把他拿起來！」那知史雲程伏着不動，禀道：「老佛爺，罪臣今夜冒犯龍顏，還有更緊要的事要奏禀，如果老佛爺容罪臣說了，萬死不辭。」康熙又示意年羹堯勿動手，諭道：「你說吧！」

史雲程這番匍匐到康熙座前，放低聲音奏告了一番說話，康熙面色驚疑不定，又似惴惴不安，口裏只道：「有這等事？」史雲程又道：「罪臣冒死到來，豈敢說謊！老佛爺體念罪臣以往一片忠心，快些把大阿哥等人制止，免鬧出宮闈慘變，罪臣願引聖駕前往，便得明白。」康熙平生多疑，史雲程恰抓到他的癢處，這時他望着年羹堯，悄聲諭道：「你吩咐宮外守衞，沒有諭旨，不准進來。」年羹堯說了一聲：「領旨。」出去了；一會進來報道：「微臣傳諭去了，請聖駕啓程。」

他們三人從暗門走進隧道，史雲程和年羹堯前後提燈護着，一路向後宮進去。瞬已出了隧道，面前正是晉福宮。史雲程禀道：「老佛爺這樣進去不得，讓罪臣領駕到閣上窺望，才有事實看出。」康熙爲着好奇心驅使，忘却一切。年羹堯和史雲程挽着他的兩腋，向晉福宮後閣縱上，康熙驟覺身子像騰雲駕霧，一忽兒便登上宮牆，來到閣頂。他從水竇下望，淸楚地看到宮裏一切情景，榻上羅帳低垂，隱約看見衞妃擁衾睡在榻上。

才過半晌，一個老宮女走近榻前，禀道：「娘娘，四阿哥來了。」隨即見四皇子胤禎進入，身上只穿平民衣服，跪在榻前請安。康熙生氣地想道：「這個逆子竟敢偷進宮來了。」正想念間，低下燈光驟暗，榻下倏的躍出幾個持刀的人，乘四皇子伏下，很快的把刀前後指禁着，喝道：「不要動，要動時就是一刀！」四皇子瞠目不知所措，轉眼間已經給那些人縛了手足。

康熙正在吃驚，下面又走進數人，是皇太子允礽和八皇子胤禩，由金彪夢、白鵬等人保護着，奇怪的是允礽跟前有一個宮裝貴婦給縛了手足，兩名健婦押着，他定睛一看，幾乎叫起來，原來那宮嬪是衞妃，當堂醒悟，剛才帳裏躺着的是個假裝的替身。這時史雲程在他耳邊說道：「老佛爺切不可驚動他們，且看下去。」片刻間四皇子已被推到允礽面前，他看到允礽便罵道：「大阿哥，我母犯了甚麼大罪，你們竟敢把她綑起來，難道倫常都變了！」允礽狠狠地應道：「允禎，你還說沒罪，殺父弒君，亂倫常的正是你，如今又想偷進宮來，和衞妃謀朝篡位，我今天奉旨拿你們母子斬首。」四皇子眼眦欲裂，向允礽當前唾去，大聲叫道：「你們蛇蝎一窩，當日暗放木人，向父皇施魘術，貽禍於我，使我被逐出宮，今天我回來叩見母后，你們却佈下毒計來想殺我母子滅口。」他罵了一番，又指着胤禩道：「當日正是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把木頭人交給我看的，我死作厲鬼也要和你算帳。」允礽胤禩兩人給他唾罵得光火了，上前一脚踢去，說道：「是我給你看的又怎樣？如今我要你化成膿血，難道你作了鬼才向老頭兒告狀！」四皇子給踢翻地上，胤禩回顧身旁武士道：「還不動手！」

只見金夢彪從身畔取出一小瓶，打開蓋子，兩位武士按住四皇子，就要把瓶裏的藥汁灌進他的口裏，康熙知道瓶裏的是劇烈的毒藥，正要喝止時，忽地眼前一閃，瓶子已給一件東西打在地上，立刻碎開，驀地起了一股濃烟，史雲程跟着從水竇飛身落下，雙掌左右分飛，把兩名武士撲開尋丈。他一手拖起四皇子，輕輕捏了一下，繩索節節斷開，那擧動來得過於迅速，允礽兩人還沒看眞，他已轉身躍到衞妃身旁，把看管的宮人踢開，扶起衞妃，退到一角去。那時康熙跟年羹堯才能從閣上走下，出現門前，嚇得允礽兩人冷汗直流，那幾個親隨侍衞一律面無人色。康熙道：「把他們的武器都繳下來！」年羹堯仗劍上前，雙目如電，掃射各人面上，誰個還敢動。他喝一聲：「皇上有旨，所有兵器全要丟下。」一時鏘鏘聲起，八名侍衞都把刀劍拋開。

四皇子已伏在康熙面前，叩頭請罪，

康熙着他起來，說道：「胤禎，你回來正好，且把這班賊子看管着，讓年將軍傳我的侍衞到來。」

四皇子謝恩起來，拾了一柄劍子，望着各人。允礽等已嚇的全身瘓癱，乘勢伏地叩頭，連呼死罪。

康熙連眼也不望一下，餘怒未息，年羹堯率領着御前侍衞進來候旨，康熙諭令把允礽一干人縛起，禁到天牢，要親自審問。

允礽等被帶走後，康熙走近衞妃面前，見史雲程已替她解縛，不禁黯然說道：「昭儀，我太對不起你了，今天才曉得你母子含寃受屈，以後我定要好好對你，補償從前的錯誤。」史雲程暗暗地牽一下四皇子的衣袖，同走出宮外，讓康熙和衞妃在宮裏一訴別離。

原來前天救出王春明三人，是史雲程施的妙計，納蘭明珠爲免啓人疑竇，自己刺了一劍詐傷，尹青感動非常，年羹堯回來後，又和史雲程佈下這個圈套，讓允礽等蹈進來：如果尹青眞的給四個武士在榻前指禁着，也未必這樣容易受縛呢，允礽等一時糊塗，應有此報。以後的事，自然想像得出，他的皇太子地位再度被廢黜了，而且和胤禩一起交宗人府禁閉管敎。金夢彪一干人都受到正法，金錩幸沒有參加，逃返杭州。十四皇子胤是推說全不知情，也受了一番斥責，衞妃被迎返西宮，安享晚年生活。

× × ×

話說康熙皇帝審問過允礽等逼宮的案子後，知道十多年前，施魘術來害自己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從來痛愛的八皇子胤禩，心裏當堂冷了一截。他召集各大臣宣佈把太子允礽復廢了，儲君的地位虛懸着，遲些時草了遺詔，放上太和殿正大光明匾後，等到他駕崩，才准宣讀詔書，那時便知誰個皇子是繼承大統的新君了。

四皇子允禎復了雍親王爵位，他剛上了三十年紀，康熙下詔建雍親王府，這就是後來的雍和宮，當日京裏人民稱作「雍邸」，至今還存在北京城裏，已作了喇嘛廟。

這時甘鳳池等一班武林朋友都在天壽山別莊住下，祇有三音神尼和慧根留在西山碧雲寺。康熙聽到四皇子十數年間交上不少天下英雄，爲着施出懷柔政策，便想一見這些武林中人，傳諭在南書房賜宴。

四皇子回到萬壽山莊，傳康熙諭旨，一律准以武進士身份入宮覲見。前往的有大俠陳四、鐵臂神功史雲程、馮小五、甘鳳池、白泰官、王春明、周潯、女俠呂飛紅、冒蓮、陳美娘等。剛巧天池怪俠王雲龍趕到北京，各人紛紛相見，他聽到史雲程兩番冒險進宮，知己存心改過，也答應一同進宮領宴。獨有八極頭陀阿曼、三音神尼沙哈洛、獨臂尼慧根三個武林名宿，因是出家人，不願置身虛榮，沾染塵俗，堅不赴會。

南書房平日是皇帝和各文臣鑽研經史的地方，這次因特別賜宴四皇子的布衣朋友，沒有講究禮節，作陪的人只有多鐸元帥、年羹堯大將軍、納蘭統領三人。允禎把一班朋友領到養心殿東暖閣下，謁見康熙，四皇子伏在御前禀道：「老佛爺，臣兒的朋友都來了，他們都是出身草野，不知朝廷威儀，望父皇免罪。」各俠士站在四皇子身後，只對康熙一揖，昂頭平視，康熙也不深咎，把衣袖一拂，說聲：「各壯士請便！」展眼一看，面前的人果然英風勃勃，眉宇軒昂。便對四皇子道：「允禎，你把他們領出賞酒，今夜要大家盡歡，免除歷來的禮節罷。」四皇子和各俠士退出，康熙又留史雲程和王雲龍在身旁，屛退左右侍臣，細詢隱禪上人圓寂經過。

康熙聽了，滴下幾點淚來，吩咐王雲龍明天到戶部領取二萬兩銀子，回去建好墳園，置下守陵人田地，世代管理。最後又要留他們兄弟在宮裏當職，王雲龍推說年老，苦辭不就，康熙只得賞賜了一些珍寶，他們叩謝後便出到南書房赴宴。

這一晚四皇子陪着衆英雄在宮裏痛飲，他穿上了滿清袍服，對多年來共同患難的盟友，仍和平常一般說笑，好不親熱。各俠士裏面最天眞的是冒蓮，年紀最輕，她吃上兩杯酒，紅暈上頰，似盛開的玫瑰花一般。周潯坐在她的身旁，小心侍候。冒蓮看到宮裏的東西，件件新奇，那些內監們，來往端菜。她問周潯道：「三哥，怎麼這些穿長袍的官兒要來端菜呢？他們眞是傻子，把菜看一個傳給一個的，難道他們不怕費事嗎？」周潯見她天眞可笑，答道：「妹子，這是皇帝的排塲呢，要這樣才顯得出官家威儀。你還沒曉得呢，皇帝每天要吃五餐，每餐起碼就擺上三十六盤菜和二十四式點心果子，不論老頭兒是否開胃，御膳房也得一樣擺上來，那不是更浪費嗎？」冒蓮聽了咋舌起來道：「他吃得這樣多，我在蒙古那兒，看到蒙古包裏的人拿羊兒啃剩的豆餅來充飢罷了。」周潯怕她大聲，忙止着道：「六妹子，不要大聲，給那些公公聽了不好意思。」冒蓮偏不肯住口，又問：「他們年紀還不大呀，怎麼叫他公公呢？」周潯回答道：「因爲他們都是在宮裏服侍皇帝和妃嬪的人，外間便尊他們做公公了。」冒蓮一本正經的道：「不對呀，他們都是男的，怎可以侍候妃嬪貴媛呢？」周潯不好意思把太監淨身的事告給她，只有騙道：「六妹子，她們實在是女人呢，不過穿上了長袍好看些罷了。」冒蓮竟然點頭相信。

一會，內監上來行酒，冒蓮一把扯着道：「公公，原來你也是女的。」那小黃門嚇得面上變色，席上各人都笑了起來，知道她又在發儍氣。冒蓮還不察覺，再要說話，周潯暗在席下牽她一下才不再說。

四皇子輪流敬酒，到了半酣，他站起來說道：「我尹青今時幸得沉寃昭雪，襲回爵位，這都是各前輩和各兄弟妹子賜給我的。由今天起，我還是你們的朋友，情同手足，富貴不忘，患難相共，不過今後尹青的名字便不用了，武林朋友可叫我允禎，兄弟姊妹們照舊的稱呼，不要生外，只可惜今天慧根大師和沙哈洛幾位沒有到來，明天請年八哥代表我前往碧雲寺拜謁，謝她們這番相助。」他談吐清朗，情詞懇切，座中英雄聽了都有點感動。大家起來擧杯，祝道：「願我們的雍親王千歲！」一時歡聲雷動。這幾十名內監中也有些是各皇子的耳目，看到了不免心驚，細想四阿哥有這一班能人擁護，將來大統定會

落到他的手中呢。

王春明忽然說道：「四哥，有一件事兒你忘了嗎？現時還有十天便是迎娶施拉美王妃的日期了，我們還要到敦煌去的，這事你有想到嗎？」雍親王雙目發出了光輝，滿臉歡容的答道：「老大，我怎會忘記呢？這幾天來事情忙着，我已稟告了多鐸舅舅，明天向老佛爺奏稟，請旨迎娶，我打算和你們一道兒啓程到敦煌去。」他說時對着多鐸打了一躬，還帶着央求的神色。

第二天，康熙果然准多鐸奏稟，着四皇子把這事對衞妃稟告，由他母親作主。衞妃向來信任多鐸，便敕封施拉美做雍親王的淑媛，地位和福晉一般，迎娶回京。

那時清廷裏一班朝臣，趨炎附勢，都向雍親王奉承，送贈無數禮物，就是納蘭丞相和科隆多等人，也轉過奴顏婢膝的態度，找機會親近雍親王。康熙御下三十多個兒子，都來叩見四阿哥。獨有十四皇子胤是，自那天允祕闖下了彌天大禍，他受到責斥之後，忙請旨出外統兵，鎮守江南去了。

那天年羹堯奉了雍親王之命，到碧雲寺見沙哈洛，那知她已不知去向，連獨臂尼慧根也走了，他只有回去向四皇子覆命。王春明自出險後，便跟各俠士一起，聽說沙哈洛走了，忽忽如有所失。他乘夜趕到西山，找遍了整間碧雲寺，都沒見沙哈洛的影子，問寺裏的尼姑，也說今晨天未破曉便出門去了。春明懊喪萬分，信步走下西山。時正朔日，一彎微月，掛在梢頭，空山林木，夜貓飛翔。尋常聽人說，西山有兩所停厝的破廟，每當夜黑風高，常見幽靈出現。春明惦念着阿檀娜，也顧不得駭怕了。他把往事一幕幕地回憶眼前；當初在烏塔城別莊，月夜相逢，河畔談心；後來宿在庫林蓋，赤裸地道出相愛的話；前番到阿苔山，再度和沙哈洛相逢，得到貞如大喇嘛的諒解，才敢和她親近。以後同來北京，一路上甜蜜的情形，使他重溫美夢，正在出神。突然肩上給人按了一下，回頭一看又沒人，只見柳枝搖曳。他不想立即回去，就在山徑徘徊，望着斜掛的新月，嘆道：「阿檀娜，月有圓時還有缺，上日裏我倆還是形影不離，那時恰是月圓時候；如今你離開我，我的心就破碎了，像這微月的暗淡無光！」他對月懷人，心裏無限惆悵，驟覺衣衫又給人一拉，一陣風吹過，便沒了踪影。他想道：「難道眞的有鬼！」這番耳畔聽到一種美妙的聲音，隨風傳來：「是我！」王春明認得是阿檀娜的聲音，樂得心花怒放，四顧找尋，說道：「阿檀娜，你快些出來，想的我好苦。」但還是沒有動靜。他又失望地想道：「豈是我心靈的幻覺嗎？」不禁長歎一聲。

這時耳邊又聽到說話：「我在這裏，你到東邊的石路來。」分明是阿檀娜的聲音，他向東一望，十數丈之外，一道山徑石級。忙的雙足一點，向前竄去。剛一落下，道旁林子裏躍出一人，把他迎面抱着，正是阿檀娜。

王春明心裏喜歡得沒法形容，心頭溫馨甜蜜，說不出話，沙哈洛拖着他坐下，說道：「仔哥兒，你不可怪我。這幾天我正從慧師傅那裏學到『空中傳音』的氣勁，拿來一試罷了。」王春明望着她，月影之下，阿檀娜秀髮披肩，淡淡蛾眉，含情凝視，久久才想得一句話問她：「阿檀娜，我以爲你眞的離我去了。」沙哈洛回答道：「我知道四皇子會派人來瞎纏，所以和慧根大師一起躲到寺後竹林的齋舍去罷了。」王春明問道：「你爲什麼要避四阿哥呢？他不是和別人一樣對你尊敬嗎？」沙哈洛展開微笑，應道：「是的，他現時還沒有怎樣變，但他左右的全是忠於愛新覺羅王朝的人，慧根大師怕你們將來鳥盡弓藏，所以和王雲龍計議着別一項行動，不久到了敦煌你便知道了。」王春明是個沒城府的人，一時未明白神尼的意思，只就眼前的事問道：「那麼，阿檀娜，你是否和我一道兒走？」沙哈洛帶嗔的道：「你這人就想着這些，你們大夥兒一起，難道你獨個兒跟我走嗎？也教人家取笑呢。我等你到來，是有一封書給你帶交四阿哥，你隨他們來敦煌再見罷。」說了她便推開王春明站起，春明忙問道：「阿檀娜，你要回去嗎？」沙哈洛答道：「慧師傅在齋舍等候，我如何能久躭擱呢？你明天見了四皇子，就說這封書是我留下的，昨天寺裏的尼姑忘記交年將軍帶回去便了。」王春明接過了信，點頭應諾。沙哈洛見他痴情一片，也有點不捨，她走近春明，雙手緊繞他的肩膊，丁香舌吐，王春明沉醉久久，才聽見阿檀娜顫聲說道：「哥兒，我也一樣想念你的。」王春明還沒作答，她已輕身遠引，隱沒在竹林裏了。

王春明把書函呈遞雍親王，原來是沙哈洛臨走，謝他盛情招待，又說：「月圓時候，依約把施拉美王妃送到敦煌，請他準備迎娶。」寥寥幾個字。四皇子看了使道：「沙哈洛還沒曉得我已奉旨迎娶呢，她替我安排得很好，我們大夥兒也要上道了。」

這時天壽山上，各俠士都已接到請柬，約到敦煌觀禮，只有八極頭陀要留在萬壽山莊，沒有同行。他們一行沿途車馬，自有地方官接待，不必細表。

敦煌在甘肅省西北陲，出入玉門還要向西走好幾百里，地在鹽池附近，疎勒河流經那處；往日是回紇族的城市，漢唐時代繁盛過一個時期。傳說漢元帝時王昭君出塞和番，單于王（呼韓邪）的國都便在敦煌城，至今還留下了石城的遺址。到北魏時期，敦煌更是佛教的中心，那時中國到西域去的交通綫，以敦煌爲必經的道路，佛教和外來文化接觸最早的，要算是這個邊關的古城了。那時有許多高僧在敦煌卓錫（宣教），至今留下無數石窟，彫滿了佛像和壁畫，是中外知名的中國早期藝術遺產。敦煌經過了若干時候的繁榮，後來經過幾次兵燹，北方的風沙逐漸南移，把敦煌侵襲，漸漸荒涼，祇作爲駝馬的站頭罷了。

閒言少敍，雍親王允禎這次要到敦煌迎接王妃，早有快馬傳檄「嘉谷」、「玉門」兩處邊關守將，預先派人在那裏蓋了行轅，又把一些原有的寺廟石室，打掃整齊。不日四皇子車騎抵達，各俠士隨行，車馬轔轔，劍戟林立，納蘭明珠派了神策騎兵卒護送，[illegible]

頓時旺盛起來。

四皇子剛來到敦煌道上，看到了各族人民，成羣結隊的趕來，這些人民中，都是蒙古居民，他們驅了駝車，帶着帳篷，絡繹道上，打聽之下，却是朝拜三音神尼沙哈洛來的，他們抱着虔誠的心，有些攜帶了青果鮮花。四皇子登高一望，遠遠蓋了一個黃絳帳，離山不過半里，帳外帷幔張開，幡上寫了蒙古文，沙哈洛眞的來了。雍親王不好意思前往謁見，只派了白泰官等幾人前往請問王妃到敦煌的日子。

十五月圓的良辰，雍親王允禎早就起來，心情愉快，他穿了滿洲服：馬蹄袖的袍褂，白圓領，束了團龍黃綾腰帶，頭上小禮帽綴上翡翠玉的冠飾，雍容華貴。只見王雲龍、史雲程、陳四等一道前來賀喜。四皇子站過一邊，屈膝還叩。跟着就是年羹堯、白泰官、王春明、甘鳳池、周潯、呂飛紅、冒蓮、和陳美娘，一起湧進黃龍帳來道賀，這些少年俠士昔日和四皇子結盟，除甘鳳池年羹堯年紀較長外，其餘的都稱他作四哥，向他下拜。允禎笑逐顏開，把他們一一拉起來說道：「我們大家好兄弟，好姊妹，不要多禮了。」讓各人坐下喝茶。帳外忽傳來一片喧聲，大家走出一看，只見沙哈洛帳前，聚集了幾百個蒙回族民，匍匐地上，向帳裏膜拜，剛才就是他們宣誦佛號的喧聲。再看自己一邊，雖然列成幾十座行轅，但帳外只有衞士守卒，別無一人朝見。允禎心裏便有點不悅，細想這處地方還是滿洲的土地，平日派有邊卒戍守，我究竟是個親王，今日辦喜事，他們怎不前來道賀。他沒有形諸容色，可是年羹堯站在身旁，已看出他心裏想的是什麼，便故意說道：「這處敦煌向來就是佛教的聖地，沙哈洛是蒙古三音大廟的女菩薩，很少有機會來到這荒漠的，無怪附近居民這樣瘋狂頂禮呢。」

一會，那些膜拜神尼的人民已回到他們的行帳裏，便有一雙女修士捧着兩個花籃，來到四皇子的帳前，把花籃獻上，他們傳神尼法旨，午刻王妃便到了，請雍親王五里外相迎。隨從把花籃接去，四皇子吩咐回答一匹蜀絹，派年羹堯隨女修士回去作爲「哈達」獻給沙哈洛，瞬就是巳時，四皇子允禎領着各結盟兄弟，一起乘馬到五里外相迎，隨行的禁衞軍儀仗隊，盔甲鮮明，刀槍耀目，這荒漠的古城，平添了一番空前盛況。

四皇子一行來到五里外，居民夾道歡迎，他們把各色氈子鋪在路上，長約半里，手捧着鮮花。原來這些蒙回族民，都是到來迎接王妃的。過了一會，南方有車騎緩緩行來。駝俠阿朗乘了一頭棗騮馬先導，後面一輛華蓋香車，前面四個宮女，持了宮燈羽扇，兩旁開道。華蓋低垂，碧紗隱約現出施拉美的影子。各人顧得注視香車，誰想車後還有一騎白馬護送。這匹馬披了紅氈，錦鞍金蹬，馬上的赫然是三音神尼。她身上穿了潔白的修士長服，頭帕飄垂，面上蒙了輕紗，趺坐鞍上，莊嚴聖潔。一剎間幾百個眼睛兒都注視到她的身上，天池怪俠王雲龍以次各俠士，無不暗讚嘆；好一位蒙古女尼，出落得如天山雪蓮，一塵不染。更有夾道人民，等到香車過時，拋擲鮮花，躬身相迎；香車過後，神尼沙哈洛來到，片刻間所有蒙回族民，一齊俯伏地上，迎接他們虔奉的女神，肅靜無嘩，祇聽到車輪聲和馬蹄聲，看的各人也屏息起來。

香車停在雍親王面前，相距一箭之遙，沙哈洛一躍下鞍，來到車旁站着。這時駝俠阿朗，步行到四皇子跟前，躬身說道：「四阿哥，老漢替你把王妃送來了。」四皇子忙答禮稱謝。他整了一下衣冠，緩步走到車前，年羹堯隨後。隨來的司禮官走到王妃輦前，捧着一個匣子，說道：「雍親王奉旨迎接王妃，請車駕啓程。」把禮匣交給一侍女接去。

施拉美王妃這時掀開紗圍，妙目一盼，見四皇子恭立輦前，不禁展開笑容答道：「有勞王爺遠道相迎，臣妾怎受得起，請王爺上馬。」左右應了一聲，帶馬過來，四皇子和年羹堯都上了馬，儀仗隊奏起大樂，擁簇着回到行轅。三音神尼和駝俠沒有跟在一起，她走到各民衆面前，逐個撫摩頂上然後回到帳幕去。

施拉美王妃來到行轅，四皇子親扶下輦，地上鋪了紅氈，直到黃羅帳裏，宮女才扶走入內帳休息。施拉美看到雍親王這樣迎她，心裏十分滿足。四皇子進入，宮女侍兒一齊避開。施拉美含情流盼，風韻萬千，四皇子嗅到一陣香風，當堂心蕩神迷，平日英雄氣概，竟然靦覥起來。施拉美拉着他坐在軟榻上，悄聲道：「四阿哥，我今天見到你，心裏非常地快樂，同時也是我一生最榮幸的一天，今後委身相侍，也未能報答你的如海深情呢。」四皇子握着皓腕，只覺溫軟如棉，柔若無骨，心想怪不得雙名遠播，把蒙古人全都瘋魔了。當下也傾訴苦念的心情，兩人喁喁情話，不知時間過得快，外間已夜幕高張，千萬盞明燈高懸，照澈大地，那邊神尼法帳，也響起一片梵音，隨風傳來。

行轅外燃起了野火，設了無數的酒席，廚夫把牛羊豕肉放在火炭上燒炙，透出肉香，酒罇羅列。各俠士和衆兵官，擧酒轟飲，不時發出歡呼聲。酒方半，雍親王和王妃出帳謝酒，年羹堯步步跟隨，允禎先到各盟友席前，擧盃相敬。各人偷看施拉美王妃，已換了滿洲服裝，高髻上翹，蛾眉螓首，不愧天姿國色，都向允禎道賀。四皇子擧目一看，不見王雲龍史雲程兩人，忙問何去。白泰官道：「他們適才說要接一位朋友，不久便回。」四皇子有點不安地說：「這樣夜了，他們要接什麼人呢？如果回來，要馬上來告訴我。」又叮囑了一番，才向各軍官席上走去。

這一晚，行轅外狂歡到了深夜，還是興高彩烈地跳舞高呼。那邊神尼的帳外，只有一盞明燈，却寂無一人。雍親王要和各患難盟友盡歡，見施拉美已躺下憩息，復到外間。行轅外哨兵打了三鼓，一部將兵已散。但見盃盤狼藉，甘鳳池等都不見了。問各守衞時，都說他們剛離開了。允禎心裏非常詫異，正想返身入帳，忽見史雲程走到來，雍親王扯着他問道：「你老人家去了那裏？我還要和各兄弟鬥酒呢。」史雲程應道：「四阿哥，我們到了那邊，慧根大師來了，她想見你一面呢。」允禎有點驚奇的道：「我不知慧師傅也來了，我有今天的日子，全是她所賜給的，但

這樣夜了，她有什麼要緊的事呢？」話說間，白泰官也匆促地走到來，向他說道：「四哥，我們兄弟都在那邊帳裏等你，有事商量！」允禎還以爲他們在拿他開心，作俗例的鬧新房，便笑道：「你們在那裏搗什麼鬼，不要和我開玩笑哩。」

年羹堯在帳裏聽到他們說話的聲音，便走出來。他這番率領神策營禁衞軍，沿途保護，因此留在帳裏。他問得了情形，便替允禎說話道：「今天是四阿哥的好日子，你們鬧什麼啊！」白泰官一本正經的答道：「誰在胡鬧呢？慧根大師和沙哈洛都在那邊，要你前去，難道兄弟們會騙四哥嗎？」雍親王見史雲程神色莊重，不似是開玩笑的，他平日對史雲程十分敬重，回頭示意年羹堯相隨。白泰官立即前行引路，史雲程伴着他一路望神尼帳幕走去，後邊跟着五十名親兵。

他們到了黃絳帳前，白泰官竟沒有進入，轉過帳後，才知那裏還有一座大帳篷，像今日馬戲班的帳幕一般，門外放了一隻大鼎，兩個小尼在處焚起檀香，見他們來到，也不仰望。白泰官急步入帳，瞬眼間便見一個白衣人走出，正是沙哈洛。她躬身合十，說道：「小尼迎接四皇子殿下。」雍親王口裏連說：「不敢。」隨同進入，年羹堯步步留神，雖未按劍，然而目光四射。帳裏寬敞異常，經過兩重帷幔，豁然開朗，燈燭輝煌，席地環坐的有十多人，一齊起立相迎。四皇子不禁一愕，細看各人全都是相熟的面孔。當中是獨臂尼慧根，左邊是天池怪俠王雲龍，右邊一個少年漢子，年才廿五六歲，儀表脫俗，却不相識。此外便是甘鳳池、王春明、雪地飄風周潯、蒙古駝俠阿朗、魚壳大俠陳四、老俠士馮小五、女俠呂飛紅、冒蓮、陳美娘，但最令他驚奇的，就是司馬瀛和八極頭陀阿曼也來了，人叢裏又有人叫道：「四哥，多年不見了！」一看却是師弟路民渚，和他在白雲居士門下一起習技的。連鐵馬神功史雲程、白泰官、三音神尼沙哈洛、年羹堯，合起自己剛巧是二十人。

四皇子一邊向各人點頭，一邊說道：「你們到得這樣齊全哩。」他又望司馬瀛和路民渚，說道：「司馬兄和路賢弟幾時到的？怎麼不早點到行轅去吃盃喜酒？」他兩人齊聲應道：「四哥，我們都是剛趕到的，請恕沒有向你道喜。」史雲程指着慧根身旁的少年漢子道：「四阿哥，你來見見這位新朋友。」說未罷，王春明已上前說道：「四哥，他是我弟崇明呢。」那少年漢子立刻上前行禮，四皇子還禮道：「原來是崇明兄弟，景仰多時了，下次武林朋友坐圈子，是你們幾人主持了。」王崇明謙遜一番。沙哈洛放上錦緞墊子讓他坐下，和慧根相對，年羹堯、白泰官兩旁伴着。沙哈洛站到慧根身後，帳裏一時沉默起來。

允禎心裏曉得今晚定有不平凡的事，且看他們在幹什麼。他爲打破這沉寂的環境，便向路民渚問道：「白雲師傅身子可好？」路民渚應道：「他老人家還一樣壯健呢。」允禎見王崇明望着他，心想這個太極掌門生得相貌不俗，於是問道：「崇明兄，怎麼來得這樣巧？」王崇明欠身答道：「小弟是接到王老前輩通知，到京裏和阿曼大師一道啓程的。」允禎恍然道：「原來雲龍前輩約的，今晚未知有什麼要事商量的？」他說時眼光望着獨臂尼。這時各人面上頓時嚴肅起來，都等侍着慧根開言。祇見獨臂尼一拂單袖子，起來對允禎道：「四阿哥，這裏就祇有二十個人，帳外燒香的是我帶來的小尼，餘外便沒別人了，你能否傳令親兵退後，離帳外十丈站哨？」允禎忙道：「可以的，我不知道有要事商量，由得他們隨來罷了。」便着年羹堯出帳外傳令，退後防衞。

年羹堯復入帳，慧根已在說道：「四阿哥，老衲十五年前和你說過的話，答應替你洗去沉寃，回復爵位，如今沒有騙你罷。以後你還要幹下去嗎？」允禎明白老尼所指的就是當日說過要扶助他繼承大統的話，他點頭應道：「慧師傅，我沒有忘却，現時仍然要大師和各位幫助的。」慧根又道：「老衲今天把各位道兄、朋友，都一律請到來，全然爲着你的事，所以要你當他們面前，一言決定。須知他們都是天下間義烈的漢子，重言諾，輕生死。四阿哥要圖大事，不能缺少了他們，祇要你出一聲，他們都可以替你出生入死，毫沒後悔，這等人是你的心腹兄弟，有些人畢生之中，沒法找得像他們中的一人，而且你竟有天下豪傑擁戴，現時朝裏上下，各英雄都向你低頭，不是畏懼你的本領，而是怕你有那麼了不起的盟友，而每個又代表了武林裏一派一系，這情形你也明白了罷。」允禎給慧根的話感動得滴下淚來，說道：「是的，我沒有各位，那會有今日？今後我還要各兄弟如前一般相助，同甘共苦。」慧根道：「你說的好，不過老衲還有一言問你，十五年前天壽山的誓言，你有沒有忘却呢？」允禎心想：「這老師姑來了，他要我反清復明，頒回舊制，如今我還少不了他們，甚麼都要答應的。」

當下便答道：「我沒有忘記，將來還要遵守諾言。」他說到這裏，各人不期然歡呼起來。沙哈洛擺手止着喧聲，說道：「四皇子說了，你們都聽到罷，這事非同小可的，如果有一個人洩漏出去，我們全都不得了，大家肯設誓嗎？」帳裏各人都舉手應諾。沙哈洛道：「一會兒我們就歃血盟誓，現在請慧師傅宣佈當日四皇子答應過的，讓大家知道一點。」

獨臂尼從身上取出一張字紙交給王崇明，說道：「請王賢姪替我念罷。」王崇明立刻站起，朗聲念道：「我愛新覺羅氏族入主中原，取大明天下，自應滿漢一家，無分畛域，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廢除專制，成立憲政，一切苛例如薙髮易服等，俱要消除。允禎有日得承大統，定必履行此誓，不枉殺無辜，不欺凌異族，保障民權，勵精圖治，並敕諭子孫世世相守，有渝此盟，懷存異心，他日定死於非命，頭顱不保，皇天鑒之。雍親王允禎謹誓。」王崇明讀罷，大家又响起歡聲，一齊望着四皇子。祇見他臉色通紅，慧根問道：「四阿哥，這是你當日在萬壽山莊對天起誓的，你沒有忘記罷。如果將來決心遵守的話，就當着天下豪傑面前，補押上你的名字。不過，我們也並不強你，祇要你說一聲不能照着幹去，我們一起就在今天散夥，以後由你一個人去闖好了，我們也不

會和你作對的。」她說了靜待允禎的答覆。四皇子爲難了一陣，心裏想着很多矛盾的東西，胸中在處交戰，面上竟然流出汗來。

過了一會，他才振衣而起，說道：「我允禎需要你們，永遠不可分離，現在讓我重念一遍，當你們面前押上名字。」他站着把誓詞讀了，身旁已放着文房四寶，他拿筆寫上了：「雍親王允禎簽押」幾個字。

帳裏英雄一起過來挽着他，竟把他舉起來，齊聲說道：「我們擁戴四阿哥！」年羹堯始終沒有出聲，這時也隨衆歡呼。王雲龍捧出一鑪酒，說道：「你們多是四阿哥的結盟兄弟，老漢年邁了，也要跟你們歃血加盟。」說罷，先刺破指頭，滴血入鑪，其餘各俠士紛紛上前刺出血滴，混和酒裏，允禎、年羹堯、以至慧根等二十人都一樣做了，然後十九人對天起誓：「扶助四皇子，忠心無異。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之後，拿出大碗盛酒，各飲了一口。慧根、沙哈洛、八極頭陀等不能開戒，用指蘸酒向身上洒了一遍。慧根便道：「我們經過今天，二十人一顆心，沒有事幹不到的。老衲今年已近八十，來日恐已無多了，看過今天四阿哥答應遵守誓言，就了却平生之願。以後各位要替四阿哥效力，才不負今晚的金石盟言。」說了，看見時候不早，大家送允禎出帳，已是斗轉參橫。施拉美王妃守候帳裏，香衾辜負，這時才見雍親王歸來。

四皇子對施美拉隱瞞了一切，只說盟友請到那邊帳裏飲酒。紅帳低垂，銀燈高照，施拉美華粧初卸，光艷動人。這夜四皇子軟玉溫香，償却日久心頭之願，他從來不近女色，祇覺施拉美渾身棉絮一般，凝滑如脂，幽香陣陣從體內發出，似蘭似麝，不禁神魂顛倒。

陽光照射，已是漠外的清晨，年羹堯在雍親王的行轅外，點閱神策營禁衞軍，指揮他們變換隊形，佈成陣勢，號角响聲，把帳裏的四皇子驚醒，回顧身旁施拉美香睡正濃，飽含春意，俯身吻了她一下。施拉美媚目如絲，擁他入懷說道：「王爺，你再甜睡一刻。」四皇子道：「我要出帳去了，今天我們便要啓程回京，要早些打點一下。」他起來盥洗，出到轅外。只見駝俠阿朗和白泰官站在外邊，身旁還有兩匹駿馬。細看一眼，那匹全身銀鬃的正是奧司卡龍駒；旁的棗騮兒是從前南苑失去的追風馬。四皇子喜極呼道：「你們把兩匹名駒都帶來了。」白泰官答道：「四哥，奧司卡是王妃心愛的馬兒，名馬美人，才不辱沒了四哥的身份。」允禎喜極顏開說道：「二弟，我未知怎樣向你感謝才好，前些時全仗你們替我到西蒙去，把這兩樣東西取來。」他說時把眼望着那匹棗騮馬。駝俠阿朗會意，說道：「四阿哥，老漢把這匹南苑的千里馬送回，給你乘坐返京，算是老漢的一番心事了。」允禎忙向他道謝。這時左右傳呼王妃駕到，他們回頭望去，施拉美穿了戎裝，緩緩走出帳門，見了奧司卡龍駒，便上前撫摩着，無限珍惜，那馬兒也似能知人意，搖擺着銀灰尾子，親熱地傍着牠的主人。

年羹堯過來行禮，請雍親王和王妃上馬檢閱親兵；四皇子扶着施拉美坐上龍駒，他也上了那賽的盧，兩人並轡走在禁衞軍面前，軍樂奏起。一會，閱兵完了，年羹堯、駝俠、白泰官等一起跟着來到沙哈洛帳前，步入帳裏，謁見獨臂尼慧根和沙哈洛。這兩個佛門修士，一個代表了中土武林裏崇高的品格，一個代表了蒙古佛教裏的勢力，她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志願，想從手裏培育起下一代滿清的勢力，改變當時的環境。四皇子和王妃施拉美也進來謁見，獨臂尼還禮之後讓兩人跪在法壇，她和沙哈洛站在一旁，替兩人誦經默禱，沙哈洛捧着水盂，把聖水洒在兩人身上。慧根說道：「四阿哥，我和沙哈洛今天要遷到石佛寺那裏，過幾天才走，聽說你們午間便要啓程回京了，祝你們路上平安。」

四皇子道別一番，才偕同王妃出帳。這天大隊人馬離開了敦煌，隨行的除年羹堯外，就是甘鳳池夫婦、司馬瀛、陳四、馮小五、路民渚等。天池怪俠王雲龍兄弟要回去守墳，到來告別，四皇子知道他們淡薄功名，也不相留，只得臨別依依，不勝惆悵。

慧根和沙哈洛送別四皇子後，就到石窟寺住下來，跟着她們的是慧根的徒兒呂飛紅、沙哈洛的徒兒冒蓮、駝俠阿朗、八極頭陀等人。白泰官要到塞外叩見師傅貝如大喇嘛，也隨在一起，還有王春明兄弟、雪地飄風周潯，都留下未走。他們十個人談論着四皇子起誓的事，沙哈洛神尼說道：「允禎四皇子如果眞誠和我們合作的話，將來定可繼承大統的，最怕他給左右侍臣唆擺了，將來就難說呢。」慧根答道：「老衲看也不妨，現在皇帝老頭兒還精壯，日前我起過一課，康熙還有十幾年氣運，四皇子要過了四十歲那年才能登位，離這時還遠呢。」駝俠阿朗插言道：「昨宵我們歃血的二十個人當中，只有年羹堯不可靠，此外都是和我們一心一意的，今後只要大家包圍着他，便不會有變了。」沙哈洛看到屋裏全是自己人，便開言道：「現時有一件事不妨讓各位知道，好得安心幹去。我自把施拉美帶回去，便一直教導她，要她將來把允禎迷着，和我們通聲氣。」白泰官當堂笑起來，說道：「師姐幾時學了王允的美人計呢？把施拉美作起貂蟬來獻。」沙哈洛瞪了他一下，半罵道：「你這人最愛取笑的，誰個把施拉美作貂蟬呢？我意思只是要允禎好，沒人想害他的。」各人都笑出聲。白泰官一眼看到周潯和冒蓮兩人站得最後，不知爲了甚麼小事，冒蓮又在處鼓起腮兒，周潯走近她身邊，却給冒蓮一掌打開。白泰官便道：「師姐，趁你和阿朗師叔都在一起，早些給這對小寃家定了親，省得他兩人整天在處鬥氣了。」原來冒蓮怒周潯那晚在南書房賜宴，騙她說內監是個女人，害得她幾乎鬧出笑話。周潯在路上一直對她陪不是，而她至今還是不瞅不睬。

駝俠便道：「蓮兒這孩子，她年紀還輕呢，還有她的爹在處。」八極頭陀見哥哥這樣說，怕他們婚事不成，忙道：「哥哥不要太固執罷，辟疆老人已隱跡黃山去了，臨去前他曾對馮小五說，今後再不踏入塵世一步，看來他不會出山的了。」白泰官也道：「師叔和師姐就作主罷，讓他

們先定了親，遲兩年再成禮未遲。」阿朗答道：「這事還是由她師傅去理罷，我沒像你那麼好幹大媒的。」白泰官不覺面紅一陣。神尼只得吩咐冒蓮明早到靜室來。

第二朝，周潯來到寺裏靜室，見冒蓮早已到了。沙哈洛盤膝法座上，頭蓋輕紗，身旁王春明站着，見周潯進來便打趣的道：「新郎來了！」

沙哈洛瞪了他一眼，周潯近來已看出了他和沙哈洛的親暱舉動，心想：「你們眉來眼去，勿道我不知，待我挖苦你們一下子。」當下便道：「春明兄，你做了神仙便忘記小弟了，也該替我們凡夫俗子超度呢。」

沙哈洛知道他言中含意，於是把說話支開說道：「蓮兒，你和周潯都願意結合嗎？將來你們還要幹些大事的，婚姻不過是人世的過程……」周潯連忙一起跪下，聽她吩示。沙哈洛說了一遍，兩人都點頭應允。神尼拿出毘盧劍在兩人頂上輕敲一下，說道：「你們都起來罷。」

過了幾天，慧根帶着呂飛紅，別過衆人要返北京；八極頭陀也一起回去。周潯和冒蓮，奉了沙哈洛意旨，跟着返京鐵隨在雍親王左右，五個人一同啓程。沙哈洛憑吊了敦煌石窟，也要回三音廟去，臨行前夕，王春明到她的靜室裏，黯然說道：「阿檀娜，我明天也和我的弟弟返五台去了，以後未知何時相見。」

沙哈洛這時已卸裝，輕紗蔽體，秀髮垂肩，和日間的莊嚴，直如兩個人無異。她偎在王春明懷裏，吐氣如絲，撫着春明的面頰，說道：「哥兒，你回家看看要緊，我已向師傅眞如大喇嘛討得法旨，以後每年萬佛節後，哥兒到阿苔山來見我，到時我和你盤桓半月，這不比長日聚在一起，更有意思嗎？」王春明驚喜交集，他抱着沙哈洛道：「阿檀娜，我眞的感激你，只是每年一度相見，我兩人豈不成了牛郎織女星嗎？教我如何抵受得？」沙哈洛忽然把他一推，改容應道：「哥兒，我兩人這樣已是過份的了，哥兒根本是有妻室的人，我不知爲了什麼前生孽障，擺不開你的痴纏，墮進情網，這眞是無可如何的事，如今我已經……」她說到這裏，面上羞慚得匿身王春明懷裏，不再說下去了。春明乍驚乍喜，低下頭在她耳邊問道：「阿檀娜，你有了孩子？」沙哈洛微點一下首。王春明不禁問道：「你怎樣去應付呢？」沙哈洛含嗔的道：「你好沒心肝的，難道忘了當初我師傅的說話嗎？」

春明恍然明白，才覺心安。這一宵是他和沙哈洛別前的相會，無限情意，窗外朔風響聲，蓋住兩人的細語，正是春宵苦短，瞬已天明。

原來王春明和他的弟弟崇明隔別了年餘，這番塞外相逢，自有一番敍話。王春明知道了弟弟當選了武林人下次大會的主持人。那時崇明的妻子袁纖雲，已生下了第二個孩子。現在相見，崇明聽到哥哥在外結交了武林裏壓尖兒的人物，不枉此行，也就非常歡喜，要同他一道返家探望。沙哈洛和駝俠兩人，同白泰官回去謁見眞如大喇嘛，白泰官不久就返北京，隨在雍親王的左右，這都是後話不表。

王春明兄弟爲着要取捷徑，便和哈沙洛同行半路，到了寧夏黑河分別，各奔前程，自有一番依依惜別。

這天他兩兄弟行近賀蘭山，離綏遠只幾百里，前面塵頭突起，一股人馬如風奔來。他們忙勒轉馬頭，斜裏趨避，來騎很快展開了包圍。爲首的三個漢子和一個女將，飛馬過來。王春明早已看出那女將是雙劍鳳孟嫦，喜的呼道：「三寨主，我們是王家兄弟呢！」來騎聽了，都把武器放下。後面三個漢子拍馬走來，邊叫道：「是春明兄弟嗎？怪不得遠看便似自己人來了。」這三人是陳家溝的陳興明、獨角龍孟剛、翦尾虎孟强。大家落馬相見，才知孟家三兄妹正從黑河寨回來，那裏就是青冢村飛毛腿張繼的大寨，張繼往日是黑山八俊之一，同孟氏三英的父親孟英一起反抗清兵的，後來化裝僧人，在寧夏重組勢力，綽號長腿羅漢。上月張繼年老病故了，他的兒子小李逵張承忠當了寨主，請孟氏兄妹前去商量今後大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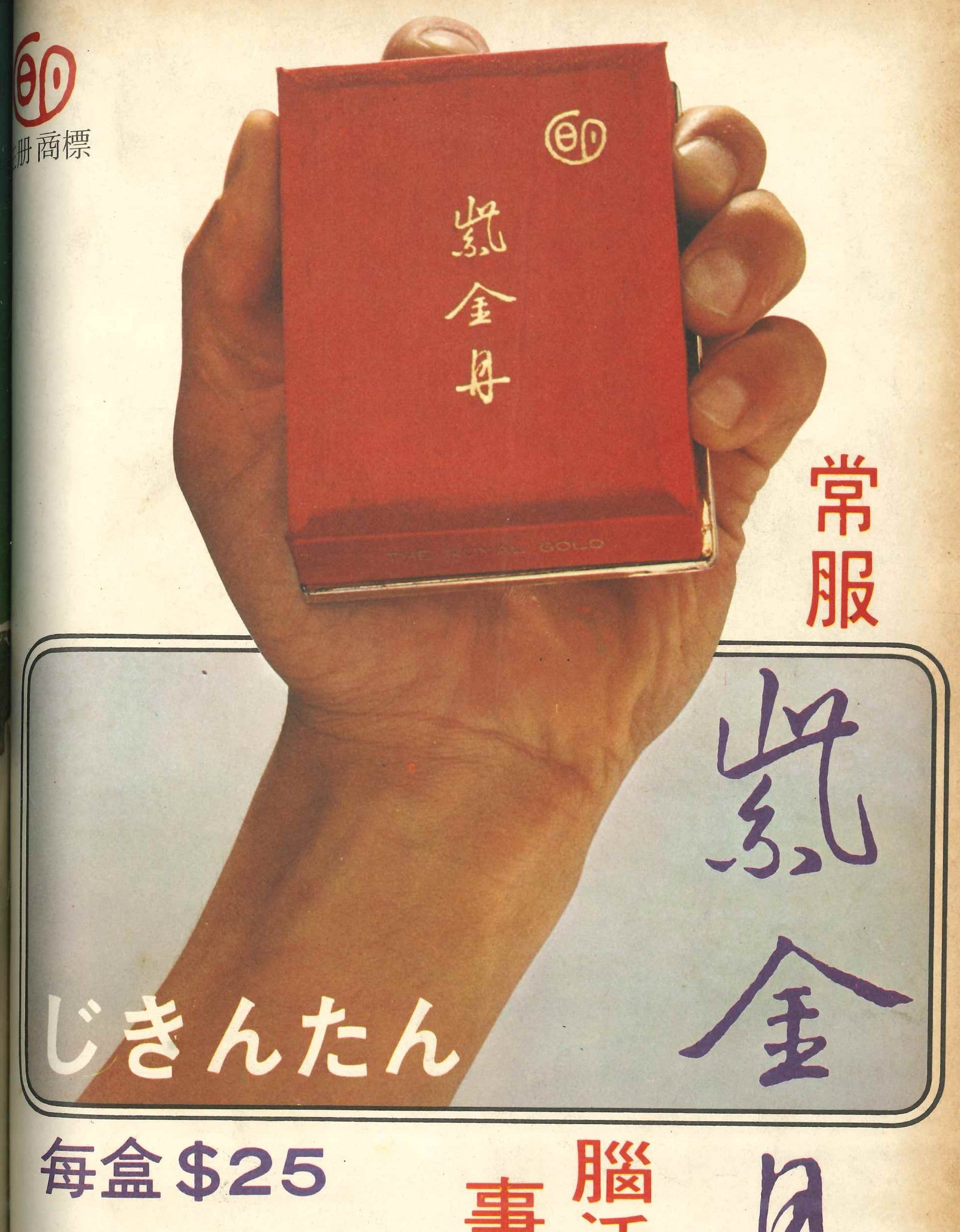
王春明兄弟途遇武林舊友，便隨着他們返回綏遠，才知道雙劍鳳孟嫦已和陳興明成了夫婦，跟他兩個哥哥在綏遠的險要大青山落草，因爲年前各俠士破了貝爾池黑獄，孟氏三英原日的根據地黑山大寨已站不住脚了，才大夥兒到這地來。王春明兄弟到了青山大寨，向雙劍鳳道喜，陳興明是陳家溝太極陳的姪兒，和王家太極是一路的，祇是出式有多少不同，這次無意相逢，倍覺親熱。

孟氏兄妹問起了雍親王迎娶蒙古王妃的事，明白了這幾年來武林裏的大俠尹青，眞個是四皇子的化身，無怪天下江湖人近年有句諺言說：「宮裏一條龍，江湖混跡中，有日出得頭，天翻和地動。」不過他們還未曉得的，就是尹青和武林裏有這麼多的秘密罷了。

王春明兄弟住了些時，辭別孟氏三英向山西進發，取道回五台王家莊。那天兩頭駿馬從北而南，和往日回家道途恰是相反，因此先要經過五台山下。瞬已冬去春來，積雪初溶，才到五台山下，王崇明要上山一謁師傅凌空長老的佛塔。他們上得山來，看到白鹿苑禪林依然屹立，進到寶殿，住持僧邯曇出迎，稱崇明作師兄。崇明隨着他在師傅遺骨塔前三叩，默禱一番，才偕春明下山。將抵山麓，身後有人叫一聲「王賢姪。」原來是鐵馬神功史雲程，他們兄弟忙上前招呼，才知王雲龍已回來多時，如今方在嶺上建立墳園。王崇明回憶昔日在泰山碧雲祠，也曾見過順治一面，便要上山一拜。他們跟着史雲程展開爬山輕功，一會來到叢嶺上，只見陵園廣闊，碑上刻着「隱禪高僧瘞骨之所」幾個字，王雲龍在墓旁蓋了土屋，和史雲程在處守墓。王春明感到兩人手足情深，不覺望着他的弟弟道：「崇明，我們今後也要永遠在一起呢。」崇明了解哥哥的心意，一時感動，也挽着春明的手一道下山。

王家莊前，春明兄弟下馬，莊裏走出一少婦，面如滿月，眉宇含英，就是袁纖雲了，她見丈夫崇明和大伯歸來，樂的笑逐顏開，忙回身叫道：「姨娘，快抱小明來見他的爹呢！」本文說到這裏，就作一個結束。

（全文完）



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